

焚得论剑篇

第十一章 孤星侠胆淫窟寻

他一面听着，心中迅速地考虑一个计划。

还未全盘考虑清楚时，只听那蒙面矮个子道：“兄弟打算立刻远离此地，反正此处已没有可以留恋的了。”

说罢，仰天长叹一声，流露出心中的怨愤悲哀。

像他这等深沉多智之人，居然也流露真感情，可见得许灵珠在他心中占有何等份量。

群雄似是皆受感染，叹息之声，此起彼落。

蒙面大汉颌首道：“这是该走之路，哪几位决意离开的，可趁这刻天黑，一同结伴远走，免得路上遭受那厮暗算。”

这话一出，当即有十三四人表示愿意立刻离开，都是不曾蒙面之士，那矮个子竟不在内。

他们迅即结队成群地出林而去，不久，步声渐去渐远，终于消失。

蒙面大汉向矮个子拱拱手道：“兄台何以不率众离开？敢是另有高见？”

矮个子道：“没有别的意思，只想附随诸位骥尾，前往探视许姑娘，同时打听出那小子的来历，诸位是不是有这等存心？”

他一开口就道破了众人心中的想法，群雄都默然不语。

一个高瘦的蒙面人说道：“若水兄的毒金钱，不但比昔年更见高妙，连心思智计也似乎更强胜于往昔。”

矮个子一伸手，扯下面上黑布，道：“不错，兄弟正是毒金钱陈若水。诸位何不取下蒙面黑布，开诚相见。”

众人还未表示，突然间，风声飒然一响，草地上多出一人。

群雄转眼望去，只见此人上身只套着一件内衣，露出精壮结实的双臂，面上也用一条青布包住。

他冷冷道：“且慢，在下有意猜一猜诸位的来历。”

声音粗哑，似是从未听过。

群雄都感到奇怪，无人做声。

这个突然出现之人，正是谷沧海，他故意迫出粗哑嗓音，免得被他们听出年纪不大，从而猜出他是什么人。

他环顾众人一眼，举手向那蒙面大汉一指，道：“请走过这一边。”

蒙面大汉举步过去，瞧他要做什么。

他一站定，谷沧海便道：“你是神枪杨宁。”

那蒙面大汉伸手掀去面幕道：“不错，正是区区。”

群雄都瞿然注目，想不到声名极著，曾经是全国南北镖行第一把交椅的神枪杨宁，竟然在此，更无怪他具有一种领袖的气魄。

谷沧海接着道：“毒金钱陈若水、玉面判官吕文俊、扑山雕刘杰三位，请移步这一边，大家都已晓得你们三位，不须再猜。”

果然有三人走过去，跟杨宁站在一起，并且都除去蒙面的黑布。

后两人是两年前谷沧海第一次到此地之时，他们曾经出手拚斗，是以人人晓得，不足为奇。

尤其是扑山雕刘杰左手齐肘断去，甚是易认。

谷沧海向一个身躯雄伟的蒙面人指去。

那人步出这一边，谷沧海道：“是不是铁如意王继？”

那人取下黑布，道：“兄弟万万想不到阁下竟当真认得出来，佩服之至。”言下微露得意之情，只因谷沧海居然认出自己，可证自己非是无名之辈。

谷沧海又故意凝视几位蒙面的数人好一会儿，才道：“在下真没想到此地尽是名家高手，这两位请吧！”

被他指住的两人先后走出，身量差不多，都是斜背一柄大刀。

谷沧海道：“两位乃是银刀府余氏五雄，只不知排行第几？”

那余氏兄弟取下黑布，面貌甚为相肖，左边一个说道：“兄弟居长，这是三弟。”

谷沧海道：“原来是余大郎和三郎两位，在下只见过二郎和四郎二位，不知他们近况如何？”

余大郎泛起羞惭之色，说道：“我们兄弟已有数载未曾晤面，这话未免见笑诸位了。”

神枪杨宁道：“大郎何出此言，此地哪一位不是多年幽居独处于此，久已不曾与家人朋友互通消息，哪能见笑你们？”

谷沧海点点头道：“这话说得极是，这一位……”

他举手一指，便有一人走过一边。他接着道：“老兄定是一代剑客，绝剑张重生了？”

那人揭开黑布，露出冷峻面貌，大约是四五旬之间，颌下三绺黑须，甚有气派。

他叹口气，道：“罢了，罢了，尊驾眼力如此之高，使兄弟不免现出原形，心中的滋味，实是难以形容。”

这话半点不假，在场之人俱有这等心情，一则怕谷沧海认不出自己，显得自己声名有限。一则又怕他认出之后，不免现出丑形。

谷沧海又指出一人，道：“你是五行拳彭再兴。”

众人都瞿然注目，心想连五行拳一派掌门也在此地，可不能说不是稀奇之事。

接着另有一人走过被猜的一边，谷沧海道：“这一位乃是开碑手杜钧。”

果然没有猜错，这时众人都认定谷沧海必是武林名家，年纪决计不小。

因这里面大半的人都是远在十二年前便到了此地，武林中的声名起得虽快，落得也快。

十二年不曾露面，后起的一辈便大都不知有这等人物。

这时只剩下两个蒙面之人和三个本来没有蒙面之人。

那三个不曾蒙面的人，在武林中比起上述之人都差了一截，商议之下，齐齐走过一旁。

谷沧海又指出其中一个蒙面人，道：“你是黑衣帮三星之中的凶星李祺，对也不对？”

这人取下黑布，道：“足见高明，只不知尊驾如何认得出兄弟？”

谷沧海笑道：“你的五芒珠和白虎钉便是记认。昔日曾经会晤过恶星龚金钩兄，曾经听他提及。”

他这话亦真亦假，真的是他见过龚金钩，险险送了性命，假的是他乃是其后听同门僧众谈论，方知黑衣三星的底细。

要知他一则从父母师长口中得知武林中正邪一派高手，以及其余名家好手的姓名来历。

二则自身既曾经经历过，又复从同门僧众口中得知近时的高手详情。是以唯独他既能识得匿名销迹多年的名家高手，又识得晚近才崛起的高手如余氏五雄、黑衣三星等人。

现在只剩下一个蒙面人，他沉吟一下道：“若说你是许姑娘的义兄杨晋，一来身材不像，二来他没有道理混在此地。人人皆知只有他能直接与许姑娘见面谈说。然而你又使用许一山独门暗器乌芒珠，除了杨晋之外，除非是许姑娘本人了，是以在下甚感疑惑不解。”

这话一出，群雄无不讶然瞧看此人。但见他长得瘦削矮小，双眼似是没有什么神气，很是困倦一般。

谷沧海瞧见了他的眼睛，心中陡然一震，忖道：“原来是关家堡中高手夜游神倪冲，他不但离开了关家堡，同时又露出另一宗线索，便是会使用乌芒珠，定与杨晋有极深关系。总之，此人必是一大关键，我师父昔年被人陷害，他或许不无干系。”

他随即已考虑到若然自己身份让他晓得，总是有百害而无一利，须得设法使他离开此地，方可进行自己心中拟定的计划。

那蒙面人不声不响，等他猜测。

谷沧海道：“无论如何，朋友你既与许姑娘方面的人大有关系，在下猜不猜就毫不重要了。”

此言才出，那蒙面人突然向林中跃去，群豪之中也有数人跟踪扑去。

原来谷沧海这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只因他们目下正要对付许灵珠的新欢，而这蒙面人既是与她有关，说不定正是她派来探听动静之人。

总之须得把他杀死或是擒下，才可使得消息不走漏。

另外的三个不曾蒙面之人，自知不配与这些名家高手混在一起，便联袂离开。

片刻间，追赶那夜游神倪冲的数人先后回返，都无所获。

谷沧海反倒十分高兴，因为他必须留下倪冲性命，日后才能向他查探线索。

草地上现在一共是十二人，包括谷沧海在内，他被众人包围在当中。

显然现在大家都想知道他是谁。

谷沧海点算过人数，年纪最大的是五行拳彭再兴，最年轻的除了他本人，就数余氏兄弟。

他道：“在下不但要取下面上汗巾，还有重大之事要跟诸位商量。但在此之前，诸位须得先立誓不向在场以外之人泄漏一言半语，由彭、杨、张三位负责联手杀死违诺之人。”

群雄当下都答应下来。

立誓已毕，谷沧海一手取下面上青布，众人一瞧闹了半天，敢情这主角便是他们欲杀之人，不由得又是忿怒又是奇怪。

忿怒的是分明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奇怪的是他年纪如此之轻，怎会识得在场所有的人。

凶星李祺狞笑一声，道：“你是谁？我们可不是省油灯，你再能逃得出我们的包围，我第一个服你。但若是逃不出去，便须留下性命。”

谷沧海凛然道：“这话甚是，在下若是无力闯出诸位合围之阵，还有什么话可说。”

话声中，迅快把外衣除掉，露出壮健的肌肉。

又道：“在下身上并无护身宝物，纯是用的真功夫与诸位周旋。”

他把衣物丢下，大步向绝剑张重生走去。

张重生手中长剑划出一道寒光，直取他胸前大穴。

谷沧海右手向剑光中探入抓去，口中道：“果然是大剑客的身份，功力超绝一时。”

话声中，五指忽抓忽划，奇妙无比，竟把对方这凌厉之极的一剑硬生生迫退了。

左侧传来金刃劈风之声，原来是余家兄弟的两把银色大刀两路劈到。

谷沧海喝一声好刀法，双手齐出，两股如山劲道涌出，登时把余氏兄弟同时震得连退两步。

群魔见了一阵骇然，开碑手杜钧和五行拳彭再兴各以拳掌奔雷掣电般攻到。

这两人都是当代名家，不比等闲，杜钧的一掌纯是阳刚之力，发出轰轰之声，威势惊人。

彭再兴的拳头却是虚实不定，变化莫测。任何人若是接得住他们联手这一记攻势，便足以轰动武林了。

谷沧海左手使出少林寺秘艺心法，一招“随风照日”，掌势也是虚虚实实地封拒彭再兴的拳头。

右手却随意劈出一掌，硬抵杜钧掌力。

砰的一声，杜钧竟被他震退数步之多，接着彭再兴的拳路也被他左手的奇异招式封死，无隙可乘。

毒金钱陈若水素负智谋之名，眼见敌人果然身手高强，功力深厚无比，头一转，迅即向铁如意王继、神枪杨宁、凶星李祺等三人递个暗号。

王、杨、李三人无不一是阅历丰富之士，得到暗号时，便知毒金钱陈若水乃是打算用暗器试对方一试。

假使对方真能不靠别的物事护身，能够硬挨得起各种霸道暗器的话，这一场架就不要再打下去了。

他们都立即同意了，因为谷沧海刚刚双手齐出，竟能分别抵住五行拳彭再兴、开碑手杜钧二人的凌厉攻势。

尤其是以杜钧那等威猛的掌力也被他震退，实在骇人听闻之极。

假如他硬挨得起各式暗器，可证已练到金刚不坏之身的境界，这场架还有什么好打的？

凶星李祺首先发难，左手扬处，三点白光作品字形激射而去，身形也随之扑上，挥刀猛劈。

铁如意王继手中的奇形兵器铁如意，几乎在同时之间，横扫敌腰，风声劲厉无比。谷沧海虽说是练就了天魔心功的护体奇功，不畏任何毒辣凶猛的拳掌功夫。

同时刚才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挨过许多种暗器，居然也全然无事。

可是教他平白无故任得对方施为，也是不肯干的，何况李祺的长刀甚是锋利，加以内劲充沛，这一刀砍下来非同小可，大概连石头也可以劈得开，焉敢让他劈中。

只见他身子向后便倒，势子虽是极为急猛，但后背离地不足一尺之时，突然停止，像一块木板斜插在地上一股，角度甚小，背部几乎碰到草地。

三枚白虎钉、长刀和铁如意攻势全部落空。

神枪杨宁一跃而前，双枪欲出未出，洪声大喝道：“阁下起身之后再战不迟。”

谷沧海本拟贴地倒纵出去，但听得此言，吸一口真气到丹田之内，发劲用力，身躯便直挺起，双脚仍然站在原处。

杨宁举手阻止别人攻击，道：“似阁下这一手正宗铁板桥功夫，非出自少林寺不可，区区有五招枪法要向阁下请教。”

谷沧海道：“杨老师请。”

杨宁这一对钢枪乃是杨家枪嫡传心法，数百年以来人人但知杨家枪乃是一根大枪，其实尚有这一路双枪秘法暗中流传，从不传与外姓。

他在镖行中被推誉为第一高手，声名显赫。

武林中无人不知杨宁的神枪乃是真才实学，不比一般镖师的名声多半是吹嘘而成。

只见他双枪到处，左挑右扫，隐隐有风雷之声。

谷沧海使出一招“勾魂夺魄”，掌劈脚踢，轻轻松松破解了对方这一记猛攻。

杨宁面色沉凝之极，左手钢枪疾刺，左手的钢枪运劲一弹，抖出三四个枪尖，罩射谷沧海胸腹要穴。这一招粗中有细，刚中带柔。谷沧海微微一怔，心想他左手招数虽是凌厉，也还罢了。但右手的枪招使得如此细腻精妙，宛如巧妇运针，实是神来之招。

这念头在他心头掠过之时，手上已使出破解招式，但见他一招“春去秋来”，也是双手手法互异，一刚一柔。

杨宁但觉对方右手径夺自己左枪，而左手则封住自己右手枪尖出势。

此时自己如若不变化招数，便有两种可能。

一是把敌人立毙枪下，一是双枪皆被敌人夺去。

他万万料想不到敌人使出如此厉害的手法，对付自己的得意枪法，这刻可真不敢以一世英名硬拚，当即侧跃数尺，收回双枪。

群雄都瞧得目瞪口呆，感到十分难以置信。

要知大凡武林高手观看别人拚斗，总不免会在心中替双方设想破拆应付之道。

是以杨宁刚才发招之际，群雄无不认为谷沧海须得一面跃退，一面出手化解。

哪知他身形纹风不动，便化拆了杨宁枪招，还迫得对方跃开。

这等奇妙化拆的手法，人人都想不到，是以都怔住了。

杨宁乍分又合，双枪划出两道精光寒芒，盘扫勾戳，一招之间，幻化出六七柄钢枪，幻妙无比。

他的枪法越出越奇，一招比一招厉害，可见得他并非毫无把握便定下五招之数。

这一招谷沧海拳掌齐施，也不甚费力就拆解了，跟着又招架住极是辛辣的第四招。

神枪手杨宁喝一声小心了，左手钢枪唰一声划个圆圈，右手钢枪蓦地从圈中刺出，时间拿捏得极好，恰在对方眼神微错之际出手。

这最后一招乃是他杨家秘传双枪法的绝学精华，也是杨宁平生功力之所聚。

他有生以来只使出六七次，而只有一次被对方破去，其余每次使出，总是当胸刺入，立即取敌性命。

以群雄那等眼力，也只是见到光华一闪，枪尖已刺向谷沧海胸口。

这等手法和速度，谁也休想躲得过。

也就是说任何高手若是容得他全力使出这一招，实是无法抵挡。

正当此时，谷沧海不知如何双脚不动，上面却避过了敌枪的一刺。

到了群雄看清楚之时，谷沧海已把钢枪夹在腋下，左手运掌劈出。

他练就了少林五大神功之一的无敌金刚力，这一掌威势不比等闲。

杨宁量情度势，知道不能不认败服输，右手一松，弃枪而退。

若非如此，便须有把握抵得住对方这一掌。

毒金钱陈若水一直等到这刻，方始找到可乘之机，一扬手发出五枚黄澄澄的毒金钱。

此时谷沧海正当全力对付杨宁，掌势才发，那股力道有去无回，果然无法及时闪避。

霎时间，五枚毒金钱全数击中他背后各处要穴。

其中有三枚乃是击中他精赤的上身。

五枚毒金钱一碰到谷沧海的肌肉，纷纷跌坠地上。

群雄瞧得分明，果然是不须依靠宝物护身，便抗得住这等专破各种气功的毒金钱。

杨宁大喝道：“诸位万万不可出手。”

”

群雄都寂然木立，即使杨宁不喝，也没有一个打算继续出手。

谷沧海把胁下的钢枪交还与杨宁，从容穿衣，不久结束停当。

但见他年纪虽轻，可是气度沉凝，威仪特盛。

杨宁道：“诸位用不着再出手了，因为这位少侠乃是少林寺应真长老的高足无疑。”

群雄听得应真之名，都怔住了。

须知昔年独角龙王应真纵横天下，未逢敌手，被推为武林第一高手。

其后更知道他便是少林寺老一辈方丈大师的师弟，辈份尊隆，目下这少年既是他的门人，在江湖上的辈份已经很高。

再者便是应真与许灵珠关系不同，他的门人自然可以比旁人接近她。

这一群武林高手们都不晓得最近武林中闹得天翻地覆，邪教高手群袭少林，铩羽而归，是故也不知道谷沧海的名字。

谷沧海道：“杨老师的眼力使人敬佩无已，当真不负盛名。”

神枪杨宁叹口气，道：“区区昔年曾见过令师一面，其时出道未久，盛气凌人，不把天下之士放在眼内。

及至遇到令师，谈论武功之余，又复出手印证。

应真长老武功深不可测，诱使我把家传枪法尽行施展，到了这一招神枪无敌时，才夺下我右手钢枪，情形与少侠刚才一模一样。

区区自后大为收敛，但也罕逢敌手，尤其是这一招神枪无敌，更是从未失过手，故而少侠的来历门派，决计不会猜错。”

谷沧海报出姓名，然后道：“在下实是有求于诸位，是以事先商得诸位同意，决不将今晚之事向在场以外的人泄漏分毫。”

毒金钱陈若水上前捡回暗器，道：“谷兄已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已可以横行天下，无人能敌。

还有何事须我们帮忙？”

李祺应声道：“是啊，这不是找咱们的开心么？兄弟打算走啦！”

谷沧海双眉一竖，威风凛凛，杀气逼人。

李祺外号虽是凶星，却被他的威凛神态所慑，竟不敢移步离开。

铁如意王继道：“李兄之言并不是没有道理，不过且让谷兄把话说明了再走不迟，反正咱们已白白地葬送了不少时光，也不争这片刻工夫。

杨宁道：“那就请谷兄说吧！”

谷沧海先把群邪大闹少林寺之事说出，最后说道：“诸位可知赤身教花蕊夫人何以敢到敝寺生事？原来她已把许姑娘劫走，料定家师须得顾及故人之后，定必不敢对她怎样。”

群雄直到这时，才晓得许灵珠已经失踪，怪不得好多日不曾下楼出门散步。

又想到她既是不在楼中，则谷沧海住在此楼便毫无关系，何况他又是应真之徒，纵然她仍在楼中，也没得好说的。

人人都忧形于色，只因赤身教不比一般对头，谁也不敢前往招惹。

而许灵珠既是在她们手中，这次花蕊夫人败归老巢，会不会一怒之下杀死了她。

谷沧海缓缓道：“诸位想必很担心许姑娘的安全，在下也是一样，现下想请诸位帮助的是，如何能在她安然离开赤身教掌握之后，能够有一处地方供她秘密居住，不受别的邪派高手侵犯。”

众人纷纷议论起来，最后由杨宁归纳众见，一共有四处地方称得上十分隐秘。

但陈若水却有一个计策更为妥当，那就是把毕家兄弟找回来。

前文说过这毕家兄弟出身仵工之家，向来替人收尸营葬，有出神入化的手段，能使散乱腐烂的尸体，丝毫无损地收拾，换衣化装等等说得上天下无双。

他们其后成为武林名家，却全然不以这等出身为耻，反而常常被武林之人重金礼聘去收殓支离破碎的尸体。

陈若水的意思是他们兄弟足迹遍天下，当知最佳的隐秘之所，可供许灵珠匿居避祸。

一人挺身而出，群雄视之，原来是扑山雕刘杰。

他朗声道：“兄弟甚愿前往把毕家兄弟追回来。”

杨宁大喜道：“刘兄出马，不愁追不上毕家昆仲，有劳大驾啦！”

扑山雕刘杰放步疾驰而去，他的轻功素负盛名，是以他会自告奋勇，担承此责。

谷沧海说道：“只要许姑娘的安全问题得以解决，在下方能放心大胆与那些邪教魔头们周旋，现下请诸位稍候片刻，在下去一去就来。”

他顺便向杨宁道：“适才在下唯一认不出之人不知是谁，在下意欲在附近查看一下。”

说罢，迅即穿林而出。

此时，月亮忽被浮云所掩，四周顿时黑暗得多。

他施展开绝快身法，绕林而奔，耳目并用地查听。

眨眼间奔出数里，忽见大道上箭许之遥有人影晃闪，当即落荒追去，不久已追到切近。

但见一条矮瘦人影，不急不忙地向前走。

谷沧海一望而知，正是那个被他怀疑是夜游神倪冲的蒙面人，心想他刚才未被群搜到，以时间计算，不该尚在此处，应当远在七八里之外才对。

心中一犯疑，便暂时不露面，且在暗中多查看一下，或者可以瞧得出古怪。

那蒙面人走了数丈，屡屡向四下张望。

谷沧海聪明过人，顿时恍然大悟，忖道：“是了，他此刻方走到这儿之故，便因有所等待，这一点只看他屡屡回顾便知。他若是害怕别人追踪，大可以在荒野中行走，何必在大道之上，让人家老远就可以瞧见。”

当下更加耐住性子，瞧瞧他跟什么人会合。暗中又跟了十余丈，忽然间数声夜梟怪叫，划破静夜。

蒙面人刷地跃离大道，向荒野中奔去，到了一处阴影中，一条人影现身，与他会合。

谷沧海敛心凝神，人在三丈以外，便侧耳倾听。

那蒙面人低声道：“可有什么消息？”

黑暗中出现之人道：“关祺业已返堡，听闻对你失踪之事，甚为重视，口风中甚至泄漏出怀疑你跟他女儿失踪有关。”

谷沧海从那蒙面人的口音以及这一番对答之中，已确知自己猜得不错。

那蒙面人正是曾任关家堡总管，阴谋多计而又武功高强的夜游神倪冲。

他听到有关关阿莺之事，不由得耸然竖耳而听。

那倪冲长叹一声，道：“关祺多年以来，对我甚好，本来不忍负他，但赤身教和黑手派的意思岂能违逆，只好牺牲他而保全自己的性命了。”

另外那人道：“不是我做弟弟的胆敢多管阿哥你的事情，实在觉得你不该被赤身教的妖女迷惑，以致做出种种不能见人之事。”

倪冲怒道：“闭嘴。”

对方立刻停口不说。

过了一会儿，倪冲放软声音道：“阿龄，你是我亲兄弟，我才不会怪你，若是别人这么说，我迟早会取他性命。唉，这等事也是不由自主，任何人一旦陷溺于女色，都难以自拔。阿莺将来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倒是我最感到难过的，那妮子一向很令人疼爱，可是我却……”

他的弟弟倪龄道：“她还不是变得跟赤身教的女人一样，可惜那么标致的一个女孩子，落得如此下场。”

倪冲似是被良心谴责，频频叹息。

过了一会儿，才道：“关祺回堡之后，可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倪龄道：“他一回堡就把死牢内所有的囚犯释放了，我记得其中有好几

个是他的死对头，此举岂不是纵虎归山，自寻烦恼。”

倪冲沉吟一下，道：“我明白了，他此举不啻表示他有洗手归隐之意，到他退出江湖隐姓埋名之后，对头很难找得到他，不似现在有个关家堡，凡是仇家都能找上门来。”

他略略一顿，又道：“这样说来，那无影刀霍军亦在被放之列了？”

倪龄点点头，道：“他也是死牢内的人犯，自然亦被释放。”

谷沧海听到这个消息，欢喜得几乎流下眼泪，要知他决心追踪倪冲之故，便是为了打探霍军的消息。

想不到一发连关阿莺失踪的原由下落都摸清楚了。

倪龄又道：“阿哥还要回冷香楼去么？我真弄不懂你为何要冒充痴狂之人？”

倪冲沉重地道：“你莫说那些人是痴狂，我来此地之后见过她几回，已经感到她的魅力实是十分惊人，连我也禁不住心旌摇摇了。怪不得杨晋等江湖好汉，宁愿为她拚死冒险，不顾一切地使用各种手段。”

谷沧海听到杨晋之名，心中一震，想道：“果然他们很有关系，想必与我师父被陷害之事有关。”

于是十分希望那倪龄多谈几句。

可是倪龄大概早已知道这些事，转了话题，道：“既然如此，我便先走了一步了。”

夜游神倪冲沉吟一下，才道：“好，你且回关家堡细心打听各种消息，不过现下我已离堡，换了别人当权管事，相信你这个极多闲暇的职位，不久就会被撤去。因此，将来你很难有机会离堡远出，但我想你留在堡内替我办事，你以现下的闲暇身份留在堡中，乃是一着极重要的棋子，说不定会关系到我的生死。”

倪龄道：“为了阿哥的事，教我干什么都行，却不知道这事怎会关系到你生死？”

倪冲道：“假使关祺发觉阿莺是被我弄走的，他定必要用尽一切手段来对付我。这种仇人非同小可，若是早点知悉他的动态，便多一分取胜之机，你可明白了。”

他的弟弟慢吞吞地道：“我明白了，但阿哥你会不会用毒辣的手段对付关祺？”

倪冲叹口气，道：“他如是决意向我报复，则我也只好早一步杀死他，否则我便难以活命，这可是无可奈何之事。”

倪龄道：“关祺埋头苦练了这许多年武功，深浅莫测，你有什么法子取他性命？”

倪冲道：“我自然会找些帮手，加以计谋圈套，不愁他逃出我的掌心，嘿，嘿，想那少林应真长老何等厉害，他的武功比关祺高出十倍也不止，但他这十年来还不是困顿坎坷到了极点，可见得武功虽高，总强不过智计。”

倪龄讶道：“少林应真长老竟是你使他困居受辱的么？”

倪冲道：“有点关系就是了，你不要打听这件事。你返堡之后，小事情便不须与我联络。但若是于我有生死关系之事，可到杨晋镖局分号通知他，由他安排我们如何联络见面。杨晋的总镖局虽是设在金陵，但他本人却经常在这开封的分店中。不过他行踪亦很隐秘，你必须找到分店帐房王先生，向他说要见金陵来客，这是咱们的暗号，王先生便会告诉你到何处见得到杨晋了。”

倪龄道：“假使时间匆迫，可不可以托他把消息传带给你？”

倪冲那对睡眼一睁，骇然道：“万万不可如此，我和他虽是心腹至友，但人心难测，说不定情势变化，使他生出杀我灭口之心，则你的消息或者予他机会也未可知。”

倪龄不满地道：“阿哥，你竟没有一个可以真心信托的朋友么？”

倪冲道：“我所交往之人，无一不是自私成性之人，他们为了自身祸福安危，往往不惜牺牲别人。你以后交友也须处处提防，谨记着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话，大凡发生重大问题，你必须撇开感情，冷静考虑其中利害。总而言之，许多事情都是必须牺牲的，在这等关节下，你就要立下决断，先发制人。”

倪龄唯唯应了，倪冲又道：“我不回冷香楼了，我必须与黑手派的几个人会合，否则他们怀疑我发生事故，便会赶来查探那个年轻高手是谁！”

倪龄道：“我能帮你的忙么？”

倪冲摇摇头，道：“他忍厚吞声了许多年，现在应该是他反击的时候了。你决不能介入此事，我让你改姓换名亦有这个顾虑在内，便是生怕将来仇人报复之时，会牵累到你身上。”

倪龄道：“这仇人是谁？”

倪冲摇头道：“你最好别多问，现在咱们分道走吧！”

谷沧海却相信那倪冲忌惮防备的仇人是他恩师应真长老。因为从这一窃听而得的对话中，已经使他获得不少线索。他独自坐在黑暗中细细思量，此刻他决不肯打草惊蛇地抓住倪冲，免得被主犯正凶得闻消息而藏了起来。

再者倪冲到底是不是陷害恩师之人，还未敢确定，须得暗中再访查确实一些，才好下手。

反正现在已知道找他和找到杨晋之法，不必急在一时。最后，他决定第一步是前赴徐州，从赤身教的巢穴中救出许灵珠和阿莺。

第二步才谈得到如何清查恩师昔年被奸人陷害的阴谋。他回到树林中的空地，毕家兄弟已经被扑山雕刘杰追回来。这毕家兄弟大的单名明，小的名白，都长得身高手长，相貌甚是相肖。

谷沧海跟他们见过，便向他们请教可供藏匿的隐秘处所。毕明、毕白兄弟二人低声计议了一番。

毕明才对他说道：“在冀南的巨鹿，有一处地方隐秘无比，可供许姑娘

做藏身之用。此地在场之人，虽然都是很有名望的名家高手，但到底人数太多，事前不便说出那是怎样的一处地方。”

群雄都认为他们做得很对，不必把确实地方事先说出。足智多谋的毒金钱陈若水出主意道：“咱们现有人手除谷兄外，共有十三人，不如先把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专门负责筹划及安排许姑娘如何极迅速和秘密地送到巨鹿之事。另一部分负责妥善安排她的居处以及生活上种种必需应用之物，俾许姑娘在一段时期之内不须购置任何物事，即是不须向外间接触。这两部分的人分好之后，将来第一部分之人，把许姑娘送到巨鹿之后，将人交给第二部分之人，便散布在当地各处隐居，查看有没有可疑迹象，规定好报警之法，但第一部分人却不知道许姑娘的住处。”

李祺皱眉道：“如此布置，虽是严密不过，但其实用不着如此紧张吧？”

陈若水道：“李兄嫌我太过小心，但要知对头乃是鼎鼎有名的赤身教，随便来上一个，咱们就很不易应付，以兄弟的推测，谷兄倘若不是急于救出许姑娘之后便须分身去办事，何必求到咱们帮助他保护许姑娘？谷兄既然不在，则这安全问题就须特别小心考虑。”

这话乃是实情，赤身教的厉害，一般江湖人物大都不晓得，但这些武林名家无不知道。

而目下他们正是要跟赤身教作对，哪能不特别谨慎小心？毒金钱陈若水又继续道：“赤身教的厉害并非在武功上能胜得咱们，而是她们的迷魂功夫极是厉害。别人我不敢说，单说兄弟自己，若然坠入她们迷魂陷阱之中，决计无法不供出所知之事。此所以兄弟建议把手分为两部分，这两部分只在交人之时接触一下，以后便全然不相往来，直到谷兄交给我们的任务完成之后，大伙儿才一起离开巨鹿。”凶星李祺不能不服气，道：“好吧，这人手如何分配法？”

神枪杨宁道：“除了毕氏昆仲之外，余下十一人当中，挑出三人负责第二部分，其余八人都属第一部分。”

众人都表示同意，而且无不希望自己乃是第二部分中的三个人之一，那样就可以朝夕见到许灵珠的绝世芳容风姿了。

这等艳福谁不想有份，因此没有人表示愿意做第一部分的工作。毕明、毕白二人亦是痴迷于许灵珠绝世容颜的人，自然了解众人之意。

毕明先道：“兄弟当初考虑秘密地方之时，亦曾考虑到若是这么多人与许姑娘一同居住在一起，定有不便，所以最后拣中巨鹿那一处地方，便因许姑娘可以与大众隔开，三五个月当中，亦未必能见上一面，这样当然省事得多了。”

群雄一听原来如此，则入选为第二部分之人，反而不似第一部分之人得以自由自在地可在城中往来走动，此时谁都不愿入选了。谷沧海道：“在下大胆请杨老师、杜老师和陈老师三位担任第二部分的任务，不知尊意如何？”

他年纪虽轻，但已瞧出杨宁、杜钧二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甚是正派。

陈若水则是智谋出众。

有此三人加上毕氏兄弟，许灵珠的安全便可以无虑了。大家都对此事没有意见。当下由毕明暗中把那处地方的走法告诉谷沧海，以后他要见许灵珠，即可直接找到。

换句话说，许灵珠一旦按照计划到达那一处地方居住下来，世上便只有谷沧海一个人找得到她。而那八位负责运送的第一部分之人，虽是散居城中，仍然不知确实地点。

敌人纵是捉到他们，亦全无用处。

他们在巨鹿城中负责监视一切动静，如发现可疑情况，只须在某一处指定的地点弄上信号就行了，不必传递与第二部分之人，故此双方并不再度接触。

而第二部分的五人则永远不公开露面，直到谷沧海把许灵珠接走，方能恢复自由。

他们商议妥当，各种细节弄得十分明白之后，便分道去办事了。一共分为三批人马，一批是毕家兄弟及杨、陈、杜等五人，带走冷香楼两个丫环及各种应用衣物直奔巨鹿。

他们将购妥一切食用之物，以备长期不必出门。

陈若水已计划好到了巨鹿后，在当地设法找两个可靠的男仆和两个女仆，以供他们五人使唤。

这样日常一切用品由仆人上街去买，便不会被人查出。第二批人马是以五行拳彭再兴为首的八人，他们已商妥如何由徐州把许灵珠运到巨鹿之法。

他们俱是极老的江湖，对于掩蔽行踪等技术，无不精通，计议之下，八个人分为四个站，逐站转运。

这样即使有敌人追踪，但他们每一站换人护送，原先的人可以故布疑阵。

这一来纵是天下最能干的人，也无法连破数关疑阵而直追到巨鹿，他们于事毕后都齐集巨鹿，分布在城中或四郊居住。

第三批是谷沧海本人，他单独直奔徐州，查出赤身教老巢之后，便独力营救。

只要把人救出，徐州城北门处有人昼夜守候，立即可以送走。天色破晓，大家分散出发，谷沧海单骑匹马向东而行，一路无事，第三日早晨已抵达徐州。

那赤身教的老巢，江湖中无人知晓，因此这又是一个大大的困难。但谷沧海却有他的一套，他入城之后，一径投店，然后派店伙拿了一封准备好的信，送到此地最大的四海镖局。

不久，店伙回来，只向他说一声信已送到，没有回话。谷沧海休息了一阵，就换一件衣服出去。

刚走到热闹街道，有个精悍汉子有意无意地碰他一下。谷沧海不动声色，跟随他走去，不久，转入一条僻静弄巷，从后门入屋。

一个年约五旬左右的人，把他请入上房，彼此寒暄一番，这人便是四海镖局的局主萧良，为人精明干练无比，武功亦得有真传，是以声名甚是响亮。

萧良早已闻得少林寺后起高手谷沧海的大名，此时忽有机会结识，而且又是全国公推镖行第一高手杨宁致函介绍，更是万分出奇之事。萧良与杨宁乃是好友，但十多年来不知他的下落，这刻不但接到他的手书，还攀交少林寺的谷沧海，心中的高兴，可想而知。闲话说过，谷沧海便道：“杨兄函中写明如此拜晤之法，实是深恐连累萧老师，不得不慎重其事。”

萧良道：“既是如此安排，定有深意。少侠即管吩咐，兄弟只要办得到之事，决没有第二句话。”

他阅历何等丰富，顿时晓得此中关系甚大，非同小可。但他们既然如此小心谨慎，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况且经过这件事之后，这段交情便又不比寻常了。

谷沧海把要求说出。

萧良拍拍胸膛，道：“少侠放心，都包在兄弟身上。”

两人随即分手，谷沧海返客栈中高卧，整日不出。

到了夜色已深，街上行人极为稀少之时，才独自到街上四下游荡，把整个城走了一遍，记住方向道路。

第二日下午，他正在店中高卧，突然听到一个刚刚来投店的客人骂骂咧咧地经过他房门。

他一跃而起，走出店外，出得大街，便又碰见那个精悍汉子。他们全然不打招呼，默默行事。那汉子带他走到一条甚是繁盛的街道上，在一家店铺门口停了一下，便转身穿过马路。

谷沧海举步走到这间店铺门口，向店内一望，原来是一间专卖胭脂花粉及女红诸般物事的铺子。

此时顾客不少，却都是妇女之流。他不看那些购物的妇女，只向铺内的四五个伙计望去。顿时发觉其中有一人神情与众不同，而其他的伙计也不时向他的顾客瞧看。

这时他才向那个购物的女子望去，只见她衣饰入时，身量高而苗条，亭亭玉立，与别的妇女一比，有如鹤立鸡群，风姿特佳。再看她长得甚是美貌，虽是板起面孔，但仍然有一种媚态荡意，使得店内所有的妇女，都死命地朝她瞧着，更莫说是男人了。谷沧海一眼就判断出，她必是赤身教之人无疑，心中甚是高兴，当即走过马路对面，遥遥加以监视。

原来他也有他的办法，那便是他深信那赤身教既然全是女子，则定必与这等卖女红、胭脂、花粉等店铺，常有交易。

他想来想去，便托杨宁介绍一个在当地很有办法的朋友。当他与萧良见面之后，便当面托他派出可靠而精明的女人，到全城这等店铺查探。

萧良自然有这等神通，当天就打听出这一家店铺时时有这等大主顾，而且来购的人，都极妖媚美貌。

无巧不巧，次日就碰上了，立时依计通知谷沧海。

他们之间的联络，完全不露痕迹之故，便因赤身教不比等闲的江湖帮派，等到将来发生事故之后，赤身教气恼难消，定会派人调查帮助谷沧海之人，加以报复。

且说谷沧海是十二万分耐心地在对街等候，良久，才见那长身玉立的女子出店。

一辆华丽马车驶来，店伙把许多货品搬上车厢，她也登车，便从东门出城。

车行数里，便折入另一条道路，不久马车在一条河边停下。此时易车用船，可就苦了跟踪的谷沧海了。

不过幸而这条河流甚是弯曲，两岸皆有蓬蒿树木，使他容易隐藏踪迹。

最后，终于见到一座庄院，四面皆被一条宽达四五丈的河水隔断，出入无陆路可走，唯有用舟船渡过，不然就须得泅水才行。谷沧海立即离开，先行安排一切。

到了晚上，他又到达庄外的水边，等到二更时分，便用一块一丈长，尺许宽的木板，放在水面，运足内力向前一送，木板在水面疾滑过去。他一跃而起，在半途落下，恰好赶上木板，单足一点木板，借力腾起，但故意多用一倍力道。

那块木板浮力够强，是以只下沉了少许，便仍然向前滑去。谷沧海已早一步落在岸边，木板取出，藏在一处草丛中，便向那庄院走去。

那座庄院有一道高达半丈的围墙隔住了视线，是以人到近处，反而瞧不见屋宇。

谷沧海仰头向天空望去，但见群星罗布，月色迷蒙，当下借星斗认准了方位，以备出来时不致迷失了地方。

他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干这种夜行的勾当，因此心中泛起十分陌生的滋味，不过这滋味却甚是令他兴奋，在这万籁俱寂独处之际，好像已步入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之中。

事实上，这个世界确实与平常的世界全然不同，决计不是凡俗之人所能想象得到。

在这个属于江湖人物的领域之内，总是以神秘之夜晚为主，行经之处不论是通都大邑抑或是荒山野岭，都同样的静寂幽深。而在这幽寂之中，却隐藏着有使人惊心动魄的事情。

他细细体味一下这种奇异的感觉，然后收摄心神，沿着庄墙移动。他以极迅快的速度，绕庄而走，整整地转了一圈之后，回到原处。这一圈转过之后，他已晓得了许多事情，譬喻此庄乃是一个四方形，他眼下所站立之处乃是西北角上。又知道此庄的面积大概占地若干，而偌大的一座庄院，只有一道大门等等。

此外，他又曾耗费了一点时间窥望墙内的情形，得知这道院墙虽是毫无

间断地包围起整座庄院。但墙内有些地方是窄窄的通天巷子，有些是院子，有些则简直就是房屋紧贴着庄墙。换句话说，若是入了庄内，便不能沿着墙根绕行全庄一匝。

他晓得这种间隔之法，十分高明奥妙，因为武功再高之人，亦不能透视屋宇墙壁，所以这种不规则的建筑，能够大大延滞敌人入侵或是逃走的速度。

此庄大致形势已经了然于胸之后，他便绕到西南角跃上墙头。墙内乃是一个方形露天院子，西首和南首各有一道门户，却紧紧关闭着。

现在摆在他面前有两个大问题极须解决。

一是此庄之内乃是用什么方法守卫？只因此地乃是赤身教根本重地，这赤身教乃是名列天下两大邪派之一，高手如云，不怕敌人侵扰。不过也决不会全无防守之法，而让外人随意进出。

第二个问题是他入庄之后，用什么法子查得出许灵珠和阿莺的下落？

假使恰好碰上了有人在闲聊而又涉及这事，给他偷偷听见，这便不费吹灰之力了。

然而天下间哪有如此凑巧幸运之事。

他一面寻思，一面锐利地打量这个四方院子。

斗然发觉在西首和南首的墙角，各有一个两尺高一尺阔的洞穴，不过一则有些花草掩蔽。二则两个洞都是贴地面靠角落而开的，所以很难发现。

这个发现很值得寻味，谷沧海用心推测一会儿，恍然大悟。想道：“这两个洞穴俱是供恶犬出入的，由此可知，此庄之内定必饲养得有一群极厉害的恶犬。这些恶犬们可以从这等洞穴不停地绕庄巡逻，省事省力，比起人类须得从墙上跃过快捷得多了。”

这一来他不敢飘落院中，可是要跃到里面的屋顶，又距离太远，必须从那西面或南面两道内墙墙顶走过去。

谷沧海却有他的想法，决定不踏过那些内墙，亦不落在院中。因为墙顶可能有警铃的装设，若是落在院中，则定留下气味，被恶犬嗅出。

他取出一卷黑色的细丝线，又取出一只巴掌大钢抓。

这枚钢抓共有五爪，宛如人手，合起来时很小的一束，张开时比人掌还大。

钢抓末端有个小环，用黑丝线缚好，然后垂下约莫五六尺的一段，开始在头上飞舞。

钢抓在头顶上迅速盘旋了七八个圈子之后，谷沧海拿捏力道及方向，手指一松，那枚钢抓破空飞去，越过四五丈阔的空间，倏然落下，五只利爪抓住檐沿。

谷沧海心中暗暗喝彩，忖道：“这枚天遁神抓，据说可以飞渡天堑，果然不诬。单看这一卷黑色丝线只用了一点点便可推知，如若完全用尽，恐怕没有百数十丈之长。”

当下纵身而起，在半空中一拉黑线，借力飘去，但见他人如飞鸟一般凌

虚越过四五丈的空间，悄无声息地落在屋檐之上。他迅即收起天遁神抓，弯低身子，蹿上屋脊，四下一瞧，但见屋宇无数。

这时施展夜行之术，一口气越过三重屋宇，忽见前面乃是一片园林，花木池沼，假山亭榭，布置甚是不俗。

他一跃而下，奔入园中，沿着一条石板走去，穿过一大片花卉树木，来到一条河边。

在这条小河环绕中有好些楼台房屋，而在石板路尽头便有一道红栏干的石桥，跨过两丈宽的河水，当中全无阻隔。

他约略打量一下，发现非从石桥走过不可，只因对岸石桥的两侧，都有一道围墙也似的树丛拦阻，高约一丈。

这一来，如若打算飞跃过河，则纵过了两丈宽的河面之后，还须升高一丈左右，方能越树而过。

如若不然，便得碰上树墙，这道长满了尖刺的树墙，谁也不能硬闯过去，甚至没有落手攀抓之处。

在武功上来说，跃过两丈宽的河面，在他这等内家高手而言，自然不算什么。

但过了两丈之后，又须升高寻丈，这就变成无法克服的困难了。即使能够办到，但身子过了树墙之后，已全无力道，其时若有伏兵突起攻袭，那就只好眼睁睁地任人杀死，全然无法抵抗或闪避了。故此谷沧海一望之下，便抛弃了凌空跃过之想。

略一沉吟，又取出天遁神抓，瞄准对岸在石桥后面的一棵高耸的木兰树，舞动飞抓，破空飞去。

钢抓抓住一根横干，他试试力量足够，便耸身跃去。

身在半空，双手交替收线，眨眼间，斜斜向上飞过六七丈之远，到达那根横枝上面。他收起神抓，微微一笑，忖道：“这道石桥上定有古怪，纵然不是机关埋伏，最少也设有一种奇妙的报警机关。我的人一踏上桥面，里面之人，便立刻发觉，群起备战，这一来，我就不能达到暗中救人的目的了。”

那横枝距地三丈有余，他藏在上面观看了一会儿，只见那一堆屋宇都没有灯光声息，只有当中的那座高楼有灯光透出。

他看准了落脚之处，便飞纵疾跃而去，片刻间已越过数重屋顶，抵达那座高楼。

他轻轻一跃，已在第二层的栏干内落下站定。至此，他已胆敢确定这座高楼必是赤身教老巢的中心要地，教主花蕊夫人定必居住在这中枢重地无疑。

二楼只有一个房间透出灯光，他蹑足掩到窗外，悄悄向房内望去。一望之下，使他吃了一惊，原来这个宽大而陈设华丽的房间之内，灯光甚是明亮，有张特别巨大的床铺上，五六个美貌女子正在打坐。他们全都赤裸着全身，露出白嫩的肌肤以及丰满迷人的胴体。她们都闭目跌坐，动也不动。谷沧海

发觉，定睛细看，原来这五六个裸体美女，面貌都一模一样。

再定眼一看，敢情是三面大镜映出许多人影，其实只是一人。他发现从未见过此女，而从她的面貌以至肌肉的线条看来，大概只有十八九岁的年纪。

她的面色白里透红，娇艳如桃花，唇红齿白，端的甚是美貌。谷沧海机警地回头四瞧，没有什么可疑朕兆。

便伸手轻轻把窗门推开，侧身跃入房内。

他早已看准了地方，迅即闪到一扇屏风后面。床上的裸体美女，全然不知有人潜入，依然端坐不动。

谷沧海在屏风后面果然见到有一扇门户，这正是在他猜想之中的。这道木门，外面全无门锁，他试推一下，木门应手而动，但一松手就弹回来。

原来是两边都可推开的活门，而推动之时却全无声息。他晓得外明内暗，若是推门窥看，灯光射入去，内面若是有人，定必警觉。

因此他先凝神运功，贴耳在门边查听内中动静。

门后没有一点声息，他踌躇一下，正要冒险推门查看，忽然听到一阵喘息之声，乃是从床上传来。

他从屏风缝中望去，只见床上美女已睁开双眼，面上一片潮红，喘息甚急。

胸脯起伏得很厉害，生一种极强烈的诱惑力。

谷沧海初时全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旋即大惊想道：“她是练功之时有此现象？抑是走火入魔而变成如此形状。”

那裸体美女浑身摇颤，双眼呈现水汪汪的媚态，口中发出咿唔之声。任何男子听见这声音与及眼见她这淫媚之态，决计无法忍受得住。谷沧海也是有血有肉之人，顿时热血沸腾，激起的原始的本能。不过热血沸腾欲火上升是一回事，坚强冷静的理智又是另一回事。他一点也没有丧失理智，只不过被这等景象触发了原始本能而已。

他迅速地想道：“此女忽然如此，会不会是晓得我已入房，故此施展媚术诱我入彀？”

这么一想，顿时运起神功，收摄心神。

片刻之间，一切恢复如常。

眼中的荡态和耳中的淫声，都好像是与他全然无关之事。正当他恢复常态之后，门内传出低微的脚步声。

他大吃一惊，忖道：“果然有人等我坠入美色陷阱之中便赶来捕捉我。”

他身子一侧，贴在门边。

那阵脚步声到了门外停住，木门向外打开，谷沧海随着门开之势移动，好像是黏贴在门上的纸人一般。

这道活门被人推开之后，有两个女子鱼贯而出。

她们一直走出屏风之外，竟没有瞧见随着门板弹入门后的谷沧海。谷沧

海这时才晓得对方并非来捉拿他。

他很快地打量这门后的地方一眼，仗着精纯无比的夜眼，立时瞧出这里面是一条黑暗的甬道。

心想：“原来此是另一道暗门通入这条甬道之内。”

这样她们既可从前门出入，亦可从这条甬道进出了。

外面传来说话之声，一个娇媚的声音道：“哎哟，二姊你瞧，阿环恐怕补不上十妹之缺了。”

另一个女子的口音道：“此是升级最艰难的关头，她过不了这一关，不足为异。你是本教十二金钗的九妹，所见有限，我却已见过十几个根骨很好的女孩子，都过不了这一关呢！”

那个九妹叹口气道：“这一关想起来就心寒胆落，实在危险万分，诸阴魔交迫之下，幻象纷至沓来。虽说是勉强通过这一关，但如今回想起来，仍不免犹有余悸呢！”

二姊道：“当然啦，谁不是如此呢？我们对此亦是爱莫能助，待会儿就去禀告教主。”

九妹道：“难道连教主也无法帮助她们通过这个生死大关么？”

二姊道：“教主的修为已达化境，深不可测。不过这等生死大关，全靠个人的天赋和功力，一点也勉强不得，故此教主对此恐怕也无能为力。”

九妹道：“相信定是如此，否则有许多人是教主钟爱的，但通过这一关时，瞧也不来瞧她们一眼。不过，这一关若是过得，从此红颜长驻，媚骨结聚加成，又于本门化阳指功夫大见精进。这种种好处也值得拿性命去搏一搏的。”

她停顿一下，又道：“我们这就向教主禀告么？”

二姊道：“不必急着禀告，须等两炷香之后，阿环她已经被魔火焚心而死后，才可禀报。”

九妹压低了声音，道：“我们去瞧瞧阿珠好不好？”

二姊道：“她有什么好瞧的？”

九妹道：“她面貌之美，天下无双，那是不消说得，最使我念念不忘的还是她的肉体曲线，如此的优美，肌肤如雪，有如一块羊脂白玉雕琢成的人像一般，全无瑕疵，正是我见犹怜。我老是想再去瞧瞧她的肉体呢！”

二姊笑道：“你若是男子身，不被她迷住才怪，她被天下武林公认为第一美女，果然甚有道理，当真是生平仅见的美人胎子。”

谷沧海听到此处，那颗心一阵跳动，忖道：“她们可不正是谈论着许灵珠姑姑么？”

这时他可就很不愿意听到有关许灵珠肉体之事，不过一方面又希望她们多谈几句，或者可获得线索，找寻得着她也未可知。九妹道：“她也快要修炼到这生死大关的时候了么？”

二姊道：“大概是吧，她可不能不苦修本教的秘艺奇功，否则那绝世红

颜很快就会衰老难看。”

九妹道：“或者教主肯送她一朵驻颜花也未可料。”

二姊道：“我一发告诉你吧，教主移植在天哉圃中的十二盆驻颜花，至今虽有数载之久，盆盆都开过花，可以采摘练成养颜驻容的灵丹妙药，但至今未出现过一朵真的驻颜花，这是可遇而不可求之事，这十二盆奇花时时一同开放，不下百朵之多，但每盆只能采摘一朵，超过此数就立时枯萎。而在这十二盆过百花朵之中，最多只有一朵是真的，这机会亦极罕有，不是每次开花都会出现。这时还须极好的运气，才能在百余朵花之中选摘十二朵，却恰好有一朵真花在内。”

九妹道：“原来如此，怪不得教主每次练了十二炉灵丹之后，总是十分郁郁不乐。”

这时那名叫阿环的裸体美女，发出呻吟之声，那二姊、九妹便相率离开。

谷沧海这一回比较容易避过她们的耳目，等她们走远了，才一径入室。

他走到床前，定睛向阿环细看，这一具活色生香的肉体，在他眼中并没有其他的意义。他只专心研究她是如何被魔火焚心？其间他又曾伸手摸摸她，诊查她的脉息。

最后他微微一笑，忖道：“原来她是练的至柔纯阴的功夫，当阴魔环袭呈现幻象之时，一旦把握不住，就被阴寒攻入心脉之内。这赤身教虽是邪派，但所炼的亦是极上乘的内功，所以才有阴魔幻象的生死大关。而此派之人俱是女子，皆是阴质之故，所以不能救得她性命。我若以纯阳真火助她迫退心脉中的阴寒，还可以保住一条性命。不过她却练不成赤身教的淫邪功夫了。”

当下伸掌抵住她胸口，从掌心中冲出一股热流，透入她经脉中，片刻工夫，阿环已恢复如常，神态恬静。

接着睁开双眼，见到一个少年，坐在面前，伸掌抵住她高耸的胸脯。顿时大为惊骇。

谷沧海已沉声道：“你的性命总算捡回来啦！”

阿环皱眉道：“那么你为何还不放手？”

谷沧海移转目光落在自己掌上，这只手掌眼下正按贴在那名叫阿环的裸体少女的胸脯上。

由于他的手掌巨大，故此连带的也就侵犯到两边乳峰了。自然这等情形在任何人眼中，都会以为谷沧海舍不得移开手掌。可是谷沧海自家明白，假使她肯听话而善为利用目前的机会，对他的好处极大。

这时他倒不曾深想，此举如何会时她发生好处的理论，只不过直觉上知道是如此而已。

他双眉一皱，道：“你敢是信不过我么？”

阿环吃惊地望着这个陌生少年。

一则是被他奇怪的反问所震惊。

二则这个少年的面貌与口音自然而然生出一种慑人的尊严，使人不敢不

信他的话。

她瞧着他那对浓黑的卧蚕眉，轻轻道：“不是。”

谷沧海道：“那么你就仔细听着，你可借我传人体内的纯阳真火，运功调气，摄神用功，能用多大的力量就用多大的力量，此举对你有益无害，虽然已不能修炼赤身教的邪门功夫，却是通达上乘境界的另一条路径。”

之后，他就闭上双眼，不再开口，阿环心神不安地依言调元运气，但总不能达到混元返虚的地步。

这是因为一只异性的手掌按在她胸口上的原故，而且事情又发生得如此突然，也足以令她心神大大受扰。

谷沧海心中也自思潮起伏，原来他忽然接触到理论部分，所以细细寻思这些上乘的奥秘。

同时从她体中有一缕纯阴之气也被他掌心吸进自己体内，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这使他找寻到一些头绪脉络，便赶紧抓住这些灵感加以追究。

过了不久，谷沧海的手掌撤了回去，摇头道：“你不听我的话专心用功，白白错过了这个好机会了。”

他眉头轻轻皱了一下，又道：“你把衣服穿上好不好？”

阿环很柔顺地听话披上衣服，但那衣服只是那么一大件罩在身上，前襟和下摆都能令人隐约窥见胸部和玉腿。

这一来虽然没有赤裸着时那种炽热的挑逗力，却另有一种暗示性的诱惑。

此地真是女色的炼狱，所有的女子不论是否裸露，都能使男人溶化失陷。而每个女子都长得如此美貌和拥有极佳的身材，更使人感到难以抗拒。

谷沧海迅速地回瞧一眼，道：“很快有人来替你办理后事了，我得找个地方躲一躲才好。”

阿环讶道：“谁来料理我的后事呀？你到底是谁？”

谷沧海道：“我姓谷，名沧海，乃是潜入此地，这刻尚未被人发觉。至于来料理你后事的人，是叫做二姊和九妹两个女子，她们当你不妥之时曾经进来瞧过。谈论了一阵，认定你走火入魔，两炷香之久就会被魔火焚心而死，其时她们再来查视，并报告教主。我其时是如此这般地躲过她们耳目的。”

他指指那屏风的木门，说出如何借木门弹回之势，而闪了入去，避过了她们耳目。

最后又说道：“但我查看之后，晓得你被阴寒之气侵入心脉，这是由于阴魔环攻，心中幻象纷呈所致。而你们的人全是阴质之体，所以无法救治。当下我便以本身的纯阳真火助你逃过死劫。不过这一来，你经脉已发出变化，再也不能修炼赤身教的许多淫邪功夫了。”

阿环直到这刻才算是明白了前因后果，她虽是晓得袒护这个少年设法收藏起他乃是十分严重的事。

但她又晓得这少年若然被教主擒住，定须送了性命。

她的目光向当中那面镜子望去，心中还在犹豫着要不要帮助他。谷沧海突然伸手向那面镶嵌在墙上的巨镜摸去，道：“难道镜后有地方么？”

要知他为人机警之极，早就考虑到此处既是阿环的居室，怎会没有箱柜等处所收藏衣物。

所以当他的目光移向镜上，顿时醒悟。

他迅即摸到柜边一枚钢环，捏住一拉，那面大镜就像门板一般打开了。镜后是个大壁柜，不过却分为四格，虽然他可以勉强塞入其中的任何一格，可是势必要搬开许多物事，如衣物、被褥、箱子以及许多化装用品等等。

若是取空一格，则其余三格似是又容纳不下这一格的东西。阿环道：“这镜橱里的地方怕不够呢！”

谷沧海即取出一大叠衣服分别放在其他三格中，如此，这下面的一格便有一半腾出空间。

他回头向她微笑一下，道：“地方尽够了，但你到时必须十分镇静，只说正当在幻境中异景纷现之时，突然一缕热气起自丹田，透行过任督两脉，便慢慢又清醒了。这样说法，就算是花蕊夫人也只以为你天赋异禀，自生抗力保存了一命，决计瞧不出破绽。”

阿环道：“我记住啦，但这一点地方你如何够用？”

谷沧海吸一口真气，浑身骨骼发出一阵极低微的连珠脆响。紧接着他缩入那一格的空间，居然整个人缩了进去，毫不逼仄。他使的是纯阳之体才练得成功的缩骨神通，阿环惊异得睁大双眼。还是谷沧海提醒她，才赶快关掩起来，然后在室中走动。不久，谷沧海便听到十二金钗中的二姊和九妹的惊讶声音。又过了一声，室内多出另外一个娇柔悦耳的声音。

他一听而知，乃是赤身教教主花蕊夫人的口音，连忙闭住呼吸。花蕊夫人果然被阿环的话瞒过，略略问过，便道：“阿环幸而逃过死劫，乃是一大奇迹。可惜以后已不能进窥本门上乘秘艺，本应除名逐出。但我还想瞧瞧你以后有何变化，姑准留在本教充任侍女。你待一会儿就搬离此地，让别人搬人来。”

阿环连连谢恩，不久，镜门打开。

谷沧海瞥见房中只有她一人，便低声问道：“你们教主说的除名逐出是不是处死之意？”

她面上泛起恐怖之色，连连点头。

谷沧海叹道：“怪不得你听得被派为侍女之后，连连谢恩了。”

第十二章 竹马青梅旧梦真

阿环强打起精神，道：“若是当真逐离此地，谁愿去当侍女服侍那些可怕人的呢！”

谷沧海讶道：“什么可怕的人？”

阿环道：“就是十二金钗呀，现在只有九人，还补不满十二之数，但她们都很残酷，一言不合，随时会杀死婢女仆妇，所有在这儿的下人都十分恐惧害怕，但又深知她们本领极大，决计逃不出去，所以个个不要命地殷勤服侍，免得送了性命。以前我是补上十二金钗人选，所以她们对我很好，但现在沦为奴婢，我可就恨不得长上翅膀离开此地了。”

谷沧海这才恍然大悟。

当下又问：“你知不知有一个叫许灵珠的人住在哪儿？”

阿环道：“当然知道啦，她就是目下武林公认的第一美人是不是？的确长得美极了，原来你是为她而来的。”

她的话声隐隐流露出妒意，但她旋即醒悟自己今非昔比，单是忧虑性命安危还来不及，何能妒忌到许灵珠。

这么一想，当即释然。

她接着说道：“她就住在最顶一层靠右边一间房内，教主也住在顶层，所以防卫森严，恩公最好不要乱闯。”

谷沧海道：“别叫我恩公，叫我的名字吧，上面有什么人在守卫？”

阿环道：“我来到这无瑕庄已达四年之久，从未上过四楼一步。但以后反而会有，因为那上面只有护法仙子和十二金钗以及一些侍婢可以上去之外，旁的人绝不许涉足，据说因为上面有男人之故。”

谷沧海道：“赤身教原是邪教，养汉子并不稀奇，但何须如此禁卫森严呢？”

阿环道：“最近我才听说，那上面的男人都长得很漂亮壮健，而我们这数十个候补金钗人选却须保存处子之身才能练功，直到补上金钗之位，才可以跟男人在一起。故此教主严禁我们这一群小金钗上楼。据说在那四楼上，日夜都最少有一位护法仙子率领四名金钗把守巡视。而楼下的走廊间以五种颜色的砖砌成五条路线。这五条路线中，只有一条踏上去警铃不响，其余四条都踏不得。踏上去，教主便会知道。而这一条安全路线又是每日变换，除了准许上楼之人以外，谁也不知哪一条路线是安全的。所以你千万不可闯上去。”

谷沧海颌首道：“我不会乱闯，你放心好了。”

阿环讶道：“你还躲在里面干什么？”

谷沧海道：“幸而你提醒我，否则我几乎忘记了。现在你即速取出箱子，收拾好行李。”

阿环依他的话去做，刚刚收拾好，关起镜门之时。

谷沧海轻轻道：“等你走了，我也就离开，将来我或会来探访你。”

阿环摇摇头道：“你万万不可冒险再进来，虽然我很想再见到你，但这太危险了。况且这所无瑕庄中房舍数百，你怎知我在何处居住？”

她的话还未说完，谷沧海迅快向她发出警告，她便关好镜橱，低头去弄好箱子，果然一个女子进来，却是那个九妹。

阿环忙叫一声九姑娘，道：“婢子的衣箱收拾好了。”

九姑娘冷冷道：“很好，我带你去见总管郝大娘，她自会替你安排一切的。”

说罢，当先出去。

阿环跟在后面，踏出房门之时，还依依不舍地回头向那镜橱作最后的一瞥。那镜橱内的英伟少年，势必变成她这一生的梦里情人，这一点她毫不怀疑。

同时她又晓得此生命运已定，再也没有任何指望，这也是她敢断言的。因此，她在心中向那救过她一命而又威仪赫赫的英伟少年道别，怀着无限凄凉怅惘，踏上她自家的命运旅途。

且说谷沧海也感到难过地倾听着步声远去，正要出去，忽又听到另一阵脚步声走来，不久，已踏入这间房内。

谷沧海大吃一惊，忖道：“我的天啊，莫非是另外已有人搬入来了？如若当真如此，新来之人定会打开镜橱，摆放衣物。”

他耳中听到是两个人的脚步声，而其中一个却在入门数步之后就停住了。

说道：“就是这一间啦，你原本是小金钗第七十七号，但今日居此楼，就取消了编号，改以名字称呼，直到你补上我们十二姊妹之列，那时又再以排行的数字称呼。”

另外那个少女朗声笑道：“谢谢八姊的指点。”

谷沧海听了她们的声音，心头一震，忖道：“这两女的声音都很熟悉，尤其是那个八姊，好像是三年前到过少林扰闹的人之一，对了，她姓阮名玉，使的是琵琶。”

他记起三年前摇魂、荡魄二仙率领了阮玉、柳絮以及黎若妍等八名女子，第一次到嵩山少林寺扰闹的情形。

那一次他出手干涉，被摇魂仙子连点了三大穴道，以为他已经死了，才扬长而去。

此是邪教高手的毒计，大凡发现了某大门派收到根骨极佳的弟子，就先行设法毁去，以免成为邪教无法抗拒的大敌。

因此武当派的程嘉，五台派的孙济和尚，俱是如此受到伤害，以致不能练成他们派中的无上神功秘法。

他又想到三年以后花蕊夫人亲率高手多人，侵入嵩山，却被他独力击毙了荡魄仙子，重伤了摇魂仙子，这等成就，当真使人难以置信。假如目下被

阮玉瞧见了自已，她一定会骇个半死，顿时把花蕊夫人惊动。

他虽是不怕，但此行并非来寻仇打鬥，而是要救出许灵珠姑姑，自然不能惊动赤身教之人。至于另外那个少女，虽是声音有点熟悉，但却想不起是谁，或者是昔日在少林寺见过面。

阮玉转身出房，她还未踏出门外，那个少女已提箱走到镜橱前，伸手拉门。

她若是迟一点才放置衣物，则谷沧海或者有潜逃之机，目下却毫无法子。

那少女拉了两下，镜门还没有拉开，她当然没想到这是谷沧海在里面抓住镜子之故。

她转头见阮玉已出了门外，便打消了叫她瞧瞧的念头，先把箱子铺盖等物放在床上，转眼溜览这个房间，迅快走到屏风内，发现那道不能上锁的弹簧门。

这少女的举动都落在谷沧海眼中，当她离开镜橱之时，谷沧海就已推开一条裂缝望出去，以便找机会逃走或者出手制服这个少女，然后上楼去救许灵珠。

他暗恨这个少女竟不走入屏风后门内，那样他就有机会悄然逃掉。那少女折回来直向镜橱走去，她必须放好衣物，才能上床安寝，而此刻已是三更时分，早就该睡了。

她走到镜前，忽然听到有人低声叫喊，不由得一愣，四下张望，叫声又起，她已发现声音是从镜橱内传出来的，当下低低道：“不错，我是关阿莺，你是谁？”

原来那阵语声乃是询问她是不是姓关？所以她如此答复，发问之人自然就是谷沧海。他幸而向外窥视，才见到她的面容。但觉这少女长得亭亭玉立，甚是美貌，极似是关家堡的阿莺，也就是红胡子关祺失踪了的女儿。

他轻轻答道：“我是谷沧海，你可还记得我？”

阿莺差点尖叫出声，好不容易才抑止住冲动，道：“当真是谷哥哥？快出来让我瞧瞧。”

谷沧海叫她关上房门，这才跳出橱外，恢复原来的体型，阿莺奔到他面前，明亮的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他。

过了一会儿，才大大透一口气道：“你的样子也没变多少，但比我时时想起的你高大英俊得多了。”

谷沧海执着她的纤手，道：“你也比我心中的印象长大得多，当年还只是一个小黄毛丫头，哈哈……”

他们至今童心犹在，所以毫无羞涩之感觉，显得十分热络亲切，特别是在这等地方相见。

谷沧海马上谈到正事，告诉她说自己是潜入此庄搭救师父的红颜知己许灵珠姑姑以及她两人离开这魔窟。

接着又道：“这真是凑巧得很，竟是你来接顶这个房间，不然的话，我

就不知道要不要出手杀人了。”

阿莺这刻泛起惊怖之色道：“这无瑕庄中高手如云，又有许多恶犬和厉害机关，你还是快点独自离开的好，我以后会慢慢想法逃走的。”

谷沧海微笑道：“花蕊夫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倒是因为她掌握了许姑姑，所以家师和我都不敢对她怎样。假如她查出你是我的好友，那就更不得了，所以我无论如何要救走你们。你可是已投入这赤身教了？”

阿莺道：“几个月前我一觉醒来，已经到了此地。那护法摇魂仙子教过我的武功，说我条件适合，编入小金钗之中。她的武功好，我无法抗拒，只好听她命令行事。你可别碰上那两位护法仙子或是十二金钗，否则，你决计逃不出去。”

谷沧海道：“摇魂、荡魄两人我都会过了，她们已是一死一伤，再也不能作孽了。”

阿莺摇摇头，道：“没有，不过我口头上却是答应了投拜在教主座下。”

谷沧海道：“那你还是算是赤身教之人了？”

阿莺道：“不然，我当时口中虽是答应，但心中却禀告天上过往神灵，说我发誓都不算数，因为我是被逼发誓，不听从的话就会被她们杀害，所以这等誓言作不得准。你说对不对，假如天上的神灵连这一点也不肯通融，那就不配做监察人间的神灵了。”

她说得一片天真烂漫，却自有真理存在。

谷沧海不觉肃然道：“对，被迫立下之誓岂能当真？”

阿莺笑容一敛，道：“你还是快点离开这儿吧！我在堡里听说起你已投入少林门下，惹得教主以及好些魔头找你的晦气，此所以我才不愿意加入赤身教。”

谷沧海说道：“原来你还不知道这赤身教乃是天下两大邪教之一，像你这样的姑娘怎可加入此教，令尊也万分担忧你的安危，我非把许姑姑和你救走不可。”

阿莺忖想一下，说道：“这无瑕庄中高手如云，比起我以前所见过的武林高手，全都厉害得多，加上豢有无数极厉害的恶犬以及重重机关埋伏，你独自逃得出去已经很不错了，别说到救人这一层啦！”

谷沧海道：“赤身教虽然厉害，但我还不怕她们，担心的只是会连累你们。但我深信，这一切困难危险都可以克服渡过。”

他抬头望一望天色，说道：“天快亮了，我且藏起身子，等明天晚上才开始行动。现在我已大略了解这无瑕庄中的情形，总可以想出稳妥的办法。”

阿莺喜道：“不错，你最是聪明不过，记得前几年我们被敌人追赶之时，你就曾经用种种计谋骗过敌人，我真愿意跟着你再试一次。”

她一面打开衣箱，把衣物取出，然后放在镜后的橱内。谷沧海指示她留下半格空位，便施展出缩骨神通藏在橱内。

镜子掩上，她对镜顾盼着自己的容颜，一面低声跟橱内的谷沧海谈话。

这刻即使有人闯入来，也瞧不出丝毫破绽，只以为她对镜中之影说话。

他们只谈了一点点别后的情形，话题大部分集中在目前的救人计划上。

谷沧海愁的是无法在同时之间救出两人，因为从这座高楼要出到庄外，必须两度利用那天遁神抓。

揆诸事实，那天遁神抓如非武功极高之人，便难以施展，何况还要携带一个人，更不容易。

说到要一次携带两人，那就简直绝无可能。而最重要的是把握时机，一离开此楼，务必在极短促的时间之内逃出庄外，这是整个局势胜败的契机，决计不可有片刻的耽搁。是以若然同时救她们两人，则这段路程势必比救一个人要多上七八倍的时间。

万一失败被人发觉，庄内高手群起攻截。自己虽不怕，许灵珠、关小莺她们却很难幸免。

换言之，若是在一切顺利的情形之下，他有把握可以救出任何一个，但要同时救出两人，却极为危险。

他盘算一下，决定必须做有把握之事，能够救得一个就算一个。而在许、关二女之中，他当然应该先救许灵珠，才轮到阿莺。只是这话却不容易向阿莺解释得明白。

一切都很伤脑筋，极难处理。

谷沧海殚精竭智以寻求解决的方法。

阿莺一一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有些问题很可笑，好像是他没话找话一般。不过阿莺仍然深信谷沧海与常人不同，所以任何问题都一一尽其所知地回答了。

他最后向阿莺道：“你在教中的身份地位不能到四楼上去，所以我们只好另行设法。你在明日这一整天之内，想办法找到名叫阿环的那位姑娘，她得我救了一命，现下已是侍婢身份，或者可以上得四楼，你只要向她问出哪一种颜色的方砖可以顺利通行，我明晚定可以先把许姑姑救出。”

阿莺点头道：“使得，我认得阿环，却想不到你神通如此广大，已经使她变成你的眼线。”

谷沧海道：“这也许是我的运气太好，所以一潜登此楼时，便碰到这个绝佳机会。”

他把救活阿环之事扼要地说了一个大概。

阿莺惊道：“原来练功夫竟是这么危险的。”

谷沧海道：“你却不必害怕，假如换作你的话，一定可以安然渡过这一关。因为你根骨特佳，气质异于一般女子，这一关对你威胁不大。这正是你为何在小金钗编号是第七十七号，前面还有这许多的人，却挑中了你先行补数。”

阿莺顿时大为定心，道：“你的话我绝对相信，若然你救出许姑娘之后，察觉风声太紧，无妨迟些日子再来救我，反正我只是练功夫而已，也不至于

怎样。”

谷沧海没有再说下去，但他却深知这个问题极不简单。因为她虽是有把握过得那一关，可是一则这等阴邪内功练成之后便极难除掉，后患无穷。

而且过了这一关之后，定必迁上四楼。

那上面有不少健男供花蕊夫人以及护法金钗们取乐及练功之用，谁能知阿莺上楼之后会有什么可怕的遭遇？

世上尽管有许多珍贵之物可以失而复得，但女孩子的贞操清白一旦失去，便永远不可复得。

不过他可没敢说出来，免得阿莺一担心便不觉露出了马脚。大约到了卯辰之交时分，步声香风一齐飘送入房。

谷沧海处处小心，一听到声响，立刻振起精神，驱退了睡魔。同时闭住呼吸，免得在这一点上露出痕迹。

进房的人共有三个，若然瞧得见，便晓得都是曾经见过面的。当先的一个是赤身教教主花蕊夫人，其余的两个，一是排行第七的阮玉，一是排行第八的柳絮。

花蕊夫人衣装齐整得多，有点做领袖的气派，不过比起世间妇女的装束，仍然令人感到十分暴露放荡。

至于阮、柳二女，身上只是披着一块轻纱，简直不能遮掩身体任何一处部位，因为轻纱透明，遮住也等于没遮。

阿莺连忙行礼相迎，花蕊夫人做个手势，阿莺便卸下身上衣服。花蕊夫人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会，笑道：“小妮子长得挺美，真是我见犹怜，莫说是男人了。”

阿莺心知谷沧海瞧不见，所以毫无羞涩之态，还向教主道谢夸赞之言。花蕊夫人说道：“你到本庄已有一段时间，由于你天赋甚佳，加上你以前练的内功，正合本教秘功之用，所以不须从头练起。目下以你的功候而言，已高出同侪甚多。本教主特地擢拔你补上金钗之数，只须过了这最后的一关。”

谷沧海竖起耳朵细聆，原来花蕊夫人开始详细解释她独门内功心法的诀窍及妙用。

这些话落在阿莺耳中，最多只能记着和照练不误，但被谷沧海这等大行家听去，却大有作用。

花蕊夫人把练功法门说过之后，嘱她牢牢记住。

因为阿莺已不是修练扎根基的初步功夫，而是向化阳指的功夫迈进。只要越过魔火焚心的那一关，那化阳指功夫就算是略有成就。所以她说不定在一日之间就到达魔火焚心的那一关，也说不定要苦修三五个月。

端看她的根基气质和功力火候而定。

花蕊夫人先离开房间，剩下阮玉以便随时指点，据阮玉说，须得等她上了轨道，才能离开。

阿莺急于使她离开，所以十分认真地依诀修练。

谷沧海却暗暗叫苦，因为她过关越快，危险越甚，假如她三五天以后才过关，说不定谷沧海已经救走了许灵珠而又潜回救她了。假如她进步得太快，今日已可达到过关阶段，则他连救许灵珠的时间也没有了，因为他绝不可能任得阿莺晋级到四楼练功。但话说回来，假如她一直练不上轨道，则阮玉便一直陪着她，使他无法向阿环探听机密，这样也是不行。

房间内静悄悄的，阮玉忽然显得坐立不安起来。

阿莺虽是闭目练功，却也感觉出来，便问道：“七姊你怎么啦？”

阮玉道：“你很快就是我们自己姊妹了，所以告诉你也不妨，那就是我现下很想男人。”

阿莺啊了一声，没有法子接腔，她对男女之事全无经验，所以只好瞪着眼睛瞧她。阮玉又道：“奇怪，你这个房间内好像有一种奇怪的力量，使我浑身不安，无端端地需要男人起来。”

阿莺心头一震，暗想她这种感觉莫非与谷沧海有关？

阮玉又道：“你且好好地用心修练，我去去就来。如若练到不懂之处，切勿妄自往下练，可停下来等我返回。”

这当然是她怕阿莺出了岔子，因而查出她曾经离开了阿莺之事。阿莺连连应了，阮玉迟疑一下，才往外走去。

阿莺忽然说道：“七姊，你可是到楼上去？”

阮玉停下脚步，道：“正是，你也不是不知道这无瑕庄中只有四楼上才有男人。”

阿莺眼睛一眨，道：“只不知教主现下在不在楼上？”

阮玉道：“问这个干吗？”

阿莺道：“小妹很想到楼上看看，哪怕只瞧一眼也就心满意足了。”

阮玉摇头道：“不行，本来我带你上去瞧一瞧也不打紧，但一则恐怕会碰见教主，二则那上面有不少男人，怕你见了动心。”

阿莺不敢再说，怕她动了疑心。

阮玉却不即走，在门边沉吟道：“我也怕碰上教主呢！”

她露出焦躁之色，大有改变主意，不再上楼。

谷沧海脑筋灵活异常，计谋甚多，当下提聚起玄功，以传声之法，向阿莺说了几句话。

阿莺便道：“七姊但去无妨，反正小妹因昨夜听闻擢拔的消息之后，兴奋得睡不着，这刻很想睡上一觉。”

阮玉欢喜地笑一笑，道：“既是如此，你且睡一会，待我回来才可以练功。”

她欣然出去了。原来谷沧海看准了她的心事，是生怕阿莺练功时出了岔子，负的责任太大，是以踌躇不决。

但假如阿莺睡上一会的话，则她一方面免去练功的风险。另一方面碰见教主的话，她亦可推说阿莺疲倦欲睡，所以命她先睡足精神才开始练功。因

此阿莺这一举可以解除阮玉的双重威胁，阮玉当然高高兴兴地走了。

阿莺躺在床上，谷沧海推开一点缝隙，便见到她赤裸着身体。当下正要出声叫她穿回衣服，但转念一想，以后或者还有不少这种场面，假如这一次触发她羞耻之心，将来就十分为难了。因此他把镜子推开一点，对她的裸体视若无睹，说道：“你何不趁这机会去找一找阿环？或者先查明她的下落。”

阿莺点点头，爬起身，这才发觉自家身上一丝不挂，方自感到不妥。谷沧海已道：“你快点去吧，凡做大事，不拘小节，你若披上衣服，恐怕反而不好。”

他处处抢制机先，早一步打消她感到羞愧之心。

果然阿莺心理上不再受到威胁，她原本年纪甚轻，天真未凿，因此只要谷沧海不露出不安之色，她倒是坦然处之。

当下奔出房外，径去找寻阿环的下落。

谷沧海待她出了房门，暗暗叹一口气，心想她此去查探阿环下落，如若应付失当，遗下线索，实是万分危险之事。

可是现下除了靠她出马之外，别无法子可行，也是无可奈何之事。阿莺足足走了个把时辰才回来，她立即躺在床上，闭目休息。一面低声说道：“我这一次运气很好，我出去就碰见了侯总管，她是十分凶恶的老太婆。但她对我却一向很好，跟她闲聊着，最后提到阿环。”

谷沧海心头一震道：“你怎么提法？别留下痕迹才好。”

阿莺道：“我只说听闻阿环原是住在我这儿房间的，现下情形如何？问她是不是已经死了？”

谷沧海没有做声。

阿莺又道：“侯总管想是怕我心存畏惧，以致不能过关，便向我说阿环没死，只不过由于无法再上窥本教秘艺，所以当了侍婢，我表示不相信她的话，侯总管便道：“阿环刚刚由郝大娘分发到我手下，派在此楼执役，等一等你就会见到她了。我心中暗喜，便到她房间等候阿环。侯总管有事走开，恰好阿环来了。”

谷沧海道：“只不知阿环晓得不晓得四楼上可以通行的路线？”

阿莺道：“她起初一听我说是镜橱内的人找她，骇得面色发白，真有意思，到我问她到过四楼没有之时，她才渐渐恢复平静，说是还未上过四楼。我告诉她时间很急迫，要她想法子打听四楼哪一种颜色的砖路可以通行，便马上来告诉我。她后来变得很高兴，跟我谈起你以及许多其他的事。”

这时谷沧海嘱咐阿莺睡觉，自己便耐心等候。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一阵脚步声惊动了谷沧海。

此时阿莺尚在酣睡中，那阵脚步声在床边停了一下，便直向镜橱走过来。橱上的铜环微响，可知外面那人已抓住铜环，准备开橱。谷沧海迅即考虑到两点。

一是来人特地来查看镜橱，一是阿环前来通报消息。

假如是第一个可能。他已无可选择，只好出手暗算杀死来人再想办法。若是阿环的话，那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事。

因此他没有抓紧橱门，恰在此时听到阿莺欠伸之声。

橱外之人放掉铜环说道：“阿莺，还没有睡够么？”

声音传入橱内，把谷沧海骇了一跳，原来是一个苍老的女人口音，大概便是这无瑕庄五名总管之一。

他曾查问出这五名总管俱是老姬，但个个武功高强。因此他刚才虽然能够暗杀了她，但以阿莺的本事，应无此可能，便不能推说是因口角争吵而出手相斗以致误杀对方。甚至一定会被花蕊夫人生疑而查出有外敌潜入。

阿莺叫一声：“候总管。”

那老姬道：“这两件衣服都是你的，马上就有人送饭来，你吃过之后，须得休息一会才可用功。”

她还不把衣物放下，大有替阿莺藏放在镜橱内的意思。这时候躲在橱内的谷沧海当真急出了一身冷汗，在这顷刻之间，他心中已反复想了千百回。那就是假如这侯总管拉开镜橱的话，要不要出手杀她？本来就无考虑的余地，因为他这次冒险潜入这赤身教无瑕庄中，第一个目的便是救出许灵珠和关小莺。第二个目的是覆灭这等遗害天下的邪教。因此，这个侯总管若发现了自己，焉能不杀她灭口。虽说杀死她之后，后事很难安排，但事情迫到这等地步，也就只好先下手再谈别的了。

然而他不合听见了侯总管嘱咐阿莺饭后不可以立刻练功之言，这是怕阿莺年幼无知，犯了练功的大忌。

因为进食之后，全身血液都集中在胃部工作，设若在这时练功，催动血气奔流于全身经脉，肠胃会受到暗伤。

这一点在修练上乘武功之人来说，乃是一大禁忌。

再者，这侯总管语气中流露出十分关切之意，可见得她乃是真心对阿莺关怀。有这一点缘故，谷沧海便考虑到此人对阿莺这么好，自己该不该下手取她性命？

这个问题委实无法作答，谷沧海自家也不知道，眼看橱门微动，可知那侯总管正在开启橱门。

假如侯总管不是站在橱前的话，他还可以用传声之法指点阿莺，使用巧计把她诱开。

但侯总管的位置，正好是在他和阿莺之间，因此，他可就没有把握不被侯总管发觉了。

在外面的阿莺也吓得呆了，她眼睁睁瞧着侯总管伸手抓住镜橱门上的小把手，正要拉动，然而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只见橱门一开，侯总管突然向后退了两步，接着人影从橱内飞出，一把抓住侯总管摇摇欲坠的身形。

原来橱门一打开，谷沧海已提聚功力，一指点出。他不必触及对方的身

体，单是指尖射出的那股劲气，已足以闭住对方的穴道。侯总管的武功纵然比谷沧海高强，亦不易躲得过这一记暗袭，当即被他的指力冲退两步，此时穴道被制，神志已经昏迷，自然不会叫喊。谷沧海在毫无办法的情形之下，却又急出主意，道：“阿莺！你快把侯总管搬到她的房间去。”

阿莺跳起身，她仍然赤裸着身子，肌肤晶莹光洁，幽香阵阵。她过来接住侯总管，问道：“假如在外面碰巧见了人，如何是好？”

谷沧海道：“就是这一关不易过得，如若运气不好，被人碰见，咱们就只好硬干，大大厮杀一场。”

他的目光直在阿莺面上盘旋，不敢移到她粉颈以下。目下虽是有极大的困难危险，但仍然不能使谷沧海完全忘了她袒裊裸裎之事。要知谷沧海本是定力绝强之士，天性不好女色。

是以他身入赤身教巢穴之内，明知处处皆可窥见裸体美女，仍然不放在心上。即使美媚如花蕊夫人，也不能使人心性摇荡。可是眼前这个女子乃是阿莺，便使他感觉完全不同，这自然是他们之间早就相识，以及已有感情的缘故。

假如谷沧海当真能对阿莺的裸体熟视无睹的话，便反而不合理，不通人性了。

不过谷沧海在外表上仍然保持毫不在乎的样子，以免这位天真烂漫的姑娘，引起不安。

阿莺举步向房门走去，谷沧海不敢瞧看她的背影，转眼看着别处。谁知目光刚好落在打开的镜橱上，这刻，那面镜子正好瞧见门口的一切情形。因此他竟躲不开她那白皙丰美的背影。

谷沧海但觉心旌摇摇，热血沸腾。突然间，房门外出现一个女子，也是全身赤裸，手中拿着一些物事。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顿时醒悟自己因为受到阿莺肉体的魅力压迫，以致耳目俱失去一向的灵敏。如若不早点想个法子解除这个威胁，如何能闯得出这无瑕山庄？

心念转动之际，他的人业已迅若闪电跃到门边，提聚起全身功力，准备击杀来人。

阿莺见到门外之人，竟不曾发出惊叫之声，反而退了几步，道：“快点进来。”

谷沧海也瞧清了来人正是阿环，她敢情是奉令送饭食来给阿莺的，恰于此时来到。

他松一口气，闪开身子。

阿环面现惊色，快步入房，放下手中食盒，道：“你们把总管怎样啦？”

谷沧海道：“不妨事，我只点了她昏穴。现下她知觉尽失，全然不晓得身外之事。”

阿环道：“我们要怎么办呢？”

谷沧海突然冷静下来，早先因阿莺肉体引起的内心骚乱，完全消失。他可没有工夫细究为何阿环这个也是裸着身体的美女出现之后，何以反而使他安心？

他迅快寻思一下，顿时有了一个新的主意，便道：“刚才我打算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侯总管送回她自家房中，瞧瞧挨得多久事发，就算多久。但此法当然极不妥当，现在我却有个计较，不过……”他沉吟思索起来，没有立刻就下去。

阿莺武功不弱，是以手中抱住一个微见肥胖，有如一般中年女人体态的侯总管，竟毫不费力。

她向阿环笑一笑，道：“谷哥哥的主意最多，你不用害怕。”

阿环点点头道：“我也觉得他有办法，唉，若然将来也把我救出去，我甘愿一生做奴隶服侍莺姑娘。”

她原本是十二金钗的候选人，身份甚高。

可是今晨过不了魔火焚心的一关之后，顿时从九霄云上打落地狱，不但当婢女，操贱役，时时会有上头责怪而送了性命之虞。更可怕的是，据别的侍婢告诉她，凡是身为婢女，若是奉派到四楼去，绝难幸免被那上面的男人玷污。

这一点才是她最大的恐惧。

她已经对这一点好像不甚放在心上，但自从见过谷沧海，不但被他俊伟仪容所迷，特别受感动的是他见色不乱，大节凛然。这使她知道，假如自己一如其他婢女般，荒淫无耻的话，定会被谷沧海看轻。人的思想和观感，便是如此奇怪微妙，难以测度，往往一件极微小之事，可以改变整个人生观。

谷沧海听到她这话，自觉义不容辞，立即答道：“你即管放心，我一定尽力把你带走。但你别说什么做奴隶的话，我们都是朋友。”

他歇一下，又道：“照你的看法，若是你和阿莺两人前后呼应着将侯总管送回去，会不会被人碰见？”

阿莺大喜，抢着答道：“那就有把握得多了，她先去探路，前面无人之时我才走去，如若有人，就设法躲一下，好在离总管房间不算太远。”

阿环也点头道：“大概不会碰见什么人，这一层二楼，虽然各房之中住的人还不少，但现下正在进食，乃是绝好的机会。”

谷沧海道：“好极了。”

伸手从阿莺手中接过侯总管，把她放在床上，面向下，背朝上。她叫阿环在门口把风，又令阿莺过来，教她双手分别抓住侯总管两脚，各出一指抵着她的涌泉穴，然后自己出掌拍开侯总管的穴道。侯总管低低呻吟一下，身子微微耸动，但她双脚板心的穴道被制，根本爬不起身。

不过她并非有如平常穴道受制时完全不能动弹的情形，却是感到丹田中一口真气老是用不上气力提聚起来，假如提聚得起，就可以恢复自由。

因此她拚命运气提聚这一口真气，殊不知这等现象，正是谷沧海那只按

在她背后命门穴上的手掌，发出一缕玄功真力透入她经脉之内才形成的。

侯总管一点也不知道背后有人正在对付她，更不知道双脚板心穴道受制。一味运功用力，拚命提聚真气。

过了片刻，她越来越感到接近成功阶段，更加起劲，就在此时，突然间半边身子一麻，失去了知觉。

谷沧海收回手掌，面上浮起满意的笑容，道：“行啦，你们把她弄回房间，放在床上就快离开。”

阿莺听话地挟起侯总管，一面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阿环也露出讶惑的神色。

谷沧海道：“我因为听到花蕊夫人指点你练功法门，所以深悉赤身教化阳指的功夫如何运行。刚才我们合力施为，使她半身麻痹，须得昏迷三两日之久，花蕊夫人一看之下，定必以为她是自家练功之时，真气岔位，以致经脉受阻而致。”

阿莺道：“你真了不起，这样自然可瞒得过别人耳目的。”

谷沧海道：“事不宜迟，赶快送她去。假如路上被人碰到，你只好说，总管在你房中教你练功，忽然变成如此。唯有这样搪塞一下，或者骗得过花蕊夫人。”

两女先后离开房间，谷沧海真替她们提心吊胆，因为万一被人碰见，惊动了教主，那一番搪塞之言，多半瞒她不过。

他这刻亦已有力难施，只好再施展缩骨神通，躲进镜橱之内。过了不久，步声入房。谷沧海心中又紧张起来，因为这一回可能是阮玉撞入来。

她上楼私会男人，距今已久，也该是回来的时刻了。情形自然很糟。幸好他已顺手把侯总管送来的两件衣服，塞在橱内。

不然的话，阮玉见了衣服，定必生疑。又或好心代阿莺收藏，因而打开了镜橱。

到此为止，他营救许灵珠之事，已经屡受阻挠，险难重重，而最危险的关头，还在后面。

但他一点也不灰心、气馁，更不会泛起退却之心。

他倾听着那阵步声，很快就判别出那是阿莺的脚步声音，登时放下心事。

果然阿莺的声音低低道：“谷哥哥，你肚子饿不饿？”

谷沧海道：“不饿，你快点吃，吃完我还有话告诉你。”

阿莺道：“好，刚才顺利得很，阿环已去做她的事，等她来收食具之后，她便须到总管房去，那时她就会到四楼向教主报告了。”

谷沧海忍住心中的问题，以便让她快点进食，免得阮玉来到觉得可疑。等了好一会，阿莺走到镜边，道：“我吃完啦！”

谷沧海道：“好极了，你听我说。”

他的话被阿莺打断了，她道：“我先问你，我长得不好看么？抑或你觉得我还是小孩子？”

谷沧海道：“你长得好看极了。”

阿莺道：“那么你为何不大瞧我的身体？”

谷沧海有点啼笑皆非之感，但他正好有一件事跟她商量，与此有关。

当下道：“我老实告诉你，我打算娶你做妻子。”

阿莺不觉愣住，闷声不响。

谷沧海道：“正因我有这个打算，所以不愿在婚礼之前多瞧你的身体，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阿莺道：“当然愿意啦，唉，我真不敢相信你会是我的丈夫。”

谷沧海道：“你记住两件事，一是等一会练功之时，万万不可当真用功出力，我要你拖延时间，以便我救走了许姑姑之后，还有时间回来救你出去。第二件是你探听出四楼上哪一种颜色方砖之后，或者一直有别人在场，你全无机可告我，又得提防人家把你带走，所以我们定一个暗号，以红黄蓝白黑这个次序计数，如是红砖可走，你就咳一声，如是黑砖可走，你就咳五声。你发出暗号之后，在心中数五下，再发一次讯号，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阿莺道：“我记住啦！”

谷沧海又道：“以后你须得跟阿环保持联络，下次我再来时，一定想法把你们一齐带走。”

阿莺道：“那还不如这一回带我们逃走，这不是省事得多么？”

谷沧海心中叹一口气，忖道：“我何尝不想把你们一块儿救出去？现在你已是我的的人了，难道我还坐视不成。”

他没有回答，因为他已察觉有人走近此房。果然，片刻间便听到阮玉的声音。

她道：“莺妹妹你睡够了没有？”

阿莺道：“够啦，可是今日我心情浮躁不安，自家也不知是何缘故？”

阮玉道：“记得我当日被教主施恩补上此位时，也兴奋了许久。我可是过来人，晓得你的感受。因此，你今日不妨慢慢修习，不必操之过急。”

阿莺道：“谢谢七姊指点。”

阮玉抛身床上，伸展四肢，露出满足而困倦之态，道：“等你过得本教化阳指的大关，你就是本教的重要人物了。那时你才知道做人真有意思。”

阿莺坐在一侧，问道：“怎样有意思法？”

阮玉道：“我们不幸身为女儿身，一世都注定受男人欺负。纵然有十分姿色，也说不定会有失宠之日。但你一旦成为本教高手之后，天下男人都得向你俯首称臣，任何男人不论是多么大的英雄，见了你还不是原形毕露？有时候瞧了真够恶心，因为他们当真甘愿奴颜婢膝做任何取悦你的事。”

阿莺道：“原来男人都是这样不值钱的，我以后不理他们便是了。”

阮玉沉吟一下，道：“但当然也有不受我们诱惑的男人，不过那真是少之又少，最近本教在嵩山少林寺吃了亏，就是碰上那个魔鬼似的家伙。”

阿莺大感兴趣，问道：“是谁呀？一定是长得很丑很丑的人了？”

阮玉没有立刻回答，两条浑圆修长的玉腿，交替举起，这样不断地举起放落，做了数十次，阿莺道：“七姊你的腰身和小肚都好看极了，还要时时这样束紧么？”

阮玉道：“当然要时时训练，不然等到发粗发胖之时，就来不及了，我告诉你，那个魔鬼一点都不难看，反而十分英俊可爱。他姓谷名沧海，便是你以前见过的那个男孩子。”

阿莺忍不住喜欢地道：“他当真长得很帅？”

阮玉道：“教主相信只有你才能使他屈服，你若喜欢谷沧海，那就用心地练功，一旦化阳指有了成就，便会派你去对付他，使他不再跟本教作对。”

阿莺道：“他现下跟我们过不去么？为什么教主不出手呢？”

她自然是明知故问，这是因为她很想从别人口中多听一点关于谷沧海的事情。

阮玉道：“你问我教主为何不亲自出手对付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哩，还是等将来你自家问一问教主吧，我可不敢问她。”

阿莺虽然还想多问一些秘密之事，但又怕泄露口风，被阮玉察破动疑，所以不敢再罗嗦，开始练功。

阮玉小心翼翼地再次把修习这化阳指奇功的法门告诉她，看样子是诚恐她出了差错，须得负责。

阿莺虽然牢牢记住谷沧海的话，不想进步太快，但天生颖悟过人，以前的底子又正好合式，所以极易上手。

一直到了晚膳之时，她们才停止练功，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外面曾经喧扰了好一阵工夫。

谷沧海猜出这是赤身教之人发现了那侯总管僵卧昏死，是以引起一阵骚动。但正如他所料的一样，并没有人来打扰阿莺。阮玉当时曾经出去查问，回来时因阿莺尚在练功，故此没有提及。这时两人在等吃饭，话匣子打开了，阮玉便道：“刚才咱们这层楼中发生了事故，幸而不曾惊扰你修炼。”

阿莺问道：“什么事呀？”

阮玉道：“侯总管死在床上，把最先发现的人骇了一大跳，发出讯号，使得全庄都急急忙忙地戒备。”

阿莺道：“原来如此，但我这儿为何没有警讯传到？”

阮玉道：“咱们无瑕庄的警讯有两种，一是全庄本楼所有的房间都发出嘀答声的警报。一种是单单管事之人的房间发出警报，由各总管通知手下戒备。刚才是第二种警讯，所以没有惊动你。”

阿莺道：“侯总管怎么啦？可是遭了敌人毒手？”

阮玉道：“初时本是如此判断，所以才由四楼的梁总管发出警报。但后来惊动了咱们的大姊燕媚、才瞧出侯总管乃是练功不慎，岔了真气。”

阿莺乍着胆子问道：“难道这事教主不知道么？”

阮玉道：“教主可能离开了无瑕庄，但也许还在庄中。她的行踪从来不

向别人说明，我真担心快要来的副教主也是这么神秘，那时咱们可就要整日提心吊胆，生怕错了规矩，被上面抓到。”

阿莺讶道：“副教主在哪儿？”

阮玉道：“目下两大护法仙子在秘室修养，咱们十二金钗人数又不足，所以教主打算把她的师妹痴情仙子召来，加上刚刚从秘室调出来的大姊燕媚，二姊徐丹升任护法，嘿，咱们的管头可多啦！”

阿莺装出十分神往之态，道：“她们的武功一定都十分高明的，但愿我有一日能稍稍比得上她们。”

阮玉道：“你大概很有希望，教主对你期望很高。至于副教主她们的武功，当然十分高强。副教主的情况我不大晓得，大姊、二姊她们的情形却知道得比较多些。她们在秘室中已苦修了五个年头，好像尚未完全成功，但庄中人才缺乏，才调了出来。你定必想不到那秘室竟是一处很苦的地方，每日像聋子和哑子一般，别说男人，连同门也见不到。这等日子若要我去尝试，只怕一个月就苦死了。”

阿莺道：“若然能使功夫精进，苦一苦也无所谓。”

阮玉道：“等到你将来正式成为十二金钗之后，尝过人世上种种欢乐，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这番话只听得谷沧海暗暗惊心，想道：“从那燕媚瞧得出侯总管乃是练功岔气这一点眼力上来推测，她的造诣已经是十分惊人了。那副教主痴情仙子，自然比她们只高不会低，这一来，假如我的行踪败露，被花蕊夫人率领那痴情仙子以及燕媚、徐丹等人截住，联手围攻，我定难安然脱身无疑……”

因此，他便更加感到争取时间的重要了。

但天下之事，自然也不是着急就可以解决的，越是紧张危急的情形之下，就越须从容不迫，冷静应付才行。

脚步声传来，接着饭香扑鼻，连橱内的谷沧海都嗅到了。他当然感到肚子饥饿，但以他这内功精纯深厚之士，三五日不吃东西，毫无妨碍，只不过饿肚子的滋味，确实不大好受就是了。饭后，阮玉便道：“你已经不能练功，等晚上我们才开始。现在咱们到别处走一走。”

阿莺当然不敢违拗，只好欢欢喜喜应好，然后诈作喝茶时岔入气管，连咳四声。

她先后咳了二次，都是四声，接着就跟阮玉出去了。室中寂然无声，谷沧海心中大为欣喜，沉住气等候着适当的时机。

阿莺的四下咳声，表示白色的方砖可以落脚，这自然是阿环打听出来，在送饭之时暗暗传递这个情报。

又幸得谷沧海心细如发，生恐阮玉一直陪着她，无法暗暗告知自己，所以规定好暗号。

现在果然用上了，若无暗号，只怕多费不少手脚，而还不一定成功。谷沧海用听觉侦查外面的情形，在他想来，这座高楼矗立荒郊之中，日间因地

形高低以及地点偏僻，反而不容易发现。但一到晚上，如若灯火辉煌，老远就可以望见，极易暴露而引起人家注意。因此，这座高楼灯光，一定管制得很严格。

这一点对他大为便利，否则灯烛辉煌之下，势难隐藏行踪。现下如若光线黯淡，他还可以用身法和速度，使旁人瞧不见自己。他忖想了一阵，决定现在便须行动，虽然晚饭后不久，大家都未安寝，可是这刻如不出去，等到阮玉进来，便又不知何时方能脱身了。主意一决，便推开镜橱，放眼一瞥，但见室中依然无人，碗筷犹在，几上肴核狼籍。

这个房间没有窗户，因此灯光只能向门口射出。

门边有一道枣红色的帘帷，这刻还没放下。

谷沧海昨夜来时，曾见到有几个房间透出灯光，当时没有什么特别印象，现在回想起来，敢情是别的房间都下了帘子，隔住灯光。而这一间房因有特别的原因，所以才没有放下门帘。

他跃出门外，首先见到长廊上果然没有灯光，不过帘子下面却仍然瞧得出房内点着灯火。

这座高楼占地甚广，若是前后各有一排房间的话，则这一层少说亦有三数十个房间。

他放步疾奔，沿着长廊向中心奔去，果然见到一道宽大的楼梯，他先侧耳倾听一下，然后迅快奔落楼下。

楼下却是一座大厅，急切间瞧不出这地下的一层是何等格局。他正是为了要了解这幢大楼的结构才不上四楼，反而冒险下去。大厅除了前门之外，尚有两道侧门和后门，他从后门奔出，却是一个天井，虽然天色昏黯，仍可瞧出天井中晒晾着许多衣服。谷沧海缩在角落中，定睛向那些衣服望去，迅即发觉有一条竹竿晒晾着男人的内裤。

他仔仔细细地查看过所有晒晾的衣服，这才决意先上四楼，再研究上面的布置格局。

谷沧海虽然知道大厅中不时有人出入，但他瞧出这些曲线玲珑，衣服极少的女孩子们，都不是武功高强之流，所以不大忌惮。他在后门外看了一阵，便奔入大厅，以最快的身法，一直向上奔，眨眼间已上了顶层，那里便是赤身教最重要的地方。

楼梯尽处也是一座大厅，都铺着厚厚的地毯，踏足其上，感到相当舒服。

谷沧海自然没有心思顾到舒服不舒服的问题，他已瞧清楚这座大厅甚是宽敞，却无人迹。

但见好些屏风象征式地把这所大厅格分割成为许多块，一共摆了五套红木的桌椅，也就是等如有五个小型客厅，但还是空阔宽敞得很。他瞧看地上都铺满了地毯，根本瞧不出砖块颜色，正设法揭开瞧瞧，忽然灵机一动，测度一下方向，便向西面的那个小型客厅走去，果然毫无异状。

原来他根据今日白色方砖可以通行这一点，推想出只有西方庚金乃属白

色，自然就是安全之地。

他果真猜得不错，这座巨大的厅中，都可以行走，只有五处摆有桌椅的小客厅才有问题，假如不知底蕴之人，到了厅中，自然想找一块屏风后面暂时藏匿，这一来，就触动埋伏，传出警讯了。谷沧海迅即想通了这个道理，放眼一瞥，但见这座大厅一共有两道大门，一南一北，恰是相当而开。

门外都是长廊走道，可见得这四楼的一层，是不分前后，从两边瞧都是正面。

他趁这机会急急奔到南边的大门口，探头外望，只见两端皆是长廊，每一边都有房门，房间自然便是向着走廊。

他又转到北大门，向外查看，形势一如这一边。

由此可见得要是两个房间以背相向，也就是说这层楼的房间是两排并列，都是背靠着背。

他说快点算一下，长廊左端有六道房门，后面的那一排也是一样，则这一端便共有十二个房间了。

右边长廊亦是六道房门，前后两排相加，亦是十二个房间，全层楼便是二十四个房间和这一座大厅。

根据他在二楼时所看见到这前后两排房间当中，也就是两个房间背靠之间，定有一条夹道。

有权从这条夹道通行之人，便可以进入任何房间而不让外人瞧见。他向大厅中东西两面墙上查看，果然发觉靠墙都有高大的红木橱柜挡立，这一定是暗门入口无疑了。

第十三章 驻颜天卉施红粉

突然间北面大门传来人语和步声，谷沧海无暇多想，决定扑向西面的高柜，假如推测无误，必有暗门可入，足以躲过来人的耳目。如若猜错的话，后果可能就不堪设想。

事实上他当时可没有时间想得那么多，一晃身已落在那个高柜之前。他已拣定那一排高柜的当中之处，那儿恰是两扇柜门。他伸手捏住柜门门柄，往外一拉，纹风不动，心中不觉一跳，想道：“莫非是锁住了？”

但他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假如这儿真是暗门的话，便不该上锁，否则出入多么不便？

是以除非他推测根本错误，也就是说这儿并非夹道的暗门，才会上锁。

这时他不禁着急了，因为来人已堪堪到达大门，这厅内灯光虽不大明亮，然而这一层所居住的全是地位甚高，武功亦强之人，当然不致于大意得瞧不见他。

他着急是一回事，但双手仍然继续试探开启暗门的可能性，头脑依然保持极度的冷静。

他试向左右横推，那两扇门竟应手滑动，缩入两边。

这时他才松了一口气，闪身而入，顺手关上柜门。

从门缝中向外瞧看，但见进来的是一男一女，男的全身赤裸，只穿条内裤，露出强健魁伟的身体，面貌却长得还算俊秀。那个女的身上的衣物不比那男子多，丰满健美的胴体，摇曳生姿。她让那男子围绕着纤腰，上身靠在他胸口，黏黏搭搭地走入厅内。他们一同向西面这一排高柜走来，谷沧海眉头一皱，回头望去，但见里面一团黑漆。暗念本来退回去总可以躲避一时，但问题不出在这两个人身上，而是脚下的砖块。原来他入门之际，看准了地上的白砖才踏上去的，旁边便是其他颜色方砖。最可恶的是所有颜色的方砖，都不是排成直线，而是参差错乱。因此，假如不是熟知砖头摆法之人，万万不能在漆黑之中顺利通行。

即使是谷沧海如此功力绝世之士，也不能不借重灯火照明。如若实在没有灯火可用，则必须让他慢慢地查看清楚，方能迈步。所以假如没有敌人追迫，黑暗可难不倒他，但目下既然必须迅速行动，他可就无法可施了。

他感到有点啼笑皆非，无可奈何地凝望着这一对美貌男女，暗自提聚起功力，只等他们一开暗门，便施毒手。

虽然打草惊蛇，也是没有法子之事。

那对男女走到离这道暗门只有六七尺处，便停下脚步，女的打开了柜门，男的伸手取出一宗物事，却是一柄明晃晃的长刀。谷沧海忖道：“我不出手则已，一旦出手，你这区区一把长刀，就抵御得住吗？”

只听那女的娇滴滴地道：“李郎，你上一次练的是剑，为什么这回又取长刀呢？”

李郎道：“我喜欢换换口味，老是练剑，岂不乏味？”

那女的微哼一声道：“可见得你这个人用情不专，见异思迁，我对你再好也没用处。”

李郎忙道：“哟，四姊怎的说出这种话，你也晓得我练武艺不过是强身和解闷而已，哪里是真的要练？这刀剑又怎可与四姊你相比啊！”

他说得情真意切，语调甜蜜。

那四姊顿时回嗔作喜，道：“好吧，我也是跟你说着玩的，你别放在心上。”

两人当下练起刀法，谷沧海寻思道：“这个李郎，其情虽假，其态甚真。我想能够留在此地的人，也都不是简单之辈，否则就被这些淫荡女子弄死了，焉能安然活着？”

谷沧海也不去瞧他们练的刀法，继续想道：“这条夹道如此艰险难走，同时我又决计不能将二十四个房间都查看一遍，以找寻许姑姑的下落，这便如何是好？”

须知若是逐间查看，不但耽延时间极久，兼且定必被人发觉，这可不是碰运气的事，试想敌人亦有功力绝高之士，若有动静，焉能全不察觉。

旁人到此，定必全无办法可想，许灵珠当然可以居住在任何一个房间之内，这本是全无线索可以推测之事。

但谷沧海却自有他的一套办法。

他首先想道：“我在楼下查看洗晒的衣服时，有一根竹竿都是男人的内裤。共有九条之多。照理说，很少人一天之中换两条内裤，换外衣则不在此限。所以这九条内裤，已可证明这层楼上有九个男人。”

想到此处，自己也不禁微微一笑，才又想道：“那么现在可以推测一下，这九个男人应当占据哪些房间？假如每人一间房，他们共占九个房间，自然是被分配在最容易看管之处。”

外面练刀的声音，一点也不曾打扰他，他径想下去道：“对了，一共二十四个房间，除了九个男人占用，还有十五个空房，便是花蕊夫人、两大护法 and 十二金钗的居室，正好是十五人。”

这样两下对证，倒也可以确信不疑。

他又想道：“毫无疑问的，每一端头尾都不会分配给男人，此是就兵法中攻守之势而言，必须控制。因此，两端合起来就一共有八间房必是赤身教妖女占居，这已经够了，许姑姑一定在这八个房间之内。”

突然间刀剑相碰之声使他思路略为停顿，目光再从门缝望出去。但见那一对只掩蔽得很少的美貌男女，斗得十分激烈，虽是修习武功，并非仇敌相逢，可是那李郎手中之刀，狠疾如毒蛇，毫不留情地向四姊攻去。

谷沧海甚感诧异，一方面是觉得这李郎不该出手如此之毒。另一方面是这李郎的刀法有一点点蹊跷。

他身在黑漆的秘道之内，脚下踏着的一方白砖。

这秘道内的白砖可不似大厅前后的走廊，五种颜色的砖块都排成直线。

这儿是东一块，西一块的，是以他一脚踏错，定必惊动了敌人，前功尽废，动辄还有被敌人擒杀之险。

因此他不能随便移动，例如外面的四姊和李郎不是正在激斗的话，他大可以把暗门推开一点，让大厅的灯光透射入来，查看明白那白砖的位置。

又或是他取出火折，打着了查看。现下这两法都不行，迫得他只得继续观看他们的练武。

李郎忽然攻出一刀，既刁又毒，而且功力十足，比起他早先表现的功力，高出不少。一刀呛地击破了敌方剑圈，直刺入去。沉着如谷沧海，也不由得心头大震，眼看这一刀快如闪电般透心刺入。

四姊连声音都未发出，便已向后跌倒。

她手中之剑掉在地上，却没有一点声音，因为地毯很厚，所以连她跌倒在地上之时，也没有声息。

李郎口中低低咒骂一声，俯察那业已闭眼的女子，但见她动也不动，那口长刀刺入她心口，恰好刺过心脏，而又不曾从背后透出。同时由于李郎一刀得手，立时放开手指，让长刀插着她的身体，是以这刻尚无鲜血喷出。

谷沧海感到目瞪口呆地瞧看着这一幕，一面推究此人胆敢刺杀十二金钗中第四金钗之故。一面寻思他如若打算暂时藏起尸体，有何方法？

转眼间第二个疑问已有了答案，但见李郎俯身抱起四姊之娇躯，走到柜前，打开下层的柜门，里面分为很长的两格，都搁着长兵器。他把好些棍棒等，从下一格挪到上一格，随即把四姊塞入下格，恰好容得她的身躯。不过这么一来，就不能让长刀插在胸口，是以鲜血喷涌，连谷沧海也仿佛嗅闻到一股血腥味。

幸好这些家俱都十分精致扎实，所以柜门一闭，暂时不会让鲜血流出来。

李郎全然不浪费时间，迅即离开大厅，向左方走廊转折。谷沧海记得他们来时是从右方走廊那边传出来的声音，因此，假使他居室应当在右方的话，则他此举一定是去寻找什么人的。他感到自己已无法管这件闲事，他甚至恨起这个家伙，因为他此举将惊动了整个赤身教，今晚纵能救走许灵珠姑姑，可是却已绝难立即卷土重来，再把阿莺救走。

虽然他今夜把许灵珠救走的话，也会使赤身教十分震惊，但敌人或者以为许灵珠是用自己的力量逃走的，所以在防御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但这杀人的李郎此举，无论如何，一定有帮手在外面接应。是以赤身教定必加强防御，不似以前从无人侵入过这般松懈。他心中想着这些问题，手脚可不闲着，迅快拉开一点暗门，让厅内灯光透入。凝神一瞧，暗道内的白砖，果然不是顺序排列过去。谷沧海他自己仗着过人的聪明，牢牢认住地上白砖的方位，直到第一间房门为止。

这便是说，他只打算查看第一间房，由于这条暗道夹在两排房间的后背，所以他此举等如可以查见两个房间。

他停身在右边第一间房门，因为这一边正是李郎所能到达的房间，故而首先查听。

房内传出说话之声，虽甚低微，但谷沧海却听得一清二楚。这两个对话之人，其中之一的口音，正是他刚才听到过的李郎。另一个是女子娇柔的声音，因为太低了，很难辨认。

他静心一听，那李郎说道：“别装佯啦，你难道不需要男人么？”

那女子低声道：“出去吧，别胡说了。”

李郎道：“哈哈，倒像是真的不要我慰藉呢！”

女子道：“我劝你快走，若然有人晓得你走入我的房间，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李郎道：“原来你是害怕这个，但你不要害怕，今晚我是四姊的人，但她突然奉召离开，最快也得两日方能回返，你放心享乐，一点也不须忧虑别的事。”

他隐瞒住杀死了四姊之事，分明是怕她惊骇之下，全无心情放在男女欢好这件事上。

女子没有做声，李郎又道：“你抬头瞧瞧我，以我的相貌，我的体格，难道还不中你之意？”

谷沧海暗自颌首，想道：“以他的相貌和体格，果然是个少见的美男子，我且听她怎生回答。”

房内没有声音，大概是那女子正在打量李郎。

过了一阵，李郎才道：“噫，你怎么啦？难道在这赤身教之中，你竟还畏羞不成？”

谷沧海大感惊奇，以他所知，这赤身教中除了不能破身的金钗之外，所有的女人都十分淫荡。

因此他急忙举手轻推暗门，以便窥看房内情景。

另一方面他突然发觉情况不妙，莫非这房内的女子，正是他师父的心上人许灵珠姑姑？

那道暗门虽然推开了一丝缝隙，却全无声息，灯光透射出来，可以窥见房内春光，但他却没有凑上去窥看。

原来他那灵敏无比的脑筋，已考虑到一件事，那就是许灵珠假使像别的女子一般，亦是赤身裸体的话，他怎生是好？

由于她是长辈，是他师父最关心热爱的人，谷沧海无论如何也不能窥见她的身体。

这真是一个比赤身教还要难以应付的难关。他皱起眉头，一方面寻思计较，一方面又担心那个李郎动粗用强，凌辱到许灵珠。只听李郎又道：“抬起头来呀，我可真不愿使你不高兴，但假如你全然不把我放在心上，我宁可事后跪死了赔罪，也不能不动手了。”

那女子微有惧意地道：“你别这样，我求求你，别这样……”她语声急

促，一听而知，已经受到侵迫。

由于声响提高了不少，谷沧海一听而知，这个女子当真就是他师父的心上人，武林中公认为第一美人的许灵珠。

李郎长叹一声，道：“我的仙女啊，我实在不愿使你感到有丝毫的不快。可是你却把我当作毒蛇猛兽，害怕得不得了。唉，假如你知道我冒了多大风险才得到这个见你的机会，你就不会拒我于千里之外了。”

这话倒也是实情，倘若许灵珠晓得这个男子，为了一亲香泽，竟不惜下毒手杀死了十二金钗中的四姊。

此事一旦发觉，李郎决不是一死就可以了事的。除非他早一步自杀，否则赤身教定将以天下最惨酷的毒刑，施于他身上。许灵珠没有声音，大概是哀求乞饶地望着李郎。

她那绝世的姿容，在谷沧海脑中仍然十分清晰，因此，连谷沧海也突然心软不已，假使他就是那李郎的话，他一定不忍再迫她。李郎又道：“我曾在此地住了三年之久，各处通路都了如指掌。假如你肯赐我亲近的机会，事后我纵是粉身碎骨，亦要带你一同离开。”

室内沉寂了一阵，谷沧海猜想这一定是许灵珠露出寻思的表情，所以李郎耐心等候答复。

现在他仍然被以前同样的问题所困扰，那便是许灵珠到底有没有穿衣服。假如不是赤裸着身体，他这刻就可以闯入去，好好地收拾李郎一顿，然后迅即救走许灵珠，免得夜长梦多。

忽听许灵珠道：“谢谢你啦，但我宁可留在此地。因为我已心有所属，不能再跟你。”

底下的话不说自明，而这话亦不啻说，她并非因为对方面貌体格不合标准而拒绝他，相反的，正因他亦是罕见的美男子，才会告诉他拒绝的原因，否则大可斥他出去。

李郎道：“我未到此地以前，早就听说过你的艳名，果然真是天地间第一美人，堪称绝代尤物，你说你心中有所属，那人可是少林寺的独角龙王应真？”

许灵珠提高声音，坚定地道：“不错，就是应大哥。”

声音中隐隐泛出骄傲。

李郎哼了一声又道：“他也是一代高手，且不说他。假如他已经不在人世之上，而你又必须有男人的话，我能不能当选呢？”

谷沧海虽是年少老成，机智无论之士，但到底童心犹在，觉得这个问题妙不可言，心想许姑姑应该怎么回答呢？是说决不再找一个男人？抑是坦白答出第二个心上人？

许灵珠已道：“我可以这样答应你。”

谷沧海听了，大为懊丧。

谁知李郎尚有妙论，他道：“这样回答法不行，若然是别的女子，我根

本不必问她，也有把握使她爱上我。但你却不同，我一定要听到你的真心话。”

他再三坚持这个说法，许灵珠被迫不过，道：“既然你一定要我讲老实话，我只好告诉你了。”

谷沧海感到自己的耳朵像猫一样地竖起来倾听，料想那李郎也不会例外。

许灵珠缓缓道：“这第二个在我心中很有份量的男人，姓谷名沧海，你可听过他的名字？”

李郎忽然道：“没听过，他是谁？三年前出道了没有？”

许灵珠道：“我几年前见过他，其时他才十多岁，难怪你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不过他其时已经有一种凛凛神威，有一种大丈夫的气概。现在他定当长大了不少，假如你见到他，一定自愧不如。”

李郎在她的绝世容光之前，可以忍受她任何折磨或打骂。但她称赞别个男人，却使他无法忍受了，忽然道：“算啦，你的眼光不见得高明。我闻说应真相貌丑陋，额上有一个肉瘤，所以称为独角龙王，又是出家之人，而你居然跟他私通，还害死了你父亲性命。哼，哼，这就是你的眼光了。”

许灵珠道：“先父遭遇不幸，实是另外有奸人陷害。假如你见到应大哥的英风雄姿，你纵然心有成见，也一定会在不知不觉之中折服的。”

她明知决不能说服对方，所以对此事并不打算多说。深深叹息一声，又道：“他若知道我被赤身教所掳，一定会设法救我。”

李郎冷笑一声，道：“你在赤身教很不错呀，假如练得成化阳指，你成为十二金钗，就可以随便玩弄天下任何男人了。而且据我所知，等到你练成了化阳指的功夫之后，即便想保持冰清玉洁之身，也办不到了。”

许灵珠讶道：“这却是何缘故？莫非是赤身教有这么一条规定么？”

李郎道：“等你练成功了自然明白。噫，那人是谁呀？”

许灵珠骇然道：“在哪儿？”

谷沧海嘴边泛起一丝冷笑，这刻他仍然在暗道之中，并没有偷窥过一眼，这是由于那个难题未能解决，所以他不敢轻举妄动。然而他不必瞧看，也想像得到许灵珠正向对方目光所注之处望去。而李郎则趁这机会，突然出手制住她的穴道。

这种声东击西，移转别人注意力而加以偷袭的诡计，若然碰上谷沧海，登时可以拆穿。

果然许灵珠哎了一声，就没有声息。谷沧海心中一急，突然间灵机触动，电光石火般掠过一个念头道：“我若在事急之际闯入去，还不是要瞧见她的身体？反正我总不能坐视不理。况且，她是我师父的心上人，那就等如我的师母，亦即等如我的母亲一般，何用多顾忌？”

此念迅即扫除干净他心中的疑虑不安，伸手推开房门，睁眼望去。但见房内陈设得华丽之极，名贵的家俱，厚厚的地毯，妆台有几件首饰，闪耀出眩人眼目的珠光宝气。

那个俊美健壮的李郎，依然像外面的打扮，只穿着一条短裤，露出浑身精壮强健的肌肉。

许灵珠坐在椅上，虽然没有裸露身体，不过也不是穿着得很整齐，而是亵衣贴体，一双玉臂和大半玉腿都没有遮掩，肌肤如雪，散发出一种极为魅惑的力量。

她这等装束，在赤身教这座高楼中，已经是穿着得最多的人了。她没有被人制住穴道的迹象，反之，那个李郎目瞪口呆，动也不动，敢情反被她点住了穴道。谷沧海顿时明白，这位绝世佳人的武功，也殊为不俗，不过若是明刀真枪的厮杀，她可能全然施展不出。

但当李郎骗她之时，双目望向别处，她忽然出手，完全出乎对方意料之外，因此，李郎简直没有逃避的机会，一下子就被她点住了穴道。许灵珠乃是仰头望住李郎，所以不曾发觉暗门打开。

她喃喃道：“这如何是好呢？”

她随即似是记起了什么事，弹跳起身，一掌拍开了李郎的穴道，急急道：“快走，马上就有人来啦！”

李郎活动了一下，道：“谁要来呀？”

许灵珠道：“大概是护法仙子，你快走，给她们发觉了，你连寻死也办不到。”

李郎道：“她们一定在这时候来看你么？”

许灵珠道：“是呀，别耽误时间啦！”

李郎微笑道：“我不怕她们，而且我可以诬赖是你叫我进来的，反正你不答应与我亲热，我死也不走。”

他面上流露出一股可厌的神情，就像无赖汉讹诈人家之时，那种可憎可厌的表情一样。

他竟没有发觉暗门此时还有一线空隙，而空隙后面有一对忿怒的眼睛，正瞪视着他。

这人当然就是谷沧海，他从许灵珠提及护法仙子之时，目光只投向前门，便晓得照例是从前门进来，因此，他不必躲避。同时他更怀疑的是这只是许灵珠想赶走对方的诡计。

这个想法从李郎强硬的态度可以证实了几成。但为了稳妥起见，他还是观望一下，比较妥当些。

许灵珠皱眉道：“你真的不走么？”

李郎笑道：“大丈夫说不走就不走，你高声叫嚷吧，我担保她们不会相信你，至于你说护法仙子们会来此的话，简直可笑之极，她们刚刚召了两人去干那快活事儿，怎会有暇来此？来吧，咱们也快快活活，我担保你乐得要想做神仙。”

谷沧海一下推开暗门，大步入房。

两道卧蚕眉上射出慑人的威仪杀气。

李郎瞧得呆了，连话都说不出来。

许灵珠大喜叫道：“啊，谷沧海，你毕竟来啦！”

谷沧海向许灵珠躬身施了一礼，道：“小侄总算赶上了，师父极为悬念姑姑的近况，特差小侄到此探望，并且负起保护之责。”

他目光一离开了李郎，对方便顿时消失了那种失魂落魄的感觉。他转眼一望，瞥见墙上挂着一口长剑，离他甚近，即扑过去摘了下来，锵一声拔出鞘。回眸一瞥，但见谷沧海仍然不瞧他，许灵珠乃是面向着他，所以瞧得真切。

但见她面上毫无惊慌焦急之容，似是深信这个仪容威猛的少年一定能保护她一般。

李郎冷笑一声，道：“谷沧海，闻说你力敌本教高手，武功高绝一时。但你纵然有三头六臂，今日闯入了这龙潭虎穴，也休想活着出去。”

谷沧海冷晒一声，头也不回，道：“是么？谁能把我留下？”

李郎道：“我只要发一声喊，顿时惊动本教所有高手，你到时再吹牛不迟。”

谷沧海淡然道：“这就奇了，我又没有堵住你的嘴巴，你为何不叫？我倒要瞧瞧赤身教有些什么出类拔萃的人物？”

李郎做梦也想不到此人如此的顽强胆大，居然一点也不怕惊动别人，登时愣住。

谷沧海见他不响，便又道：“我却晓得你为何不敢出声惊动别人之故，你是怕柜中的尸体被人搜出，反而送了性命，对也不对？”

李郎一听敢情对方对他的行动了如指掌，便又傻了。

过了一阵，这才恢复神智，道：“柜中的尸体怕是被你杀死的吧？”

谷沧海道：“你这人太愚蠢了，我既敢说出此事，难道就没有想到你会反咬一口么？嘿嘿，我自然有法子证明那个尸体是谁的杰作。”

李郎真不知相信好抑或不相信的好，呆了一下，蓦地扑上，挺剑刺去。谷沧海头也未回，反手一掌拍去。

李郎便被一股强劲无伦的力道震退七八步，险险闭住了呼吸，这一惊非同小可，心想这个敌人打是打不过，斗心机智谋也似乎不是他的对手，看来唯有屈服之一途。

当下丢了手中长剑，垂头道：“谷大侠手下留情，在下实是不该妄想与你作对，还望大侠救我一命。”

谷沧海问道：“你当初定有妥善计划保存性命，方敢向那女子下手，且说来听听。”

李郎道：“在下已经疯了，才不顾一切地杀死四姊。事前只想到得手以后，便乘夜逃出此地。”

谷沧海摇摇头，道：“此处的逸乐正合你的口味，你竟舍得放弃么？”

李郎低头道：“谷大侠不见怪的话，在下就实说了。事实上，在下前几

日偷窥见许姑娘，竟然天夺其魄，做出这种疯狂之事，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舍得舍不得的问题，”

谷沧海颌首道：“这话倒是有点道理，让我想想看，或者可以救你一命，而又能让你继续享受下去。”

李郎道：“在下不敢如此贪心，能够留得一命，已经心满意足了。”

他全然不能相信这是可能之事，是以索性表示他欲望不大。谷沧海问过他的名字，得知叫做李一衡，接着又问了一些琐碎的问题，内容包括此地的天气、伙食等等。

最后说道：“你答应我一件事，我就担保你得以安然继续过着这种生活。”

李一衡连忙请问，谷沧海道：“我要你发个誓，以后做我的耳目，凡是我的命令，你都须得服从。”

李一衡心想且过了这个危难再说，以后是以后的事。当即一口答应了，并且向天赌咒。

谷沧海道：“我若然有事要你做，自然有人传达命令与你。但你牢牢记着，假如你敢背叛我的话，我将视情节之轻重，或者命一些此地之人杀了你，又或是把你擒下，送到南岳，让你的师长们自行处置。”

他末后的两句，把李一衡吓得面色泛白。

原来李一衡真是出身南岳衡山，这一派的高手不少，门规之严厉，为天下各派之冠，他被赤身教之人所诱，叛出师门，其事极秘，南岳派的人全不知悉，故莫说把他擒送南岳，即使是谷沧海仅仅向南岳派透露出此事，南岳派之人定必千方百计来杀死他这个叛徒，清理门户。南岳派虽然远比不上赤身教的威名，可是这一派亦有几宗独门绝技，兼且源流深远，出过不少名家高手。

这些人联合起来全力对付他的话，其势力甚难估计。他们甚至会用种种手段，从赤身教把他买回去，那时他便死无葬身之地了。李一衡知本门之人个个性情固执无比，凡事一经决定，绝不放手，即使他们奈何不了赤身教，到底是使人提心吊胆之事。尤其是对叛徒的恶毒刑罚，更足以使他心寒胆落，所以登时就吓得面色都白了。

谷沧海又道：“现在你听我说，咱们一同到你的房间，我点住你的穴道，三日三夜之内，无人相救的话，绝不能恢复。你但须供称忽然失去知觉，就没有事了。”

李一衡心中大是不安，屡欲追问，但谷沧海什么话都不告诉他，只嘱他放心依照命令行事，绝无差错。

他向许灵珠说了几句话，就和李一衡出去，从长廊迅快奔过，到了他的房中。他伸指疾点，李一衡方要开口，猝然跌在床上，人事不知。他把房间收拾了一下，做成曾经有过格斗的样子。然后离开此房，出得长廊，他极为机警地查看过没有什么朕兆，这才把房门关上，放步疾奔。

许灵珠正闭着眼睛祈求神佛保佑，被声响惊动，睁眼瞧见谷沧海，不胜

之喜，差点没有扑入他的怀中。

谷沧海计算一下时间，道：“我们就要动身了，在动身之前，先得把许姑姑你绑紧在我背上。”

许灵珠道：“别小觑了我，你想把我摔离你后背也还真不容易呢，哪须捆绑？”

谷沧海道：“小侄要姑姑你助我一臂之力。我记得你的家传乌芒珠，乃是暗器中极难学的一种，因此，我想借重你的暗器手法，对付一些可能弄出声响的人畜。”

许灵珠大感高兴，道：“好极了，刚才你何以不详细一点指示李一衡作供呢？”

谷沧海道：“照我查询所知，他和四姊在房内掩上房门的话，至快也要到后日上午才有人推门查询，所以我什么话都不要说。我希望你逃走之事也是直到明天晚上以至后日早晨方始被人发觉，则其间有许多别的故事，李一衡懵然不知，一定会多方询问。赤身教之人暗加视察之下，见他事事不知，当然会释去疑心。”

许灵珠方知道他不回答李一衡，敢情又有妙用。

她的橱柜内东西不少，可是却没有值得带走的，只从箱底翻出一些衣服，穿着整齐。

这些衣服都曾被严禁穿着，故此她在房中之时，穿得甚少。时间已到，谷沧海用准备好的布带，把她兜缚在背后。他虽然也认为许灵珠是天下最美的女子，而他本身也是个血气方刚的男子，像这等身体贴触，本来很难不惹起遐思。

然而谷沧海这个人十分特别，他认定许灵珠是师母，即是自己母亲一般。故此，在他磊落坦然的胸怀中，全无男女避嫌的念头。他们从暗道出厅，在楼梯口，谷沧海运足精神，侧耳倾听。过了片刻，他突然蹿下去，快如闪电，把背上的许灵珠骇了一大跳。霎时间，他已连续奔下四层楼，到了楼下。

他们一离开大楼，便闪到黑影中察看四下动静。

他忽而静匿不动，忽而快若飘风闪电般奔出数丈。

直到这时，许灵珠方始明白他为何定要把自己缚牢，只因以他如此骤急的动作，当真很容易把她摔跌。

而他争取的时间，又往往只是一眨眼间，实在无法事先向她招呼，否则就容易失去机会了。

霎时已奔到河边，河边的那道树墙，形成了一重难以逾越的天险。谷沧海来时，乃是从对岸使用天遁神抓飞越河面，直达桥侧的木兰树上。他可不敢跨越那道红栏干的石桥，以免惊动了敌人。这刻仍然循着旧路，跃上那棵木兰树，转眼四望。

彼岸竟没有树木或是足以承受飞抓力道之物，谷沧海不禁皱起眉头，迅即跃落地上，沿着这一片长满了尖刺的树墙走去。大约走了二十余丈，其间

有些房舍或假山树木，他异常小心地行经，以免泄露了踪迹。

在他背上的许灵珠，也感觉出紧张的气氛，是以既不敢乱动，亦不敢言语。她小心避免任何动作使谷沧海分心，以致耳目失灵，遭遇到敌人。

又走了三数丈，忽见这道隔住河流的树墙有一个缺口，迫近一瞧，这个缺口竟是一道门户，有一道铁栅隔住出入之路。

谷沧海皱起眉头，暗暗打量这道铁栅门，目下他与此门相距尚有丈许，又是在侧面，是以目光无法投入，瞧不见栅后有些什么景象。但若是移到门前，那处地方极为暴露，附近屋子的人都可以瞧见。他所以注意这道门户之故，便是考虑到这儿可能是本庄渡过这道河流的另一条出路，所以特地开了一道门户，以便出去。许灵珠突然在他耳边轻轻道：“这儿有许多奇怪的香气，我也分辨不出是什么花的香气。”

谷沧海灵机一触，答道：“我明白了，这道门户之内便是无瑕庄的天卉圃啦！”

许灵珠道：“什么天卉圃？你听谁说的呢？”

谷沧海道：“在这天卉圃之内，种植了无数奇花异卉，其中有一种宇内罕见的奇花，名叫驻颜花，一共有十二盆之多。若是采到真的一朵，练成灵药，即可永驻红颜。”

许灵珠道：“你知道得倒是不少。”

谷沧海道：“姑姑可还记得小侄第一次拜见你之时，曾经允诺过你一件事么？”

许灵珠道：“你说过要找一种灵药给我，让我永不衰老，是不是这件事？”

谷沧海道：“正是这件事，你是天下第一美人，自应永驻红颜才行。”

许灵珠道：“其实也没有什么，我时时暗想，假如我不是长得有几分姿色，我的一生就不会生出如许波折风浪了，你师父也不至于受我之累，饱受折磨。”

谷沧海道：“或者你说得对，不过你既然已是天下第一美人，那也是没有法子改变之事。小侄曾经究心典籍，查阅有关驻颜灵药的学问，后来在藏经阁一本秘典上，查出了好几种绝世灵药，驻颜花便是其中之一。”

许灵珠道：“你的厚意我十分感激，而你也真了不起，居然一嗅花香，即知是驻颜花了。”

谷沧海道：“小侄还没有这个本事，我是听那十二金钗无意中泄露的，是以才晓得本庄之内有一个天卉圃，也才知道这驻颜花共有十二盆之多。”

他说到此处，忍不住仰天轻笑几声，许灵珠道：“你笑什么？”

谷沧海道：“我笑那花蕊夫人虽是找到了这罕世难遇的奇宝，也晓得如何培植，使之长年开花。但还欠一点功夫，那就是无法分辨出千数百朵艳花之中，哪一朵才是真花。”

许灵珠感到这个少年大有深不可测之能，当下问道：“这话怎说？我一点都不明白。”

谷沧海道：“这十二盆驻颜花有一点奇怪之处，便是每一盆花朵均在百朵以上，灿烂艳绝，不可迫视。而在十二盆当中，只有一盆能产生一朵真正的驻颜花，其余的俱是假花，毫无灵效，这是因为栽植此花之时，一粒种籽会抽发十二株根芽，再分植为十二盆，却只有其中一盆能产真花。如若真花出现后，一甲子之内不曾采撷，这朵真花便结实为果实，果实内只有一颗种子，而其时驻颜之效尽失，而且其后这十二盆花亦再不产真花了。”

许灵珠笑道：“这还不容易么？等到十二盆花开足之时，一齐采下练药，不就行了？”

谷沧海道：“能够这样，当然简单不过，可是事实上每盆花不得采摘两朵或两朵以上，过此数便即枯死。这还不说，假如练药之时，炉中有两朵同一盆的花朵，其效即失。”

许灵珠道：“这也能够解决，假如每炉药上能放入十二朵俱不同盆的花，则只须准备百余炉鼎，通通同时烹练，岂不是就解决了？”

谷沧海反问道：“谁能找到百余个内外兼修、功力极深之人一同练药？而且假如练药成功，被此人先行服食，顿时打通了玄关秘锁，花蕊夫人其时也奈何此人不得，你说她敢不敢把这等重要之事付托他人呢？”

许灵珠道：“原来如此，怪不得她老是不成功了。”

谷沧海道：“这十二盆驻颜花开落不定，那朵真花当众花凋谢之时，亦会凋谢，其实只是隐藏在枝内，外相消失而已。假如深悉其妙，便可在众花全萎之时，细细检查，当可看出。这时系以记号，到下一回开放，就可以选中真花了。花蕊夫人不识此法，每次开花，只好碰碰运气，在每一盆百朵之内摘采其一，合共十二朵，便开炉练药，这样当然十分困难了。”

许灵珠道：“你可不是想进圃瞧瞧吧？”

谷沧海道：“当然要闯进去瞧瞧，但我却怀疑此圃一定是全庄防守得最严密之处。”

许灵珠道：“那就算了，反正我并不希罕什么驻颜花，你还是设法离开此地吧！”

谷沧海道：“咱们这回出去，再进来就困难得多了，所以这个机会决不可轻易失去。姑姑你听我一次，定要冒这个险，或者就这么一趟，便可以履行我以前的允诺。”

许灵珠温柔地道：“你是主持全局的人，爱怎么做都由得你。但说到那个允诺，你不必放在心上。”

谷沧海凛然道：“小侄从来最重允诺，断断不能不放在心上。况且今日机缘凑巧，如若不是姑姑也在此处，小侄未必动心入圃。”

他后面的话有点含糊，使人无从索解。许灵珠没有再说，她赋性温柔不过，眼下对谷沧海便等如对待应真一样，言听计从。

谷沧海把她放下来，让她匿藏在一处树丛之内。

然后独自大踏步走到铁栅前，在夜色中运足目力瞧去。铁栅内果然是一

片花圃，占地甚广，畦沟纵横，颇为齐整。其间也有些丈许高的树丛，亦有假山石，以及精美的凉亭，是以他的目光不能完全看遍这座花圃。

他淡淡一笑，吸口真气，飘过铁栅，落在那条鹅卵石路上。顺着这条幽雅的石路向前走，四下花香袭人，极是爽心怡神。这条石路四通八达，分岔甚多。

谷沧海好像认得路径，频频转弯，忽而左折，忽而右转。不一会，已置身在如锦的花海之中，全然瞧不见来路，亦很难辨认得出方向地点。

谷沧海停下脚步，仔细向右方的一条石路望去，但见两旁皆是盛放的花卉，再远一点，有几座突兀峭立的奇岩怪石，俱被藤萝布满，甚是古朴可喜。此外，就瞧不见任何房舍了。

他心中叫声奇怪，忖道：“那驻颜花乃是天府仙种，定须养于温室之中，方能生长，何以此处竟瞧不见一间屋子？一路前来，虽是见过好些古色古香的凉亭，但都不能藏养那驻颜花。”

要知他目下已处身于一个奇门大阵之内，旁人到此定必神志昏迷，方向不辨，甚至会仆跌地上，任由无瑕庄之人处置。

但谷沧海精通少林罗汉大阵，这等奇门阵法远比不上罗汉大阵的奥妙精深，是以他适才在门外一瞧，已知内藏阵法。

他既没有被阵法迷惑了神智，目力亦一如常日，如有屋子，断无不见之理。此所以他走到这奇门大阵的核心部位，反而愣住，心想：“此处乃是全阵中枢重地，那驻颜花自应藏放于此，方始合理，但此处既无房屋，莫非花蕊夫人高明至此，居然另在别处供置那驻颜花么？”

他急急收摄心神，细细计算过奇门阵法的方位，算来算去，都没有别处比这中枢重地更为安全。这时候心灵上忽然生出警兆，连忙跃到左近一丛灌木后面躲藏起来。片刻间，一条窈窕人影，在夜色中出现，沿着大路走过来。谷沧海神目如电，远远就瞧出这个袅娜少女，长得相貌秀美，穿的是紧身无袖上衣，薄薄的短裤，因而不但双臂双腿都裸露着，一身曲线完全暴露，昏暗夜色之中，倍觉魅惑动人。

她挽着一只竹篮，姗姗走来，口中念念有词。

不久，走到切近，谷沧海可就听见她口中念的是一连串数字，颇含韵律，大概是一篇数字歌诀。

自然这就是她仗以通行此阵的护身符了，因为她武功既不是十分高明，定力和耳目之聪都还有限，若然对这奇门大阵只是一知半解，很容易就迷失方向，自陷死地。

花蕊夫人想是考虑及此，所以做了一首歌诀，教这些须得入阵的手下背熟，免得闹出乱子。

谷沧海留神地瞧她到此何事，那美貌肉感的少女到了他面前的路上，停住脚步，四下查看了一下，又蹲了下去，伸手探入路边草丛之内，这才满意地微笑点头，举步跨过草丛，转入对面的一丛花树后。她的举动大是莫测高

深，谷沧海那么聪明伶俐之人，也想不出其中道理。

当下跃到路上，小心地分开草丛查看，但见草中有一块半尺高的石碑，碑上有个老虎头，张嘴呲牙，神态威猛。

他顿时恍然大悟，忖道：“原来这块虎头碑是个记号，那个女孩子一摸此物，顿时晓得没有走错路。”

他站起身子，正要向那丛树走去，瞧瞧后面有什么秘密。突然间中止了跨出去的动作，重又蹲下，拨开青草，细加观察。

他暗暗忖道：“这块虎头碑当然是一个记号，让手下们办出正确位置。但除此之外，或者尚有作用。否则这块碑上的虎头，决不会雕刻得如此精美，凛凛生威。”

果然在他细察之下，瞧出了蹊跷，敢情虎口之内，那条舌头，略有异状。他决不肯随便伸手触摸，以免被敌人警觉，功亏一篑。初时他还不知这条虎舌有何奇怪之处，只不过感觉到不大对。后来可就看出这条虎舌太短了，几乎缩入喉内。如此精美的手工制品，当然不会留下如此巨大的缺憾。

谷沧海微微一笑，想道：“是了，这条虎舌一定是开启门户的枢纽，这样说来，那间藏放驻颜花的屋子，竟是在地下了？怪不得我瞧不见屋宇呢！”

他迅即退回原处，潜伺不动。

过了相当久的一段时间，那个少女从花树后转出来，手中仍然挽着竹篮，向回路姗姗而去。

谷沧海跃到草丛前，拨草一瞧，虎口内的舌头，果然伸出不少，看来再无破绽。

他起身绕到树丛后，但见地势突起，乃是一个圆形小丘，俱是茸茸细草，全无异状。

但他这刻已胸有成竹，回去推动虎舌，果然应手缩退。他再走回树丛后面一瞧，但见那个圆形小丘的腰部，已裂开一个狭长的缺口。

谷沧海站在缺口旁边，已嗅到阵阵清香，使人心神皆爽。他更不迟疑，举步入去，拾级而下。

走完这道梯级，顿时光亮得多。

环顾一眼，敢情自己已处在一间宽敞的地下室中。

屋顶拱起，在拱起的边缘处，有不少窗门，透入光线。这些窗子都用极粗的铁柱隔住，密得连兔子也钻不进来，雨水亦溅不进屋内，设计得十分精巧。

在当中有一座石坛，大约是两丈见方，高约两尺。

坛上摆着十二盆花，每一盆都相当巨大，全无叶子，却缀满了碗口大的重瓣花朵，每一朵花都具有五色，缤纷灿烂，娇艳夺目。这就是宇内奇宝驻颜花了，谷沧海虽是从秘典中识得此花，却是第一次目睹，但觉美艳绝伦，目为之眩。

他微微一笑。正要转身出去，把许灵珠带入来，突然一愣，原来他听到

一阵极为低微的轧轧之声，似是门户关闭。

他没有立刻去查看，双眼却向上面的窗子巡视。

果然在左方上面的一个窗子外，赫然有人向内窥看。

那人的头发散垂下来，一望而知是个女子，谷沧海估计对方定必已瞧见了自己，那个窗子正是在虎头碑附近，伸手可及。由此可知，对方早就窥看着自己，等到自己入屋之后，方始伸手关闭住出路。

这个女子是谁？是早先那个少女？抑是别人？他可没想到虎头碑附近，居然有个窗洞，利用青草遮掩。

因此刚才他查看虎头碑之时，或者已被那个少女发觉。但他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那个少女武功有限，耳目绝对不可能灵到发觉自己正在查看虎头碑。

揆诸常理，她若没有被声响惊动，决不会抬头查看。那么这个人是谁？她可认得自己？想到这儿，却又醒悟此女当必认得自己，深知自己的厉害，才不现身捉拿，而利用机关之力，困住自己。他的脑筋转得极快，登时猜出了几分。

当下朗声一笑，道：“仙子此举太不聪明啦！我若没有几分把握，岂敢走入这座地下室之内？”

窗外的女子惊讶地噫一声，道：“你瞧得见我么？”

谷沧海道：“当然啦，你是摇魂仙子，赤身教两大护法之一，乃是区区的手下败将。”

摇魂仙子当日乃是伤在他手底，另外荡魄仙子更已惨死，此是事实，当然没得话说。

她冷冷道：“你如今已是网中之鱼，瓮中之鳖，还敢张牙舞爪，哼，我总有法子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谷沧海十分镇定，笑道：“只怕你这个心愿很难达到，我其实是诱你出现，你却以为我落在你的陷阱中，真正可笑。”

摇魂仙子大吃一惊，心想：“此人以智计、武功名噪天下，莫要当真中了他的计才好。要知她人在窗外，面贴窗子，全无光线可以瞧见她的面孔，但谷沧海居然晓得她是谁，这一点她怎样也想不通，除非是他早已晓得自己藏身之处，故意诱她出来。

她道：“你想把我从什么地方诱出来？”

谷沧海哈哈一笑，道：“你不是在秘屋养伤练功么？我有事找你，又怕你闷声不响，不易查出确实的下落，所以设法到处现身，好让你在秘屋窗中瞧见，出来跟踪。”

摇魂仙子不能不信，但仍然不肯就此承认，道：“荒谬，就算你知道我在秘屋中养伤，你又怎知定然是我跟踪而不是别人呢？可见得实是一派胡言。”

谷沧海道：“信不信由你，我也懒得多说了。”

他随即用心地查看石坛上那十二盆驻颜花。由于每一盆都有数以百计的花朵正在开放，因此他查了许久，还未查看完一盆，但他还是用心地查下去。摇魂仙子不住问道：“你想找什么东西？”

谷沧海哈哈一笑，道：“这便是我到无瑕庄来的原因之一了，你莫非以为我闲得无事，胡乱遛达，竟迷路在这天卉圃内么？”

摇魂仙子心头一震，忖道：“他竟然晓得天卉圃之名，定然晓得那是驻颜花了。”

谷沧海又道：“我在圃中走动之时，便曾经考虑到一个困难，那就是你自知斗不过我，所以虽然瞧见了，也不敢现身，一味仗着阵法掩蔽着自己，暗下跟踪，那样我就没有法子跟你打商量了。”

摇魂仙子不禁问道：“奇怪，你有什么事竟要与我商量？”

谷沧海道：“这事虽说找不找你都行，但却深知你昔日被我伤得很重，断难恢复，尤其是你们赤身教练的是邪门功夫，若然伤及真元，最是棘手难愈。即使能够痊愈，但也知道须得下多少年的苦功才行，兼且永远不能恢复昔时担任护法的功夫。”

他因为已晓得化阳指的修炼秘诀，所以这番话大有根据，并非凭空捏造。这时他为了使对方深信不疑，便把她现下以何法运功自疗，以及进境的过程详细说出，果然一一吻合摇魂仙子的经验。她至此无法不信，道：“你似是深悉本教的神功秘奥，我也不能不信啦！”

谷沧海道：“你相信就行啦，我且问你一句，假如你费了二三十年时间，方始痊愈，而功力尚不及从前，你将何以自处？”

摇魂仙子默然良久，才道：“我若说真心话，则如此情况，简直是生不如死了，但你难道有意帮助我么？”

谷沧海道：“当然是有意助你啦，不过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恢复了一身功力，又永保青春之后，却不得再行邪恶之事，须得重新做人，这样我便出手助你。”

摇魂仙子心想，我口中先答应了你，以后听不听你的话，却是另外一回事，你又如何防止得了？

当下应道：“这个条件似难不难，似易非易，我答应尽力照办就是了，但你目下自身难保，如何助我？”

她惟恐中计被敌人利用，所以决计不肯出手释放他出来。

谷沧海审度出自己这一番话，已是大大地影响了她的心情，目下可以施展高压手段，迫她立刻作最后决定。

假如事先没有这一番铺路工作，形势当然完全不同了。他用手捧起一盆驻颜花，凛然道：“我告诉你我的做法，假如你不立刻开启机关，让我安然出去的话，我就松手让这盆驻颜花粉碎在地上。”

他那对卧蚕眉上泛射出逼人的威煞之气，声音威严有力，震慑人心。

摇魂仙子大为震惊，道：“你若是打碎了这盆宝花，我就更不能释放你

啦！”

谷沧海沉声道：“你若不立刻释放我，照我们刚才所订的计划去做，我就只好被迫掷碎此花，使你死无葬身之地。你想必明白我将会使用反咬一口之计，那时花蕊夫人气忿难泄，必将不问真伪，拿你出气。”

摇魂仙子打个寒噤，忖道：“原来这个人也懂得使用如此卑鄙恶毒的手段，我现在虽还不十分深悉他对花蕊夫人如何说法，但想必与助我疗伤之事有关。单单是他能说出我目前伤势到了何种地步这一点，教主也会确信他曾经检查过我，因而完全相信他的鬼话了。”

她委实料不到像谷沧海这种人，也会得施展这般恶毒手段，足以使自己蒙冤不白，饱受各种毒刑之后方始死去。这一来更是心寒胆战，顿时泛起屈服之心。

要知她如若不是另有一条生路，这条生路不但可以恢复武功，而且还能永驻春青的话，她可也不这么容易就泛起屈服之心。此所以谷沧海必须先做好准备工夫，方能使出这一着。事实上谷沧海决计不会使用如此卑鄙恶毒的手段，令她含冤莫白，致遭惨死。

他乃是恪守正道之人，杀死任何仇敌，都一定要用光明磊落的手段。

目下如此施为，只不过是一种计谋，迫使对方在双重压力之下，不能不让步而已。

谷沧海深知自己已经耗费去极多的时间，转眼天就亮了，时机稍纵即逝，断断不能有片刻延误。

当下沉声道：“你再不爽快答复的话，我就放手啦！”

他双手作出要摔花盆的姿势，可把摇魂仙子骇得芳心大跳，几乎从喉咙跳了出来。她尖叫一声，道：“我放你就是，但你却不能失信啊！”

谷沧海凛然道：“在下生平未做过任何毁诺背信之事，你大可以放心信任我。”

摇魂仙子喃喃道：“我有生以来，从没有试过这等境遇，连转念头也来不及，唉，我真是没有办法……”说话之时，伸手一按枢纽，门窗立刻开启，恢复原状。

谷沧海放下那盆驻颜花，迅快出去，向摇魂仙子道：“你放心吧，我一定遵诺行事，现在你在这儿等一下，我得去找一个人来。”

他迅快奔去，只剩下摇魂仙子独自在那儿发呆。

第十四章 火阵腾飞见真金

过了片刻，她斗地清醒，忖道：“我真是昏了头，他明明是利用能够帮助我这番话来迫使我低头屈服。”

转念又忖道：“但假如真能那样，我暗暗纵敌叛教，也甚是值得。”

她自个儿矛盾地反复寻思这件事，猛抬头，已见到谷沧海带了一人进来，却是一个美如天仙的女子，认得便是武林中公认为当世第一美人的许灵珠。

自古以来，尚没有一个美人能像她那样巨大的魅力，能使无数男人为她单思独恋，做出种种可笑而又可感的傻事。

以此而论，她大概算得上是古往今来的第一美人了。

摇魂仙子虽然很妒忌她的美丽，但当一当瞧见她之时，心中的妒意就忘记了，只顾着用心瞧她。

换言之，连她身为女性，也被许灵珠的绝世容颜迷住。谷沧海向摇魂仙子道：“你到路上把风，有人来的话，早早发出警讯，我们好躲起来。”

摇魂仙子听令走到路上，谷沧海和许灵珠一同奔入养花的地下温室。

许灵珠一见这十二盆五彩缤纷的天府异花之时，不觉目为之眩，嗟讶良久。

谷沧海道：“姑姑不妨去贴近花朵，让小侄瞧一瞧。看看是你比花更艳丽呢？抑是花比人娇？”

许灵珠虽是觉得这话太是轻薄，不该出自谷沧海口中。然而她赋性温柔之极，也不说他，便依言去做。

谷沧海但见缤纷绚丽的艳花之中，又增添了一张使人不可迫视的美丽面庞，初时简直目不暇给，不知看人抑是看花好，他当真用欣赏的目光去瞧，暗作比较，心中全无一点偏见。

换言之，他乃是用艺术家的眼光去审视人花两者，看看到底哪一样更美。

渐渐他的目光完全被那张面庞吸引住，鲜花大觉黯然失色，好像因此而萎顿憔悴。

但这并不是谷沧海的错觉，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那千数百朵五彩缤纷灿烂无比的仙花，当真渐渐黯淡失色，光彩褪落，不一会工夫，已有不少呈现枯萎的现象。

又过了一会，枯萎的现象更加明显，因而更显得许灵珠艳丽无比，不可方物。

这时候谷沧海可就发现其中有一朵毫无凋萎之象，相反的群花越是憔悴枯萎，这一朵便更为盛放，香气大盛。

谷沧海方自一笑，上面的窗洞外传来一声惊叫，道：“你们在干什么？为何这些仙花都枯萎了？”

叫声中传来门窗被铁栅封闭的声音，而这话声却仍是摇魂仙子所发。

这幕奇异景象，使得摇魂仙子震惊莫名，那么艳丽盛开的仙花，居然像

昙花一般迅即枯萎，其原因只是由于许灵珠站在群花之内，与这些仙花争妍斗艳。

谷沧海一直以整个心灵去比较许灵珠和驻颜花两者之中孰美，到底是人比花娇，他不但确切相信此事，而且甚至以心灵的力量，把这意思传送出去。

现在那些娇艳无双的仙花，都完全萎落了，只有一朵巍然独存，颜色中略黯淡了一些，却毫无枯萎之象。

谷沧海笑道：“姑姑，请你瞧瞧，那一朵就是花蕊夫人梦寐以求的真驻颜花了。”

许灵珠目光落在花上，美眸中透露出怜爱之意。她伸出双手，轻轻地捧住那朵碗口大的仙花，好像捧住心爱儿女的面庞一般的温柔，细细瞧看。

那朵驻颜花具有长春不老的灵效，是以不曾因被许灵珠的颜色压倒而萎落。

此时，在大约五寸下面茎上自行断开，整朵花可以捧起来，看上去虽是脆弱，但事实却十分坚韧，绝难损毁分毫。

谷沧海瞧瞧天色，道：“此刻离天亮已没有多少时候，我们要走，就得快点走了。”

摇魂仙子讶道：“我们？连我也在内么？”

谷沧海道：“当然啦，你如若不走，花蕊夫人见到此地情况，定将迁怒于你。总之，你很难令她相信你与此花之枯萎全无关系，所以你得跟我们离开。再说你还须我帮助你疗治内伤，兼且保持青春，这也不是咄嗟立办之事。”

摇魂仙子轻轻嗟叹一声，道：“原来你一点不怕我不遵守诺言的原因在此。试想我一旦叛出本教，岂敢复在人间出现呢？那当然谈不到为非作恶了，好吧，我们走。”

他们一齐离开天卉圃，摇魂仙子乃是赤身教的护法，当然熟悉本庄地形以及出入之法。

因此她带领着许灵珠公开地走，从那道朱栏石桥上走过去。石桥两端都有暗桩把守，但喝问口令之下，摇魂仙子一一应付过去。那些暗桩一见是护法仙子，岂敢多言。

护法仙子和许灵珠到了对岸，便悄然转到河边，谷沧海在对岸一扬手，发出天遁神抓，让许灵珠抓住，他便借这一点助力，飞过河面。谷沧海一径出庄，他借助天遁神抓，凌空飞出庄墙之外，然后在约定的地方，等候摇魂仙子和许灵珠出来。

那朵驻颜花还在他手中，因此他十分放心，假如不幸被花蕊夫人碰上，把她们拿下。但其时最多牺牲这一朵仙花，亦足以换回她们两人的自由。

等了一阵，但见两条人影悄悄奔到，正是摇魂仙子和许灵珠两人，谷沧海立即带领她们走到藏放木板之处，把木板取出来，向摇魂仙子道：“此河宽达四丈以上，背你们过去才行。”

摇魂仙子感到难以置信地瞧着他，心想：“这等登萍渡水的功夫虽难，

自己也勉强可以办得到，但背上多了一人，可就好比空身困难上不知多少倍了，假如他的功力已经到达如此精纯的地步，那就真的可以与教主花蕊夫人一拚了。”

她默然伏在他厚而有力的背上，不禁泛起一种奇异的感觉。以她的经验，任何男人只要碰触着她的身体，那是非得神魂颠倒不可。

但这个谷沧海简直不是有血有肉的人了，而是铁铸石刻的人，全不受她的魅力所惑。

谷沧海把木板平放水面，运足内力一推，这块木板如激箭向对岸射去，他的人也跃出去，到了河中心，往水面一落，脚尖恰好点在板上，借力又起，这一回便已纵到对岸岸边，把摇魂仙子放下来。他如法炮制，很快就把许灵珠也背过对岸。

他临行之时，仍然将木板收藏妥当，方始带了二女向前疾奔。不久，他们到了一条河边，谷沧海撮唇吹了三响，对岸芦苇中嚤嚤连声，划出一艘快艇。

艇上共有四人，其中一个面带黑巾，形迹神秘，其余三人俱是精壮汉子。

他们都不开腔，但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许灵珠面上，难舍难分。谷沧海他们一道落船，快艇随即迅疾飞驶，滑过河面，划下一道波痕。

在快艇上，谷沧海问知摇魂仙子本来姓封，单名兰。

他上船之际，已用布包住驻颜花，交给许灵珠收藏。

此时曙色已露，天际一片灰白。

谷沧海向封兰道：“现下我趁这一段水程，助你疗伤。我将以我本身一点纯阳真火，助你打通穴道，以后你用心修持，定可把内脏之伤医好，为时最多不过两年左右，你不但可以恢复原有功力，同时更能青春永驻。”

封兰不能不信，当下依言运功，谷沧海则出掌抵住她背后的大穴，传出本身纯阳真火。

大概过了一个时辰左右，谷沧海收回手掌，睁开双眼。

许灵珠微笑道：“她经过你的帮助，呼吸已均匀细长，大有灵效。但难道这样就可以永驻青春么？”

谷沧海笑一下，道：“当然没有这么简单，请姑姑把驻颜花给我一用。”

他取过驻颜花，放在封兰怀中，清香阵阵，直扑封兰鼻中。封兰似是受到刺激，微露不安的神情，但不久就恢复平静，瞑目端坐，动也不动。

谷沧海向许灵珠道：“这朵驻颜花乃是宇内奇宝，既不损毁，亦不凋谢。以后姑姑只须日日佩戴在头发上，或是挂在身上，即能永得青春，不必服用任何药物。”

他的目光转到封兰面上，又道：“这个秘密别告诉任何人，即使是封兰以后跟你十分要好，也不能说出，别的人更不用说了。还有一件事要托姑姑做的，便是当她打坐入定之后，请你悄悄把驻颜花放在她怀中，如此放上一百次，大功告成。这个秘密也望你千万不要泄漏。”

许灵珠笑一笑，道：“我明白啦，你是怕这驻颜花秘密泄漏出去，便变成天下之人皆欲得而甘心的宝物，那时自然会发生种种想不到的危险，对不对？好吧，我听你的话就是了。”

谷沧海看看已没有什么可嘱咐的，便向她告辞。

独自飘然上岸，好在他业已布置严密，从徐州地面直至巨鹿为止，一共八位名家高手负责分段运送。

这八位名家高手皆是老得不能再老的江湖人物，安排得十分妥善，共分四站，每站由两个人负责。

每到达一站，便布置许多疑阵，扰乱追兵耳目。

敌人再强，也决计没有法子追得上。

至于这一批负责护送的人，到了交差之后，各自星散，永远不晓得许灵珠藏在巨鹿的什么地方？

其时只有另一部分的五个人知道。这五人是毕氏兄弟、神枪杨宁、开碑手杜钧以及毒金钱陈若水。

不过他们即使是与许灵珠一同隐居，但也是三五个月见不到一次面。并且为了安全起见，这五人都不得与外界任何人接触。谷沧海很放心地离开快艇，随便在一处草堆中睡一觉，一直等到昏暮之际，方始向无瑕庄奔去。

他此行目的，是要把那个与他私订了终身的未婚妻关阿莺救出魔窟。不论有多大的危险，他也得走上一遭。

他在夜色中到达环绕全庄的河边，放眼望去，但见无瑕庄似乎十分平静，一如以前所见。

谷沧海不敢低估敌人，暗自提高警觉，取出木板，渡过这条河流，然后跃上高墙。

四瞧无人，适时取出天遁神抓，凌空飞渡过十多丈远的距离，落在屋顶上。

这次重来，他当然方便迅快得多了。不一会已抵达不禁楼外的河边。他先拣好一根竹子，劈了下来，带到河边。

掘了一个深洞，把竹子插在洞内。这根竹竿尚有七八尺长的一截，露出地面。

谷沧海把竹子弄妥，解决了撤退时飞渡这道河面的困难，随即依照上次入庄时的路径，以天遁神抓渡河，直闯不禁楼。

他业已深知这座不禁楼安装有极为精巧的警报系统，除了那道楼梯之外，没有别的法子可以进入楼上，哪怕只是在纵上二楼之时，足尖仅仅在栏杆上轻踏一下，亦将触发了警报系统。

自然最严密的还是最高的一层，即是以前许灵珠所居的四楼，幸而他此次用不着潜入四楼之内，只须在二楼把阿莺救出，顺便把阿环也带走，就算是功德圆满了。

他运足目力，查看那座不禁楼的情形，过了一会儿，断定并无异状，当

下潜行到楼下，取出天遁神抓，扬手发出。那只神抓破空飞起，抓住三楼檐下的横梁。他判断警报系统一定安装在檐面，如果跃上去，足尖一落，登时触发消息，但檐下的横梁当必安全不过，因为没有人能跃得那么高，也没有法子在那儿立足。他轻轻一纵，借神抓之力，越过二楼的栏杆，轻轻飘落走廊上，当即把神抓收回囊中，很快地奔到一个房间外面，在门外听了一下，便推门而入。

这个房间内灯烛已灭，他定睛一瞧，床上空荡无人。

谷沧海不由得吃了一惊，心灵中泛起一股不祥的预感。他很快地走到床头一面镜子之前，伸手一拉，露出镜后的橱柜，但见橱中空无所有，凡属阿莺的衣物，均已失踪。这座镜橱他曾经藏匿过不少时间，也只不过是昨天之事，阿莺难道就已迁上了四楼不成？

一想到此处，不由得热血沸腾，心痛如被刀绞。只因她若是在今天把化阳指第一关闯过，迁上了四楼，莫说极可能已被赤身教蒙养的壮男夺去贞操，即使不然，她的未来命运，亦已发生了激烈变化。这是因为修习化阳指功夫，一定会激发人类与生俱来的兽欲，尤其是她们能够假借男女欢合之举，增进功力。

是以假使阿莺已经冲过第一关，便立刻踏入纵欲的可怕境界。他掩上镜橱，在床上坐下，呆呆地寻思道：“假使阿莺在迷失本性之时，与别的男子发生了关系，失去贞操，我便如何？仍然履行诺言，娶她为妻么？抑是设法把她从这纵欲荒淫的魔窟中拯救出去，交还她的父亲就算了却责任？”

这个问题不比寻常，令他苦恼之极。默默寻思许久，尚未得到答案。他向来是坚毅勇敢的人，凡事总须有个不移的主张，方能付诸行动。是以若是换了别人，一定先去找寻阿莺，等找到她后再说。但他却必须在心理上准备好了，才肯行动。如此才不影响到他行动的反应。

在那个年头，不论是贤愚老少，都对贞操十分重视，即使是江湖上豪侠之士，亦受到这个观念的影响。

他们之中有些人固然能较世俗之人豁达得多，看得开这件事。可是若然非娶一个失去贞节的女子不可，最多也纳为侧室，决计不肯当作匹配的发妻。

谷沧海自然没有想到纳妾这一点，他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娶她为妻，一是干脆断绝一切关系。

但山盟犹在，海誓难忘，才不过是一两日时间，岂敢就与她断绝？况且儿时的一段共患难的往事，亦使他无法忘怀。

他长长地叹息一声，斗然间站起身，忖道：“不管她是否尚是处子，但只要她并非自愿献身给别人，而是在无法抗拒情形之下失的身，就不能把罪过算在她头上，我作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须得有这等宽阔的胸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仍旧娶她为妻才对。”

当然这个决定在他心中经这不知多少次的交战，才下的决定，实在不容易帮这决定，假如没有这等胸怀和坚强的意志的话。他一旦下了决心，顿时

感到十分轻松，当即迅快行动，转瞬间，他已悄悄奔到另外一个房间外面，听过房中动静，便推门而入。房中一灯如豆，不过由于镜有三面之多，光线互相折射，仍相当明亮。

床上躺着一个美貌的女郎，身上衣物甚少，曲线暴露，白皙的皮肤，散放出青春动人的魅力。

谷沧海过去推她一下，把她从梦中惊醒。

她一睁眼见到谷沧海，登时露出惊喜交集的样子。

悄声道：“啊，老天爷帮忙，你到底来啦？”

他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美貌女郎就是曾受他救命之恩的阿环，她面上现出严重的表情，道：“今天本庄着实骚乱了一大阵，所有的高手都派出去追捕护法仙子和许姑娘，听说教主气得差点昏倒，因为她万万想不到护法仙子居然叛变，毁了仙花，又带走许姑娘。假如她把护法仙子抓住，她说不定会亲口咬下护法仙子的肉来吃。”

谷沧海道：“现下情况如何？”

阿环道：“教主中午之时离开了，当然我没有亲眼见到，而是因为发觉到莺姑娘不见了。向暂代本楼总管打听，她说，教主已把莺姑娘带走，前赴江南，找黑手派商议重要之事。”

谷沧海心头一震，沉吟道：“她既有要事，何以携同阿莺一同走呢？”

阿环道：“我后来留心打听这件事，有的人说是莺姑娘将要过得魔火焚心这一关，所以教主把她带在身边，亲自督促她用功。有的人说教主觉得护法仙子叛教之事，情节重大，所以把全教的高手，都派了出去。但她又须有一贴身服侍，所以带了阿莺在身边。”

她停歇一下，又道：“下午搜出了四姑娘的尸体时，全庄又着实骚动了好一阵。人人都认为是护法仙子下的毒手，其时副教主只冷笑不语，谁也不知她有什么想法。”

谷沧海沉思顷刻，心想：“以她在赤身教中的地位，能够打听得这么多的消息，已经很不容易。但是真是假，却无法判断。例如花蕊夫人赴江南，去找黑手派商议大事，此举何等重要，定必十分秘密。但连阿环都晓得了，可见得此中必定大有问题。”

他收摄心神，又想到：“以我想来，假如花蕊夫人带阿莺前往江南属实，极可能就是因为阿莺打通了魔火焚心这一关，所以特地把她带去黑手派巢穴，用她的身子换取黑手派某种援助。”

他虽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一代之雄，但是一旦想到这件事，仿佛瞧见阿莺正被黑手派之人蹂躏，登时心痛如绞，热血上冲，恨不得插翅赴江南，早早把她救出魔窟，免她受到恶魔们的蹂躏。

这等使他感情激动之事，不免会影响到他的判断力，因此，他宁信其有，不敢信其无，立刻道：“那么我们得赶快走啦！”

阿环大喜道：“谷爷你带我走么？我纵是为奴作婢也甘心侍候爷您。”

谷沧海道：“别这样说，但我这刻心乱得很，其实应当好好地想一下，唉……”

他没有移动，面色沉凝地寻思着。在他心头好像有一点灵光闪动，觉得这样一走，大是不智之举，须得施展另外一个方法才对。但他一时之间，却想不出是什么方法，是以迟迟不肯动身。阿环已收拾好衣物，并且穿上最整齐的服装。但纵然是整齐的，在俗世中，依然属于十分惹人注目，而且以她的美貌和身段，可以说是极为惹火，使人泛起邪想的装束。

谷沧海见她已准备停当，便起身道：“好，走吧！”

阿环甚是高兴，当先出门，四下一望，便点头示意。

谷沧海迅即离房，向下面指了一指，腾身一跃，径从二楼廊上纵落楼下。

他们在楼下黑暗中会合，谷沧海正要移步，忽然间，那对卧蚕眉紧紧皱在一起，低声道：“我忘了叫你别带走衣物啦！”

阿环讶道：“衣物？我只有这个小小包袱。”

谷沧海心中烦乱，态度不免有点暴躁，道：“就是这个包袱，你舍不得抛弃么？”

阿环低头道：“那么我不带着就是了。”

她把包袱抛弃在草丛中，谷沧海摇头道：“抛在这儿怎行？若是如此，倒不如带走？”

阿环不知所措地捡拾起来，低低道：“我太笨了，现在怎么办呢？”

谷沧海不耐烦地道：“拿回去，解开来，把一切物事放在原来的地方，我在这儿等你。”

阿环柔顺地应了一声，赶紧向不禁楼走去。当然她十分小心地走动，生怕被人瞧见了手中的包袱。

她离去之时，谷沧海望着她健美婀娜的背影，突然间感到一阵惭愧，忖道：“阿莺被花蕊夫人带走之事，全是命运，怎能怪得旁人？尤其是阿环本是受难的弱女子，我焉可因心情烦乱而如此对待她？”

他惭然地默默等待着，一面注意四下动静，若然略有异兆，便可测知阿环是否已经出事。

阿环奔到楼下，这刻人人入睡，寂静非常。她躲在暗影中张望了一会，断定没有人，这才迅快奔上楼梯。在楼梯另一侧的一道门户后面，有一对眼睛正在窥看阿环的动作。阿环登楼之后，这对眼睛仍然在原处，动也不动。过了片刻，这对眼睛突然明亮起来，原来阿环又悄然从楼梯下来，手中的包袱已经没有了。她的态度闪缩鬼祟，张望一下，迅快奔去。门后这对眼睛跟着她，现出身形，却是个四旬左右的妇人。她手中提着一把连鞘长刀，左边挂着镖囊。

这个妇人远远钉住阿环的身形，没有迫近。

顷刻间，便见到另一条人影出现，她连忙躲起，但见那条人影是个男子，

却一瞧而知，不是不禁楼上蓄养着的男人。

原来这个妇人姓苏，在无瑕庄中乃是总管之一，人称苏二娘。为人阴险多智，一身武功亦得有真传，极为高明。

她经常轮值管理不禁楼的每一层楼，是以深知不禁楼上那些男人，都没有衣服可穿。眼下这个与阿环接触的男人，衣服整齐，不问可知，乃是外面之人。

在这无瑕庄中，亦有凶悍的男性部属，但都居住在外面，严禁踏入不禁楼地区，也就是说，不得渡过那条环绕不禁楼的河流。现在苏二娘还无法判断的是这个男子到底是外敌侵入呢？抑是本庄数十名男性部属之一？假如是后者，她现身出去，即可解决。但假如是外敌，竟能在无声无息之中，侵入禁区，可知厉害无比，她可就决不肯出去应战。

她仔细地遥遥观看，但见他们并不向桥那边奔去，一径穿过树木草地，走到树墙旁边。

苏二娘心中冷哼一声，忖道：“这道禁河之中，设有许多奇异的消息埋伏，你们如若妄想泅泳过去，那是送死，”

却见那个男子轻轻一跃，已纵起两丈余，高出树墙之上，但却直上直落，并没有越过树墙。

由此可知，他只是跃起瞧瞧对岸，并非有意跨越那道树墙。苏二娘一瞧这个男子的身法，顿时一凛，迅即拨转头疾奔而去。谷沧海落在草地上，便向阿环说道：“你伏在我背后，咱们可以走啦！”

阿环柔顺地如言伏在他背上，并不询问任何话。她那丰满的胸部，压在谷沧海背上，使他生出异样之感。

谷沧海一定神，设法使自己忘掉她是个女子之事。本来他并非没有这等经验，例如昨夜和许灵珠、封兰二人飞渡庄外的宽河之时，也曾如此背负她们。而且若以姿色而论，阿环尚是少女，远远不及那个曾是赤身教护法仙子的封兰。

但奇就奇在这里，封兰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这个阿环却使他泛起奇异的感觉。

他暗自忖道：“也许是我刚才态度不好，心中惭愧，所以影响到我的情绪。”

当下暂时不跃起，低声道：“阿环，我得向你道歉，刚才我实在不该那样的对待你。”

阿环趴伏在他宽厚有力的背上，也自情思恍惚，全身发热。而他这种话不免含有情意绵绵的意思，阿环听得一身都软了，只低低嗯了一声。”

谷沧海道：“你不会怪我吧？”

阿环心中大声应道：“我当然不会怪你，我爱死你了。”

但嘴上却说不出这句话来。

谷沧海听不到她的回答，惊讶地问了几声，阿环才语声含糊地道：“不，

我不怪你……我……”

底下的话，她没有说出来，谷沧海也没有留心。

当下道：“我们要过去了，小心，抓紧一点。”

阿环四肢使出气力，像章鱼一般紧紧缠住他。

谷沧海往上一蹿，身在半空，扬手发出天遁神抓。

那枚钢抓飞过河面，咔嚓微响，已抓住那根竹竿。

谷沧海换一口真气，身子随着那根韧丝，呼地横越过河面，落在彼岸。

在他背后的阿环，但觉风声掠耳，宛如腾云驾雾一般。她把身体和心灵都付托在这个男子身上，莫说对他极有信心，知道绝不会掉在河中。即使底下是刀山剑树，她也愿意陪他，一同掉下去，一同死掉。这是一种极为深刻诚挚的爱情，含有悲剧的气氛，假如她晓得一定可以获得谷沧海的全部爱情，则她决不愿就此死去。

世上许许多多的痴男怨女，双双携手自尽，也一定是为了有某种压力的原故。自然这种迫使他们分离的压力，有的从外面来的，有些则是产生在他们内部。无论如何，他们殉情自杀之故，总不外是为了想永不分离，哪怕是到黄泉厮守，亦是甘愿。

他们过河之后，谷沧海就把阿环放下来。

阿环有点不情愿地离开他的背脊，她仍然神魂颠倒，是以当她跃上屋顶之时，使不出平时的五成功夫。

谷沧海见她动作迟缓，便又着她伏在自己背上。

阿环登时十分高兴，依言伏下，那对玉臂环绕过他的脖子，紧紧地抱住他。

他们跃过七八重屋宇，前面是个露天院子，谷沧海正要飞跃越过，斗然间一阵声响，使他停住了脚步，紧接着一阵火光冒起来，把四下照得十分明亮。

这时他才知道刚才的那阵声响，敢情是点火的声音，这阵火光乃是十六七支火炬形成，分布整个院落之内，留下当中一片空间。在这片空间之中，站着四个女子，她们都仰头向谷沧海站立之处望来，似是早就晓得他的行踪，特地在此等候一般。

谷沧海不难立刻闯过，一径离开，不过这些赤身教高手们既是在此等候，必有用意，只怕不是冲过就可以了事的。

倒不如现身下去，弄个水落石出。当下飘落院中，举目打量她们，竟然都是未曾见过的美貌女子。

她们身上穿着得很少，裸露出玉臂大腿。其他部分虽是有衣物遮挡，可是那蝉翼似的质料的衣服，根本不能阻隔目光透射，因此，任谁也瞧得见她们高挺的胸脯，纤细的腰肢，只有下身，总算是有一条短裤遮住。

这是经过赤身教精心设计的服装之一，她们纵然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把整个身体裸露出来，亦不会感到羞耻不安。只不过根据她们的经验，得知男

人的心理很奇怪，越是似裸不裸，就越发富于挑逗性、诱惑性。

假如通通赤裸，初时当然可以令人惊顾，但时间稍稍长久一点，就将减少许多魅力。

在那个时候，莫说是她们如此惊人暴露的装束，即使是露出手臂，也足以使全市之人侧目。

幸而赤身教乃是天下两大邪教之一，别说是普通人很难见到她们，即使是武林人物，资格未够，也没有法子见得到她们。不然的话，凭她们这等身材姿色，加上一些邪门功夫，已足以天下大乱了。谷沧海飘落院中之时，曾经向阿环低声嘱咐过，叫她闭上眼睛，不要动弹。只须用力抓紧，免得急急移动之时，把她摔在地上就行了。阿环如言而做，但她此刻心中的荡漾情思全都消散无踪，只有无限惊惧。所以谷沧海教她闭目不动，倒是极好的主意。

那四个美丽的女子，手中都有兵器，奇形怪状，全不相同，但都是软兵器。

其中有一位稍为站得前面一点，一望而知，她一定是此间的领袖人物。

谷沧海打量她一眼，但觉她极为妖媚，相貌有点像花蕊夫人。当她眼波流转之际，魅力也显然强过其他的三女。

他向她点点头，道：“在下少林谷沧海，姑娘是谁？”

这个美女冷冷道：“久仰大名，我在教中称为痴情仙子，现在任副教主之职，今得晤少林寺后起高手，幸何如之。”

谷沧海目光转到其余三女面上，露出询问的神色。

痴情仙子道：“左边第一个是本教护法仙子燕媚，第二位亦是护法仙子徐丹，第三位是十二金钗之一，姓温名如玉，你们多亲近亲近。”

她故意说一句江湖话，却大有不论不类之感。

谷沧海微微一笑，道：“幸会！幸会！我瞧痴情仙子你长得很像花蕊夫人，是不是她的姊妹？”

其实他早就知道了隐情，痴情仙子点头道：“你的眼力还不错，但现下不是谈这种事的时候。”

谷沧海爽快地道：“好吧，我们谈一谈眼前之事，省得我又要跑一趟。在下先请教两件事，一是令姊花蕊夫人何在？二是许灵珠姑姑是否还在此地？”

痴情仙子目光落在他背后的阿环身上，但由于她面庞伏在他肩上，所以只瞧见她的头发而已。

她冷冷道：“这个该死的丫头，居然做你的内应，你先放下她，我们才谈别的。”

谷沧海感觉到阿环娇躯颤抖，当即仰天长笑一声，道：“一听副教主的口气，似乎有把握可以把在下留在这无瑕庄中，这想法未免太可笑了。”

痴情仙子面色一沉，道：“少林门下之人，本教还不曾放在眼中，你莫非以为真出得了本庄？”

谷沧海笑道：“别恼火，这件事一试便知，空口说的话全然没用，你说对不对？但在下往前一闯，可不就厮杀起来了？如何还能请教刚才的两个问题呢？”

痴情仙子定睛望住她，微微露出讶异之色，心想：“这厮相貌长得何等稳重生威？照理说，应该不是能言善辩之士。但事实恰恰相反，连我这向来很会说话的人，只怕也不是他的对手。这种人最是可怕不过，处处教人猜测不透。无怪姊姊提起此人，言下十分忌惮。”

这痴情仙子总算是一流人物，所以能见微知著，推测得出谷沧海当真是厉害人物，因此不敢稍有轻敌之心。

她玉手一扬，一点红光破空飞起，接着在三丈高空砰一声炸开，溅进出千百点红光，在黑夜中极为耀眼。

谷沧海明知她此举必是什么暗号，大概接下来就发动无瑕庄最厉害的埋伏，全力堵截于他。

虽然他全都明白，却一点也不惧怕，冷静地屹立不动，等候局势变化。

痴情仙子森冷地笑了一声，道：“谷沧海，我最后问你一句，你肯不肯把本教的叛徒放下来？”

谷沧海平静地道：“这事有何不可？但你最好还是先把花蕊夫人请出来。”

痴情仙子嗔道：“难道我的资格还够不上？”

谷沧海凛然道：“当然啦，关于我许灵珠姑姑之事，是她亲口应承过我，回来后就送她回返旧居。但她竟毁诺食言，想必因此而不敢见我。”

他话声一顿，目光四下一掠，但见四下屋顶都露出人影，无疑的已布成了伏击之势。

当下又朗声道：“花蕊夫人身为一教之主，竟能做出食言而肥之事，然则，贵教之人，又何尝不可以叛出赤身教，花蕊夫人拿什么道理怪责教徒的不忠？”

这几句话雄辩之极，痴情仙子没法反驳，气得怒骂一声。谷沧海一点也不放松，接着又朗声道：“副教主，你也知道没法反驳，所以索性来个相应不理，或者是恼羞成怒，率众群殴。你心里当然不外这两个念头，但我不妨告诉你，似花蕊夫人这种食言而肥的做法，终将使赤身教时时闹出叛变之事。好啦，你们上来动手吧！”

痴情仙子厉声道：“谷沧海，你纵然舌灿莲花，今晚也休想保得住那叛徒性命。”

谷沧海纵声长笑，豪壮非常。

痴情仙子发出命令，首先亲自扑过去，手中软鞭划出无数光影，凌厉迫攻。其余三女也齐齐扑到。

护法仙子燕媚使的是黑蛟索，另一位护法徐丹使的是缠仙带，十二金钗之一的温如玉使的是桃花帐。

这几种奇形软兵刃，手法全然不同，分从四方八面夹攻而至。但最厉害的，还是痴情仙子的软鞭，挟着劲厉风声，霎时间就攻了七八招之多。

她们各自抢占方位，把谷沧海围个水泄不通。

谷沧海在众女急攻之下，闪蹿腾挪，拳掌并用，居然一一拆解了她们这一股狂风骤雨般的锋锐攻势。

双方才激战了二十余招，谷沧海陡然舌绽春雷，铁掌猛挥。一股狂飙应掌而出，隐隐有风雷之声。

四女围攻的圈子登时散开，其中功力最弱的温如玉退到檐边，还定不住身形，一跤摔下去，发出一声惨叫。

谷沧海施展出师门绝艺无敌金刚力，果然威力绝世，无坚不摧。这一掌只把痴情仙子和燕、徐二女都吓得面色大变。

痴情仙子尖叫一声，三女同时撤开。顿时弓弦声四下急响，劲箭如乱蝗般从四方八面射到。

这些劲箭又快又准，可见得弓箭手俱是饱受训练之人。谷沧海即使站着不动，也不怕这些劲箭能伤得他。可是背后多了一个阿环，便不能这样说了。

当下挥掌拨打劲箭，一面腾跃闪避。

就在他对付乱箭之时，痴情仙子等三女已退开甚远，黑暗中纵上三名侍女，各执一袭薄如蝉翼的衣服，向她们身子一套，从头到脚，都套得紧紧的，手足也没有一点露风之处。

蓦然间鼓声大作，响彻云霄。

谷沧海听得鼓声，心灵忽然大为震动，忖道：“怎的这一阵鼓声如此的凶杀残恶，莫非是有什么特别恶毒的手段，将要施展么？”

谷沧海的念头还未转完，鼻子中已嗅到一阵奇怪的臭味，紧接着四方八面响起一片轰轰烘烘之声，同时好像忽然间从黑夜跃入白昼一般，四下光亮异常。

他用不着转眼去看，也晓得这是四周都冒出火光。

最使他惊心的是这些火光向天空喷溅，劲急激射，都高达丈许，所以发出燃烧之时的轰烘声。

假如这数十道火龙也似的烈火都向他射到，不论他向哪一方闪避，也没用处。

谷沧海心灵大震，暗念如若趁这瞬息间硬冲，未始不能冲出这座烈火大阵。可是自家不但难免烧伤，同时最堪虑的还是背后的阿环。她却是非死不可的命运，假如不是万不得已，他可不希望弄成这等结局。

但话说回来，他只有极短促的机会，一旦放过了这个机会，连他自己亦难免化作飞灰，更别说阿环的性命了。

换言之，他根本没有迟疑考虑的机会。

况且假使这个烈火大阵一发动之际，就径向他进攻，他可就连试图冲出去的机会也没有了。

这自然是因为发动这座烈火大阵之际，必须配合痴情仙子等三人，是以操演之时，向例是先向空中喷射。

等到痴情仙子她们发动，这数十道火龙，方始向核心中的敌人烧去。

谷沧海浓眉一剔，杀气腾腾，全身已运足了神功。

当然他已下了决心非冲不可，假如此举幸而得脱大难，他决不轻易遁走，定要回转来大施屠杀，血洗此庄。

这是因为他晓得阿环一定不能活命之故。

就在他甫要纵起之际，痴情仙子已发出得意无比的笑声，清清楚楚地传入他耳中。

谷沧海反应何等迅快，登时已听出对方并没有立刻下手的意思。但这并非说她打算活擒老鼠，在吃掉老鼠之前，先尽情戏弄一下。他煞住了纵起之势，全身的骨骼发出一串连珠脆响。

这是因为他已运集全力准备纵起，忽然煞住，便发生这等反应，换了别人，决计无法煞得住纵起之势。

谷沧海朗声大喝道：“你们这座烈火大阵果然毒绝人寰，大罗神仙也逃不出去，在下总算开了眼界啦！”

痴情仙子独自跃上前来，她由头发以至脚踵，都被那一层蝉翼般轻薄的东西包住，令人觉得有如雾里看花，不大清楚，而又倍觉其美。她冷冷一笑，道：“本教的烈火大阵从来未曾施展过，今晚还是第一次派上用场。想不到竟是用你这位少林高手祭旗，不过你还算死得不

冤。”

谷沧海大惑不解，问道：“这话怎说？”

痴情仙子道：“因为你还有人陪你一同火葬，在黄泉路上，不会感到寂寞，哈，哈……”

谷沧海沉声道：“似你这般心肠恶毒的女人，实是死有余辜。假如我逃得过今晚一场大劫，发誓定要亲手取你性命。”

痴情仙子道：“你决逃不出本教的烈火大阵，我不妨告诉你一个秘密，那就是这座烈火大阵是我想出来的玩意儿，布下这座大阵之时，须得七七四十九人控制火龙，又七七四十九人以极高明的箭法辅助，方能困住天下无双的高手。这一批人马，个个都是邪恶之辈，以杀人为乐事，照你的看法，他们都是死有余辜的人呢！”

谷沧海已把阿环移到面前抱住，但阿环仍然不敢抬头，一直把面庞埋在他的胸怀中。

他这种动作，使得痴情仙子放心不少，因为他这一来，可就没有法子腾出双手，全力猛攻自己。

她甚至暗暗嗤笑他的愚蠢，心想：“他若是妄想利用阿环的身体护住前面，而强行冲出大阵，那真是愚不可及的行为。他竟没有考虑到四方八面都有火龙射到的事实么？那么单单护住前面，有何用处？难道他后背不怕火

烧？”

谷沧海已朗声应道：“你透露出这个秘密，是不是教我逃脱之唇，回来报仇时不可放过这些坏东西？”

痴情仙子笑道：“是啊！假使你的武功已达到水火不侵的地步，能够不死在本教的烈火大阵之中，我们纵然通通死在你手中，也是甘心瞑目。但可惜的是你并未修练到金刚不坏的境地，所以咱们都是白说。”

谷沧海道：“我当然还未曾达到这等境界，我们谈一谈条件如何？”

痴情仙子面色一沉，道：“没得好谈的。”

她挥一挥手，轰轰烘烘之声更加震耳，原来围绕在四方八面的数十道火龙，喷射得更高，大约总有三丈左右。

由于大阵布下的时候已不少，喷出的烈火落在周围的屋顶上，已变成一片火海。

以谷沧海为核心，周围两丈之内，尚未有火，但再往外即已形成了一道宽达三丈左右的火圈。

照理说，谷沧海确没有法子可以脱身，因为他其势不能纵起三丈以上而又横渡六七丈远的距离。

痴情仙子踏火而退，竟然一点也不怕瓦面上的烈火。这自然是她穿上那一层透明的衣服可以御火之故。

谷沧海突然发出一声长笑，接着朗朗大喝道：“无知妖孽，你们且看我谷沧海如何脱身吧！”

此时四方八面火光冲天，照耀得纤毫毕现。

谷沧海的神情也逃不过众人眼睛。自然他的话更加使人惊凛，因为这个烈火大阵经过多少次的修改和操练，已公认为是世上最厉害的阵法，任是大罗神仙，也难以幸免。

痴情仙子发出号令，数十条火龙一齐从空而降，全部向谷沧海之处射去。

当他们动手之际，但见谷沧海双臂一振，呼的一声，一条黑影破空飞起。人人皆看清这条黑影正是谷沧海手中抱着的阿环。都想这谷沧海敢是关心疯了？虽说他能够仗着绝强的力量，把阿环丢上半空，竟达八九丈以上。

这等高度，当然可以飞越过火海，落向远处，但阿环乃是血肉之躯，这一下非变成肉饼不可。

那数十道火龙从天而降，恰好要合成一片火网之时，谷沧海身形疾起，带着遏云震山的笑声，疾逾闪电，从那只有丈许方圆的火网缺口中飞出。

痴情仙子迅即发出命令，那数十道火龙带着轰轰烘烘之声，不落反起，斜斜指向天空。

以谷沧海的身手，诚然可以尽力跃起两三丈高，但跃高则不能及远，这是宇宙内的自然限制，人力到底有一个限度，决不能像飞鸟一般鼓翼飞走。因此，谷沧海虽是从缺口中冲出，但落下之时，定必落在火海中，甚至落下之时，须得被火龙扫中，紧接着火龙一齐罩下，顿时化作飞灰。这等情形，

赤身教方面早就计划过，晓得他最多只能苟延残喘片刻而已，所以大家都不惊奇，人人仰头上望，静等他掉下来。这烈火大阵唯一的缺点是不能随便移动，因为这些火龙乃是用西域出产的一种油类作为原料，以特制的圆筒喷出去，每一条火龙的配备都十分笨重繁多，而且喷射烈火之时，每条火龙都须得有五个后勤人员协助。

因此这个威力盖世的大阵，只能设于固定地方，尤其是事后这十余丈方圆之内，成为一片火海，任何房宇都得毁坏，所以亦须选择固定地点方可施展。

不过以此阵的威力，只要施展得出来，定是万无一失，谁也休想逃生。

百十对眼睛都集中在天空，谷沧海的身形已升到三丈高，这时阿环却已从高空消失，大约总在十余丈外。

却见谷沧海到了三丈左右的高度，略一停顿，居然又破空飞起寻丈，这才改变方向，迅急横飞。

这等情景煞像是鸟类一般，能得在空中进退自如，人人都张大嘴巴，瞧得呆了。

谷沧海笑声兀自震耳，刹时间迅即远去，隐设在黑暗夜空之中，从笑声飞去的距离推测，他乃是斜斜向地面飞落，快逾闪电，而落处则已远在十余丈外。

痴情仙子发出号令，收回烈火大阵，这一桩奇事她已被吓呆了，根本不敢动追赶谷沧海的念头。

书中交代，这谷沧海并非练有飞行之术，也不是长有翅膀。事实上是他借说话以拖延时间之时，已想出唯一可以脱身之法，那就是利用阿环和天遁神抓这两件物事，飞出烈火大阵。

当他把阿环从背后挪到前面之时，已暗暗取出天遁神抓，扣住她的臂膀，然后运足气力，把阿环抛出去。以他的绝世功力，竟把阿环抛到八九丈之高，遥向十余丈外飞落，他也趁机跃起，仗着天遁神抓后面那根细索，借力换气，登时又飞起丈许，才改向阿环追去。

当此之时，他已运足内力，把细索绷得紧紧，向前加速飞去，由于他距地面较低，又是笔直地向地面斜飞过去。

而阿环则一来身在高处，二来被天遁神抓的力道缓住了去势，二来她是作极大的抛物线向远处落下。

由于这许多种不同的原因，阿环虽是先行飞起，但在落地之时却被谷沧海追上，猿臂一伸，把她抱住。

此时谷沧海也没有法子平稳煞住冲落之势，因此他索性不作站立的打算，猛可一个翻身，变成了他背脊向下，阿环压在他身上的姿势。砰地大响一声，谷沧海硬是以背脊碰撞在屋顶之上，撞碎了一大片屋瓦，两人一同滑出丈许，又掉向地面，再度发出一声大响。单单是谷沧海自己的冲力，就足以使一个普通之人全身震裂，何况还加上一个阿环的冲力和重量，这一股压

力，简直可以把石头轧碎。谷沧海已运起天魔心功护身，可是这么巨大的压力，实在是梦想不到。以他身怀如此精纯的武功造诣，以及受过高度训练的体魄，也大是禁受不住，但觉五脏六腑好像都挪了位，眼前一黑，顿时昏了过去。在他身上的阿环，虽然有他作垫，减去大部分震动，但也是够瞧的了，当时也就昏厥过去。

片刻间，阿环首先回醒，耳中听到远处传来嘈杂的人声，以及烈火焚烧之声，顿时记起了一切，晓得自己尚在险地。低头一瞧，谷沧海双目紧闭，嘴角流出鲜血，可见得已受到极为严重的内伤。她勉力挣扎起身，一面伸手探查他的口鼻及心脏，晓得他只是昏迷，并非已死。

这一来使她又是宽心，又是害怕。宽心的是个郎未死，害怕的是他人人事不醒，犹在险境，须得立刻逃出这个龙潭虎穴才行。这刻她已没有人可以商量，一切都得靠她独力奋斗了。她站起身，舒展一下四肢，发觉全身虽然疼痛之处甚多，却没有一处骨头断折，也尚有气力。假如是她独自一人，似乎不难逃走。

当然她是宁死也不肯丢下谷沧海的，这正是她最大的困难，她如何能把这个壮硕的人悄悄带走？

她先跃上墙头，四下一瞧，便晓得自己的位置，离最外面的庄墙尚有三重屋宇之处。

阿环几乎急得哭出声，敢情她发觉自己双腿发软，即使是空身也很勉强地跃上墙头，若是背起谷沧海，那是一定上不了墙，更别说还有三重屋宇，须得更费气力。

此外，她还听说过本庄最外面的一重屋宇，屋顶上都装设有警铃等巧妙消息，她若是从屋顶过去，非惊动庄中之人不可。假如设法从平地出去，一来门户难寻，除非转到大门那边出去，但当然不可以从大门走。二来庄内养有一批极厉害的獒犬，随时随地会搜到这边，假如她从平地上走，说不定马上就碰上这些猛恶的獒犬，被它们的爪牙撕成粉碎。

她恨不得一头撞在墙上，求个痛快解脱，因为这些困难，简直是没有法子可以克服的。

十余丈火光冲天，喧杂异常。

这些声音使得她心惊胆战，在如此噪闹之际，她根本不可能查听出獒犬走动的声息。

要知这无瑕庄中豢养的獒犬，来自藏土，狞恶威猛之极，即使是狼、虎之类的猛兽，也未必禁受得住它们的爪牙。

阿环当然晓得獒犬的厉害，又知这些獒犬都经过训练，一般的武林高手，碰上了也很难逃得一命，何况她背着一个人人事不醒的谷沧海？唯一可以躲过恶獒的法子，就是高来高去。

但前文说过，她已双腿发软乏力，加上谷沧海的负累，根本无法上屋，何况屋顶尚有警讯系统，必须避开。

这刻她简直是陷入必死的境地中，完全束手无策，远处的人声、火声不断地威胁着她，刺激得她几乎崩溃了。

她跳落院中，全身发抖，却不顾一切搬弄谷沧海。好不容易才把他抱起来，便蹒跚地向院门走去。走到隔壁院落中，这才发现又得穿入屋宇，却无法越过这一重屋宇而抵达外面的一重。换句话说，从外面数进来的第四重屋宇，全都衔接无缝，无法出得第三重，除了越墙而过，就得横绕老大一匝，到了没有守卫的门户，方能出去。

她并非不知道本庄的奇怪建筑，而是在着急之中，不得不闯一闯，现在这座院落已使她死了这条心，当下举目向墙头望去，打算翻过这道石墙。

石墙那边也是院落，不过却是个小小的后院，必须穿过屋宇，才能到达前院。这样亦须连翻两重，最后的一重房屋，盖得更是奇怪。虽然每一座屋宇之间都有露天院子，但这些院子都不能进入，除非翻过屋顶，否则就无法出得庄墙。

那边是最后的难关，眼下还不必理会，当务之急，却是怎生越过这一重石墙。

阿环走到墙边，打量了一会。一面寻思计较，一面那颗心儿突突地狂跳，生怕恶獠忽然出现。

她咬咬牙，把谷沧海放下，背贴墙壁瘫软地坐着。然后用天遁神抓扣住他臂膀。自家运足气力，跃上墙头。

放目一瞥，那边院中杳无人迹，也没有最使她提心吊胆的恶獠。于是拉动细索，要把谷沧海吊上墙头。

若在平时，她也有一身武功，吊起一个人毫不困难，但目下四肢酸软，也不能提气发出内劲，全靠一股子着急之下勉强发出的气力，当然很不济事。

谷沧海身体才离开地面，她两只纤手已被细索勒破了，流出鲜血。她咬紧牙关，不顾手掌的疼痛，硬是往上绞拔，一尺一尺地把他吊起来，终于到了伸手可及之处。

她用一只手拚命抓紧细索，腾出另一只手，抓住他的腋窝，总算把他抓紧了，可以松掉几乎勒入骨头的细索。

她连连喘息着，等了一会，才用双手把他提上墙头。只这么一下，就已筋疲力尽。掌上的伤口，弄得谷沧海全身都是血迹。经过这么一下，她已晓得实在无法连越三重屋宇了。当下一阵心酸，热泪夺眶而出。

四方八面都随风送来火焚人噪之声，但阿环却感到十分寂寞，她目下独自担当起一个巨大的责任，那便是她须得决定是否要先杀死谷沧海，然后才自杀。

有一点她可以肯定的，便是她宁愿亲手杀死谷沧海，也不愿意让他死在那一群西藏来的猛獠爪牙之下，亦不愿意他死在痴情仙子等人手中。

第十五章 三三魔功通心髓

这刻无瑕庄的骚动方兴未艾，早先那个烈火大阵虽是撤掉，但遗下的油料却造成极厉害的火势，短时间内尚无熄灭征象。痴情仙子和燕媚、徐丹都不在场，这是因为她们当初在烈火大阵中，虽有抗火宝衣护体，但终究不能丝毫无损，三人都受到烈火热毒侵人，必须立时服药运功，全力自疗。

火场本是由十二金钗之一的柳絮指挥灭火，她经验不足，是以显得手忙脚乱，火势亦有蔓延扩大的迹象。

许多人都慌了手脚，正在此时，忽然一人现身，却是赤身教教主花蕊夫人。

群情顿时静息下来，依照她的命令，拆墙的拆墙，搬运沙土的搬运沙土，另有一部分人手专门撒沙盖火。

原来这种火势不能用水浇，因为水比油重，灌水的话，油浮在上面，一样焚烧。

这位赤身教教主花蕊夫人事实上没有远离，但她也不肯出头露面，这正是她棋高一着之处，因为她已经缜密计算过，假如烈火大阵还困不住谷沧海的话，则她出面亦没有用处，倒不如把谷沧海诱往黄山。目下果然不出所料，谷沧海插翅飞出烈火大阵。她得闻报告，也不追赶。直到手下报告无法控制火势，大有蔓延扩大以致焚毁全庄之险，这时，她才出来指挥救火事宜。

当然她万万想不到谷沧海飞出烈火大阵之后，竟昏迷在附近。如若晓得，百个谷沧海也早就让她抓回来了。且说阿环正在考虑之时，忽然听到谷沧海呻吟一声。她登时泛起了一线希望，定睛注视着他。

但见他又呻吟数声，这才缓缓睁开双眼。

阿环连忙道：“谷爷，谷爷，你觉得怎样了？”

谷沧海道：“我渴死啦……”声音有点含糊，但阿环仍然听得十分清楚。

她轻轻道：“我们现在还在庄内，没处弄水给你喝。”

她叹息一声，又道：“我也曾昏过去，现下四肢乏力，因怕猛獳出现，才拚了命把你弄上墙头。”

谷沧海定一定神，很快就了解她话中之意，不过他发现脑际还是昏昏沉沉，身体也使不出一气力。

他晓得这是震荡过剧的现象，嘴巴里又咸又腥，使他明白曾经吐血。目前来说，他已不能恢复气力，甚至连思想也大为呆滞。若是武功稍弱，而又不是尚有童子功的话，早就心脉震断而死了。他奋起坚强的意志，努力保持清醒道：“我听到许多噪声，那是什么？”

阿环道：“是她们在救火，方才比现在还要乱呢！”

谷沧海静静地想一下，才道：“那么我们还可以试一试，我们先落地再说。”

阿环道：“但那些猛獳十分厉害，我就是怕它们出现。”

她拿起短刀，又道：‘刚才我差点把你杀了。’

谷沧海极力保持头脑间的清醒，道：“我明白你的用意，很感谢你。现在我们移动吧，先落地再说。”

他运集坚毅卓绝的意志，使自己坐起来，然后咬紧牙关，向前一耸。砰一声摔在院落内，顿时又昏了过去。

阿环跳落地上，见他这般模样，骇得什么似的，垂泪不已。过了一会，谷沧海又回醒了，慢慢地爬起身来。

他摇晃了几下，终于站稳了。

阿环见到他满面大汗，额上青筋暴贲，可见得他是如何艰苦地站起来。目下虽然还在险境，但她忽然间勇气百倍，信心大增，好像一定能逃得出赤身教的魔掌。

她的勇气的泉源，就是从谷沧海的坚强表现那儿获得的。她感到他正如一个永不倒下的强人一般，纵是跌倒，也一定能爬起来。她一旦恢复信心勇气，四肢也不发软了，伸手托住他的手肘，道：“我们还是得越过两重屋宇呢。”

谷沧海道：“用不着，我们还得保留气力，对付庄墙这一关，然后再设法克服护庄河那一关。你懂得泅水么？”

她咬牙点点头，其实只懂得一点点，以前试过一次，最远只泅了七八尺。但目下她若说不会，谷沧海一定很失望，所以她假装懂得水性。谷沧海道：“我们从墙洞钻出去，这些洞穴都掩饰得很好，不留意的话，尤其在晚上，决计瞧不出来。”

阿环愕然道：“有洞穴可通么？为什么呢？”

谷沧海道：“是给猛犸通行的，咱们正好利用来脱身。不过，最外面的庄墙却得另想法子了。”

他们果然找到洞穴，毫不困难地钻出。

谷沧海有阿环搀扶拖拉，顺利出去，不久，就到了最外面那一重庄墙底下。

面对这一堵高达两丈以上的石墙，令人不禁兴起无法飞越之感。阿环打量再三，想道：“我勉强可以上得去，若在平时，亦能背着他窜起，搭住墙头而翻上去。但目下莫说这么高的石墙，即便是寻丈高也没法子背他上去。”

她也考虑到自己设法上去之后，才吊他上墙。但问题是她双手皆伤，又自不够气力吊他上来。

因此，她简直束手无策，整个人呆住在那儿，默默地望住这一堵高墙。

但见谷沧海迅速地将外衣甚至长裤也脱下来，撕撕卷卷，弄成一条两三丈长的布索。

用这条布索勉强可以吊起他，但谁来使力吊他呢？若靠阿环，那是一定办不到之事。

谷沧海从囊中取出三枚数寸长，粗如拇指的钢钉，找一块合用的石头，

道：“你把钢钉钉在石缝中，每枚相隔六尺左右，我到达第三枚钢钉上面，就已离地丈八，伸手可以搭住墙顶了。”

阿环大喜道：“这就有办法了。”

原来她虽是无能把谷沧海一口气吊上墙头，但分作三次，每次吊起六尺，却可以勉强办到。

他们照计行事，不久，阿环已到了墙头，抓住布索。另一端缚在谷沧海身上。谷沧海伸手勾住钢钉，运力向上拉扯，上面的阿环也同时收索。这一来谷沧海便不是由一人独力上升，而是双方合力。他升到第一枚钢钉，身子贴在墙壁，站着不动。

这时阿环便趁机休息，谷沧海自家也得休息，否则用力过多，又会有昏过去的危险。

第二次也圆满达到目的，现在他离地已达丈二，假如他摔下去的话，冲力甚猛，阿环便没有法子拉得住他。

这一摔若没把谷沧海摔死，尚可重头再来。

这个危机极为严重，成败在此一举。

他们尽量休息，但四下噪声逐渐平息，却是莫大的威胁。这表示火势已在控制之下，很快就会恢复原状，派出岗哨以及獒犬巡逻。他们必须争取这片刻的时间，免得功亏一篑。

阿环两次三番拉索示意动手，但谷沧海都摇头制止她。他在这等局势之下，依然如此冷静处理，决不肯匆忙行事。这一点虽是令人佩服，也能使人急死。

又过了一会，阿环实在忍不住，拉动布索。

谷沧海居然允许她动手，当下两人合力，但见谷沧海身躯慢慢上升。

最惊险紧张的关头，是钢钉恰在谷沧海面部之时，这时由于谷沧海双手无法运力，全靠阿环独自拉他上升，只要升起一尺，谷沧海又能发力使劲，帮助上升。很快就到了危险关头，谷沧海道：“阿环，别慌啊，只要支持过这一点点，我们就逃得出去了。”

他一面发话鼓励阿环，感到身躯缓慢上升。这一尺的高度，在感觉之中，比千万仞的峰岭，还要艰困可怕。

他的身体逐寸上升，到了最后两寸之时，好像停顿不动。谷沧海心中的焦急，端的难以形容。

他同时又替阿环感到难过，生出无限怜爱之心。

片刻之后，他已稳坐在墙顶，但两人都已筋疲力尽，满身大汗。他们互相依偎着，尽力休息，以期恢复体力。

阿环双手疼极，但她却咬牙熬受着痛苦。

不久，她首先恢复过来。道：“我们怎生渡过这条河流？”

谷沧海从囊中取出一支钢制的工具，交给阿环，道：“你得先把钢钉起出来，不可失落，否则他们推测得出我们都负了伤，发动搜捕，很快就能抓

回我们。”

阿环瞧一瞧这三枚钢钉，盘算如何起出。

谷沧海道：“你先下去，在第二枚钢钉处，用足尖勾住，两手就可够得着最下面的那一枚了。”

阿环如言去做，刚刚起出第一枚钢钉，猛见一条黑影蹿出院中，发出低闷的咆哮声，使她感到毛骨耸然，敢情那是一头獒犬。她迅快蜷缩起身躯，砰的一响，那只獒犬扑上来，碰在七八尺高的石壁上，发出响声。

谷沧海沉声道：“别怕，它跳不过一丈高……”说话之时，已丢下布索，让她抓住。

阿环借布索一点点力量，就翻上第二枚钉子上，然后贴墙慢慢站起，伸手抓住第三枚钢钉。

她腰肢一使劲，脚尖便伸上去，勾住钉身，这才松手垂下，起出第二枚钢钉。这时那头凶猛的獒犬已完全威胁不着她了，到她翻上墙头，然后伏身下去起出最后的钢钉之时，那头獒犬越跳越高，竟然超过一丈。两人都感到骇然，阿环完成任务之后，登时全身发软，出了一身冷汗。

谷沧海侧耳听了一下，道：“猛獒还未惊动人，我们不能不把握时机了。”

他把布索分缚住阿环和自己，然后硬着头皮，从丈多高的墙头，向外面猛然跳落去。

高墙外面就是护庄河，这道河流虽是深阔，水流却极为和缓。谷沧海和阿环两人先后掉在河中了，发出两下响声，冒出水面，却不见有什么动静。

阿环晓得谷沧海没有气力前泅，当即奋起精力，四肢并用，迅快游去。

她本来不大会泅游，但这刻却不知道从何处来的勇气和力量，居然顺利地向前浮泅，速度相当的快。

他们之间有布索系着，谷沧海尽量放长布索，让她全无拖累地游泅。而他，则集中精神，奋起最坚强的意志，不让自己昏迷过去。凡是识得水性之人，都懂得利用水的浮力，毫不费力地浮在水面上。在利用水的浮力之时，最要紧的是放松全身，手足不慌不忙地轻轻划水，便可以浮而不沉。如若心情紧张，拚命用力，那就反而加速下沉。谷沧海自然懂得此理，他并不费力地浮着，所怕的就是受震动后的昏眩，一旦失去神智，自然沉下河底无疑。

阿环所幸身上衣服少之又少，全不妨碍她游泅，不一会，已到达对岸。

上岸后回头一望，但见这条河宽达四丈有余，自己也不明白如何能游得过来。

她开始扯动那条布索，很快就把谷沧海拉到这边岸边。谷沧海在她拖拉之下，步上岸边硬地，大大喘一口气。猛可感到阿环却在发抖，当下轻轻拍在她后背心上，道：“别怕，你真是极勇敢的女孩子，我们现在总算是脱离虎口了。”

他那沉着坚定的口气，使阿环大大宽慰，顿时情绪平复很多。她低声道：“我自己也不晓得怎会游得过这条河的？”

这答案很简单，那就是爱情的力量，加上求生的本能，以致激发她的潜力，做出她本来办不到之事。

谷沧海心知其故，却不说出来，道：“我们得把握机会，赶紧走吧。”

他望一望天色，已露出一抹灰白，曙光即将划破夜幕。

这又使得谷沧海忧虑起来，因为他已约好接应之人，言明假如天色破晓，接应之人便须驾舟远行，以免泄漏踪迹。

现在时候已届，他们赶得上赶不上，自然是极堪忧虑之事。谷沧海带头走去，健硕的身躯，不时显得摇晃，步履间也时时现出蹒跚之态。

要知他回醒之后，不但没有运功调息的时间，反而连连受到震荡，设若他不是武功极强，而又坚毅卓绝，早就得昏倒地上。这意志与体力，两者不可缺一，任何一样支持不住，都得躺下。

他们在野草树丛中觅路前行，有时还得涉水渡过浅溪小河，身上湿淋淋的，两人身上的衣服都已被树枝勾破多处。

谷沧海还不要紧，阿环却大是尴尬，只因她身上本来就只有一件薄薄的短袖衫，里面一条内裤，此外别无其他衣物。

当她游泳时被水浸湿，薄衫贴在身上，玲珑浮突，简直和没有穿衣服一样。目下又被树枝勾破多处，全然无法掩蔽身体，简直是不成样子。他们大约走了四五里路，天色已明。

谷沧海虽是晓得问题严重，却也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坚持下去。走到一处芦苇极密之处，他们小心地走进去，抵达一条河汉子。谷沧海发出数声鸟鸣，那是暗号，接应之人凭这暗号出现，划船过来。

但谷沧海连续发出多次暗号，都不见接应的快艇出现。

当下回头向阿环道：“我们来迟一步，接应的人走啦！”

阿环听了这话，失望得双脚一软，扑靠在他身上道：“这便如何是好？”

谷沧海道：“不要紧，我们一定能安然离开无瑕庄的势力范围。”

他这刻也已发现阿环简直是赤身露体，连内裤也只剩下一条裤带和一些破布片，根本没有蔽体的作用。

他不禁摇摇头，心中无限怜惜，低头一看，自己身上的衣裤，亦是千疮百孔，脱下来也是没用，便打消了脱衣给她遮蔽的念头。假如他不是武功全失，身上衣服决不会勾破。

他四下打量一眼，但见左方地势较高，又有数株高树，当下拉住她慢慢走过去，果然找到一块干地。

他竭力支持着，捡拾了好些干枯的芦苇，铺在地上，勉强弄成一张狭窄的床铺。

这才坐下来，道：“阿环，你趁这个机会躺一会儿吧！”

阿环依言躺下，头上有树荫覆盖，四面有高密的芦苇作帐，形成一个小天地。这使她稍觉安心，伸展四肢，极力让身躯松弛下来。谷沧海便径自盘膝坐好，道：“阿环，我得打坐一会，若然有什么可疑迹兆，可摇醒我。”

阿环鼻孔中嗯了一声，算是回答。

谷沧海觉得奇怪，低头一瞧，但见这个美貌少女，已经闭上眼睛，脸上一片舒畅安祥的神情，敢情她才一躺下，便已坠入梦乡。谷沧海笑一下，忖道：“她委实太疲倦了，而且还有一点内伤，所以一躺下来就支持不住了。”

他的目光在她那实富有弹性的裸体上巡逡，但目光中全无半点色情的意味。他只觉得这具人体很美，尤其是在这空气清新的早晨，在这远离人世的荒野中，除了肉体呈现柔和的线条之美以外，尚有一种原始朴野之美。

本来他一直是倚靠坚强的意志，抑制住情绪上的负担，使自己外表上看起来毫不紧张。

事实上，他心灵中却承担着重若千钧的隐忧，使得他的神经异常的紧张，每一根都好像绷得紧紧的弓弦一般。

奇怪之事突然发生，原来当他领略到阿环裸露的肉体所表现出的美感之时，他忽然内心感到一种解放，顿时轻松下来。这便是他为何一直盯视着阿环身体的原因了。她肉体所呈现的美感，好像一座桥梁，使他窥见宇宙的奥秘。自然，她表现的是人间的美，是凡俗的，能够改变和毁灭的美。但那柔和的线条，以及雪白无瑕的肉色，却有如天人之间的一道桥梁，使他窥见了永恒之美，那是宇宙的奥秘，具有一种奇异的力量。谷沧海绷得紧紧的神经，立时都松弛下来。

由于心灵中隐忧已消除，完全没有了负担，他很快就晋入打坐功夫中的无我境界。

灵台间一片澄明澈彻，全无一丝杂念。

他的一身功夫出自天下武学源流的嵩山少林，自是正宗上乘之学，尤其是他得到应真大师亲传心法，加上光德、光慈、光悲三位高德大师扶持夹磨，根基之厚，当世无与伦比。

因此，旁人一辈子也难上窥这等境界，在他却全非难事。不过，这只是当他身体康强，功力精纯之时，方克臻此至境。而在他受伤之后，他只敢希望凭着底子好，稍为提聚功力，压制住伤势。做梦也想不到，居然可以晋入这无我之境。

时光在这静寂的旷野中，悄悄流逝，阿环一觉睡醒，睁开眼睛，但见夕阳西坠，又堪堪是黄昏时分。

她可真想不到自己这一觉居然睡了一整天，而且更令她惊喜的是居然平安无事。

她欠伸一下，蓦地全身酸痛不堪，尤其是两只手掌都勒破了，这刻因充血而肿胀，极为疼痛。

她禁不住呻吟一声，但觉身上骨节都散开了一般，胸口也有一种窒息之感。

现在伤势开始发作了，她心中很明白，却熬不住而呻吟出声。只听谷沧海道：“你觉得怎样了？”

她透一口大气，才道：“很糟，我怕不能动了。”

谷沧海道：“不要紧，我想想办法。”

他沉着镇静的语气和雄浑的声音，传入阿环耳中，使她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一般。

她斜眼一瞥，但见他侧身摸索那只随身革囊。他身上衣服完全破碎，显得甚是狼狈而又滑稽。

她禁不住低笑一声，随即惊道：“哎，我衣裳都破了，真羞死啦！”

谷沧海笑道：“你又不是第一次在我面前赤身裸体，怕什么呢。”

说时，从囊中取出一个小瓷瓶。

阿环忙道：“那时候不一样，现在怎可以这个样子？”

谷沧海不禁又笑道：“胡说，那时候才不应该，现在反而没有关系才对，好啦，闲话少说，你先服下药散，这是我师门秘制灵药，一切内伤，都能治疗。服下之后，我再帮助你行功运气，很快就可以恢复体力了。”

阿环欢喜得忘了赤身裸体这个争论题目，道：“你也是服了这灵药而痊愈的么？”

谷沧海摇头道：“功力越深之人，越难受伤，但亦因此更难治疗。这一服秘制灵药，对我的功效远比不上对你的功效，我是靠别的法子迅速恢复的。”

他一面说，一面把小瓶送到她嘴边，迅即倒出药散。阿环只觉得满口清香，随即自动生出大量唾液，药散便混和在唾液中咽入腹中。之后，谷沧海嘱她摄心运功，自己伸掌抵住她胸脯，把纯阳真火传入她体中。

她心神不定地接受他的治疗，约摸过了一顿饭的工夫，谷沧海收回炙热的手掌，道：“行啦，你已经恢复如常了，不过……”阿环跳起身，果然轻快自在，一如平常，当下问道：“不过什么呀？”

谷沧海微微一笑道：“不过我们仍须小心，万万不可太欢喜而碰上意外。”

其实他想告诉她，由于她心神不能集中，以致又坐失了一个大好机会。本来她若能好好利用这次治疗的机会，即可进窥上乘武功的境界。

但她又是因为他的手掌覆按在她乳沟上，以致心分神驰。一如最初她阴火焚心之时，得谷沧海援救那一次一样，亦是由于她心分神散，其时已失去一次大好机会。

但这刻谷沧海回心一想，何必让她知道而难过呢？所以改变了说话。天色已经昏黑，晚风习习，吹得久了，不免有寒冷之感。谷沧海已达到寒暑不侵的地步，自是没有什么感觉。

但阿环却万万不行，不禁瑟缩地偎贴着谷沧海，一方面还得时时运功暖体，免得感染风寒。

谷沧海心中坦然无邪，知道她寒冷，便伸手拥抱住她。阿环的感受却与他全然不同，给他这一搂，情思摇荡，娇躯像蛇一般扭来扭去。

谷沧海定力绝强，当作没有这回事，任她怎么扭贴厮磨，都不动声色。

又过了一会，谷沧海向她道：“我去一去就回来，你暂且躲在这儿，别害怕，我马上就回来。”

他迅快去了，阿环不但好像失去什么东西般甚是怅惘，同时又感到害怕。但觉凄风号啸，虫鸣泉啼，都足以令人心寒胆落。她紧紧闭上双眼，身子却不由得哆嗦起来。

挨了好一会工夫，忽然听到谷沧海的声音道：“我回来啦！”

阿环像弹簧般弹起来，扑入他怀中。

但立时感到有点不对，细一打量，这才发现谷沧海已经换了一身衣服，宛如农家少年。

他塞了一包衣服给她，道：“这是你的，我们总不便在别人眼前裸露身体啊！”

阿环迅即穿上，并且把头发编结成两条辮子，立时变成乡下姑娘。不过像她这等明眸皓齿，体态窈窕的乡下姑娘，倒也极是罕见的。

谷沧海道：“我在七八里路外的村庄，弄来这两套衣服。往回走时，却发现无瑕庄似是图谋大举，出动了无数人力。”

阿环骇然道：“我们的踪迹已经败露了么？”

谷沧海摇头道：“我可不相信咱们行踪败露，而且她们的去向与此间背道而驰，不可能与咱们有关。”

阿环道：“这可说不定，或者她们是使出声东击西之计。”

谷沧海笑道：“她们根本不知我在暗中窥看，怎会施展什么计谋？况且咱们昨夜居然能从烈火阵中逃生，哼，哼，量那痴情仙子只有怕我再去找她晦气，岂敢追来找我？”

这个理由大有颠扑不破的意味，阿环不能不信，道：“那么无瑕庄兴师动众，所为何来？”

谷沧海沉吟一下，道：“如果我猜得不错，大概是来了什么厉害对头，是以倾巢而出，应付强敌。这一路对头必定与赤身教约好时地，并非攻打无瑕庄，所以她们不能不兴师迎敌。”

阿环道：“那好极了，我们现在快走，定然无人拦阻。”

谷沧海道：“我暂时不能走，定须前往瞧瞧。”

阿环惊道：“我怎么办呢？”

谷沧海道：“若然我猜得不错，那艘快艇今晚仍会来接应。到时你听到鸟鸣之声，立刻出声回答，他们自会把你迅快带走。”

阿环道：“相公一定要赶去查看无瑕庄的动静么？”

谷沧海点点头，心想丢下她一个人在这儿等候接应，自然是十分可怕，便又道：“你跟我同去瞧瞧也行，随便你怎么办？”

阿环沉吟半晌，道：“我跟着相公，徒然牵累了相公，还是在这儿等吧！”

她的理由虽是堂皇冠冕，但谷沧海却暗暗叹一口气，忖道：“假如是阿莺的话，她一定要跟着我。”

不过他也没说什么，嘱咐过她一些事，然后踏着夜色，迅快向东方奔去。

片刻工夫，已奔行了七八里路，但见一条宽达八九尺的石板路，自北而南延布，道路两旁隔不多远就有树木夹植，瞧来甚是悦目而有气派。

谷沧海沿着这条石板路折往南行，他并不是在路上行走，而是在田野中循路而奔。大约走了两里左右，路侧十余丈外有个村庄。他刚才就是在这个村庄内弄到两身衣服，彼时庄内毫无异兆，因此，他并不停留，继续走去。

一阵急骤蹄声远远传来，马蹄敲踏在石板上，特别清脆传远。谷沧海闪身贴在一棵树后，凝神向来路望去。

片刻间，数骑如飞驰来，临到切近，共是四骑。马上的骑士全是皮帽皮衣和皮靴，装束怪异。

这四骑分作两时，并排而驰，极为齐整。前面的两骑鞍边都挂着长枪，后两骑却各有一把硬弓，一壶雕翎长箭。此外，四人背上都带着长刀。

这四骑像一阵旋风般掠过谷沧海，突然间蹄声全歇，但见四匹长程健马，斗地人立，硬是煞住去势。

鞍上的骑士好像是黏在马背上一般，纹风不动。四匹骏马前蹄一落地，就登时屹立不动，灵骏异常。

谷沧海不由得在心中喝声彩，同时想道：“他们忽然勒马不前，是何用意，难道说已发现了我的踪迹么？”

这个想法使他很不服气，忽听前面左边的骑士道：“往前五六里左右，就是三贤庄了。”

右边的骑士接口道：“因此，从现在起，咱们就须得小心戒备。”

这个接口的骑士，声调语气都和第一个骑士一模一样，全无分别。如若不是用眼睛瞧着，光是用耳朵听，定必以为是出于一个人之口。其次，这几句话的内容，本应连贯出诸为首之人口中，方合道理，这刻竟分由两人说出，亦是一大奇事。

后排左边的骑士沉吟一下，道：“不管三贤庄邀请了什么能人把守七大夫。”

右面的骑士接口道：“咱们兄弟可也不放在心上。”

这两人口音又是一模一样，亦是把该由一个人说的话，分拆开来，先后说出。奇就奇在这里，因为一个说出前提，一个说出结论。假如不是心意相通之人，那第二个说出结论的，很容易弄错：例如前面那对骑士，第一个说的前提是：“往前五六里路左右，就是三贤庄了。”

第二个接上结论是：“因此，咱们就须得小心戒备。”

但这个结论亦可以改为：“因此，咱们可放缓速度。”

或是：“因此，咱们休息一下，才一鼓作气地杀过去。”

总之，这结论千变万化，可以变为截然不同的内容。假如不是心意相通，焉能如此？后面的一对亦是如此，可就使谷沧海不能不大感兴趣了。

他脑筋迅转，细记父母和师父说过的武林人物中，突然想起这四人来历，

大为震动。

尤其是他对三贤庄知之甚稔，因为此庄的三位主人，乃是武林前辈名家，一辈子行侠仗义、声名之盛，只略逊于他父亲天罡手柯公亮大侠。又俱是意气相投的好朋友，谷沧海曾经见过他们好几次。自然从这四骑士语气中，显然他们打算入侵三贤庄，又可知三贤庄早已有备。

谷沧海想道：“以三贤庄的威名，天下武林无有不知，那三位前辈主人各有成名功夫，绝非浪得虚名之士。任何仇家打算去动三贤庄，总得估量估量自己力量。眼下这四个魔头，虽说足有动一动三贤庄的资格，但即使如此，他们亦不至于敢明目张胆，来个事前通知，惊动了武林。又听他们口气，竟是探知了三贤庄不但已邀约到许多能人高手，并且摆下七大关，这就更令人感到惶惑不解了？”

正在想时，后面的两骑开口道：“咱们远从关外赶来，一路上马不停蹄，居然在期前赶到，这刻离天亮还早，咱们兄弟要不要先休息一会，等到迫近限定时刻，才破关入庄呢？”

前面的两人齐声道：“如若等到时限将届，咱们破关入庄后，就没有余暇调息啦！”

后面的一对应道：“就依大哥的话。”

蹄声响处，四骑如飞驰出。才驰出六七丈，后面的两骑却开口互相说话。

右面的人说道：“牲口怎么啦？”

左边的人道：“想是略有倦意吧？”

原来左边的骏马慢了半步，此是极为罕有之事，所以惹得右骑开口询问。

殊不知这刻左骑马尾上吊住一个人，正是谷沧海。

这四匹骏马皆是关外名驹，脚程之快，天下罕有。数里之地，晃眼便至。但见前面一座庄院，灯火辉煌。

离庄门尚有二十丈之遥、石板路上一共有七处灯火。四骑迫近第一处灯火时，谷沧海已隐入道边黑暗中。

这一处的灯火，分挂在路边左右四棵树上，把当中这一片三丈长的空间，照耀得明如白昼。

这条百板路，本来不及一丈宽，但这刻已搭起一座木台，横伸出石路两边，变成一块广阔俱有三丈的地方，这木台离地三尺高。木台上右内角有七个人，最尖角处摆一张太师椅，两边各有一张长板凳，太师椅中坐着一个白须皤然的老太婆，手拄拐杖。此外坐在两条板凳上的皆是男人，六人中有五个是劲装疾服的年轻人，一个是中年大汉，身披长衫。

左内角也摆着一张太师椅，坐着一个三旬左右的人。此人方巾儒服，面貌清癯，眉长额阔，显示出智力过人。

但一时眸子，却闪动着奇异的强烈的光芒。他那高而无肉的鼻子，和薄薄紧闭的嘴唇，一望而知，此人冷酷无情。

在他左侧站着两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作书僮装束，但身上都佩着长刀，

右边两个女孩子，亦是十五六岁，作侍婢装束，面貌姣美，身上带着长剑。

单看这僮婢分侍的气派，此人来历不小，同时又有一种诡异的意味。

那四骑停在木台上，四个人八只眼睛，向台上之人打量。台上的人也望住他们，但见这四名骑士，高大黧黑，年纪都在六旬左右，前面两人虬髯绕颊，长得一模一样。

后面的两人没有虬髯，长得豹头虎目，眉浓如墨，两人的面貌亦维妙维肖，全无分别。

因此，任何人一望之下，都瞧得出这是一母所生的两对孪生兄弟。前头的两个虬髯大汉同时厉声道：“谁是把关之人？”

他们一同开口，声音如一，把右角的七人都看呆了。左角上的书僮，待婢也都忍不住微微而笑，觉得甚是古怪有趣。这关外来的四骑，不但形貌奇特，惹人注目。若论来势之凌厉，气派之凶傲，亦至足骇人。

但他们居然不曾一直催马跨上木台，可见得这三贤庄第一道大关，非同小可，竟使他们有所顾忌。

右角上的白发老婆婆拐杖一顿，发出咚的一声，接着沉声道：“老身在此。”

她的话声并不高亢，但每个字都强劲震耳，竟是借答话之便，露了一手上乘精妙的气功。

那四骑的目光，从左角那儒服文士身上，转到老婆婆面上时，都流露出着意细瞧的表情。

老婆婆那对松弛累垂的眼皮突然一翻，双眸精光四射，冷冷道：“赫氏兄弟，你们三十余年没有踏入关内，难道中原人物通通都不认识了？”

赫氏兄弟四人，都轻轻啊了一声，前头那一时虬髯大汉齐声道：“二弟，你们也记起她是谁了？”

后面的一对孪生兄弟齐声应道：“是！”

左边的大汉继续道：“她怎的如此苍老？”

右边的大汉道：“从前咱们见她之时，貌美如花。”

老婆婆身侧一个劲装少年挺身起立，大怒喝道：“住口！”

老婆婆却摇摇手，道：“阿卓坐下。”

那劲装少年不敢有违，只好忿忿坐下。

老婆婆接着道：“这四人乃是关外辽北赫氏兄弟，前面的两个是老大，取名大龙大蛟。后面的两个是老二，取名二虎二豹。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外人休想分辨得出这两对兄弟谁是龙蛟，谁是虎豹，他们修习的是通心功，每一对兄弟都心意相通，不须用言语传达意思。”

赫大兄弟狞笑数声，齐声道：“武大娘子倒是很知道咱家兄弟的底细呢！”

赫二兄弟齐声道：“不错，但她若能说得咱家兄弟至今未曾娶妻之故，咱们就当真服气了。”

这话一出，所有的人都别有会地微微而笑。

武婆婆哂道：“老身已是七十多岁的人，没有什么忌讳，既然你们这么说，却也不妨猜上一猜。”

赫大兄弟森冷地道：“你猜！你猜！”

武婆婆道：“据老身猜想，你们想是极怕妻子们辨认不出，不免会发生表错情之事，是以不敢娶妻。”

这个猜想正是人人会心微笑的想法，是以没有人不是伸长耳朵等着聆听赫氏兄弟如何回答的。

赫氏兄弟齐齐仰天狂笑，笑声震得众人无不耳鼓嗡嗡直响。他们笑完之后，还未开口，武婆婆已冷冷道：“难道是老身猜错了？”

赫大兄弟一同点头，道：“错了，错了。”

赫二兄弟接着一齐道：“可笑，可笑！”

那个名叫阿卓的劲装少年，又忍不住跳起身，应声道：“你们须得说出一个道理来。”

赫大兄弟浓眉一皱，目注少年，凶光四射。

口中道：“武大娘子，这小伙子是谁？”

武婆婆道：“这孩子是老身的孙儿武卓，你们不必放在心上。”

赫二兄弟哼一声，道：“这也罢了。”

他们言下已有不怪武卓之意，但武卓却火爆爆地瞪眼道：“俺决不相信你们尚有别的理由，才不娶妻。”

他这么一鼓瞪眼睛，说得异常认真，可见得他一心一意是为了这回事而不服气，决非对这赫氏兄弟有任何别的意思。

赫大兄弟齐声道：“你当真不信，咱们就说给你听听。咱们兄弟修习的通心功，必须纯阳之体，是以不能娶妻。”

武卓一听有理，颓然坐下，宛如斗败的公鸡一般。这一来，不但赫氏兄弟都仰天狂笑，连左方的四婢、僮，亦都忍不住泛起笑意。笑声收歇之后，赫大兄弟道：“武大娘子，你既是把守第一道大关之人，咱们兄弟跟你都是旧相识，抡拳动脚已没有意思了，你说对不对？”

武婆婆道：“对又怎样？”

赫二兄弟接口道：“若然我大哥他们说得对，咱们兄弟这就过去啦！”

武婆婆摇头道：“老身未能做主。”

赫大兄弟道：“要动手也行。”

肩头一晃，两道人影离鞍而起，齐齐落在木台当中。

于是又道：“想来必是你亲自出手了？”

武婆婆又摇摇头，道：“老身不知道。”

却见左角上一个俏婢走出来，纤手中举着一面金牌，走到赫大兄弟面前，道：“先生们瞧清楚了，此是第一道大关的金牌表记，如若过得此关，便将此牌奉送。先生们须得取足七面金牌，方有资格参加旷古无双的盛会。因此，先生们如不出手，就拿不到这一面金牌了。”

她侃侃言来，口齿清晰，莺声呖呖，衬上柳眉杏腮，很是动人。赫氏兄弟齐声道：“原来如此，那么把守这一关的到底是谁？”

俏婢道：“把守这一关的，乃是泰山武安村。只不知赫先生们是四位齐上，抑是你们俩人便算代表？”

赫大兄弟道：“我们两人就行啦！”

俏婢微微一笑，露出碎玉般的牙齿，风致嫣然，说道：“对不起，我得问个清楚才行，赫先生这句话是指的目下台上两位？抑是连同赫二先生们在内？”

右角上的人，都感到此女未免太过罗嗦，只有武婆婆面色沉寒，凝神聆听，微微露出惊异之色。

赫大兄弟竟没有哂笑，亦没有发作，道：“小姑娘好聪明，那边坐着的就是你家主人么？”

俏婢道：“不错，那一位乃是敝上之一。”

赫大兄弟哦了一声，四只眼睛死命向那文士瞪了一眼，但见他双唇紧闭，面上毫无表情，使人莫测高深。

他们查看不出线索，这才答道：“就是台上的两人吧！”

俏婢笑一笑道：“好极了，有烦泰山武安村诸位英雄出手拦阻，武婆婆德高望重，自是不宜参与了。”

她随即退回原位，笑容全敛，变得冷冰冰的。

武婆婆身侧两旁的六个人，都站了起身，赫大兄弟却没有理会，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那俏婢。

他们都感觉出这个俏婢，似是有一种特殊的气质，高出于其他僮、婢之上。

当下问道：“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俏婢道：“贱妾冷春，多劳下问。”

那文士突然开口道：“你们两位哪一个是龙？哪一个是蛟？”

赫氏兄弟自从出道以来，从来未曾有人提过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他们两对兄弟不但长得太像，谁也辨认不出。

同时他们修习通心功，照例是一对对同进退，无论是说话动手，总不分离，是以别人亦无须询问各人之名，都把每一双兄弟当作一人。这文士忽然询问，竟是他们平生未有之事，都愣了一下，左边的一个说道：“咱是赫大龙，他是赫大蛟，你好好记住。”

赫大蛟接声道：“下次碰到了，瞧你还认得认不得？”

那文士依然全无表情，冷冷道：“这事何难之有？我这就背转身子，你们换好位置，我认给你们瞧瞧。”

赫大兄弟放声狂笑，道：“你想碰碰运气是也不是？”

他们因是自小常常有人想辨认他们，经验丰富，晓得有些人是碰运气。反正一是一否，机会是二分之一，往往可以碰对。

文士道：“那要如何你们方能相信？”

众人都感到十分有趣，尤其是这个文士口气之中，信心十足，人人都想瞧瞧他究竟可有这个本事。

赫大兄弟道：“你得连猜三次，都猜中了，便是当真辨认得出我们。”

文士道：“就是这样吧，总得让你们心服口服。”

他站起身躯，竟然甚高，随即背转了身子。

赫氏兄弟各自伸出双手，互相面对面抓紧，突然间迅快旋转，速度之快，难以形容。最奇的是他们忽而顺转，忽而逆转，变换转向之时，其间竟毫不停滞。这自然是由于他们心意相通，是以力道、动作俱如一人，方能如此吻合无间。

如此转了一会，才停下来，并肩而立，齐声道：“行啦！”

文士应声回头，锐利的目光在他们身上上下下地看了一下，立刻就指住右面的说道：“你是赫大龙。”

又指左边的道：“你是赫大蚊。”

赫氏兄弟愕然相顾，显然是猜中了。

文士已旋转身躯，等他们再次掉换位置。

赫大兄弟复又如法疾旋，他们转得如此迅速，即便是一直以同方向旋转，谁也无法记住。

在木台一角的树上，谷沧海也曾运足目力，认住其中一人，竟也无法一直盯住。

第二次那文士猜测之时，亦是毫不迟疑地就喝破谁是龙，谁是蚊。赫氏兄弟当然万万不能相信，只因他们自从练成了通心功之后，比之天然生成之时，更要相似。

全身上下以至于声音表情，没有毫厘之差。

第三次急旋后停了下来，又复并肩站好。旁人无论怎样的用心瞧看，仍然瞧不出他们有何差别。

文士冷冷道：“猜完这一次之后，你们不服气的话，仍然可以再来，直到服气为止。”

赫大兄弟两人动也不动，更不开口。

谁知文士伸手一指，又将他们辨认出来。

这时候他们不能不相信对方有此慧眼，但连他们自己也想不出对方是辨认自己的什么地方？众人见他们又惊讶又迷惑的表情，都明白这回又猜对了，不由得都佩服地望住那文士。

文士徐徐落座，不发一语。

俏婢冷春即开口道：“诸位请动手吧，时候不早了。”

泰山武安村的六个人，由那长衫中年人率领，步出台中，那中年人抱拳道：“在下安乾，这五个都是在下的侄辈，敬请前辈赐教。”

赫大兄弟一瞧他神凝气足，英华内敛，便知此人已列高手之流，可真不

敢小觑于他。

赫大兄弟一齐抱拳，回了一礼，道：“好说了，咱兄弟一向使刀，诸位请亮兵器吧！”

安乾道：“自当遵命。”

一挥手，大伙儿都亮出家伙。安乾使的铁锏，其余五个年轻小伙子棍、棒、刀、剑全有，但不相同。

谷沧海这时注意力完全落在那个中年秀士身上，但见他端坐如磐石，神凝气足，单单就是这等含敛功力的修为，已经万分罕见。台上冲起耀人眼目的剑气刀光，赫大兄弟叱咤如雷，两把大刀涌出重重光幕，严密地护往全身。

那泰山武安村的六人，却分从四方八面进攻，此进彼退，配合无间，霎时间，斗得极是激烈。

那中年秀士目光笼罩全台，十分凝神专注的观看这一场罕见的恶斗。

谷沧海更觉得迷惑，因为此人所坐的地方，以至他目下如此专注的观战神情，在在都显示出他身份特殊，有如公证人一般。本来当个公证人也并没有什么奇怪，问题是这台上拚斗的人身份与一般武林名家不同。

赫氏四魔凶名久著，身份名望可与当今两大邪派的首脑人物相比拟。一般的黑道高手见了他们，只有叫爷爷的份儿。

说到泰山武安村，乃是武林中诸大门派之一。宇内称之为泰山派的就是他们了。

这一关既是由泰山派把守，连那隐居已久的武婆婆也亲自出马，可见得泰山派何等重视今日之会。

由此推测，武婆婆带来的六人，自然皆是该派的精英高手。这一来，使人不解的是谁能使泰山派出动全力，甘心情愿地来把守第一关？赫氏兄弟又何以肯跋涉长途地赶来参加？并且肯依规矩的去闯这七大关？这中年秀士有资格当这等拚斗场面的公证人么？许多疑问从谷沧海心中闪过，使他既感到极有兴趣，又确知自己没有来错，这一场奇怪的事件，其中必定蕴含得有十分惊心动魄的内幕。再想到这七大关的头一关，竟由泰山派把守，后面的六大关又是些什么高手？

台上已激斗了灯一会儿，谷沧海目光转到台中心，但见泰山武安村的六人，远攻近拒，忽进忽退，乍看来六个人好像只有一个人那般融合无间。

在这六人围攻之下的赫大兄弟，双刀幻出重重光影，严密抵御着。从他们的刀法功力来看，对方虽是练有联手阵式，却不易拦阻他们冲过去。

谷沧海只瞧了十余招，就发觉武安村的六人之中，只有为首的安乾，功深力强，足可以与凶名极盛的赫大兄弟一拚。

余下五人，尚逊一筹。在这十余招之中，赫大兄弟有两次极好的机会，可以劈倒敌人。但他们却及时收回大刀，竟不曾下杀手。这赫大兄弟向来杀人眨眼，即使对方是名门大派，他们凶性一发，亦是全无顾忌。

因此，他们不肯伤敌之举，又使得足智多谋的谷沧海完全弄不懂，心中

更是迷惑。

中年文士忽然举手挥摇一下，武婆婆喝道：“孩子们，给我罢手退下。”

以安乾为首的六人，闻言而退，赫大兄弟居然并不追迫，反而笑吟吟地收起长刀，向武婆婆拱拱手。

中年文士身后的侍女冷春走出来，把金牌交给赫大兄弟，说道：“赫爷们到第二关时，请把金牌交出，若然过得第二关，便会送上两面金牌。”

赫二兄弟拉了四匹坐骑，跨上木台，发出吵耳的响声。谷沧海心想：“此时不走，更待何时？迅即飘掠下地。他才一沾地，立刻滚入草丛中。在他前面两三丈远，两条人影站起来左右张望。这两条人影皆是女子，身上披着白纱，是以在黑暗中相当显眼。谷沧海一离树荫就瞧见了，是以在半空中打个千斤坠，迅快落地藏起。

这时他才知道田野中竟然布下岗哨，使他最惊异的却是发觉这两个女子，乃是赤身教弟子。

他躲在草丛内倒不担心，因为对方心神已被台上的人物分散了，最多只发觉一点影子，想来不会真的动疑搜寻。

却见他捏拳轻轻地敲击脑袋，满面皆是困惑苦恼之色。是谁在幕后主持，竟能使三贤庄供作这等用场，像泰山派这等门派，怎肯派人设关？赤身教的弟子，又怎肯充任岗哨？这件事的幕后，隐藏着些什么人物和什么事情？

他有生以来，要以目下最是迷茫惶惑，这种种现象，在武林中根本不可能发生。尤其是赫氏四魔这等凶人，居然也遵守武林规矩，相当有礼，刀下亦不伤人。

台上的赫二兄弟忽然向中年文士说道：“尊驾也猜一猜咱兄弟如何？”

这两人也是长得一模一样，由于没有虬髯之故，显出年轻得多。中年文士定睛打量他们兄弟，全台之人，无不向他注目，瞧他到底猜是不猜？中年文士突然仰头闭目，似是需要思索一下。但很快便又睁开双眼，点头道：“好吧，总得让你们兄弟心中服气才行。”

赫二兄弟报出名字，一个是赫二虎，一个是赫二豹。

中年文士不在乎地再瞧他们一眼，掉转身子。

赫二兄弟跃落台下，奔到黑暗之处，片刻回来，往台上一站。中年文士回头一望，伸手指住右边的人道：“你是赫二虎。”

赫二兄弟骇然相顾，道：“咱们服气啦，只不知尊驾从哪一点辨认出咱兄弟？”

中年文士淡淡道：“你们兄弟的通心功练到第三十三层之时，天地间再无人认得出来。”

赫氏四魔讶骇相顾，都露出凜然之色。

原来他们兄弟的通心功，虽然有许多人知道，但这通心功竟有三十三层，却是一个秘密，外人从无知者。

那中年文士既然说出这等秘密，可知并无虚假，由此亦可推知他的武功

深不可测。这一件事，实在足以令他们兄弟惊骇一辈子。他们心中寒凛之下，不敢多说。草草抱拳行礼，便牵马下台而去。但他们并非一直向第二关走去，却在数丈外就下来，低头商议此事。谷沧海眼见他们下台去了，马上就攻打第二道大关，心中甚急。查看之下，发觉岗哨甚密，若要悄悄溜过，不让她们察觉，简直是不可能之事，他也曾打横查看过去，才知道赤身教之人，竟是一个接一个地横向延伸，也不知伸延多远。假使来个大包抄绕过去的话，只怕徒然来奔跑，白费气力，到头来那边另有别的家派之人防守。因此，他放弃了大包抄之计，想了一会儿，决定冒一次险，赌一赌运气，他取出天遁神抓，选定十丈外一株高树，黑夜之中，依稀只见到那树黑呼呼的大略形态。但现在已顾不得有失手的可能，暗暗运功准备。

他定须等到有人闯关，近处的岗哨都分散心神之时，方可出手施为。因此，他不得不忍耐等候，奇怪的是那赫氏四魔居然还在路上商量个没停。

等了许久，谷沧海真怕天色发亮，更是无法偷渡。

第十六章 毒丐媚女旧路人

忽然一阵婴儿啼哭的声音升起，静夜之中传得老远，人人都大感惊讶，心想此时此地，哪里来的婴儿？

但见两道人影奔来，霎时已走近木台，到他们上台站定之后，全身暴露在明亮的灯光下，使人不由得一怔。

原来这两人一个是垢面蓬首，鹑衣百结的乞丐，又老又脏。若是在路上碰到，相信很多人要掩鼻而过。

这个老乞丐左手一根竹杖，右手一条皮鞭，也不知干什么用的？身上挂着四五个竹筐和一只大葫芦，背脊微微伛偻，老态龙钟。另一个却是个妇人，衣衫整洁，颇有几分姿色，扬眉飞眼，媚态横生，手中抱住一个婴儿，这刻尚在啼哭，这妇人轻轻地哄拍，一片慈爱之情。

她和那老乞丐站在一起，成为极鲜明强烈的对比，使人觉得这景象极不顺眼和恶心。

这妇人背上的衣服，却大见破碎，露出白皙的背肌。夜风过处，衣上许多碎片，都飘摇不定。

她向台上之人缓缓扫瞥一眼，咯咯笑道，“老不死瞧啊，这儿倒是真像那么回事呢，这些人是谁呀？”

老乞丐目光扫射一匝，只在中年文士面上略略停了一下，口中答道：“娘子也认不出，我老叫化更认不出了。”

他的声音沙哑无力，好像快死的人一般。

那妇人道：“老不死，你三天没要饭了，怎生养得活奴家？你不再弄些什么吃的喂我，可别怪奴家跟别人私奔。”

她那对眼睛在泰山武安村那几个小伙子面上转来转去，煞有介事一般。

老乞丐突然挺直身子，怒道：“什么，你想私奔？”

一扬皮鞭，唰的一声，向她背后抽落。

那妇人竟不闪避，被鞭子抽中，衣服登时破得更多，白皙的背肌上，清清楚楚地现出一道鞭痕。

她虽然还含着笑容，但面上肌肉颤抖，显然这一鞭疼痛攻心。她深深吸一口气，才叫道：“老不死打得好，奴家就是想跟别的汉子私奔。”

老乞丐怒声道：“你敢？”

她道：“奴家有什么不敢，先打死你的命根子……”

啪的一巴掌，打在婴儿身上。

那婴儿本已不哭，一掌落处，又呱呱地惊啼。

那妇人噼噼啪啪连打了四五巴掌，但见那婴儿胖胖的腿上，都现出掌痕、指痕。

老乞丐扬鞭猛抽，唰唰之声不绝于耳，眨眼间，已抽了她六七鞭之多，但见她背上裸露一大块，鞭痕斑斑。

泰山派人中，武卓脾气最烈，陡然跳起，厉声道：“把那孩子放下。”

老乞丐垂手停鞭，嘿嘿笑道：“娘子，老叫化劝你还是乖乖听话的好。”

那妇人媚眼半闭，射出极满足的光芒，但面上肌肉仍然在颤抖，显然剧痛犹在，她没有理会武卓，口中发出舒服透顶般的呻吟声。武卓跃过去，正待伸手去抢那婴儿，只听武婆婆厉叫一声：“阿卓住手，回来。”

武卓怔一下，缩手回头道：“这女人凌虐小孩，咱们竟不理么？”

武婆婆还未回答，那妇人尖笑一声，道：“给你吧！”

双手一扬，竟把那婴儿向武卓丢去。

武卓转眼瞧见，伸手去接。武婆婆喝道：“不要接！”

武卓哪里肯听，一伸手已接住那个婴儿，这才回头道：“为什么不接？如若不理，孩子岂不是摔死了？”

老乞丐面露讶色，向武婆婆望去。

只因她阻止武卓接住婴儿的那一声喝叫，强劲震耳，一听而知，必是一流高手，内功深厚无比。同时她竟能瞧出蹊跷，出声阻止武卓，亦是非同小可。

婴儿咿呀哭叫，手舞足蹈，武卓虽然身手矫健，气力甚大，但生怕抓痛那婴儿，是以抱得甚是困难吃力。

武婆婆突然站起身，颤巍巍地走近武卓，伸出拐杖，杖尖挑住婴儿背后，喝道：“孩子放手。”

武卓不敢有违，放开双手，但见那婴儿平躺在拐杖上，虽然不住挥手踢足，竟不跌落地上。

武婆婆眼皮一睁，眸子中射出精光，凝视着老乞丐，道：“古帮主，这小孩儿还给你。”

拐杖一送，那婴儿呼一声，凌空飞去。

老乞丐一手揪住他的小胳膊，众人见了都不禁一惊，生怕婴儿胳膊受不住这力道，立时断折。

谁知那婴儿稳稳停住在半空，一望而知，老乞丐化解对方拐上力道之时，手法细腻奇奥，高绝一时。

那婴儿在空中飞来飞去，反而觉得好玩，不但不啼哭了，还嘻嘻直笑，老乞丐把婴儿丢给妖媚妇人，道：“娘子，好生抱住，别送给人了，这一位是行家，玩笑开不得。”

武婆婆转身一伸手，五指扣住武卓左手间的曲泽、尺泽、少海三处穴道，沉声道：“孩子，你可有奇异的感觉？”

武卓道：“好像手掌有点麻痒。”

武婆婆哼一声，似是责备他不听话，以致中了敌人暗算。但此时此地，却不便申叱斥责，转眼向老乞丐望去，突然堆起笑容道：“古帮主，咱们昔年在武安村中，曾有一面之缘。你是贵人事忙，想必早已忘记我这个老太婆了。”

她忽然堆笑叙旧，心中打的什么主意，人人皆知，不禁一阵骇然。只因她武婆婆的声名，连关外赫氏兄弟也对她不致失礼，可见得当真是厉害角色。如今为了孙儿性命，竟低声下气地跟老乞丐拉起交情来，由此可知，这老乞丐手段必定极为恶毒厉害，才能把武婆婆降住。那乞丐恍然道：“你就是武大娘么，恕我老叫化年老昏耄，竟没有认出是你，这孩子是谁啊？”

武婆婆道：“是老身的孙子。”

老叫化叹口气，道：“你的孙子已经长大成人，但老叫化仍然没有后代，实是可悲。”

武婆婆道：“小孙不识高人，得罪了古帮主，望帮主给老身一个面子，赐予解药。”

老乞丐转眼向妇人道：“娘子，这一位是泰山武安村第一位人物武大娘，她的话你都听到了，解药是给也不给？”

妇人面色沉寒如水，冷冷道：“不给。”

老乞丐道：“你最好别得罪她，还是把解药拿来吧。”

妇人又冷冷道：“不行！你不用再说了。”

老乞丐耸耸肩，向武婆婆做个无可奈何的表情。

泰山派方面的人全都起身抽出兵刃，人人面色铁青，准备上前一拚。

武婆婆回头道：“拿一把刀给我。”

一个少年奔出去，一手接住拐杖，一手把刀献上。武婆婆抓住长刀，面色铁青，眼中射出仇恨的光芒。

但见她左手一抬，武卓的手便不由自主的高高竖起，武婆婆恨恨地盯了老乞丐和那妇人一眼，提起手中的长刀。安乾跃到她身边，道：“大姑妈，你想干什么？”

蓦然出刀，架住了武婆婆向武卓手臂斩落的长刀、发出锵的一声。众人这才知道武婆婆竟是要斩断孩子的手臂。

假如是因为他手掌已经中毒，非砍断不可，一如壮士断臂的话。则她的决断以及老乞丐的施毒手段，都太以骇人听闻了。安乾道：“大姑妈，难道不能再等一会儿么？”

武婆婆道：“拖延越久，危险越大，为了卓儿性命，非断去他一臂不可。”

安乾道：“这位古帮主是谁？”

武婆婆哼一声，道：“好，我告诉你们，嘿，嘿，反正我今晚决不让他活着离开此地。”

老乞丐怪笑一声，道：“娘子，听见没有？你这祸闯得大啦！”

妇人冷冷道：“有什么了不起，最多你们同归于尽。你这老不死的若是活不成了，我好趁早改嫁。”

老乞丐大怒道：“贱人，你这是找死。”

一扬手，噓噓鞭声起处，连抽了三记，鞭鞭都结结实实地抽中妇人后背。她被鞭势抽得向前冲了两步，全身发抖，痛得面上变色，泪水夺眶而出。

但她一方面又裂唇而笑，眼中露出强烈的满足神情。只听武婆婆道：“这个老叫化乃是昔年横行三湘五湖的毒丐帮帮主，姓古名不仁，他除了武功高强之外，更擅长用毒，想来那婴儿衣服上附有毒针之类的暗器，阿卓接住婴儿之时，不知不觉刺破了手掌，被剧毒侵入。这古不仁天性残酷恶毒，平生杀人无数。身边总有一个女人跟随，供他鞭挞虐待。现下这一个女人，已不知道是第几百个了，奇怪的是这些女人都甘心情愿地让他糟蹋。”

老乞丐古不仁呵呵笑道：“武大娘居然没有歪曲事实，倒也难得。”

武婆婆没理会他，接着道：“他为患了相当久一段时间，毒丐帮人数越来越少最后终于被那柯公亮和应真大师两人，扫平了毒丐帮，古不仁也负重伤遁走，直到如今，相隔三十余年之久，他竟又重现江湖。”

古不仁道：“我若不是为了应真和柯公亮的仇恨，今日也不赶到这儿了。嘿，嘿，我老叫化早晚要铲平少林寺，杀尽柯公亮全家，你等着瞧吧！”

武婆婆冷冷道：“这也未必，你今晚能活着走下此台，再说大话不迟。”

古不仁一撇嘴，道：“泰山派武安村只不过是安家七掌和武家二十四腿两种玩艺儿罢了，老叫化几时放在心上？”

武婆婆道：“虽是小玩艺儿，但凭你古不仁，未必就能安然闯得过。”

她手中长刀略略举高一些，口中问道：“孩子，现下那阵麻痒之感已蔓延到腕上了是不是？”

武卓面现愧色，道：“正是。婆婆即管下手，孩儿挺得住。”

眼见那口锋快长刀便要落下，左角上的中年文士突然冷笑道：“慢着，区区之毒，何须断去一臂？”

老乞丐古不仁面向着妇人，双眼却斜斜睨视那中年文士，怪笑连声道：“娘子，有人竟用不着你的解药，就能治好那厮呢！”

那妖媚妇人道：“这家伙是谁，我看着很顺眼，直想跟他泡一泡。”

古不仁面色一沉，道：“我们先瞧瞧人家的手段再说。”

中年文士起身离座，缓步行去，掠过那妇人身边。那女人好像想出手暗算，但忽然忍住，竟没有出手。

中年文士似是毫未觉察，一径走到武婆婆身边，左手藏在胸前，手指弹处，一粒丹药飞出，投入武卓口中。

此举由于他身形遮挡住，是以老叫化和那妇人都没瞧见。他脚步一停，站在武卓前面，伸手出去，抓住他的手肘，一股内劲透入，竟把武婆婆的五指弹开。

武婆婆万万想不到这中年文士的内功修为，如此精纯深厚，吃了一惊。同时也生出信心，缩手退开两步。

那中年文士托住武卓手肘，淡然道：“我有一种特别法门，可以把你血液中的毒素，从伤口迫出来。你现在瞧一瞧掌心。”

武卓摊开手掌一瞧，道：“果然有一滴黑血。”

“行啦，你用清水洗净手掌后，便可无事。”

说罢，回转身子，缓步行回他的座位。

老乞丐和妇人都有点发愣，大概是他们施毒以来，从未有人能使用特别手法就可以化解。因此，他们对这个中年文士实在感到万分莫测高深，不敢随便得罪他。

武婆婆喝退武卓，双目凝视着老乞丐，厉声道：“你们上来吧！”

老乞丐哼了一声，微佝的背脊陡然挺直，丢掉皮鞭，伸手深入竹筐内，突然取出一条鳞纹斑斓的毒蛇，粗约拇指，长度少说也有六七尺。毒蛇一离筐，立时在他手上缠绕起来，缩成一团，宛如一个锦球。中年文士突然冷冷道：“过关规矩，严禁杀死守关之人，古帮主想必也记得的。”

老乞丐眉头一皱，道：“老叫化平生出手，无人不死，这个禁条倒是大大的难题了。”

谷沧海听得大奇，心想：“观下那中年文士宣布的禁条，更是匪夷所思，做梦也想不到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他自然无法猜得出，是以查明真相之心更坚。

他深深吸一口气，正要实行冒险之计，趁这刻人人注视台上之时，利用天遁神抓飞渡过严密的警戒圈。

忽听那台上的俏丽侍婢冷春大声说道：“负责岗哨之人小心，莫要一味瞧着台上，被人趁机混入。”

谷沧海一怔，向那冷春恨恨地瞪了一眼，打消了飞渡之心。暗忖：“这个死婢子太厉害了，好像已估计到我想行动，特地叮嘱一声。”

心念一转，悄然退出十余丈，这才转回大路上，取出一条黑布，蒙住嘴鼻。又把斗笠压低，这才举步向木台走去。

此时但见安乾已率了四名子弟，联手力斗老乞丐。

武婆婆已退回座位上。

大概这是中年文士的规定，不许武婆婆出手。

谷沧海瞧了七八招，就深信那中年文士宣布的禁条，果然真有拘束力量，老乞丐真不敢使毒手加害把关之人。

他想不出这个道理，便举目遥望，目光越过第一关，但见赫氏兄弟动身向第二关驰去。

斗然间，蹄声从身后传来，他让开一点，站在路边，回头望去，这才发现竟是一群人赶来，有的徒步，有的骑马。

霎时已到了切近，他们人数虽然不少，却没有一点声音。谷沧海定睛一看，竟认出了不少人。最先认出的是黄山三怪李奔泉、陈眠石和钱耕云。

这三人一式的黄绸长衫，须发白了大半，比之昔年追劫于他之时，显然苍老得多了。

他们的左臂齐肘以下都不见了，可知那一次黑手派的晃横、赤身教的黎若妍等四个凶人，果然追上他们，一一断去一臂。此外，他还认出银刀府的二郎、四郎、五郎以及毒星龚金钩等人，其中有七八个一望而知，是他们的

得力手下。

除了这些认得的或是看得出来历之人以外，尚有十余人，俱是神态凶悍之辈，一望而知，尽是黑道上有名人物。

其中有一人长得白白净净，年约三十四五左右，外貌俊秀。谷沧海忽然觉得此人很值得注意，再三打量，却没有线索可以推测出他的身份来历。

这一大群人在台下停住，凝神观看台上的激斗。

这时那毒丐帮帮主古不仁施展绝艺，只见他手中的锦鳞毒蛇猛然自行侧卷，缠住了安乾的铁铜安乾运足内力一抖，左掌寻暇抵隙地向古不仁胸口要害劈去。同时之间，刀棍剑棒数般兵器四面夹攻而至，古不仁既不能向后闪避，还须腾出一手抵御最先砍到的长刀。

眼看这一招定可击败古不仁，哪知他怪笑一声，身形疾然飞起，竟是借安乾铁铜一抖之势，冲天飞起，这其间只用左手拨开长刀，看来一点也不困难。

他飞起两丈，飘落一侧，手中的毒蛇已蜷作一团，宛如一个大锦球他举起左手，表示停战。

安乾一摆手，人人都凝身止步，没有追扑上去。

古不仁道：“我老叫化刚才若是撒手放出长虫，你就难逃一死了，对不对？”

安乾道：“但尊驾未必躲得过在下的一掌。”

古不仁道：“此言甚是，不过若是真干的话，老叫化只须拚着受一点点皮肉之伤，硬挨一刀，即可抵住你的掌势。两下相比，你亡我伤，自然是老叫化大占便宜了，对也不对？”

安乾尚未回答，俏婢冷春已缓步而出，道：“古帮主过了这一关啦！”

说时，取出一面金牌，两指拈着，递了过去。

古不仁怪笑一声，伸手便接，口中道：“若是可以伤人，老叫化早就过去啦！”

他那五只鸟爪般的黑瘦手指，抓住金牌，却没有立刻拿过来。

只有大行家才瞧得出，那凶名赫赫的古不仁，竟是拿不动金牌，这自然是冷春不让他拿去之故。

在这瞬息之间，双方各以内力相拚，一个不让对方拿走，一个却要夺到手中。

武婆婆微微失色，心想：“若是那中年文士出手，便不稀奇。”

目下这么一个俏丫头，居然也有如此精湛深厚的内功造诣，竟足以与古不仁抗手争胜，实在是骇人听闻之事。

但见冷春纤指一松，微笑道：“前途尚有六关，古帮主须得多加小心，莫小觑了天下之士。”

这话表面上好像似嘱咐他小心应付，其实却是暗暗警告他不可张狂卖弄。

古不仁乃是凶狡无比之人，哪里听不出来？

他已发觉对方内力之强，极为惊人。以一个丫头身份之人，尚且如此，其主人可想而知，是以他当真大为惕凛，应道：“不劳姑娘关怀，老叫化自有分数。”

转眼望往那个抱着婴儿的妇女，道：“娘子，咱们走吧。”

他们迅即下台去了，台下那一大群黑道好手立时涌上台去。但见这一大群人齐齐涌上台去，谷沧海方自讶异，心想这些人虽然都是黑道上知名之士，但眼下不论是守关的或是闯关的，都非是一般江湖道可比。换言之，这一作人饶是声名响亮，但却全无上台闯关的资格。那群黑道人马上台之后，只见那白白净净的人越众而前，向左右两角的人都行过礼，才道：“在下等三十二人，听闻三贤庄举行旷世未有的盛会，特地赶来，瞻仰天下名家高手的风采，在下等已列得有名单在此。”

说时，从袖中取出了一封大红拜帖，双手高捧。左角的中年文士点点头，那侍婢冷春举步走出，伸手取过拜帖，瞧了一眼，挥挥手道：“过去吧！”

这一大群人都露出大喜之容，迅快过了这一关。

那侍婢冷春高声道：“那边的六座擂台，你们不用上去打扰了，往来之际，可以由台边绕过。”

说罢，轻移莲步，回到那中年文士椅后待立。

谷沧海暗暗跌足，想道：“早知可以不上台而过关，我就夹在他们当中，谅必可以蒙混过去。”

但转念又想道：“那也不一定，记得刚才那人交上一张拜帖，列着众人姓名，说不定早有预约，别人没有法子混在当中。”

正在思忖之际，第二关擂台传来响亮的喝彩之声。远远望去，似是赫氏兄弟闯过了第二关。

谷沧海那么深沉多智之人，这刻也不由得浮躁焦急起来。要知目下上台闯关之人，俱是当代强绝一时的魔头。

而把关的第一关就是武林大门派中的泰山派，底下的六关中，起码也不弱于泰山派。

这等好戏焉能错过？何况过了这道防线之后，即可在其后六关之间往来自如。

他不但能看到第一场好戏，并且可趁机查探内幕，瞧瞧这一场奇异盛会，究竟是什么人在幕后推动。

有这种原因，连他也不由得心气浮躁起来，正想不顾一切的从旷野中闯过去，目光四掠，忽见台上的侍婢冷春正举头向两边查看，并且又传令下去，要两边的人提高警觉，不得因贪看而让人潜入。谷沧海只好强压制住内心的冲动，忖道：“这个美婢虽然身价低贱，但其实却是重要角色，机智武功都不可忽视。”

正想之时，突然一阵蹄声远远传来。

谷沧海心中一动，放步向来路奔去，奔出两箭之遥，但见七八骑扬鞭驰来。

谷沧海往路中心一站，举手拦阻。那数骑登时停歇，所有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他身上。

谷沧海虽是一身农家装束，而那七八骑却都是劲装疾服，相貌凶横之辈，竟然不敢对他怎样。

其中一个大汉沉声道：“老兄拦住我等去路，敢是有所见教？”

这话也说得蛮客气的。

谷沧海早就认出此人是谁，才会现身拦路，当下应道：“陈当家的好说了，在下柯继明，来自太湖。意欲仰仗威名，进去瞧这一场盛会。”

那大汉见他一口叫得出自己之姓，心想对方也许是哪一位黑道高人的门下，曾经见过自己。

尤其是卜居太湖中的同道甚多，便不生疑心，说道：“原来如此，此事不过是举手之劳，并无不可，但问题是拜帖上人家注明是八人，我们都到齐了，多你一个，假如人家不答应，我可就没有旁的办法了，这话须得先行讲明，免得到时柯兄以为我陈某人不够朋友。”

谷沧海笑道：“敢情人已到齐，那么在下实是不便插入，陈当家的请吧，那边好戏已经上台啦！”

那姓陈大汉道歉一声，赶紧驱马驰去。

谷沧海耸耸肩，顺脚往回走。离那擂台尚有十多丈，便见到姓陈这一批人马都越台过去了，心中大为艳羨。

方在此时，忽见赫氏兄弟四骑一直越过第一关，驰了回来。心中大讶，忖道：“这赫氏四兄弟已闯过了两关，何以忽然退出来？难道是赶着到一个地方去办事，办完事才回转来么？”

这个想法他自己也知道不大合理，但除此之外，可就弄不懂他们何以退了出来。

转眼间这四骑已驰到离他两丈之处，斗然停住，马上四对锐利的目光直向谷沧海扫量。这刻虽然在黑夜之中，但这四个魔头都显然练就了夜眼。谷沧海拱拱手，大声道：“前辈们如是嫌在下妨碍了你们说话，在下立刻走开便是了。”

赫二兄弟一齐道：“这孩子知趣得很，听口吻也是武林中人呢。”

谷沧海忙道：“前辈猜个正着，在下方才还见到前辈们闯关时的凛凛神威，心中无限敬意。只不知前辈们何以过了两关之后，又退了出来？”

赫二兄弟答道：“咱们在第三关略略受挫，被迫退回。”

他们说出事，居然全不感到羞愧，此举大大出乎常情之外，是以谷沧海立刻料出了其中原故，接口道：“是不是前辈们太过轻敌了？”

赫大兄弟这时才开口道：“哈，这孩子聪明得紧。”

赫二兄弟道：“不错，照规矩咱们兄弟如若还要入庄参加盛会，就得从

头开始，再闯这七关。”

谷沧海道：“此举不免要多耗费一点气力，既然是共有七关之多，诸位前辈最好先歇息一下，万万不可大意才是。”

赫大兄弟讶道：“你是谁？”

谷沧海道：“在下柯继明，来自太湖。家师常常骂我饶舌讨厌，所以有事都命我办，免得在他老人家跟前惹厌。”

赫二兄弟笑道：“果然很多话。”

赫大兄弟道：“老二，咱们到一旁休息吧，柯老弟的话很有道理。”

谷沧海道：“用不着在这儿休息，前辈们不免小题大做啦！”

赫二兄弟道：“休息也是你说的，不要休息也是你说的，到底如何做方才对？”

谷沧海道：“在下有个法子，可以毫不费力的过第一关。过了第一关，那第二关谅也不难渡过，只有第三关讨厌些，你们在第三关前面休息够了，才上台去，也不会来不及，对也不对？”

赫大兄弟道：“你有什么法子可以使我们过得第一关？”

赫二兄弟道：“你如是瞎扯蛋，小心咱们剥了你的皮。”

谷沧海笑道：“容易之至，我说出一个法子，那个当公证人的家伙就再也认不出你们了。你们只要办到这一点，还愁他不赶快让你们过去么？”

谷沧海此言一出，赫氏兄弟登时另眼相看，大有肃然起敬之慨。赫大兄弟首先道：“咱们练的通心神功，本以为天下无人瞧得破，哪知今晚已栽了一跤。小兄弟你若是能够指出那厮的法门，而又传以破法，咱们兄弟对你感激不尽，必有重酬报答。”

谷沧海道：“前辈们也不用说什么感激不尽的客气话，只要你们肯携带在下过了第一关，得以随心所欲的参观各关盛况，我们大家就算扯平，谁也不欠谁的情。”

赫氏兄弟四人一齐颌首，赫大兄弟道：“真爽快干脆，咱们一言为定。”

谷沧海道：“我瞧见那厮走前时左手在袖管中动了一下，细想之下，才知道毛病就出在这里。换句话说，他已在你们其中之一的身上弄下了标志，别人无法瞧得出，在他却一望而知。”

林氏兄弟大感失望，赫二兄弟暴躁的道：“谁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我们又不是瞎眼睛之人，当时都曾全神监视他的举动。假如他使用暗器的话，我们焉有察觉不出之理。”

赫大兄弟接着道：“这厮该打，竟敢在咱们兄弟面前蒙混讹骗。”

谷沧海应声道：“在下的后尚未讲完，前辈最好少安毋躁。假如听完在下的话，认为实在没道理，那时候在下但凭处置，不敢有一句埋怨。”

赫家四魔见他说得如此自信，便都不肯造次，赫大兄弟道：“好，你往下说。”

谷沧海道：“刚才在下说到关键是在那中年文士袖中使弄玄虚，这话并

非全无根据。试想以诸位的眼力，焉能瞧不出他手指在袖内轻弹的动作呢？”

赫氏四魔听了此言，似悟非悟，静等对方说下去。

沧海又道：“诸位前辈既然发现了他衣袖大有古怪，不用说亦可知你们一定全神注视着他。殊不知真真正正使手脚之人，并非是他，而是那个侍婢冷春。”

赫氏四魔都惊讶寻思，但觉他这话甚是有理。

赫大兄弟道：“照你这样说来，我们这回上台，只须注意那丫头就行了。”

谷沧海道：“不行，兵法中所谓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若然你们只注意那冷春和她的主人，只怕仍不免会中计上当。”

他微微一笑，又道：“在下或者把对方过于高估，不过若然凡事谨慎多虑，总不会吃亏。假如在下不是怕上台时有人认得出我的出身来历，只要让我上台，定有法子对付他们。”

赫大兄弟道：“咱们有法子使你变易容貌，连你亲生父母也认不出来。但问题是这件事你真能胜任么？”

沧海道：“在下武功虽不大济事，但论到脑筋，却是不肯向任何人认输的。在下略举一例，假如证明在下猜得不错，诸位前辈想必就能放心了。”

赫二兄弟道：“那么快点说。”

谷沧海道：“在诸位的印象中，那冷春是什么样的身份？”

赫氏四魔异口同声道：“她是那中年文士的侍婢，显而易见。”

谷沧海道：“你们猜错了，她虽是侍婢身份，但她的主人却不是那中年文士。而且她身份虽然低于那中年文士，但在这一座擂台上，却负有帮助中年文士的任务。由此可知她真正的主人，一定十分了不起，很可能就是幕后促成这一场盛会的人。”

赫氏四魔惊奇地沉吟忖想，谷沧海心想若不趁此机会，探问这一场奇异集会的内情，更待何时？

当下道：“在下只是风闻此地有这么一场奇异集会，到底是哪一位前辈高人发起？不但能使盛会如你们几位前辈，从关外赶来参加，还能邀约了武林的大门派把守关卡，却全无所知。”

赫二兄弟道：“这人说出来你也不会知道。”

谷沧海这时可不便苦苦追问，话锋一转，道：“不错，在下容或不知，但前辈们参加这一场盛会，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这一点在下总可以听听吧？”

赫二兄弟道：“咱们兄弟过得七关，取到七面金牌之后，便有资格逐鹿那天下黑道盟主的宝位。”

谷沧海惊道：“原来如此。”

赫大兄弟道：“咱们兄弟几时会贪图这等权势，但若不赶来参加，万一选出那盟主竟是比咱兄弟还差的人，而咱们须得听他的命令，岂不是后悔莫及？所以非得来瞧瞧不可。咱兄弟如若败北，则那盟主起码比咱们高明些。”

谷沧海道：“对呀，如若换了在下，也是这样想法无疑了。在下至此大胆猜上一猜，你们接到的请帖中，一定附有这次被邀的各路高人的名单，你们瞧了之后，感到值得一行，才赶了来，是也不是？”

赫氏四魔这时渐感谷沧海实是智慧过人，都生出重视之心。赫二兄弟道：“当然啦，假如名单上不是那些势均力敌之人，咱兄弟何必赶来？”

谷沧海想道：“假如我能瞧一瞧那份请帖，得知参加争夺黑道盟主宝座的是些什么人，那就好了。”

另一个念头迅即掠过，使他放弃了索阅之心。

赫大龙单独说道：“你要不要瞧瞧？”

说时，伸手入鞍袋中掏摸。谷沧海笑道：“假如我猜得不错，这一份请帖和名单都找不到了。”

赫氏四魔大为惊讶，赫大龙道：“你这话怎说？”

谷沧海道：“据在下猜测，这份请帖和名单一定十分秘密，不能让武林各大门派得悉。是以秘在帖上注明要诸位阅后立即焚毁。”

赫氏四魔呆了一下，忽然相顾而笑，赫大龙道：“这位柯老弟虽是料事如神，但这回却错了。”

赫二虎道：“虽然清错，但已显示出智慧过人，咱们或可信赖他的能力，让他上台对付敌人施展的诡计。”

谷沧海大惑不解，皱眉苦思。

赫大虎道：“好，咱们上台问过那丫头确实不是这中年文士的侍婢的话，就完全信赖他便是。”

他的手从鞍中抽了出来，拿着一封镶着金边的柬帖，交给谷沧海，道：“你错在何处，一望便知。”

谷沧海接过柬帖，打开一瞧，只见柬帖内一片空白，全无字迹，心中疑惑不定，道：“在下瞧不懂这等无字天书。”

赫氏四魔都笑起来，赫二豹取出三样物事交给他，道：“你先装扮一下。”

谷沧海一瞧，却是一副暗赤色的假发假眉和假胡子，当即掀掉斗笠，戴上此三物，但觉制作工巧绝伦，戴在头面上，宛如天生，也绝不会掉跌。

他不必照镜子，也知道形貌大变，当真连亲主父母都认不出来他来。

赫二虎也取出一身行头，那是一套黑色的紧身皮衣，黑皮靴，还有一些希奇古怪的饰物。

谷沧海迅即换上，但觉自己俨如刚从关外来的魔头之一，童心大起，露出顾盼自豪神态。

赫大龙这才解释道：“这封柬帖大有古怪，到了咱们手中之后，十天不到，突然变成一片空白，字迹全无。”

谷沧海哦了一声，道：“原来他们不知利用什么药物，磨成黑汁写字，时限如一到，字迹便自行消失了。”

赫大龙道：“正是如此，别人未必猜得出字迹怎会消失。但你却一口道

破是用一种药物做墨汁，可见得你确实智慧过人，走吧，咱们上台去闹他一闹。”

谷沧海道：“这一上台，须恕在下放肆，要称呼你们做大哥二哥了，还有就是这四匹骏马最好不要带着闯关，免得人家奇怪我这个从关外来之人，为何没有坐骑。”

赫氏四魔都同意了，他们跨下的骏马都是佳种名驹，饱受训练，随便丢在哪儿都不怕人偷。

因此，他们把马匹系在一片树林中。

谷沧海借了一柄长枪做幌子，赫大龙取下大枪，交他时，入手极为沉重，敢情是通体纯钢打制，哪怕没有百斤以上之重，他装出十分吃力的样子，道：“在下虽然拿得动，但万一须得抡上两下，定必当场出丑。”

赫大龙呵呵一笑，取过大枪，把前面一截卸下，原来竟有螺丝拧合，前面一截长约三尺，取掉之后，便剩下五尺长的一根钢棒。谷沧海大喜道：“这就对了。”

抗在肩头，摇摆而行，状甚得意。赫氏四魔性情粗犷凶悍，罕得和外人来往。这刻既然和谷沧海勾搭上，便流露出他们天性中的热情。

赫二虎一边走一边告诉他这根钢棒应该如何拿法，同时传给几招棒法，名为黑河十二棒。

他本意只传他三两手，作个幌子，哪知谷沧海武功通玄，闻一而知十，全不费力地把十二棒都学会了。

赫氏四魔大为惊异，但觉此子天赋异禀，举世罕有。

他们一路走去，赫大蛟道：“老二，这个柯老弟了不起，咱们何不把他带回去，传以武功，将来定能震动天下武林。”

赫二兄弟道：“小弟正有此意，只不知柯老弟愿不愿意？”

谷沧海心想他们盛情虽是可感，但事实上自然无此可能。

当下朗声笑道：“小弟想来没有这等福气了，试想你们若是登上了天下黑道盟主的宝位，哪能返回关外纳福呢？”

赫氏四魔听了这话，雄心振奋，赫大龙道：“对，咱们先办完这件事再说。”

他停歇一下，又道：“柯老弟，咱们上台之时，你叫我们大哥二哥，我们叫你老三，你可别忘了答应。”

谷沧海道：“大哥放心吧！”

五人随即加快脚步奔去，不一会，已奔到那一关的木台前面，赫大兄弟领头跃上，谷沧海最后上台，却惹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要知那赫氏四魔声名久著，人人皆知他们只有四人，但这回卷土重来的却带了一个新人，全身装束与他们无殊，一部大胡子，目光炯炯，凶悍之气，不减于赫氏四魔。因此台上台下之人，全都对谷沧海特别注目。那中年文士摆摆手，背后的侍婢冷春轻移莲步，迎将上去，含笑道：“诸位定是有所见

教而来，只不知这一位是谁？”

她虽是含笑说话，但眉宇笑靥间却自有一股冷峭冰寒之气。赫大龙道：“这个是我们的老三，但不姓赫而姓柯。”

冷春那对星眼上上下下地打量谷沧海几眼，别人都在等着她开口，所以台上一片沉寂。

谷沧海人向来沉稳庄重，威仪赫盛。这刻形貌既改，亦须改变作风。当下朗朗大笑一声，道：“咱们大哥二哥他们说，姑娘芳名冷春。这样说来，姑娘竟是四女之首了。这个名字也起得真好，咱看姑娘虽是美艳如春花盛放，但却真有一股寒冷之气，使人觉着不敢亲近。”

他又豪迈的大笑数声，眼见对方露出惊诧之色，便又道：“不瞒姑娘说，咱本是个不成材的人，幸蒙诸位兄长错爱，传以武功，带到江南开开眼界。本意以赫氏四雄的威名，必可顺利通过。咱是什么材料，何必露面现知，硬是在赫氏四雄之中，加上一个柯老三？所以咱索性不出来。”

冷春插口道：“然则柯爷何以又现身了呢？”

谷沧海道：“我那几位兄长素来光明磊落，不大使用心眼，所以一再受愚，到了第三关上，受挫而退。咱既是老三，焉能坐视不管呢？”

冷春道：“这倒好办了。”

她瞄了对方手中的钢棒一眼，又道：“你想如何过法？”

谷沧海暗暗喝一声彩，心想：“这个丫头眼力可真不俗，居然瞧出我有两下子，所以先探探我的口风，再出题目。假如她一口就划下道儿，便不是高明人物了。”

又因此故，他更敢肯定这冷春决不是那中年文士的侍婢。须知如若那中年文士是她的主人的话，到了出题目这等节骨眼时，她定须先向他请示一下。

赫大龙踏前一步，洪声道：“冷春姑娘，咱们有句话要请教，甚望姑娘坦白赐告。”

冷春道：“赫大爷想问什么？”

赫大龙道：“姑娘的真正主人是不是那边座上的那一位仁兄？”

冷春似是料不到对方突有此一问，怔了一怔。

谷沧海怎肯让她有思索分析的机会。

接口道：“姑娘不妨跟那一位仁兄商量一下，方始作答不迟。”

冷春直觉的感到有理，掉转身躯，但马上就疾旋回身，玉面含怒。谷沧海呵呵大笑，道：“假如那位仁兄是你的真主人，则姑娘何从生出商量之心，姑娘醒悟得虽快，但证据确凿，已不必回答啦！”

这几句推理之言，纵是常人也无有不知其实，何况台上台下之人，皆是老练江湖，自然深信不疑。

冷春哼了一声，道：“你好聪明啊，只不知你的武功比得上比不上你的脑子和口舌？”

谷沧海道：“那是后话不提，目下我柯老三斗胆说出一个过关办法，让

姑娘听听行得通行不通？”

冷春从牙缝中迸出声音，道：“你说。”

谷沧海道：“早先我那四位兄长居然被你们认出来，咱第一个不服气。只因咱这么多年了，还辨认不出，你们凭什么认得出呢？可知不是靠运气乱碰，就是有什么诡计。”

冷春哼了一声，举手阻止他说下去。

四下不闻一点声息，她故意等了一下，才道：“柯三爷须知以你们那一点能为，设若激怒了敝主上，随时有败亡之辱。这话你信也不信？”

台上空气顿时紧张之极，那冷春的话说得很重，双方随时有翻脸出手可能。但不论是泰山之人也好，台下一群观战黑道高手们也好，都希望双方出手拚斗，以便瞧瞧那冷春的真主人是谁？他的武功究有多高明？

赫氏四魔名满天下，果然受不住冷春的话，四人齐齐暴笑一声。笑声刚歇，谷沧海却连连冷笑，使他们不能不等他冷笑完了，才能开口。冷春移步迫近谷沧海，相距只有三尺左右，笑声道：“怎么？不服气么？”

看样子敢情她自个儿就敢动手了。

谷沧海摇摇头，道：“姑娘可听过通心神功之名么？”

冷春道：“这点小玩艺有谁不识？”

她越说越不客气，分明想逼对方出手。

谷沧海环顾四周一眼，又嘿嘿冷笑两声，方道：“你识得就好了，我那四位兄长都练过这宗小玩艺，因此，他们任何一人出声开口，所说的话，等于四人同说一般。但我柯老三有点不同了。我柯老三讲的话只是我自家的事，与他们全无关系。”

饶她冷春聪慧伶俐无比，至此也弄不清他要说的是什么？忍不住问道：“那便如何？”

谷沧海道：“咱擢掇诸兄长上台，一切当由咱们个人负责。现在讲到正事，那就是咱家很服气姑娘，至于贵主人的能为，咱家更是服气不过，这答复你想必可以满意了，对不对？好，那么咱们再回到你们认得出我那几位兄长之事。咱却是一万个不服气，天下之事逃不过一个理字，如若姑娘讲理，咱们眼下即可一试。姑娘这回若能认出，咱们兄弟从此回返关外，誓不踏入中原一步。假如姑娘认错了，就放咱兄弟过关，赠送咱兄弟一面金牌。这个赌注你不吃亏，咱兄弟也不沾光，行不行？”

他言词流畅，态度豪放，真能令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冷春虽然还可以逞口舌之利，与他交缠。

但若然这么一做，不免有点小家气了。她沉吟一下，转身走到中年文士面前，互相低语数言，这才回转来。

人人都注目于她，瞧她有何决定。

但谷沧海却作怪得很，全然不望她一眼，双目死命盯住那中年文士。冷春左移，他也左挪，右移则右挪，总之不让她的身躯阻挡住目光。别人根本

没有发觉，因为大家都凝视冷春。

冷春突然高声说道：“天色已晚，敝主人认为不宜耽误诸位，下令放行。”

此言一出，人人都惊诧万分，连赫氏四魔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却见冷春已取出金牌，显然不是虚假。

谷沧海又作怪起来，闪开身子，道：“大哥，理应由你接受金牌。”

赫大龙果是大步上前，伸手而接。冷春秀眉一皱，把金牌交给对方，并无异状。

五人先后跨落台下，向第二关走去。

赫大龙边行边道：“老三，你何故不接金牌？”

谷沧海笑道：“这位姑娘凶得紧，武功一定奇高，万一她弄点手脚，小弟栽个大筋斗，岂不是弱了兄弟长们的声威？”

赫大龙等都连连夸赞，殊不知谷沧海说的虽是实情，但还有一半没说。那就是谷沧海故意不让对方有试探自己深浅的机会。除了她蛮来之外，若是使暗谋手段，他决不上当，好让对方满肚子窝■之感。

早先围观之人这时都跟在后面，霎时已到了第二关。

谷沧海拱拱手道：“兄长们多多小心，恕小弟不陪你们上台了。”

赫二虎一手扯着他，道：“好兄弟，你真行，咱们至今还弄不明白用什么手法，破她的诡谋手段？”

谷沧海指指双眼，道：“只用这对眼睛就行啦。只因他们弄手脚之时，定须设法引开你们的眼神，因此，小弟直着眼睛瞧那中年文士有何动静，根本望也不望冷春一眼，果然就逼得她认输了。”

这话乍听很玄，但却是关键所在，有如名医用药，不必猛开贵重之药，只要对症，一点点就可挽救沉痾。

赫氏兄弟都感到谷沧海智慧过人，殊有不愿与他分手之意。谷沧海故作不知，目光掠过台上。但见左边角上也有一张太师椅，椅后一排四人侍立，仍是两婢两僮，年纪皆不超过十八，个个长得聪明俊秀。

太师椅上坐着的是个五旬左右的老者，面色赤红，颌下三绺黑须，衬托出一股慑人的尊严。

他发现两婢之中，有一个长得柳眉凤目，玉面朱唇，甚为美貌，正用那对剪水秋瞳，直向自己打量。

赫氏兄弟见他不再开口，只好死了拉他一道走的心思，正要跃上台去。

谷沧海忽然伸手拉住赫大虎手臂，道：“大哥，你们上一次怎样上台过关的？”

赫大龙道：“是老二他们出手。”

谷沧海道：“小弟斗胆请问一声，大哥你们武功高些，抑或与二哥一样？”

赫氏四魔一听这话，都晓得必有文章。

赫二虎道：“自然是大哥他们强些。”

谷沧海道：“好极了，把关的我瞧着像是衡山派，对不对？”

在擂台的右角上，亦是一张太师椅以及左右各放一张板凳。太师椅上坐着一个干巴巴的老头子，眉黄目陷，鼻嘴皆尖，宛如猴子一般。他两侧共有五人，俱是中年大汉，只有一个长得枯瘦的是个十八九的少年。人人背插长剑。

谷沧海看过之后，又道：“小弟猜想，刚才多半是四人出阵，那枯瘦少年可能没有出去。”

赫氏四魔大为惊讶，赫大龙道：“你认识他们么？”

谷沧海道：“不认识，但我听说衡山派以猿公剑称誉武林，那位老人家的长相跟猿猴一般，必是猿公剑法名家尤疑。若以形貌体态来论，则他手下五人当以那枯瘦似猴的少年最佳。因此，我猜那少年没有出阵，是以二哥他们容容易易就过关了。”

赫大蛟道：“照你这样说，这一次会有麻烦是不是？”

谷沧海道：“恐怕是如此，只不知那位老人是谁？”

其实他心中雪亮，此人必是衡山派长老侯中玉。

赫大蛟道：“他就是侯中玉，你可听过他的名字？”

谷沧海道：“小弟自然听过了，原来就是他。”

赫二虎道：“如果单打独斗，这老家伙可真不好惹呢！”

谷沧海沉吟一下，说道：“对方这一次必定是派出那个枯瘦少年，加上另外三人或四人，侯中玉不会出手的。若是如此，二哥可能会失手落败，非想个法子不可。这是因为你们不能杀伤他们，束手缚脚，以致有力难施所致。”

赫氏四魔默然不语，谷沧海低低道：“小弟想了一条计策在此。”

赫大龙喜道：“什么法子？”

谷沧海低声道：“你们想法子掉包，由两位大哥上台，但须得改变形貌，变成二哥的模样不可。”

赫大兄弟道：“这个何难之有，你也晓得我们的胡子是假的，只要掉转过来，谁也认不出来。”

谷沧海道：“小弟自然知道，否则就不会出这个主意了。问题只在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掉换过来？”

赫氏四魔一笑，随即聚拢，不知如何一转，各各分散。谷沧海吃一惊，原来赫大兄弟已没了，那部虬髯移到赫二兄弟面上去了。他如若不是见到赫二兄弟身上的劲弓长箭，决计瞧不出这两对兄弟已掉了包。

赫二兄弟将身上弓箭取下，交给赫大。这等动作自然不会惹人注意所以公然为之。

谷沧海压低声音，道：“两位大哥这次上台，可收奇兵之妙，谅对方决计没有想到。小弟须得先走一步，到里面瞧瞧那毒丐帮主古不仁已过了几关？但望四位兄长多加小心。”

赫二虎一把抓住他，道：“咱们真舍不得让你走。”

赫二豹道：“你自家也须小心保重。”

谷沧海甚是感激，只因赫二豹这一句话中，已无意中流露出他们已察觉了谷沧海并非等闲人物之事，只不过他们不肯点破，还殷殷嘱他小心，可见得这四个关外魔头对他真个生出感情。若是寻常之人，生出感情岂算奇事？但在这等纵横叱咤的魔头身上发生了感情，实是不易多见。

谷沧海抱拳道：“多劳兄长们关注，感激殊甚，小弟就此别过。”

赫大兄弟向他颌首为礼，一转身便跃上擂台。

谷沧海绕台而过，但见那毒丐帮帮主古不仁站在第二关与第三关之间，回头直向台上的赫氏兄弟瞧看。当下暗自忖道：“早先听老毒丐在第一关对答之时，曾经吐露出对家严和师父的仇恨，因为毒丐帮昔年就是被他们两人扫平，这古不仁仅以身免，亦受了重伤。这番出世，要找师父和父亲报仇，自是顺理成章之事。但他有何凭借敢侈言报仇？以他的身手功力，虽然很是高明，但若说要找师父和父亲报仇，只怕还未能如愿。何况他开口就说要荡平少林寺，杀尽我柯家。这自然又比单卑找他们两人报仇艰难得多了。”

这么一想，登时对老毒丐古不仁生出极大的兴趣，定要设法查明他还有些什么毒功秘艺，以便将来容易对付。

那赫大兄弟上了擂台，人人皆以为是赫二兄弟。在那公证人椅后的两婢，走出一人，正是早先直着眼睛打量谷沧海的那一个。

但见她长的修眉凤目，玉面朱唇，甚是美貌。她伸手接过赫氏兄弟的金牌，微微一笑，道：“先生们卷土重来，足见高明。”

第十七章 四魔五关赖计工

赫大龙眼睛一瞪，道：“你竟是讥笑咱们么？”

那美婢道：“我岂敢存有讥笑之心，不过略有失望之意就是了。”

赫大蛟讶道：“失望什么？”

那美婢道：“听说还有一位三先生，智谋出众，却不上台来亮亮相，岂不使天下英雄大失所望？”

赫大龙道：“他迟早会露面，姑娘芳名如何称呼？”

那美婢道：“贱婢名叫寒夏。”

她转面向坐在一角的衡山派诸人道：“这一回有烦余峰少侠也一并出阵。”

赫大兄弟转眼望去，但见那枯瘦如猴的少年率先起身，接着其余四个大汉，也离座而起。

登时对谷沧海更为佩服，因为他已预言过这回那余峰一定会出手，事实证明果然一点都不假。

正因他料事奇准，赫氏四魔反而放了心，深信这一关定然不难闯过，因为他们早就掉了包。对方以为他们实力和上次一样，其实却大不相同。

那余峰的猿公剑法果然有大将风度，纵跃如飞，功力精纯深厚。赫大兄弟虽是名震当代的魔头，然而在这等不许杀人的严格限制之下，实是有力难施，应付得十分艰苦。激斗了四十余招，赫大兄弟绝艺全出，总算得保持不败。

太师椅上的公证人突然说道：“可以停战啦！”

寒夏轻启朱唇，娇声道：“敝上请双方停手罢战。”

擂台上登时恢复平静，赫大兄弟大刀归鞘，望住寒夏。寒夏又道：“赫先生们已过了此关，两面金牌祈为查收。”

赫大龙接过金牌，问道：“贵上的高姓大名，可许见示？”

太师椅上的老头子摸摸颌下的稀疏胡子，道：“老夫冥医西门疆便是。”

赫大蛟道：“久仰久仰，只不知第一关的那位公证人贵姓大名？”

冥医西门疆道：“他姓闵，名子韶，自号邪儒。但以老夫瞧来，他一点不邪，比起世上自鸣清高的读书人，可正派得多了。”

赫大兄弟笑道：“这话定然不错，世上之人，越是满口道德文章，常以圣贤自比之人，就越发的不可靠。咱兄弟碰上这种人，多半不肯放过。”

西门疆呵呵笑道：“有意思，老夫碰上了这等人，往往替他们看病，一帖药就送他们到阴间去，这就是我自号冥医的缘由了。”

他们邪味相投，谈得痛快过瘾，却激怒了右角上的衡山派之人，余峰的枯瘦身躯突然挺直屹立，厉声道：“世间尽多盗名欺世之士，但正人君子亦复不少，两位如何可以一概而论，全然不分青红皂白，妄加杀害。”

这正是名家大派与众不同之处，侠义之气得机即发，不畏惧敌人势强，

只知主持公道。

寒夏突然插口道：“少侠年纪尚轻，未知世途险恶，人情凉薄，是以感到敝上和赫先生们的话太过偏激。眼下争执无益，等你入世稍深，经验较多，当知敝上之言全然不假。”

她接着向赫大兄弟道：“赫先生们底下尚有五关，须得集中全力，莫要为了旁的事分散精神，以致有失误之虞。先生们以为这话是也不是。”

赫大兄弟都点点头，径自跃下擂台。

右角上那瘦如老猴般的衡山第一高手侯中玉，感激地望了寒夏一眼。心知她乃是不欲双方冲突起来，所以插口说话，以巧妙的言词，把师侄余峰的一场杀身之祸，消弭于无形。赫氏四魔迅快向第三关奔去，忽见老毒丐古不仁挡住去路，便停下来与他打个招呼。他们数十年前便已相识，不过像他们这等性情凶暴行事诡邪之人，纵然相识了一百年，也没有任何交情可言。赫氏四魔注视那古不仁的姘妇一眼，心中不约而同的生出轻视之意，眉头略略一皱。

那女人眼尖得很，登时目露凶光，冷冷道：“谁看不顺眼的话，给老娘滚开。”

老毒丐古不仁含笑向赫氏四魔道：“这是小妾顾月桂，有点儿疯疯癫癫的，诸位别放在心上。”

赫氏四魔都笑一下，没有言语。

顾月桂悍然睁眼，怒道：“谁疯疯癫癫了？这些家伙们见了我就皱眉头，亏你身为丈夫的，不敢计较还不说，还硬赖我不对。”

老毒丐古不仁面色一沉，道：“你妇道人家，说话如何没轻没重的？给我闭口，我有事跟赫兄他们商量。”

顾月桂突然收起怒容，堆起一脸媚笑，向赫氏四魔眉目传情，荡态毕露。极似是因为古不仁对他们十分尊重，所以不但改容相对，甚至于谄媚得愿意以身承欢。

赫氏四魔平时见过多少淫娃荡妇，眼界甚高。何况他们练的是纯阳功夫，向不亲近女色。这顾月桂只是二三货色，若是碰上初出茅庐、血气方刚之辈，或能收诱惑之效。但遇上赫氏四魔，即是她交了霉运，休想有丝毫反应。

赫大龙道：“古兄有何吩咐？”

古不仁道：“赫兄好说了，据老叫化瞧来，三贤庄的七大关可真不容易闯过，是以老叫化动了一点脑筋。”

赫大蛟道：“老兄有何妙计？”

古不仁道：“今日闯关之举，关系重大，当然不可以使用诡谋手段，免得失去了最后参加盛会的资格，反而不美，诸位认为是也不是？”

赫二兄弟齐声道：“古帮主说得甚是，但若然不使诡计，谈之何用？”

古不仁道：“说出来很简单，那就是咱们两路人合在一起，见机而动。例如这第三关，赫兄们志在必得，也有过出手的经验，请把详情告知老叫化，

待老叫化心中有数，先行上阵。等到老叫化闯出名堂，诸位立时跟上，斗他们的疲兵，可以省去不少气力。”

赫二兄弟沉吟道：“这倒是个省力之计。”

古不仁道：“到了第四关，就轮到赫兄们先上，好让老叫化多多歇息，也趁机得睹敌方虚实。过得此关，又由老叫化先上。如此总比各自为政强得多了。”

赫大兄弟没有立刻做声，赫二却道：“这办法敢情好，不过……”他们望着老大，等他们接口说下去。因为赫大似乎不肯这么做，所以赫二兄弟立刻加个尾巴，免得把话说实了，不好改口。赫大兄弟目注那顾月桂怀中的婴儿，眼中微露嫌恶之色。古不仁一望而知他们乃是何故不立刻答应合作。当下诈作不知，让他们慢慢考虑。

顾月桂媚眼乱飞，闹了半天全无反应，毒念又生，咯咯笑道：“哎哟，我的手都抱酸啦！”

说时突然把婴儿向赫二豹抛去。

她口中又叫道：“好生接住，可别摔伤了老不死的命根子啊！”

那婴儿犹在熟睡中，突然凌空飞出，不禁惊醒，哇的啼哭出声，手舞足蹈。

老毒丐古不仁怒道：“你发神经啦？”

话声未歇，那婴儿已向赫二豹怀中飞坠。赫二豹冷哼一声，蓦然闪开，任得婴儿向地面上摔落去。这一摔自然能把那小小的婴儿摔个半死，换了任何人，纵然疑心其中有鬼，也定必伸手挡上一挡。但赫二豹平生杀人不眨眼，哪里把一条小命放在心上？况且又深知古不仁借物传毒的功夫十分诡奇厉害，决计不肯碰上一碰。说时迟，那时快。婴儿身躯快要碰到地面之时，一道黑影闪处，却是一条皮鞭，贴地卷去，恰好卷住婴儿，呼的一声倒飞回去，落在顾月桂手中。

这条皮鞭乃是古不仁发出，灵活的有如人手一般。赫大龙不等顾月桂开口，已插嘴道：“兄弟见了古兄，不由得记起了曾与花蕊夫人齐名的南溟神女。数十年来未曾听闻过她的消息，古兄有没有见过她？”

顾月桂尖声道：“老不死，这个女人与你有什么关系？”

古不仁讶道：“你这话从何而来？”

顾月桂冷笑道：“别装蒜了，他们特地向你提起，可知那贱人一定跟你大有关系。”

古不仁面色一沉，目射凶光，道：“你以后提起她，最好少用脏字。她便是我的结发元配妻子，虽然离开了三十多年，但她名份上还是我的发妻。”

他双眼中的凶光极是可怖，顾月桂虽是泼辣，也不敢顶撞回嘴。但她心有未甘，转眼向赫大龙问道：“你是见过她的，她长得怎样？武功可厉害？”

赫大龙道：“说到她容貌之美，世间罕有可比。论起武功，只怕连古兄也不敢自认比她高明。”

他越是称赞那南溟神女，就等如越发瞧不起顾月桂。

那妇人焉有不知他的用意？只气得玉面铁青，咬牙切齿，恨不得出手杀死赫氏四魔。

古不仁苦笑一下，道：“好啦，旧事不必再提，赫兄打算跟老叫化合作？抑是各行其是？”

赫大龙道：“咱们若是合作，有利而无害，自然是以合作为佳了。”

这两路魔头交谈之时，谷沧海已在田野隐僻之处，遥遥望见。他之所以躲到大路外的黑暗田野之中，便是因为他发现有人盯梢他。假如他不躲藏起来的话，那就只好和赫氏四魔混在一块儿，否则必被敌方之人，逼得现出破绽不可。

谷沧海不用亲耳听见，就已猜出这两路魔头必是谈论合作之事。他对古不仁非常感到嫌恶，是以更不肯现身过去。

一径在心中揣测他们以何等方式合作？但见他们六个人走到第三关擂台之下，那老毒丐古不仁和顾月桂径行飞身上台，赫氏四魔按兵不动，这才明白。

当下向台上望去，但见左角太师椅中坐着一个头戴斗笠，粗布草鞋的农人，身边还倚竖一把锄头。

在这农人背后也有两婢两仆，屹立不动。

右角上坐着四个剑士，还有两个俗家大汉，都一式佩带长剑。这六人最老的是太师椅上的白发白须老道，其余之人一律在四旬以上。谷沧海摇摇头，忖道：“这一关竟是武林大大有名的峨嵋剑派。我实在想不通今日既然是人家邪魔外道大聚会，要选出号令天下的盟主，而这些名门大派居都派人参加，把守七大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念头一转，又想到：“峨嵋派的高手个个俱在四旬以上，竟无后起之秀，看来人才凋零，这一大剑派如不力图振作，快就将老大无能，暮气沉沉了。”

那老毒丐上了擂台，由三名道人出战，斗得十分激烈。谷沧海一望而知这三名剑士虽然也算得上是精通剑术，功力造诣颇为深厚。

但比起毒名震惊一代的老丐古不仁，显然远有未及，假如走单碰上，单打独斗，实是不堪古不仁一击。

双方斗了多时，但见古不仁好几次轻轻放过毙敌制胜的机会，显然这不是大意疏失。

谷沧海灵活的脑袋立时推测同这是怎么回事，记得那古不仁闯第一关之时，那俏婢冷春曾经提到规定字眼，无疑的这项奇异的规定，就是不许闯关之人杀伤把守者。此所以台上各派最厉害的人物一直没有出手，因为看情形把守者竟可以杀死闯关之人。

乍听之下，这道理似是很玄，难以令人置信。既然闯关打擂台之人不许杀伤对方，而对方却有权取命，这等架如何能打？殊不知这正是极重要的关键，各大门派之人如非看在这一点好处份上，谁肯前来参加把关？

自然这并非全部理由，内中一定还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所以各大门派才肯派出高手参与这一场奇怪的集会。谷沧海用心地寻思着，记起守关者每次出战，都是由台主方面指定人选，分明是衡量双方武功造诣，使得闯关者既不易过得，守关者也不易杀死来人。

这实在是一宗极奇妙的，天才杰出的安排，哪一个人的脑袋竟能想得出这种巧计安排呢？

他望一望天色，即将破晓，心知这躲在黑暗中的办法也维持不了多久，当即举步奔回大路上。

他乃是打算再与赫氏四魔会合，借以掩饰身份，以便进一步查探这一场群邪大会的主持人，瞧瞧到底是谁。

才回到大路上，突然一阵香风送入鼻中。他头也不回，蓦地放步向第三座擂台迅快奔去。

一只白晰的纤手在他后背划过，尖利的指甲只差那么一点就抓到衣服。

换言之，他这一下突然奔去的动作，竟躲过了一记暗袭。而在对方看来，却好像事情发生得十分凑巧，他乃是在无意之中避过，并非有意而为的举动。

谷沧海很想设法回头瞧瞧这个敌人的长相，从那一阵扑鼻香风中，他已晓得必是个女子。

但他笔直奔到擂台边，与赫氏四魔会面说话，由始至终，都不曾回头张望一下，使人感到他实是全然不知曾经有人向他出手之事。这个出手暗袭谷沧海的人，果然是个女孩子，作侍婢装束，年纪约是十八九岁，长得杏眼桃腮，异常美貌。

她冷冷的眼神一直盯住谷沧海，翠眉紧锁。在她身后还有一个侍女，长得也相当俏丽，但却少了那对锋利敏锐的眼神，是以看来庸俗平凡。

前面的侍婢打个手势，后面的侍女便上来，道：“媚秋姊姊有何吩咐？”

媚秋道：“你可去禀告小姐，就说那柯继明甚是滑溜，不知是大智若愚深藏不露呢？抑或真是运气太好，以致我两次三番都没试出他的武功深浅。”

那侍女应声去了，媚秋远远站着，异常留神地监视着谷沧海一切言语举动。

她等了好一会儿，忽见赫氏四魔都跃上擂台，台下除了几个观战之人，便剩下谷沧海孤独的站着。

媚秋嘴角泛起一抹笑容，举步走去，很快就到了台下，挨到谷沧海身边。

这回谷沧海却灵警地向她打量了一眼，随即回头再度注意台上的情势。

媚秋虽是奉命查探谷沧海的底细，但目下站在台边，可就不敢出手，怕他叫嚷起来，惊动了别人。

心念一转，轻轻道：“柯三爷，您老为什么不上台呀？”

谷沧海故意皱皱眉头，不理睬她。

媚秋又道：“柯三爷最好别把小婢的话，当作耳边风。”

谷沧海向地一瞪眼，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媚秋道：“所有参加本届盛会之人，渊源来历都有稽考。不然的话，七台主拿什么做根据而选人出战？您说是不是？”

谷沧海道：“原来如此，但咱决不上台出手，以是之故，姑娘所虑已无关重要了。”

媚秋道：“但柯三爷在第一关时曾经上台露面。”

谷沧海冷笑一声，道：“姑娘举的例错了，你所关心的只是动手过招，并非斗智。咱别无所长，就是脑子灵活一点而已。这等心智的高低，岂能从身世渊源上考查得出来的么？”

媚秋全然无话驳回，不由得瞠目以视。

心想：“我也算得是伶牙俐齿之人，哪知此人的口舌更为便给锋利”

她想了想没有别的法子可以考查他的武功，看来只好威胁一法。媚秋当下淡淡一笑，向谷沧海道：“柯三爷虽是言之成理，但敝上如不同意，则你们将于第四关开始，遭遇极强的阻力。”

谷沧海道：“贵上哪一位？”

媚秋道：“敝上姓孙名红线，恐怕柯三爷未曾听过。”

谷沧海颌首道：“果然是不见经传的人物，不过她既然可以借他人之力，以阻挠咱兄弟们，却又不能等闲视之。”

媚秋微现怒色道：“敝上如若不是格于规定，只怕天下很难找得过她那一关之人，柯三爷诸位也不能例外，只不知你信也不信？”

谷沧海心中好笑，因为她分明想借个理由，迫自己动手而已。当下冷冷道：“这话咱听了不妨事，但若是咱大哥二哥他们听了，哼，哼，定要发生想不到的争端，咱奉劝姑娘一句，以后对别人讲话千万要当心一点才好。”

媚秋但觉对方滑溜之极，无处下手，气得掉头便走。

谷沧海分明已占尽上风，却还不肯轻轻放过她，冷冷喝道：“站住。”

媚秋心中火发，刷地转回身子，道：“柯三爷可是想出手教训小婢么？”

谷沧海道：“你叫什么名字？”

媚秋说了，谷沧海道：“咱打算去见见贵上，她在什么地方？”

媚秋上上下下的瞄他几眼，好像是在鉴赏什么稀世奇珍那般的仔细。

谷沧海也趁机打量她，但见她那张冷艳的脸庞上，偏生长了一双勾魂秋水，射出姣媚的光芒，当下心中喝声彩，忖道：“她的名字起得真好，虽是萧森的秋日，却蕴含销魂媚意。”

自然谷沧海灵活的脑袋中，绝不会只欣赏对方的美色，事实上他早已测想出媚秋因何故这等仔细地注视自己。

他仰天一笑，态度虽是粗豪奔放，但声音却很低，不至于使那些聚集周围，正在观战的人惊动。

媚秋黛眉一皱，冷冷道：“柯三爷笑什么？”

谷沧海道：“咱笑你家小姐枉是一代才女，自负至高，但其实见识平庸之极。罢，罢，罢，姑娘带不带咱去见她，都不关重要了。”

媚秋碰上了这个才智绝世的谷沧海，可算是她运气不好。她目下全然不知此是谷沧海先发制人的攻击。

媚秋大怒道：“什么？你敢如此侮辱我家小姐？”

谷沧海容色一肃，炯炯双目中射出使人震慑的光芒，道：“姑娘速把咱家这几句话转告贵上，但须同时告诉她说，咱要求见她之时，你曾定量过我。”

媚秋被他那股威严之气所慑，竟然发作不出怒气，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些话转禀小姐？”

谷沧海道：“当然其中大有道理，因为你这么一说，她一定亲自来见我，而且最出乎你意料之外的是她一点都不生气，姑娘信不信呢？媚秋接着说道：“我不知道。”

但她是没有反驳，可见得有几成是信了。

谷沧海道：“姑娘快点去吧，反正咱千山万水的赶到了这三贤庄，总不成会忽然逃跑吧？”

媚秋一听大有道理，迷迷糊糊的转身而去。

谷沧海微微一笑，想道：“那孙红线小姐会来见我那才怪呢！”

赫氏四魔全力闯关，趁那峨嵋派之人刚刚对付完老毒丐古不仁之时出手，果然大占便宜，不甚困难就过了此关。

谷沧海由台下绕过去，与他们会合，直奔第四关。

古不仁和顾月桂回凑过来，商议大计。

谷沧海直着双眼向台上望去，先看这一关的台主，但见左角上太师椅中，坐着一个骨瘦如柴，服饰普通的中年人。

他脚下放着一个木匠盛放工具的木箱，有条带子可以挂在肩上。木箱内放着许多刀锤钻凿等工具，一望而知此人必是木匠出身，习性不改，到哪儿去都带着他的工具。

在这个瘦鬼似的木匠椅后，也站着二婢二仆。

但两婢之中发现不到像冷春媚秋那等人才。

他的目光转到两仆面上，突然吃了一惊，想道：“幸好我没有大意，这两仆之中，左边排首的一个，相貌俊秀，神光内敛，分明是既聪明而又武功高强之士。像古不仁这等魔头碰上他，恐怕也未能在短短时间之内取胜呢？”

谷沧海的目光迅即移到擂台的右角，这是把关之人占据的地方。但见当中的太师椅上，一个肤色白晰，眉清目秀的大和尚端坐如山，这个和尚的年纪看来最多是三四旬之间。

这大和尚便是五台山法华寺方丈密云大师，谷沧海知他只是驻颜有术而已，事实上他已是六旬以上之人。

再向两侧板凳上六名僧人望去，竟认出其中一个年方二十余的和尚，便是孙济。其余五僧俱在四旬以上。

谷沧海深知五台的底细，是以一望之下，已晓得该派精英全出。这使他

心中甚为震动，暗中想了一下，忖道：“五台派由于密云大师主持，近二十年来声势大振，现在又多了一个孙济师兄，实力强劲之至。但他们竟也排在第四关上，然则后面的三关，又有什么家派呢？莫非连武当和我少林派也都来了。”

他本来大可以绕过此台，先去瞧瞧后面三关是什么人把守的，以便揭开这个谜底。

但他却没有这样做，宁可慢慢的弄个水落石出。

古不仁道：“诸位仁兄可以上台啦？”

赫氏四魔都点点头，赫大龙道：“柯老三，你看没有问题吧？”

谷沧海道：“小心那笑面和尚，莫看他年纪轻轻，其实已是五台最棘手的人物了。”

古不仁瞧着谷沧海讶道：“这一位是谁？”

赫大兄弟同声道：“是咱们的老三，姓柯名继明。”

古不仁道：“这是天下奇闻了，这位柯老三也能修炼你们的通心神功么？”

谷沧海道：“假如练得成的话，大哥他们何须下问咱的意见？”

古不仁干笑一声，道：“柯三兄语词好生尖刻。”

谷沧海连忙接着说道：“古帮主好说了，小弟是不识时务，心直口快而已。”

他的目光转到顾月桂那个女人身上，继续又说道：“这是谁家的孩儿呀？”

顾月桂装出狐媚之态，吃吃笑道：“自然是我的孩子，又是老不死的命根子。”

谷沧海摇摇头，道：“不是，不是。”

顾月桂佯怒道：“什么？难道是我跟别人生的孩子么？你别胡说八道啊！”

谷沧海道：“若是古帮主和夫人的孩儿，怎舍得带到这地方的？常言道：虎毒不食儿，如是你们所生的孩子，定是宝贝万分，生怕被人知道才对。”

古不仁向赫氏四魔皱眉道：“令弟罗罗嗦嗦这等小事，徒然耽误了正经。”

谷沧海笑道：“咱兄弟们一点不急，也不须赶时间，古帮主如若不耐烦，何妨先行动身呢？”

古不仁面色微变，道：“我们不是已经约好了？”

谷沧海道：“这等以利害为基础的结合，没有什么道义可言。”

他见对方面泛怒色，立刻举手道：“但咱们也犯不着先闹个窝里反，是也不是？”

古不仁强抑怒气，道：“依柯三兄之见，竟是该如何才对？”

谷沧海道：“眼下天色已明，各路高人马上就都现身了。古帮主如若打算敝兄弟合力出手，连连闯过七关，那就请帮主赐赠几粒解毒灵丹，以备万

一不慎，山行露宿之时，被毒物所伤，可以有得解救。”

赫氏四魔都十分不解，一来不知他索取对方解毒灵丹作什么用？二来古不仁难道就肯赠送？他凭什么送药？

事情奇怪也在这里，古不仁低哼一声，居然取出一个小瓶，又另外掏出一个药瓶，倒出七八粒丹药，放在小瓶中，扬手递给谷沧海。谷沧海接过放入■中，满口道谢，又道：“当世之间，所有的解毒灵丹，决计没有胜过古帮主了。”

古不仁傲然道：“这个不是我老叫化夸口，若论用毒解毒的能为，天下间还找不到几个可以跟老叫化相提并论之人。这几粒灵丹，有解千毒之功，不管是什么样的毒物，也奈何不了你啦！”

顾月桂插口道：“老不死，你给他灵丹干吗？”

赫氏四魔一听，敢情那妇人也不明其故，当下都望住古不仁，看他如何回答。

谷沧海却接口道：“这就是江湖上所说的交情了，夫人年纪太轻，无怪不懂。”

他既称她为夫人，又说她年轻，当真把这个恶妇奉承得骨头都酥了，媚笑一声，不再开口。

赫氏四魔齐齐跃上了台，迷蒙晓色之下，惹起了台上台下的人齐齐注目。

那瘦小木匠挥挥手，背后的俊仆大步走出，向赫氏四魔躬身施为，道：“小人孟玉，不敢请问赫爷们打算几个人出战？”

赫大龙道：“咱兄弟一齐上。”

孟玉点点头，道：“小人闻说赫爷们的通心神功，人数越多越见威力，自应一齐出手。只不知那位柯三爷何以不曾上台？”

赫大兄弟即道：“老三素来不大动武，他只有脑子比别人灵活一些，上台何用？”

孟玉道：“原来如此。”

回头向右角五台派的人望去，道：“有请孙少师父单身上阵。”

台下之人无不讶然窃语，孙济和尚笑嘻嘻起身，拿起那根粗如鸭卵的青竹杖，走了出来。

他上上下下的瞧过赫氏四魔，这才向孟玉道：“喂，老兄你不是开玩笑吧？他们都是大块头，小僧腰身还没有他们胳膊粗呢，这场架怎生打法？”

他幽默地说，辅以滑稽的表情，有些人可就忍不住失声而笑。孟玉却没有一点笑意，道：“这是少师父自家的事，恕小人无法借箸代筹了。”

孙济摇首叹息数声，道：“好在规他们不准当真，小僧勉强赔他们几招吧！”

如若没有谷沧海的提醒，赫氏四魔一定会心存轻视，大大意意的上前动手。

但目下他们可不敢如此，四人忽地散开，各占方位，个个神色肃然，竟

是严阵以待。

谷沧海见到孟玉惊异的神色，忍不住得意一笑，忖道：“你的计白用了，有我谷沧海在此，你们这些鹰犬爪牙们还是老实一点的好，何必白费心思呢？”

敢情那孟玉单挑孙济一人上阵，竟是存心要赫氏四魔大意疏忽，致遭失手落败之恨。

固然以四魔合力之势，孙济决难大获全胜。可是若能乘虚而入，以孙济出人意的武功造诣，却很可能使赫家兄弟遭遇伤亡之祸。自然这已是表示对方已设法运用压力，阻止赫氏四魔过关。而他们真正想对付之人，却是谷沧海而非赫氏四魔。

谷沧海这一回合虽然又占了上风，但他实在不敢真个轻视敌人，相反的他的脑子转得更快，绞尽脑汁推想对方下一步可能有什么阴谋？这时擂台上之人已经动手，孙济和尚嘻嘻哈哈的运杖乱打一气，却逼得赫氏四魔不断移形换位，以消卸他这一轮其实凶猛绝伦的攻势。擂台下所有的观众，寂然无声。

台上的孙济和尚轻松异常，一支竹杖指东打西，指西打东，翠光飞洒，身手如电，只打得赫氏四魔几乎支持不住。

这赫氏四魔全靠他们联结成一个方阵，守得严密之极，互相救援，才勉强支撑未败。

自然他们最吃亏的是不能回敬毒手，变成一味挨打。

对手若是普通好手，还不怎样，但遇上孙济和尚这个曾被誉为当时根骨第一的高手，情况实是危险不过。

孙济和尚越攻越勇，招数手法越来越是奇奥。有两次竹杖挑中敌人的重兵器，险险使敌人撒手。

那俊仆孟玉虽是赋性深沉，但这刻也忍不住泛起一丝得意笑容。他已瞧出孙济和尚实是得到了五台派真传，杖法之奇幻深奥，大是出人意料，加上不须防守之利，气焰更炽。

瞧来最多五招之内，即可攻破赫氏四魔的方阵。

霎时间四招已过，但见孙济和尚青竹杖突然点中赫大龙的大刀，紧接着反手一扫，正好敲中赫大蛟驰援的大刀刀身。

当的一声，把敌刀荡开，胸前门户大敞。

孟玉喜动颜色，眼看孙济但须化劲换力，改横扫为直戳，定可点中赫大蛟胸口要害，当场格毙此魔。哪知孙济杖势突然呆滞了一下，接着翻身挥扫，挡住赫二兄弟急攻而至的双刀。此举虽然稳保自身无恙，但也失去杀敌取胜的机会。

孟玉方一怔，太师椅上的瘦鬼木匠抬手示意。

孟玉只好朗声道：“台主有请对方停战。”

孙济和尚闻声即退，赫氏四魔也想不到他这么好相与，竟不趁机猛攻两

三招才罢手，一时都忘了他刚才险险击杀他们之恨，反而大生好感。他们当然不会纠缠孙济，齐齐停手转头向孟玉望去。但见这个俊仆大步出来，双手捧着一块金牌道：“赫爷们请收下第四关金牌。”

赫大龙一手接过，随即扬长下台。

毒丐帮帮主古不仁单身上台，登时又把众人目光吸引住。赫氏四魔望也不望擂台，走开两三丈。

赫大龙才道：“好险，但那小和尚为何不下辣手呢？”

赫二虎道：“他须得顾虑后面被袭呀！”

赫大龙道：“但当时他实在有足够时间做完杀敌和护身这两件事。”

一个人走到他们身边，接口道：“兄长们不必费神猜测了，小弟又打听明白啦！”

说话之人自然就是谷沧海，他向赫氏四魔龇牙一笑，又道：“小弟当他退开之时，立即奔到那边台角，勉强用传声之法，向他询问为何不趁机杀人取胜之故，诸位兄长们可知他怎生回答么，哈，哈，真是妙得很，那小和尚回头向小弟龇牙直乐，样子十分滑稽，接着也传声答道：假如当时是古不仁的话，他就一定不放过机会了，答案竟是如此，你说妙也不妙。”

赫氏四魔都大为欢喜，因为孙济竟认为古不仁比他们低级可憎，实在可喜，登时对孙济更添好感。

谷沧海又道：“但小弟却听到五台派掌门密云大师低声申斥孙济。密云用了不少污秽词句形容四位兄长，使小弟怒不可遏，差点儿开骂，但回心一想，这也是怪不得他之事，因为那密云大师到底是五台领袖，本身又是有道高僧，确实有资格辱骂兄长们为万恶邪魔。”

赫二虎低吼一声，道：“见他娘的鬼，这密云秃驴咱瞧着就不顺眼，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赫大龙也道：“不错，他算哪一门子高僧？咱告诉你，柯老三，这秃驴有点邪气，这可不是他辱骂了我们，才如此说他，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说到高僧，哼，柯老三你有机会见到像少林寺上一代的方丈光德大师那种人，那才真是高僧，不由你不信的。”

谷沧海说了一番挑拨之言，目的只是想趁机撒下一些种子，以便将来或可假借他们之力，探查一些可疑之事。却想不到这四魔居然大赞起大师伯光德老方丈来，心中当然十分高兴。

他回头一望，只见古不仁的对手只是那几个中年和尚，并无孙济在内，更加确定对方大施压力，对付赫氏四魔，自然对方的目的在乎自己，并非当真与赫氏四魔过不去。他哼了一声，以忿忿不平的声音道：“兄长们也看见了，古不仁的对手不如孙济厉害。小弟忽然想到，那个真正主持这场盛会的人，会不会与兄长们结下过嫌隙？不然的话，为何当初兄长们第二关时就过不了，刚才第四关更是凶险百出？”

他这番话用意是激出赫氏四魔的气话，从而推测一些真相。赫二豹怒声

道：“柯老三说得对，当真有点不妥。”

赫大蛟道：“这叫做一言惊醒梦中人。”

赫大龙接口道：“不过问题却出在这出面具名的毒手如来，他比咱们兄弟出道得更早，威名之盛，天下无双。咱们偏巧从未见过他，如何会有仇怨？”

赫二虎道：“反正事实俱在，证据确凿，纵然想不出其中道理，也不能不信。”

谷沧海第一次听到主持的名字，既喜且惊。

喜的是总算已探出了一点眉目。

惊的是这毒手如来崔山公，乃是近百年来邪教第一人物。他还记得他父亲柯公亮提及此人时，浓眉也自皱起，无意中表示出此人之厉害。

他其后也问过师父，应真也慎而重之的把毒手如来崔山公生平事迹，详细告知。

此举正是要爱徒知己知彼，深知这老魔的底细，万一碰上，好设法应付之意。

正因如此，谷沧海印象极为深刻，也深知这毒手如来崔山公实在很厉害，否则以应真的为人，焉会显示得如此郑重其事？但崔山公已不在江湖上出现凡三十余年，传说是崔山公已远赴东海外一处洞天福地中，修练金刚不坏之身。

谷沧海立刻诈作不知的问道：“毒手如来是谁？是个和尚么？但既然使用如来的外号，若是僧人，决计不敢如此亵渎，那么一定是大秃子了？”

赫大龙面色一变，噓了一声，要他住口，然后低声道：“别提到一个秃字，千万记着，这是他老兄的忌讳。”

谷沧海讶道：“连兄长们也不敢小觑他么？”

赫大龙道：“何只不敢小觑，简直有点怕他呢，他一向是天下第一高手，假如他不是三十多年前归隐，而独角龙王应真又慢了一步出道，这两大高手的拚上一场，那才好看呢？”

谷沧海点点头，道：“好，小弟记得小心就是。”

他一听人家提起了自己师父名讳，可就不想再说下去，免得人家说到对师父不好听的话，难以接口。

他眼珠一转，道：“兄长们，咱们再往前走，瞧瞧把关的是哪一路人马？”

赫氏四魔迈开大步，向前走去。此时天色已明，各处火炬均已熄灭。

那第五关就在三丈之外，谷沧海一眼望去，已见到把关者的角落上，有好几个道人，也有俗家之士，都佩带着长剑。

赫大龙道：“咱们已跟古不仁老乞丐约好，轮番打头阵，这一关应该是由他先上的。”

谷沧海道：“兄长们最好别跟那可憎的老乞丐走在一块儿，旁的不说，单是招恼了他以前的发妻南溟神女，可就划不来，何况人家如若有意对付咱们，教古不仁打头阵亦没有用处。”

赫大蛟道：“有理，有理，咱们反正上去试试吧。”

他忽然露出疑惑之色，问道：“柯老三也知道南溟神女么？谁告诉你的呢？”

谷沧海一听，便知其中必有文章。

但见赫氏四魔都望着自己，一时弄不清究竟是这个问题很严重，抑是很有趣味，才会使这四魔露出这等神态。

谷沧海若无其事地道：“这是兄长们自家透露的，早先咱们和那老毒丐在一起之时，他那婆娘不是唠叨了几句么？其时二哥们曾经提起南溟神女之名，也透露出这南溟神女本是老毒丐发妻之言。”

赫氏四魔回想一下，果然有过这么一档子事。

赫大龙这才释然道：“这就是了，要知昔年老毒丐与南溟神女结缡之时，并非目下这般形状，也不是这个名字。这件事江湖上得知的人，寥寥可数。据古不仁说，除了咱兄弟之外，还有独角龙王应真得知。因此之故，愚兄不得不问个明白。”

谷沧海坦然笑道：“兄长们既管下问。”

但心中却不禁大惑不解，忖道：“为何此事只有他们和师父晓得呢？难道说赫氏兄弟和古不仁多年前有过什么渊源遭遇？而师父则与南溟神女也有什么交往不成？”

须知他的猜测并非无稽，以他观察所得，那古不仁性恶毒凶狡，实是邪魔外道的好材料，以师父的为人，决计不会与这种人交友。

唯有那未曾见过的南溟神女，或者是某种因缘而与师父结识，因此师父才晓得她的隐秘身世。

他们到得第五关台下，谷沧海一眼就认出把守此关诸人中的两个人，乃是一道一俗。

穿着道装的是个五旬上下的全真，羽衣星冠，仪容清古，身上没有佩剑。他乃是坐在太师椅上，可知是首脑人物。

他记得这位玄门羽士姓马名守敬，出身于武当山。

二十年来，名列武当双剑之一，威名赫赫。

那武当双剑之中另一个便是当今掌门真人叶丹枫。

武当派既然以内家剑术鸣世，天下无有不知。

而他们居然号称武当双剑，可想而知他们的剑术何等高明。这马守敬其人曾经到过少林，谷沧海虽然没有正式谒见，但却曾远远望过两眼。若论辈分，谷沧海与他不过是平辈相称而已。另一个俗家人年约三十余，相貌谦厚，却自有一股英挺之气，背插长剑，气宇不凡。此人正是前此与孙济同赴少林的程嘉，他乃是近二十年来，各大门派中最先发现的天赋异禀的奇才，其后就是孙济和尚。但可惜的是这两人都被邪教诸魔闻风而来，百般暗算，最后都毁在赤身教花蕊夫人的妖媚功夫之下，虽然目下成就仍然极为高明，但因曾历劫，已不复能上窥武功至高无上的境界，不能像少林寺以前所出的应真

一般，成为天下无双的高手。

谷沧海托词观察一下，不让赫氏四魔上台。

暗中急急忙忙用千里传声之法向程嘉说道：“程兄程兄，小弟是谷沧海，但你千万别转眼四望。”

程嘉一听谷沧海之名，顿时从眉目中射出奕奕神采。他果然十分机警，宛如一尊木像般，动也不动。

谷沧海又道：“小弟业已化妆为关外赫氏四魔的第五个，他们叫我做柯老三。这一关有程兄护持，小弟不要上台现身了，小弟请程兄鼎力相助，待会儿你出手之时，务要暗中留情，好让赫家四魔过关，详细内情目下不暇奉告，总而言之，程兄务须助小弟一臂之力。”

程嘉微微点头，谷沧海又道：“上一关承蒙孙济师兄赐助，过那一关，实是险极。因此之故，小弟这回不想再冒险了。”

程嘉心中大奇，道：“你纵然不想冒险，但主动之权不在你，如何能躲得过？”

不过他又深悉谷沧海智计过人，是以这话不会无因而发。只因谷沧海又道：“赫氏兄弟上台之时，台主一定指令吾兄出阵，再配搭上两位道兄，让你们摆下一座剑阵，如若程兄全力施为，这一关真是无法闯得过。幸而小弟深知贵派剑阵的厉害，亦因而想到了解决之法。”

他清晰明白地讲出他的计策，但见程嘉连连点头，这才满意地一笑，转眼向台主那一隅望去。但见太师椅上坐的是一个长衫马褂的胖子，年在四五旬之间，满面肥肉，未语先笑，膝上放着一只乌黑色的大算盘，完全是生意人的模样。

只见程嘉用传声之法，向他说道：“这个台主名叫陈百万，兄弟亦不知他的来历，但据我师叔马真人密嘱，此人含气敛劲，功深力厚，当是一流高手无疑。”

这话不啻是说以武当派的见多识广，也仅知对方功力绝世，造诣过人，竟也查不出此人的出身来历。

忽听程嘉又道：“谷兄注意这陈百万身后的婢仆中，有一个相貌俊美的侍仆，名叫仲石，此人精警矫健，一望而知满肚子诡计。”

这时赫氏四魔都着急的打量过台上形势，赫大龙碰他一下，低声道：“老三，你瞧出什么苗头没有？”

谷沧海道：“瞧出来啦，兄长们上台的话，武当派势必以最厉害的武功对付咱们。”

赫二虎沉吟一下，道：“会不会由那姓马的牛鼻子出手？此人的剑术玄奇狠毒，乃是武当最凶的牛鼻子。”

谷沧海佯作不知，道：“听说最厉害的是叶丹枫真人，这个道人是谁？”

赫大龙道：“叶丹枫固然可能比他还厉害些，但老叶已是一派掌门，不轻易露而出手，再说他们并列双剑，老叶走的是柔韧的路子，这老马走的却

是迅快狠毒的路子。此所以咱说他是最凶之人。”

谷沧海点点头，道：“以小弟猜测，对方或者不至于命马真人出手。照小弟的估计，武当派之人一定听到了咱们连闯四关之事，因此他们可能使用堵截的战略，那就是设法拦阻兄长们越过擂台中线，久战之后，台主当然可以据此判兄长们落败，他只须指出兄长们连中线也没越过，如何过得此关？假如兄长们不服，他就可以借词翻脸，召众出手，咱们人孤势单实是可虑。”

赫二虎道：“老三真行，怎会想得到这一点呢？”

赫大虎道：“老三之言甚是，咱们被规矩所限，不能施展毒手，因此之故，武当派之人如若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咱们更难冲过这道防线了。”

谷沧海道：“承蒙兄长们夸奖，但小弟却没有破敌之法，只有一个拙笨想法，那就是武当派之人，决没想到咱们早已猜出他们的用心，因此兄长们如若能在二十招之内，集中全力硬闯，或可出其不意，闯破了他们的防线。之后，兄长可紧守对面的擂台边缘，回身抵敌。如若二十招之内，不被对方迫离原位，武当派之人不战自退。因为他们自命为名门正派，定然不肯撒赖死缠下去。”

赫氏四魔眉飞色舞齐齐道：“妙极了，恐怕唯有这个主意行得通。”

当下一齐呼啸上台，果然那陈百万背后的俊仆仲石走出来说话，他先验收了四面金牌，然后含笑道：“赫爷们还是第一路抵达本关的人，小可恭祝你们安然渡过此关。”

赫大龙心中骂一声好狡猾的小贼，口中却发出粗豪笑声，故意流露出志满气骄之态。

仲石又道：“敝主人有请武当山程爷和这四位道长出阵，想来赫爷们必可轻易过关。”

程嘉神色如常，但那四名道人泛起了怒色，显然已被仲石激怒，因而生出舍命守关之心，不在话下。

程嘉甚是佩服谷沧海的智慧，当下向马真人行礼请示。

马真人点点头，举手拂髯，只有三只手指露出髯外，这是指示他们采取一种战术的暗号。

程嘉见了更是服气，只因这马真人指示的战略竟与谷沧海所猜的一样，心中大为惊喜，忖道：“少林寺出了这等后起高手，前途未可限量。”

此时台下已涌集了不少观战之人，议论纷坛。

但见程嘉率众而出，先向赫氏四魔交待过场面话，这才开始动手。武当派的剑阵乃是武林一绝，只要有三个人凑在一起即可施展，人数越多，战力越强。

他们挺剑布下一道铜墙铁壁，但外人却不易看出他们死守界限的深意。

在外表上看来，武当派的五人，剑光如潮卷光洒，攻多于守，谁也料不到他们只打算守住中线不让敌人超过。

赫氏四魔竭力抵御，但一直是在这一半场上活动。

以他们四人的功力，实是远远强过武当派五人。

然而目下受台规所限，许多招数施展不出，大是有力难施，陷入了苦战捱打的苦境中。

人人但见武当派五剑联结成一道光墙，神妙无比，有些浮躁之辈，可就忘情地喝彩叫好起来。

眨眼间已斗了十八招之多，赫氏四魔不知如何，牢牢的记住谷沧海二十招之言，竟深信若是二十招之内，不能闯过这道防线的话，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因此之故，无不心中暗晴着急，四个人八只眼睛，都睁得比铃还大些。

突然间敌阵露出一丝空隙，赫大龙厉吼一声，召集兄弟们合力攻去。四把大刀上进射出天崩地裂般的劲道，硬是冲开一道裂口，齐齐闪身跃过。

然后又按照谷沧海所教，直奔到边缘处，方始转身待敌。程嘉率众迅急追扑，忽然听到一声清磬，便立刻煞住脚步，竟没有当真攻及赫氏四魔。

这一声清磬，乃是马守敬真人背后侍立的一名小道童奉命所发。马真人徐徐道：“这四位施主眼力奇高，业已全力冲破界限，贫道佩服之至。”

他这么一说，台主方面也是无可奈何。

那陈百万发出虚假的笑声，夹杂着噼噼啪啪的算盘子之声，真像是听到一个店铺掌柜的笑声一般，许许多多的老江湖也瞧得呆了。原来他并没有用手指拨动算盘，但那些算盘子却自动上下跳动，发出一片脆响。

陈百万道：“不错，赫家四豪果然真有眼力，这一关自然算是闯过了。”

仲石飞步而出，手捧五面金牌送到赫大龙面前，高声道：“恭喜赫爷们顺利过关。”

话声才歇，紧接着又低声道：“小可相信这是柯三爷的奇谋，对也不对？”

赫大龙睥睨作态，取过金牌，道：“就算是他吧，你也已经失败了，哈哈……”

他们跃落台下，径向第六关奔去。谷沧海一边向前行去，一边大皱眉头，满眼俱是苦恼困惑之色。

原来那第六关上，原是空寂无人，但到他们过了第五关，转眼间从黑暗中出现了六个僧人，跃上擂台。

此外，在另一角也跃上五人，除了两婢两仆之外，为首的台主是个瘦子，长得尖嘴阔腮，眼珠滴溜溜的不停转动，那股神情和外貌，随便到哪一个通都大邑之中，去找一个包揽官司的讼棍瞧瞧，就是这般模样。

那六名僧人在谷沧海来说，等如见到亲人一般。敢情正是来自嵩山少林寺的得道高僧。

领队的那个老僧，躯干修伟，两眼神光极足，乃是少林寺当今达摩院主持弘力大师。

其余的五僧，则是少林寺这一代十大高手之五，以正信僧为首，挨次是正念、正精进、正慧和正不退等五人。谷沧海在少林习艺三载，千余僧众之中，独独与正信等十大高手最友善熟稔。

那弘力大师也是时常亲炙的老师兄之一，是以见了他们，大生游子他乡，得遇至亲之感。

他苦恼的是这一关既是由少林寺把守，则自己授计与赫氏兄弟闯过了，等如坍师门的台。

其次，他困惑的是天下武林中的邪魔他大都知道，尽管还有些真厉害的老魔头，可是说到能命令这些名门大派，都参与其间，把守大关，那真是使人不易置信之事。

初时谷沧海已想通了这个道理，那就是邪派主持之人，利用各大派门认为可以趁此机会，诛杀一些无恶不作的魔头的心理，诱使他们派出高手，把守各关。

这本是很合情合理的想法，然而现下他见了师门高手也出动，突然又感到不对，因为以少林寺的规矩宗旨，无论如何，也不该特地派人参加这等邪恶的盛会，何况人人须得生出杀心，准备宰人，岂是合理之事。因此之故，他发觉这内中定必尚有一重内幕，极堪探究。好在这个疑问已不难弄个水落石出，只须开口向老师兄一问，即可得知。他压抑住传声询问的冲动，赶紧收摄心神寻思过关之法。忽见又有一僧跃了上台，原来是正定僧。

他迅快低声地向弘力大师禀报，一望而知乃是报告赫氏四魔如何闯过第五关之事。

众僧的目光随即向赫家诸魔望来，所有的人在赫氏兄弟面上皆是一掠而过，最后都集中火力凝视谷沧海。

谷沧海真想向他们挤挤眼睛或是什么的，让他们惊异一下，但又很快就可以猜出自己是谁了。

他总算又抑制了这个想法，不过眼中仍然不禁透射出炽热的光芒。

第十八章 冷艳美女玉冰清

忽听正慧僧向众僧中某一个人传声说道：“可惜四位老祖师正好闭关修炼上乘大法，不然的话，我敢担保方丈大师不会传法旨要小师叔立即离开此地。”

谷沧海功力特异，深厚之至，是以这一股传声入耳之时，虽然很飘忽细致，但他一惊觉之时，立刻运聚功力收听，居然听个一字不漏。他之所以会特别留心收听本门传声，便是因为见到正慧僧嘴唇微动，做出要施展传声之法的样子。

他深知全寺之中，论起才智机谋，无人能及正慧。所以他这等举动，必有深意，果然收听到这一段话。

他心中不禁欢喜地笑起来，想道：“这家伙真厉害，竟利用这等办法，向我透露出风声，教我不要现身出面，以免被弘力大师传达方丈大师法旨，那时我就非离开此地不可了。而他此举又可不虞外人查听出来，一则他声量极低微，我如不是极意尽力收听，也难以听到呢，何况是外人？”

但他在欢喜之中有点失望，因为他已不能向他们打听这场奇怪盛会的内幕消息了。

他迅速地考虑了一下，转头向赫氏兄弟低声道：“大哥，您刚才为何要把您自家的功劳，推到小弟头上呢？”

这话自然是指过第五关时，俊仆仲石说闯关之计，定是柯三爷所出，而赫大龙的答话却等如承认了这件事而言。

赫大龙外表虽是凶戾粗暴，其实也是年老成精的魔头，闻弦歌而知雅意，低声答道：“你别再提此事，免得被人家听了去。”

谷沧海装出恍然轻啊一声，缄默不言。

这时，外人如若本领窃听到他们的对话，自然以为这是赫大龙故设奇谋，一路过关之时，都令众人注意谷沧海，事实上却是他的神机妙算。

赫大龙当机立断，一挥手，首先跃上，余人随后便至，五个人排成一列，却冷冷的望住那讼棍似的台主。

一名俊仆俯身听取这讼棍台主的指示之后，这才走过来，表情呆木，道：“敝上先请爷们示知闯关人数。”

赫大龙沉吟一下，才道：“这一关乃是少林高僧主持，咱家兄弟多年未入中原，是以眼生得很，尚未得知他们的法号。”

那俊仆道：“主持大师法号弘力，那六位皆是弘力大师的座下高足。”

他一口气念出六僧之名，便闭口不话，大有惜言如金之概。事实上他讲话很干脆，清楚明白，绝不拖泥带水。

谷沧海心中冷笑一声，忖道：“这厮故意装出呆木之态，事先又与那讼棍台主做了假戏，乃是想我们不注意他，以为他真是奉命行事之辈。但他那桀骜悍戾的性情，仍然从言语中露出了尾巴。”

当即开口道：“诸位兄长，小弟至今还未有机会出手，这一场甚愿讨令出阵，独自闯关。”

赫氏兄弟知他机灵狡诈之极，比千年老狐还要厉害，对他已深具信心，当下全无异议，赫大龙道：“很好，但三弟你须得当心点。”

谷沧海点点头，向那俊仆望去，等他说话。

那俊仆冷冷一笑，道：“敝上早就猜到柯三爷可能出手，是以吩咐过小的，务须请问柯三爷一件事，方能决定调遣人手迎战。”

谷沧海道：“什么事？”

俊仆道：“敝上想知道柯三你此次出手，可是代表贤昆仲五人的身份。换言之，是不是柯三爷过得此关，就算赫爷们全部通过，反之亦然？”

谷沧海不加考虑，应道：“你这一问有意思得很，莫非你认为咱没有资格代表咱们兄弟么？”

俊仆道：“小的岂敢如此放肆无礼。”

谷沧海立即随棍逼上，道：“既然如此，你就快点指定对手。”

俊仆被他弄得无话可说，他本来想当着群雄，让谷沧海说出能代表或不能代表的话，免得到时赫氏兄弟可以提出抗议。谁知对方口才更是高妙，一句话就反而逼得他不便多说了。

他双眉轻轻皱了一下，忖道：“目下未能拿话把他套住，则我如若指令那弘力老僧出守此关的话，赫家兄弟必定提出抗议。弘力老僧也将认为我太低瞧了他，拒绝出手，但假如派出之人太弱，却又说不定很容易被他闯过此关。”

他沉吟考虑，一时未能决定，谷沧海登时晓得自己刚才使的一计，又收到了效果，因为假如对方不是已经收听到那几句低语，因而觉得有可能是一幕假戏，事实上谷沧海并非真高明之人的话，这俊仆干脆就派出弘力大师出阵便是了，何用考虑？

正因为俊仆认为谷沧海可能十分高明，但也可能很不高明，是以迟迟未能决定如何派遣人手之法。

谷沧海把手中的钢棒往台上轻轻一搁，发出咚的一声，显然份量十分沉重。

此举宛如在炫示实力，使对方派出最强的弘力大师出战一般。

那俊仆心中迅快转念道：“奇了，他何以设法使我派出最强之人？哎，是了，假如我派出弘力老僧，则赫家兄弟立时涌出来，声言以弘力的地位，合该独力对付他们数人才算公平。此时我其势不能硬说不行而定要再派出别的人，这么一来，变成弘力老僧独战他们兄弟五人，焉能阻挡得住他们，嘿嘿，我差点坠入他们的圈套之中，如果不是早先收听到他们的窃语，这刻定必早就派出弘力老僧了。”

他微微一笑，说道：“那就有烦少林正信师父，出手拦截。”

众人一听，只派出一个僧人出手，都道必是那个坐在主位上的老僧，谁

知却是后面侍立的一个，样子甚是年青和斯文，不似是最高明之辈。谷沧海向步出来的正信僧上下打量，随即哈哈一笑道：“看大师这副样子，可不像是练武之人。”

正信徐徐道：“柯施主岂不闻先贤有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贫僧在敝寺当中，虽然不甚成材，但柯施主最好别太大意，免得一旦失手，遗恨终身。”

谷沧海道：“以咱想来，出家之人，首戒杀生。假如咱武功比不上你，难道你还能杀死咱不成？”

许多人都为之失笑，他这话使人联想到他之所以请缨出战，敢情是认为对方不会伤他性命。

正信面色一整，肃然道：“不敢相瞒施主，今日之局，与平时不同。贫僧等无不杀心甚盛，若有机会，决不放过。”

谷沧海道：“你倒是坦白得很，好，咱如是死在你手底，可也没得埋怨，只好自认倒霉罢了，你出手吧。”

正信道声得罪，迈步直逼上来，他乃是十大高手之首，一身武功，博大精深。旁人如是从他外表推测，定必猜想不到他这般高明。他这一迈步，气势坚凝，众人无不大感意外地睁眼注视。但见他的戒刀，在火炬之下，闪耀出森寒精光。

谷沧海手中的钢棒其实就是把枪头拧下来的枪杆，他赶快使出黑河十二棒的招式，挺棒指敌，不让对方逼得太近。

他见正信气势十分坚凝强大，心想如若不设法化解了这股气势，这一上手拚斗，定必十分凶猛激烈。

当下厉声道：“慢着，咱们未讲好如何方算过关？”

正信僧本来也严防对方以缓兵之计，化解自己的气势，是以听到一声慢着之时，全然不加理会。

谁知他碰上的是智谋绝世的谷沧海，早就防到他不加理会之举，是以把下面的话一直说出来。

正信一听此言有理，纵然是缓兵之计，也不能不答。

当下道：“照规矩说，自有台主评定，但贫僧认为施主亦应有主动的机会，方算公平。因此之故，只要施主与贫僧斗上十招，十招以后，任你以何种身法，冲过此台，落在那一面的地上，就算施主已过了这一关。”

他的风度以及所定的界限，公平合理，正大光明，表现出与邪派之人全然不同的所在。

谷沧海大为激赏，但另一方面又忖道：“他虽然风度极佳，周详公正。可是却仍然中了我之计。可见得有时上阵交锋，对着邪教人物之时，万万不可过于方正，以致失去了机先。但这又谈何容易呢？”

他转念之时，手中钢棒已举起作出砸扫之势，反而他占了机先，破解了正信僧的气势。

只见他钢棒落处，风声劲厉，功深力强。那俊仆固然瞧得一怔，便是赫氏四魔，也无不为之瞠目。

原来谷沧海这一棒，虽然是赫氏兄弟所传的黑河十二棒的架式，但形似而神非，落势微有变动。

这一棒竟把正信僧砸得出了一身冷汗，不能不退。

两人旋即展开一场激斗，谷沧海每一招皆是黑河十二棒的路数，但总是有少许不同。

赫氏四魔见他棒法虽然略略失真，可是，对付起这少林高手的戒刀，竟是恰能生出克制之力，只打得正信僧无法逼前一步。须知这闯关规矩，虽是不许伤及守关之人，但大凡修习武功之人、总会对危及己身的招数，本能地闪避或封架。

况且亦须防备万一敌方胆敢毁禁犯规，真将守关之人击毙。是以守关者多半不敢拚了命地进攻。

眨眼工夫，两人又斗了十七八招，谷沧海晓得不可拖延，免得生出波折，更不怠慢，飚飚连挥三棒，把对方半诱半逼的掉转过来，随即倒纵落台下。

依照正信自家所言，他已经闯过了这一关，那俊仆只好作此宣布，并且把金牌交给赫大龙。

赫大龙露齿一笑，接过金牌，向这名俊仆道：“大名之中恐怕嵌有一个季字吧？”

那俊仆一怔，点头道：“小的名叫季金。”

赫大龙道：“好极了。”

这话可把那俊仆季金弄得一愣一楞的，全然不晓得这一句好极了是什么意思。

不但俊仆季金一愣一愣放手，连赫大龙自己也觉得很惊讶狐疑，因为这句话是谷沧海教他说的。

谷沧海当时嘱咐他说，假如季金报名之时，真的一如所料名字中有个季字，便报以一句好极了。

为什么要这么回答，赫大龙也不知道。那俊仆季金当然更如十丈金刚摸不着头脑了。

赫氏兄弟随即跃下擂台，和谷沧海合在一起。

谷沧海劈头第一句便道：“大哥快快向小弟作悄悄耳语状。”

赫大龙不敢怠慢，立刻在他耳边，装出跟他悄语之态。刚刚弄过这手脚，只见一个人挤过来。

赫氏兄弟望去，敢情此人正是俊仆季金。

谷沧海道：“你有话跟我说吧！”

季金方自一怔，谷沧海又道：“这是我大哥的意思。”

季金又怔了一下，才堆起谦卑恭敬的笑容，说道：“小人特地前来叩问赫大爷一句话的。”

谷沧海道：“知道了，我大哥说，你们仆婢太狂傲，目无余子，所以故意让你们头痛一下。你们的主人呢？”

这一句问话紧接着发出，大有突袭之意，季金不由自主地向左方望去。谷沧海眼利似刀，也跟着望去。

但见两丈外有个青衫文士，恰好转过身子，因此以谷沧海的眼力，也仅能依稀瞥见他的侧影。

他的印象是这个青衫文士十分俊秀，年纪最多不会超过三十岁，最深刻印象是此人鼻子高挺异常。

谷沧海也装作没有注意到，季金道：“敝上严禁小人宣泄他的踪迹，这一点万望柯三爷见谅。”

谷沧海道：“既然如此，咱们兄弟不去见他便是了。但贵主人的高姓大名，总可以告诉我们吧？”

季金迟疑了一下，才道：“敝上姓唐讳天君。”

谷沧海道：“贵上虽然在宇内声名不显，但咱兄弟却敢信必是当世高人，俗语道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以诸位才能及自信观之，可知贵上更应何等高明了。”

季金突然醒悟，忖道：“我真太糊涂了，第一点，这柯继明后面的话，不可能是赫大龙事先指点的。第二点，我是来问他的，并非被询、何以反而让他问出了主人的姓名呢？”

当下面色就显得很不自在，道：“柯三爷夸奖了，只知道这些话是你问的呢？抑是赫大龙预先拟定，只借你之口传达此言？”

谷沧海心中一笑，忖道：“你现在才醒悟，未免太迟了。”

口中应道：“后来的话当然是我问的，大哥哪能吩咐这么多呢？你这话问得好奇怪。”

季金一想也是道理，即使对方是受赫大龙所教，但他如若不愿承认，也可以说是自己的意思。

换言之，他这一问全无作用，可算是白问了。反而招惹对方一声奇怪，实在很不划算。

他皱起双眉，但觉这赫、柯数人，处处占了上风，实在不好应付，心想还是先禀告过主人，再作道理。

当下道：“爷们请吧，再过了第七关，就可以登堂入室，逐鹿那盟主宝座了。”

他鞠躬而退，态度很恭谨。

谷沧海也不再问，虽然有很多问题要想，但目下时机不对。一则急于设法瞧瞧那唐天君的样子二则如若陷入沉思之中，对方便可以一望而知他乃是主脑人，从而晓得他在耍花招，企图混淆视听。要知谷沧海这种手段，用意是使对方无法确认谁才是主脑人物，照这第六关的情形看来，赫大龙才是真正的主脑。

谷沧海又知道目下不可转眼向那青衫文士望去，因为此人八成就是唐天君，即是这一次大会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他现在必定暗暗查察已方数人的动静，是以不论是露出沉思或向他查看之状，都将被他窥察出端倪。

因此他忍抑了望去之念，一径向第七关的擂台瞧看，口中说道：‘第七关恐怕很不易通过呢？’

赫大龙道：“你弄错了，这一关咱们认为最容易过得。”

他微笑一笑，又说：“三贤庄的主人都在台上，以他们的身份名望，决计不肯一齐出手，而且也不肯利用咱们不能杀死他的便宜以取胜，这么一来，上台去使的全是真功夫，这是最好不过之事。”

谷沧海此时，心中迅快想道：“那唐天君早先突然背转了身子，使我没有见到他的面目，相信不是巧合，而是他听到了我的问话，晓得季金一定会向他投一瞥，所以赶紧转身。假如我猜得不错，则这唐天君的功力，定必深厚之极。因为在这等嘈杂之地，他居然听得两丈以外的低微话声，谈何容易？”

赫大龙已领头向第七关的擂台走去，但见台上一角已坐着三个老者，在他们身后，另外有四个人侍立。

其中两个是中年人，两个是二十余岁的壮健少年，个个神情肃穆，双眼神光充足，一望而知皆是内家高手无疑。

另一角上太师椅中，坐着的台主，乃是一个年约二十左右的美女，秀发披垂，穿着一件紫衣。身上没带兵刃。

此女无论在脸蛋、皮肤甚至身材而言，都可以称为绝色，远远一望，宛如画中的仙女一般。

但她却缺少那份天真和纯洁，看上去总是带点世故的味道，使人一望而知她足有保护自己的力量。

谷沧海向赫氏兄弟道：“兄长们，看看这台主长得多好美啊！”

赫二虎道：“你眼界不够广，所以大惊小怪。”

谷沧海何等聪明，一听而知他必是要说许灵珠比她美。当下道：“二哥别开玩笑，像她这等美女，天下间难道还有可以比拟之人么？”

赫二虎道：“当然有啦，像天下第一美人许灵珠，赤身教的花蕊夫人和她师妹痴情仙子，都比她只强不弱。”

谷沧海微微一笑，道：“二哥说的想必不会有错，不过小弟仍要等瞧过那些女孩子们，才好评论高下。”

在他心中的确觉得这位比不上许灵珠的天生丽质，但比起花蕊夫人、痴情仙子他们，却毫不相让。

殊不知在成年之人眼中，那花蕊夫人和痴情仙子，除了面貌美丽之外，最动人心的还是她们骀荡醉人的风情。

而这台上的美女，却是冰雪之姿，冰冷难犯。她的世故老练的气质，也

完全是为了防止别人侵犯她。

谷沧海的年龄不同，心中没有褻思欲念，所以比较喜欢这个美女，这也是合情合理之事。

君不见世间闹恋爱真情的，以比例而言尽属少年男女的天下，由此便可知道此中的分别了。

他们到了台下，台上美女漆黑的双眸，盯住谷沧海。两道目光，清冷而又明亮，直有使人不敢逼视的魔力。

谷沧海故意一翘胡子，又向她挤挤眼睛。这等轻佻浮薄的动作，如果不是面上已经伪装，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做出来。

霎时间但见那对清冷明亮的目光中，浮起愠怒之色。谷沧海更加得意，故意多翘几下胡子。

他接着伸手去摸唇边的须髭，借以掩饰传声说话时的表情。他以传声之法，向赫大龙道：“大哥，台主已被小弟激怒，这回上台去，可以加以利用。”

赫大龙诈作从囊中掏摸东西，暗中也以传声道：“如何利用法？激怒了她，岂不是凭添无限阻力？”

谷沧海道：“以常情而论，当然增加了阻力。但假如咱们运用得当，反而可以哄得她自动设法减少阻力，让咱们过关。”

他停一下，又道：“小弟并非说笑话，你上台后，免不了要向台上的三个地主打招呼。你可告诉他们说，假如咱们兄弟过不了这一关，便立刻跺脚就走，返回关外，自然你不可含有丝毫被误会为夸耀实力必能过关之意，只要这样说了，保证很容易就过得此关。”

赫大龙道：“这真是教人糊涂之事。”

谷沧海道：“小弟刚才观察地台主，发觉她唯一的弱点，是痛恨男人挑逗，此是她自视太高的结果，但由于她气量狭窄，睚眦之仇也不肯放过。所以我激怒了她，她一定希望加以报复。”

赫大龙又开始明白了，道：“你认为她冲着这一点，就会放过我们，好教我们留下么？”

谷沧海道：“正是此意，假使她真要报复，一听咱们失败的话，跺脚就走，并不留下来瞧那争霸的盛会，又格于目前形势，不能分身立刻找我们算帐，唯一的法子，就是让我们过关，得以留下。反正她也不怕我们参与逐鹿盟主宝座的。”

赫大龙道：“你如果深认此计一定成功，咱们大伙儿与她挤眉弄眼，再气气她就是了。”

谷沧海一想：“这个女台主一定极不好惹，武功极强，这赫家四魔是该杀之辈，但现下既然借重他们之处固甚多，在道义上来说，是不该设计害他们的。”

当下道：“不，人多了反而显得有假，相反的兄长们对她越尊敬，她越是气不过，定要重重的教训我一次。因为假如咱们大家都很喜欢她，她虽

是不能接受，却也说不定忽然消了怒气呢！”

赫大龙道：“女人之事，难说得很，好，咱们就依你之计行事。”

他领头跃上擂台，顿时有不少人围拢过来观看。

那三位老者也都起立，其中一个矮小的老人道：“贤昆仲可还记得老朽么？”

赫大龙掀髯笑道：“咱兄弟岂会忘了鼎鼎大名的一线天罗景老兄？昔年之事，当事之人既已死了，咱们无须再提了。”

罗景道：“老朽那一次做的和事佬，到现在还很难说得定成功了没有。老朽且介绍我的两个老兄长与诸位见面。”

他指着一个身量高大，胡发如银的老人，道：“这是大哥钟修，这一位是二哥魏一舟。”

赫氏兄弟都称呼他们为大庄主二庄主，而谷沧海这刻还觑空向那美女挤眼睛。

这三贤庄之名，便是由这钟修、魏一舟以及罗景三人而得。这三老成名极早，比谷沧海的父亲柯公亮可说是还高了一辈。他们乃是结盟兄弟，数十年形影不离，共创事业，卒使三贤庄之名，传扬天下，成为武林中一大家派。

这三人的武功各有擅长，每人都有几十载精修苦练之功，深厚异常。以赫氏四魔这等当代凶人，也不敢对他们无礼，由此便可想而知了。赫大龙道过仰慕之言，又道：“咱家兄弟久已不曾踏入中原，这恐怕是荒山野岭的日子过惯。因此，假如咱家兄弟过不了三位庄主这一关，咱们决定立刻动身返回关外，可连热闹也懒得看了。”

罗景道：“以贤昆仲的能为，这关何难之有？定是过得无疑了。不过老朽不妨坦白奉告一事，那就是我等虽是旧相识，但上场动手之时，在众目睽睽之下，可不敢有丝毫马虎含糊。”

赫大龙道谢过，目光转向那美貌女台主，道：“罗三庄主可否代为引见这位台主么？”

他声音之中，含有十分敬重之意。

罗景道：“这位台主姓孙，芳名红线，实是巾帼奇人，当世无双的才女。”

赫大龙道：“咱这双眼睛阅人不可为不多了，是以一望之下，便知孙姑娘定是文武双全的才女。”

孙红线身子动也不动，端坐椅中，冷冷道：“赫兄好说了，我一个女流，何足当得诸位重视。”

此时身后的两婢两仆之中，走出来一个俏婢，面孔甚是冶艳，可是神情举止之间，却有一股冷冷冰冰的味道。

她过来收去了赫家兄弟的六面金牌，谷沧海嘻嘻一笑，道：“你可是艳冬么？”

那美婢一愣，道：“你如何知道的？”

谷沧海忙道：“没有人告诉我，是我自己猜的。”

艳冬哼一声道：“猜的好。”

谷沧海道：“我别的本事有限，幸好还有几分聪明，差堪自慰。”

他目光一溜，又在孙红线面上打个转。那意思竟像是特地告诉她说，幸有过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配得上她。

孙红线突然道：“艳冬过来。”

艳冬连忙走回去，先躬身施礼，这才倾听她的指示，态度异常恭敬。谷沧海心中一动，忖道：‘难道她当真是四婢的主人么？那么那个唐天君呢？啊呀，不错，这四婢是孙红线的侍婢。但三仆却是唐天君的人，各有其主，并非全是唐天君的手下。这样说来，这孙红线的身份，也许可与唐天君相埒了。若是如此，则她也是此次盛会中的最重要人物之一，好险，好险，我几乎小觑了她呢！’

谷沧海方自醒悟这孙红线亦是最重要的人物之时，那婢子艳冬已听完主人吩咐，回身向着三位老庄主。

赫大龙不待艳冬询问，已道：“这一阵咱和大蛟两人动手，艳冬姑娘即管指派把关之人。”

这也是谷沧海指点过的，使得对方觉他们处处抢先一着，完全争取不到主动之势。如此，自然在心理上影响极大。

艳冬嗯了一声，道：“敝上请钟少庄主独立出手，以十招为限，如若不能取胜，便即收兵。”

此言一出，台下观战之人，都十分失望。

因为以赫氏四魔的威名，除非三老亲自出手，决计没有瞧头，毫无疑问之事。

如今不但三老不出，只派一个后辈，况且又只限以十招为度，可想而知必全无看头。

台上之人，三位老庄主以及身后侍立的晚辈们，固然十分惊讶，连赫大龙他们也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赫大龙心知此是谷沧海的奇计奏效，心中那一份佩服，真不是言语所能形容。在这刹那间，他动念考虑到谷沧海到底是怎样子身份的人，他混在赫家兄弟中有何目的？

要知事到如今，处处证明谷沧海才智绝世，一切均能洞烛机先，由此可知他并非无意中与他们赫氏四魔搭上的，此举一定有很深用意在内。

但究竟有何动机呢？照这情形看来，起码他对赫家兄弟有利而无害。往后争夺黑道盟主的宝座时，说不得还是要仰仗他的力量，方可事先趋吉避凶呢！

此时在三老身后，已出来一个少年，手提一把钩镰枪。这少年长得雄壮英伟，虎背熊腰，气度沉稳，不愧是各门大派出身的人物。他向赫大兄弟施了一礼，道：“在下钟光，今日有幸得会名家，还望两位不吝指点。”

赫大龙道：“少庄主好说了，常言道是英雄出少年，咱家兄弟心中可不

敢有一丝一毫轻忽之心呢！”

双方交待过场面话，那钟光提枪窥伺空隙，绕圈而走，忽徐忽疾。看他的身手气度，果然是一辈中罕见的高手人物。

赫大兄弟守定方位，严密戒备。他们生怕对方会在这十招之中，不顾生死地硬攻猛拚。

以他这等初生之犊，血气方刚，生出这种与汝偕亡之心，并非稀奇之事。

果然钟光在绕了十多个圈子，竟无隙可乘之时，眉宇间就流露出怒色，神态益发威猛。

此时三方面都瞧出了不妥，一是三位老庄主，一瞧孙儿动了少年逞强好胜之心，就知他有什么打算。

其次是台主孙红线，她自是极为聪慧多智之人，一望而知钟光的心意。还有一方面就是谷沧海了。

虽然同时有三方面之人发觉，但只有谷沧海霎时已想出了妙计。他以内力逼出声音，说道：“孙台主，小可斗胆请问一声，假如在十招限期之内，敝兄长得到了空隙，竟把钟少庄主逼落台下的话，算不算已过了这一关？剩余的招数，还要不要再行比划完毕，才算了事？”

孙红线心头大震，忖道：“此人真是大智大慧之士，我恐怕犹有未及。”

口中却应道：“若然有这等情事，自然算令兄们得胜，剩下的招数，不用再比了。”

场中的钟光听得一清二楚，顿时生出警惕之心，努力抑制住冲动。要知大凡是名门大派的传人，无不深知临敌不可动怒之理。钟光一听对方可以硬把自己逼下擂台而算赢的一番话，当即想到自己假如含怒硬攻的话，定必露出破绽。

以这赫氏兄弟的武功造诣，实是不难乘虚而入，把自己硬是推落台下，这也许只是一个照面之事，若然如此，岂不是太过吃亏？要知他如若平心静气的寻隙出手，当必可以打完这十招。在这十招之内，说不定有机会可以击败敌人。

这自然是因为已有了不许杀伤守关之人的规定，所以他可以用上全力猛攻十招，以钟光自己想来，这样当然有把握得多了。他的钩枪乃是武林一绝，家传秘技，非同小可。

因此枪招一发，既玄奥而又森厉，杀得赫大兄弟全力招架不迭。十招之数，眨眼便已打完。

艳冬叫道：“钟少庄主，十招已毕，请依台规退下。”

钟光无法可施，只好退下。

谷沧海眼见这位少年高手如此了得，印象甚是深刻，便存下结交之心。

这也是等如暗中帮助钟光，因为他想成名的话，最佳的莫如与谷沧海一同对抗这些邪魔外道。

第七关终于闯过了，他们得到了七块金制的胸牌，挂在襟上，以资识别。

人人一望而知他们皆是闯过了七关的高手。

此时四下已变得十分热闹，不但那些得到许可来参观的黑道高手、邪派人物，以及介乎正邪之间的名家，都已全部赶到，为数总有四五百之多。

即使是应邀参加黑道总盟主争霸的魔星凶人们，亦已纷纷抵达。上台闯关之人，陆续不断。

赫氏兄弟是第一批闯过七关的，谷沧海主张先在外面多看看，以便窥测与会者的实力。

此议得到赫家兄弟赞成，五个人结伴在七夫之间，走来走去，瞧瞧闯关高手的绝技秘艺。

谷沧海一直没有左张右望的找寻那唐天君，却极为小心地盯住孙红线，又或是利用赫氏四魔轮流监视。

果然在个把时辰之后，发现孙红线离开了擂台。

谷沧海尽量设法不动声色地遥遥追踪监视。好在她只是在台侧不远处，就停下来与一个人说话。

他遥望一眼，已认出那人正是那个年约三十左右的青衫文士，也就是他认为唐天君的那一个人。

但见孙红线与那青衫文士对讲了不少话，最后，青衫文士摆摆手，孙红线便不再多言，回到擂台上。

谷沧海迷惑地想道：“难道唐天君的身份，竟高过孙红线么？我本来猜测他们皆是同等地位，至于幕后那个真正主持之人，等到入庄之时，当可得知。但现在这唐天君的身份地位，显然高出于这七台主之上，特别是更高过孙红线，莫非他才是真正的幕后人？”

这个猜测可以说是十分大胆，因为他深知一件事，那就是具名发帖，召集宇内群魔之下，必是威震天下的老魔头无疑，唐天君籍籍无闻，当然不会是具名发帖的人，然则他竟会比那老魔头还高明么？

这个疑问当然无法回答，他的思路又转到孙红线身上，想道：“她向他说什么呢？假如是当我们过关后不久，她就找唐天君说话，这内容当然是为我无疑，但隔了这许久，可能性就比较的减弱了。”

他从各方面推断，脑海中把闯关时所有的情景，一幕幕的重映出来。直到第七关之时，蓦然醒悟，忖道：“是了，我不合设计使那钟光抑制怒火，孙红线从这一点上，已看出我才是灵魂人物，自然她本身亦是才智杰出之士，以是之故，她特地忍耐至今，才找唐天君说话，免得被我猜出来。”

他面上泛起了自信的愉快的笑容，又想道：“这位美丽姑娘真不简单，当然她向唐天君说的必是指出我是主角这件事。此外，她也向唐天君要求由她对付我，但看那后来的情形，她这个要求目前尚未被唐天君接纳。”

此时他发觉至为重要的，就是赶快查明具名出帖之人是谁，再设法多了解一点背景，才能够判断真正幕后之人，到底是谁了。他用传声之法，向赫大龙道：“大哥，小弟并不是太湖某一家派逃出来瞧热闹之人，这一点谅大

哥也必看出来了。”

赫大龙也用传声之法，道：“不错，柯老弟你到底是谁？有何用意？”

谷沧海道：“小弟是谁，暂时恕难奉告，但对诸位兄长只是有利而无害，这一点谅大哥也必定能够相信。”

赫大龙点点头，谷沧海又道：“小弟想请问大哥一声，那就是具名出帖之人，到底是谁？”

赫大龙讶道：“你当真不知么？那么你就不会是那把守七关的七门派中人了，好吧，咱告诉你，具名之人，连咱老赫兄弟得称一声前辈。此人年逾百龄，在武林中已享名了八十年之久，平生从无失手落败之事，姓崔名山公，外号是毒手如来。”

他停歇了一下，又道：“你可曾听过此人之名？”

谷沧海早已骇了一跳，但仍然装出迟疑之状，沉吟一下才道：“听过的，这么有名的人物，小弟岂有不知之理。”

果然赫大龙反倒不相信了，他笑一笑，道：“老弟，假如你没有听过崔山公的大名，也不是丢面子之事。要知他已隐退了四十年以上，况且又不是寻常江湖上盛传那种人物。他的厉害，老实说也只有一些名门大派的高手们，或者是像咱们兄弟这等身份之人，方始深悉。正如百年来被誉为大宗师的天魔庞珏老前辈一样，世上知者更少了。”

谷沧海道：“原来如此，只不知这两位之中，哪一个高明些？”

赫大龙差点叫起来，他狠狠的道：“柯老弟，你这么聪明之人，现在是怎么搅的，变得这般糊涂？咱告诉你，大宗师是魔教第一高手，天下无有可与相提并论之人。崔山公虽是前辈高手，并且是顶尖人物，但如何可与大宗师比拟呢？”

谷沧海道：“多谢大哥指教，不过小弟还是有一个疑问在心。”

赫大龙道：“什么疑问？”

谷沧海道：“据小弟所知，十多年前，少林寺有一位高手独角龙王应真，据说亦是天下无敌之人，他比起大宗师又如何？”

赫大龙沉吟一下，道：“这个咱就知道了，大宗师到底高明到何等地步，咱确是不知。但应真那厮，可真的是无敌高手，不瞒你说，咱家兄弟也曾是他手下败将，这家伙一点不似是佛门弟子，手段毒辣之极，假如我们不是人多势众，只怕无法赶得走他，饶是如此，我们这一方也伤了不少人呢。”

谷沧海一听而知那是多年前一件武林大事，那一次应真才成名不久，遭遇十几个邪魔外道的高手围攻，险险丧生。

其后应真遂有了戒心，结交天下正派高手，互为救援，例如柯公亮也就是在这一段之后，结为好友的。

要知武功虽高，但遭逢上敌人过于强大，而敌人每一个皆是一派高手之时，实在是危险万分之事。

应真如不是得过这一次教训，他本是出家之人，便决计不会如此热诚的

结交英雄侠士了。

谷沧海不再多想那些旧事，暗念既然是毒手如来崔山公出马，则今日的场面，虽是如此奇异，令人难以置信，却又不是办不到之事了。忽听赫大龙又道：“柯老弟，你定会奇怪那崔山公既然已隐隐是群龙之首，又何须搅这套把戏，教大家来夺什么盟主宝座了，是也不是？”

谷沧海道：“是呀，这里头一定大有文章。”

赫大龙道：“文章虽有，却不算大。崔山公在帖上早已声明，他老人家愿意在有生之日，得以见到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出来领袖群伦，统治天下武林。他老人家只作幕后支持之人，并且又声明绝不干涉盟主的意向和政策，而是无条件支持。”

谷沧海道：“竟有这等事么？那就得所有接到帖子的人，都非得走一趟不可了。”

他们谈论至此，便停止了。谷沧海心中明白这个盟主的宝位，一定还有一些特殊的吸引力才对。

但他已无须耗费心机去追究，加上这时几座擂台上都有人，赫二虎告诉他这些人是谁，只听得谷沧海暗中直皱眉头。

天色正午之时，各台都在钟声之下暂时休息。

谷沧海和赫氏兄弟，一同步入三贤庄内。

庄内十分冷清，所见之人，尽是武林人物，那把守七关以及一些被允参观的正派名家高手，都在一处地方用膳休息。

邪派之人，则在另一处地方。但过了七关之人，却又是在另外一个地方，都分得清清楚楚，毫不混杂。

谷沧海先去观察那行将在这儿举行盟主争霸战的大厅，届时有邪派之人，允许参与盛会。

在这大厅右侧，过了关的魔头们，都在那院内的厅中欢宴。那七台的台主都在场，筵开三席，截至此时为止，过关之人一共有十二位。

除了谷沧海、赫氏兄弟等五人之外，还有就是老毒丐古不仁和那女人顾月桂，抓魂手崔迟，鬼判赵心寒，化血金刀夏昆，南疆杜蛛娘，假瞽叟裴鑫等七人。

这些人胸前都挂着金牌，无不是当代凶人魔星，与赫家四魔多半相识。不过介绍之时，大家都没有对谷沧海加以特别注意。此外，还有赤身教的花蕊夫人，黑手派的屠师娄大逆。这两人乃是特别身份，不必经过七关甄选，便有逐鹿盟主宝座之权。凑满三席座位的，竟是那三仆四婢，在这一席中，竟有五个台主身份的人，使众人十分惊异。

孙红线与谷沧海同席，她显得更加冰冷傲岸，她的姿容与邻桌花蕊夫人的对比之下，竟然毫无逊色。

这刻谷沧海表现得十分谦卑，大有连正眼也不敢看她之概。这与他早上拚命向她翘胡子挤眼睛的姚逗行为，简直是天壤之别，使人难以置信。

孙红线越来越注意他，而谷沧海也越发表现得谦卑恭敬，好像深知惹不起她，所以极力避免有任何接触。

邻桌的花蕊夫人用那使男人心荡神摇的声音，正说起少林寺新起高手谷沧海。她倒是很坦白不过，当众承认自己斗不过谷沧海。事实上，人人都已探悉了赤身教和黑手派嵩山铍羽之事，但她居然当众承认，可见得她是如何的服气认输了。

谷沧海自然很感兴趣，暗中留神听她谈论，但他却决不忘记向孙红线作出谦卑惶恐之态。

谷沧海虽然装得如此谦卑惶恐，几乎连头也不敢抬，更别说放言高论了，但他仍然这把三席的动静情势弄得很清楚。

他这一席一共只有七个人，除了赫氏兄弟，加上他本人以及孙红线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化血金刀夏昆。

这化血金刀夏昆已是六十余岁之人，但身体魁梧壮健，声如洪钟，面色红润得有如婴儿，看上去最多只有四十岁左右。

他在邪派高手当中，声名最多与赫氏四魔相埒。此人早就被谷沧海注意到，察觉他功力之强，可能在所有过得七关的诸魔之上。若是比起当今两大邪魔掌门花蕊夫人和屠师娄大逆，恐怕亦是只高不低。

再看其余两席的人的身份，左邻是以花蕊夫人、娄大逆为中心，余下的是毒丐古不仁和顾月桂、抓魂手崔迟、鬼判赵心寒、南疆杜蛛娘、假髻叟裴鑫等八人，由台主之一的讼师毕如刀相陪。

右邻的一席是邪儒闵子韶、冥医西门疆、野农院天庆、鬼工王大发、铁算盘陈百万等五名台主、再加上三仆四婢，凑足十二人，自成一席。看这一席饮啖之际，三仆四婢的地位，竟然差不多与五台主相等，谷沧海瞧在眼中，暗暗盘算。

以他初步的判断，七名台主之中，恐怕要以孙红线和讼师毕如刀最高，所以由他们两人陪客。

在孙毕二人之中，又以孙红线较高一点，所以她特地陪那化血金刀夏昆和赫家兄弟这一席。

那三仆的主人唐天君没有露面，若以目下的形势看来，唐天君的身份，自然都高于余人之上了。

谷沧海当然不肯就目前这一线索，便作成任何结论。因为这个躲在幕后敌手，不但武功难测深浅，最可怕的还是才智过人，处处都显示出难以测度的玄机。

花蕊夫人正在述说谷沧海的事情，三席之人，全都停止交谈，听她说话，人人都表现出很感兴趣。

待她说完了少林寺那役之事，略略停顿时，赫大龙用膝头碰了谷沧海一下，但面上望也不望他一眼。

谷沧海当然明白赫大龙乃是询问他是不是谷沧海？若以谷沧海的才智而

言，这柯继明实在是太相似了。

谷沧海没有表示，只听那花蕊夫人又道：“这谷沧海说起来大有来头，连庞大宗师昔年也看中了他，然而谷沧海是个死心眼的家伙，居然不肯投入魔教。”

群魔都发出嗟呀之声，花蕊夫人又把谷沧海无拳无勇之时，如何帮助关阿莺连施巧计，逃过追兵之事说出。

讲得活龙活现，十分精采，众人都听得呆住了。

当下有人问起她如何能探听得这般详细的原因，花蕊夫人道：“这是因为最近我收了一个弟子，她就是昔年的关阿莺。”

群魔全都明白此举定是对付谷沧海的手法，自然都不再问了。座中又有人说道：“那谷沧海既是如此高明不过，万一到此地搅闹，只怕又得惹起一场乱子。”

讼师毕如刀笑一声，道：“他如敢踏入贤庄，准教他来去不得。”

孙红线突然接口道：“你别夸口得太早，谷沧海不来则已，一来的话，这一场推选盟主的盛会，只怕无法举行。”

众人都愕然地望着她，花蕊夫人销魂蚀骨的笑声，说道：“孙台主以及诸位同道朋友们放一百个心，此刻他定已远在数百里之外了，定然不会赶来。”

孙红线道：“教主如何得知他的行踪？”

花蕊夫人道：“他前天侵扰敝派无暇庄，终于被敝派击退，并且略施小计，诱他前往……江南。”

她说到江南之时，曾停顿了一下，席中的屠师娄大逆登时变色，猜想她一定诱那谷沧海前往黄山。

那黑手派虽然向来盘踞于江南，但最近才移巢黄山，虽然十分秘密，但当然瞒不过赤身教。

他从对方略一停顿的态度上，已出她忽然感到不妥，这才把黄山二字改为江南。

他暗中已气得七窍生烟，但表面上当然不露声色，微微一笑，道：“听说无暇庄起了一场大火，本来暗中甚替夫人担心，且喜终于击退敌人，则纵然损伤一点房屋财物，也没有什么关系。”

这话自然是在揭她的疮疤，暗示说花蕊夫人虽然宣称击退敌人，事实上大概是让对方打的落花流水，又放火烧屋然后才中计追向江南。席间之人，哪一个不是年老成精的，自然一听就懂。但又知黑手派、赤身派夙怨甚深，若要一开口，定会得罪其中一派。

这等敌人，谁也犯不上招惹，因此竟没有人接腔出声，甚至连礼貌的笑声也没有。

花蕊夫人大为懊恼，逼得说出烈火大阵的秘密，使大家得知这是烈火大阵的烈火。

群魔听得那烈火大阵如此厉害，都本已微微失色，及至听到谷沧海居然能够逃生，还带走一个女孩子，更加惊心动魄，纷纷议论起来。孙红线也瞿然动容，森冷锐利的目光，第一次从谷沧海面移开，自个陷入沉思之中。

谷沧海却暗暗得意，因为他本已中计，打算赶去黄山。然而由于疗伤之故，耽误了整整一天。到了昨晚，竟发现无瑕庄倾巢而出，这才跟到这儿来。

因此，他不但没有受骗，同时又得知阿莺一定还在无瑕庄中，相距匪遥，只须此间之事一了，就可以再入无瑕庄，搭救关阿莺了。他脑海中闪过这七关的各派人马，连同他少林寺在内，都找不到足以委托重任，代他前赴无瑕庄救出阿莺之人，因为虽然高手不少，但赤身教这地方，不是单凭武功就可以乱闯的。

因此他只好耐心再等下去，并且更加不能泄露出真面目，免得花蕊夫人派遣手下，移走了阿莺，又或是一径下令处死，以打击自己。一方面也免得被他救走。

孙红线一直若有所思，忽然起身把花蕊夫人叫到外面，好一会才回转过来，重新入席。

谷沧海对此有几个猜测，于是暗加观察，但见她已经不像早先那么注意他了，当下恍然大悟，想道：“是了，她一定出去盘问花蕊夫人种种细节，确知我是为了搭救许灵珠姑娘和阿莺。因此，当她听到其后花蕊夫人使用的疑兵之计，实在高明不过，深信我一定已赶往黄山，于是大为轻松，由此可知，孙红线早先一直疑心我这柯继明乃是谷沧海，现在既然认定我已赴江南，因此也就不十分把我放在心上。”

他得到这个推论之后，亦喜亦惊，喜的是她已放过了自己，今后的行动，自然顺利得多。

惊的是孙红线居然早就猜出自己乃是谷沧海，这等才智，大是可惊，只不知是她猜测的？抑是那唐天君的意思？

但无论如何，孙、唐二人当中，必有一个智慧过人，才华杰出之士，那是绝对无疑问的事了。

众人吃过这一顿午宴，被请到另一间厅子之时，都还在谈论着谷沧海如何能逃出烈火大阵之事。

假如谷沧海的轻功，已到了可以高飞四丈，又横飞十丈以上的造诣，那简直是神仙了，但凡是血肉之躯的人，都还不是他的对手无疑。可是他们最感兴趣的是谷沧海如真有如此本领，则重入无瑕庄，那自然是如履平地，甚且击溃赤身教之举，亦可不费吹灰之力，何以又会陷身于烈火大阵？

换言之，他根本无须去冒这等大险，即可救人伤敌，再就是他何以出阵之后，竟不回来算帐？孙红线突然向众人宣布说，那毒手如来崔山公马上就到厅中与大家会面。这个消息，总算使众人暂时停止谈论谷沧海。片刻，那孟玉、仲石、季金三仆先行大厅，孟玉高声说道：“崔山主驾到。”

群魔齐齐肃然起立，但见两个人随后出现在门口，一个是青衫文士，年

约三旬左右，眉长鼻高，目如寒星，人品俊秀。另一个秃顶圆面，长得又肥又矮的老者，手中扶着一根青竹杖。青衫文士似是随侍毒手如来崔山公之人，一直跟在他后侧。崔山公入厅之后，与群魔一一礼见，这许多名震宇内的邪魔高手，见了这个如老僧人，竟都不敢不执晚辈之礼，神色之间，甚是恭敬。仲石、季金二人各搬了一椅，让崔山公和青衫文士落座。那青衫文士椅子摆得靠后一点，表示身份略低于崔山公。

谷沧海早就认出此人乃是唐天君，但崔山公没有介绍他的来历，因此群魔全不晓得，甚至有许多人连唐天君的名字也都不知。崔山公以洪亮的声音，讲过客套之言，便又道：“今日蒙诸位不辞万里之遥，赶到此地，参加这场盛会，老夫这面子实在光彩，将来一定有所报答。至于这一次争逐天下盟主的办法，以及何以有举行这件盛事的原因，等下午所有同道都过完七大关之后，在晚间的筵席上，方始奉告诸位。”

群魔虽然恨不得立刻知道，可是崔山公既然这么说，谁也不便表示异议。

崔山公问起好几个人的师父，俱是已逝世多年的老魔头，谈了一阵旧事，崔、唐二人便又离开大厅。

此时另有仆人带领群魔，各归己房安歇。

赫氏兄弟共占一间上房，谷沧海一路走时，已用传声之法，向赫大龙说不要在房间谈论有关自己的事。

因此，赫氏兄弟果然都不询问谷沧海的真正身份。

当然谷沧海答应过在下午出去观战之时，才把自己的内情说出。不然的话，赫氏四魔岂肯缄默。他们谈了几句闲话，便各自打坐休息。

谷沧海在打坐之时，暗查房间各处，果然发觉这个房间可疑之处甚多，可以确定必定有人在隔墙窃听。

到了开始过关之时，大家都到外面看热闹。赫氏兄弟自是念念不忘谷沧海的真正身份，当下向他询问。

谷沧海道：“小弟的姓名不假，但却不是从太湖来的，小弟提一个人的名字，也许诸位兄长都听过的，这个人姓柯名公亮，外号天罡手。”

赫氏四魔都讶然望他，赫大龙道：“当然听过啦，这三四年来，在白道之中，除了独角龙王应真之外，就得数柯公亮第一了。”

谷沧海道：“他就是家父了。”

四魔瞿然变色，赫二虎道：“原来如此，你打算搞什么鬼呢？”

谷沧海道：“家父自从十年前击伤了应前辈之后，心灰意冷，绝迹江湖。并且严禁小弟以及一些门人弟子涉足江湖之上。因此小弟万万不可泄露身份，不然的话，回家定必惨遭严惩，诸位兄长如若念在小弟也有点功劳份上，代为保守秘密，实是感激不尽。”

赫大龙想了一下，道：“就算你的话是真的，然则你何能离家至此？”

谷沧海道：“这叫做无巧不成书，小弟本是赴京师应考，求取功名，但小弟对做官不感兴趣，反而极愿能驰骋江湖。因此一路上极为注意武林之事，

前数日路经淮阴，见到了黄山三怪和一些别的人，暗中听他们谈话，得知三贤庄有一场盛会，所以大胆赶来瞧瞧，好在是顺路，也费不了多少时间。”

第十九章 忍辱谢罪潜芳踪

赫大蛟道：“怪不得你对此事一无所知，而又识得许多著名人物，一身武功也十分高明了，现在你可把咱们兄弟坑惨啦！试想你既然定要离开，这教咱们如何向别人交待？如若赢得盟主宝座，更是无法掩饰。这样说来，咱们为了你之故，岂不是不能出手夺这盟主大位了么？”

谷沧海心中好笑，忖道：“这几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居然也被我哄得团团转……”

转念也又想到：“他们虽是作孽不少，天下之人，皆可得而诛之。但对我个人而言，他们倒是待我以真情，才肯为我着想，不把真相揭穿。既然如此，我决不能利用人家的情感，待我想个两全其美之法。”

他顿时陷入沉思之中，那赫氏四魔对他的才智，已有了极强的信心，是以一见他沉思冥想，便都不做声，免得扰乱了他的思路。

过了一会儿，谷沧海才道：“诸位兄长待我如此之厚，小弟岂可无以报答？最多拚着挨家父的惩罚，也要尽力闯一番大大的事业。”

他那时充满了信心的眼睛，发出炯炯的光芒，接着又道：“但最重要的，就是要兄长真心答应小弟一件事。假如兄长们答应了，小弟纵然肝脑涂地，也要夺得这天下盟主宝座。”

赫氏四魔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赫大龙才道：“什么条件？”

谷沧海晓得他们一则感到难以置信。二则不知是什么条件，才抱着这种姑妄一问的态度。

当下应道：“只要兄长们当上盟主之后，尽可能不作恶孽之事，这样，小弟可以作为最大的理由，使家父不得不让我一直冒充下去。”

赫氏四魔以通心功，默不做声的商量，过了一会儿，赫大龙道：“既然你提出的是尽可能不为非作恶，咱们认为可以办得到。你也想象得到的，有时在这等位置上，无法不违背你的条件的。”

谷沧海道：“当然啦，如果兄长们只做善事，岂不是可以改为天下黑白道总盟主了。”

他突然停口，想了一想，才道：“那也说不定可以做到此一地步，但这是以后之事，暂且不提，我们可以谈一谈眼前的步骤。”

他向赫大龙望去，道：“小弟打算扮作大哥，让大哥扮作小弟，我二人身份互调，此举谅必可以办到吧？”

赫大龙沉吟了一会，这才说道：“好吧，咱们同意大干一番，只要你别中途抽腿就行啦！至于这变易身份之举，容易不过……”他压低了声音，又道：“只因咱们四兄弟这副面目，本来就是假的，除了胡须眉毛可以互变之外，底下还有一层人皮面具，所以只要把人皮面具给你戴上，谁也认不出了。这是咱赫氏兄弟最大的秘密，天下得知此事之人，你还是第一个。”

谷沧海道：“这个秘密，小弟连家父也不让知道，诸位兄长即管放心，

变易身份之举，等一会儿就得动手，因为晚宴之时，一定有人要出手试小弟的武功，是不是真的赫家路数？除此之外，小弟将拟定十余个暗号，以便在此场合中，小弟和赫兄可以作出宛如有通心神功一般。”

他这等安排，足见他是如何小心缜密。赫氏兄弟不但觉得盟主之位值得冒险，并且也感到十分有趣。

到了黄昏之时，谷沧海已变成了赫大龙，而赫大龙则变成柯继明，又约定了十五个暗号，开始进行这一场奇怪的行动。

这三贤庄内，房舍连绵栉比，若是当作一般村庄看待，定是二千户以上的大村。但三贤庄乃是武林中一大派，自是与普通村庄不同，房舍虽多，却只有那钟、魏、罗三家的门人弟子，以及二三百名婢仆、佃户居住。

天色已渐渐昏黑，但庄中却有三处地方灯光通明，这三处地方，恰是钟、魏、罗三家的主厅。大庄主钟修的厅堂，位居当中，明亮的灯火之下，筵开十余席，尽皆是天下黑道名家高手，被邀请来参观今日这一场盛会的。这些黑道人物，虽是声名赫赫，可是仍然属于一般江湖道，未足以和那些过关争霸的魔头们相提并论。

在这厅中执壶上菜的，都是些剽悍大汉，一望而知，非是善良之辈。

那些黑道人物虽然在席中享用酒菜，身份似是比执役之人为高，但大家都深有戒心，对他们甚是客气，亦不敢胡乱说话。

在东侧罗家的大厅堂中，亦摆了十席左右，本城的三位庄主，分别陪同那武林六大门派，共进晚膳。

这些正派的高手英豪们，人人都显得有点垂头丧气，无人高谈阔论，因为在今日的一役中，宇内各地的魔头、杀星几乎全部到齐，人人都抖露出绝艺，的确无一不是侥幸成名之辈。

似这等局势，在在已显示出邪兴正衰的现象，有心之人自然为之郁郁含忧不已。

在今日的七大关连番苦斗之下，只有三个凶人没过得七关，并且都负伤甚重。可是这等收获，比起他们来时想象的结果，相差太远了，这也是使武林七大门派为之灰心气馁之事。

执役之人，皆是本庄子弟，所以这些各大门派的人物，谈说之时，倒是少了许多顾忌。

不过大家都很少交谈，因此这一顿晚宴，就在寂默不安之中用过。在那主席上，三贤庄的大庄主钟修看看大家都吃喝得差不多了，当下向同席各门派的主脑人物说道：“刚才老朽曾经与毒手如来崔山公见了面。

众人都向他望去，目光之中，无不流露出询问之意。

钟修停歇了一下，这才又往下说道：“崔山公向老朽说，这一场邪派盟主的盛会，大概三五日之内即可结束。他要诸位都留在木庄之中，等到大势底定，选出了盟主之后，他们也将设置七关，让咱们闯一闯。”

众人没有立刻做声，考虑了一下，衡山派长老侯中玉首先开口道：“这

儿没有外人，咱们都可以实话实说，以老朽看来，对方摆设的七关，其中的凶险恶毒，只怕比咱们的七关更甚。”

泰山派武婆婆接口道：“这个自然，只不知崔山公可曾透露过闯关时的条件和人数没有？”

钟修道：“有，他说要咱们七派的首脑人物亲自闯关。”

五台山密云大师微微一笑，道：“这样也好，我们趁这个机会，放手拚上一场，不管结局成败利钝，总可以稍出胸中这口气。”

他的目光扫过众人面上，又含笑言道：“贫僧身为出家之人，实不该说这等充满了杀机之言。但由于形势逼人，看来已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因而觉得倒不如奋起雄心，一如昔年咱们刚出道之时，痛痛快快的和敌人周旋到底，不要瞻前顾后，徒乱人意。”

他这一番话，说的豪情飞扬，果然大有昔年初生之犊那股剽悍的味道。席间大部分的人，都被他激起了雄心壮志，频频颌首。少林寺弘力大师道：“密云道兄之言，大是有理，以贫僧想来，假如这一次咱们都丧身于邪魔外道所设擂台七关上，天下武林英雄好汉闻风知警，必能同心戮力，联成一气。则咱们的牺牲也是值得的了。”

峨嵋派的百木真人年纪最老，因此席上七人当中，只有他默默如故，神情间不流露一点心意。

其余连武当派的马守敬真人，以及本庄大庄主钟修，竟也被密云大师的言语煽动，心情激扬，下了决心，要与敌人放手一拚。密云大师又道：“请问钟大庄主，对方的这一场争逐盟主盛会，咱们可有机会参观么？”

钟修摇摇头，道：“完全没有，对方占用了敝庄西首的房舍，那儿本是我那魏二弟的屋宅。他们严密布防，以赤身教和黑手派的门人为其主力，把守得密不通风。咱们虽想暗中窥探，亦是有所未能。”

密云大师道：“对方当然不肯让咱们窥见虚实了，这等布置，自是不足为奇。不过，咱们如若能够窥测到他们的经过内情，也许可以想出什么法子，趁咱们反正决心牺牲的机会，尽力予对方重创，此举一则捞回本钱，二则亦是釜底抽薪之法。这意思便是咱们如能重创敌人，则将来咱们各派应付他们之时，就可以减少损失……”

他的目光落在钟修面上，又道：“最好能有什么秘道等设备，得以潜入西边宅子。”

钟修一捋白髯，道：“本来敝庄这中东西三处屋宅，互有秘道可通。但当初建造之时，只不过是聊备一格之意，并没有想到真有这么一天，真要应用。所以当初建造之时，并没有费去多大的心思。这些魔头们一到，立时发现，予以隔断了。”

他声音之中，似乎有点奇怪的意味，大家都知道他必定还有什么秘密要说，因此当他停口之时，众人都不开口做声。

钟修只停顿了一下，便压低了声音说道：“老朽有一个莫大的秘密，今

儿向各位宣布，但还望大家小心一点，不要泄漏出去……”说未说完，峨嵋的百木真人插口道：“如若是十分机密之事，钟大先生最好不用说了。”

密云大师面上仍然泛着那亲切的笑容，但心中却是暗暗咒骂这个宛如枯木头一般的老道人。

钟修却不肯听从劝告，说道：“老朽早已看出对方对咱们各门派都不会放过，因此之故，一直动脑筋考虑种种决策。哪知那崔山公实在太厉害了，差不多每一点都防备到了，而敝庄感觉到最惭愧的，竟是完全不能在事前遣人向诸位示警……”

众人都十分留意地听他述说，因为当日问题可说是出在三贤庄身上。

这摆设七大关的密函，乃三贤庄三位庄主亲自签押发出，信中详细指出各大门派遣人应约的好处，并且提出保证，说是决无任何凶危。诸大门派的主脑们虽然不敢尽信，但三贤庄的地位非同小可，既然由三位庄主出面邀约，起码可收窥测出天下邪魔外道究有多大实力气候，所以终于派遣了高手，此外并无接应之人。

假如三贤庄在事先示警过，则其余六门派皆有了戒心，准备应变，局面情势，自然与现在大不相同了。

钟修又道：“说老实说，崔山公手下带来的一群人，个个武功高强而又机警异常，一夜之间，敝庄上下数百人，完全受制，同时又封锁了四个出入之道，使敝庄完全没有法子与外间通消息。”

这一段内幕，众人如今方知，都不由得微微变色。

因为此一迹象，已显示出对方另有阴谋，而且单单是崔山公所抖露的力量，已足以惊动天下了。

侯中玉道：“他们费了许多心力，但假如只能除去我们这些人，也未免近于小题大做了。”

武婆婆冷哼一声，道：“侯兄未免把自己看得太轻了，咱们试放目天下武林，虽然高手如云，但终究都是星分雨散的形势，只有咱们这些门派，根基强固，一旦联合起来，方足以成为强大的力量。然而假如咱们今日都丧身此地，而消息又传递不出去，咱们这几派，一则实力已削减了许多。二则未有防备。这等后果，自然十分可怕的了。”

侯中玉点点头道：“这话也是，咱们如若通通战死，自是大伤元气。正因此故，老朽才更加感觉到密云大师之言有理，那就是咱们不妨存下必死之心，但必须让敌人付出重大的代价，使他们亦大伤元气才行。”

钟修道：“老朽也考虑到这一点，因此之故，深觉必须不惜付出代价，也须探得对方的一切举动，方能把握时机，避强攻弱。”

他突然停口，忖思了一下，才道：“敝庄多方设法之下，尽皆失败了。直到今天，方始找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大家都讶异地望住他，心想：“三贤庄既是一直无法可施，何以直到今日，竟又行得通了？这是什么妙计？”

方在忖想之际，百木真人又插口道：“贫道仍然认为大先生不必公布内情，但须把敌人的动态一一查明，随时赐告，那就足够了。”

大家都不做声，显然百木真人此举容或是过虑，但不必加以反对。密云大帅一瞧大家都不做声，只好开口道：“百木道兄为人谨慎小心，这样做法当然稳妥得多，不过……”

他底下反对的话，还未说出，已被钟修手势止住，没有再说下去。钟修道：“老朽是因为基于事实上的需要，不能不向诸位说明，以便诸位随时协助。”

密云大师连忙接口道：“老憎本来也赞成百木道长的意思，但既然大庄主这么说法，我们只好洗耳恭聆了。”

钟修道：“大师好说了，老朽想来想去，除了派人混入西宅，亲临其境的耳听目睹之外，其他方法所获的消息，并无用处，因此，老朽已派了一个人混入西宅。但由于东西二宅过远，所派之人功力有限，若用传声之法，决计传送不到这么远。所以老朽要请诸位帮忙，各占一处方位，运功收听一切声音。”

众人恍然大悟，弘力大师道：“既然如此，咱们当得效劳。”

钟修道：“假如不是有这许多位功力卓绝之人在此，老朽这个冒险之计，全然无用。因为混入西宅之人，活动的范围很有限，而且发生之事又多，势必一有所见，就须报告。假如只限定两个地方可报告，每有失误之虞，所以老朽计划中一共有十个地方。现下此席之上，共有七人，加上魏、罗两弟，尚欠一人。此一遗缺，请诸位推荐一人担任。”

众人皆知此事非同小可，必须功力既强而又聪明能干的角色，方能担任。环视一代门人弟子之中，实在没有什么人可以担承这个重责。会后，此一遗缺决定由五台孙济、武当程嘉和少林正慧三人负责。钟修见人手分配停当，这才说道：“敝庄所遣混入西宅的人，乃是一个侄孙女，是罗三弟的孙女，单名一个菁字，自小就极有胆勇机智，又长得很端丽。因此，她才能顺顺利利地扮作赤身教妖女，混入西宅。”

众人可真没想到三贤庄作如此重大的牺牲，竟不惜派出了罗家小姐出马。

要知此举如让敌人发觉了，这位千金小姐，势将遭遇到不堪形容的折辱，那简直是比死还可怕得多。

大家都默然不语，大都露出激动不安的表情。

此时百木真人苍劲的声音升起来，他道：“罗家小姐的胆勇实是可佩。照事论事，这却反而是最妥当不过的用间之术。因此，贫道大胆先说一句丑话，假如罗菁小姐有什么不测，咱们席上的七人，除了钟大先生之外，都须受到严格的诘查方是。”

弘力大师道：“此自无不可，但百木道兄难道认为座中竟会有人卖友泄秘么？”

武婆婆接口道：“百木真人，老身是直肠直肚之人，不会作伪。我可觉得你这话未免太多疑了。”

百木真人宛如一截枯木，毫无表情，目光不向任何人望去。但五台山的密云大师却十分惕凛，忖道：“这牛鼻子老道到底怀疑什么呢？”

酒席很快就撤去，各派门人，都受嘱返房休息，但不许卸装脱衣，须得准备随时行动。

此外，各派的主要人物，都分布在东宅靠中宅的各处，扶坐运功，查听一切声息。

现在大家才明白对方何以把中间的房舍招待天下黑道名家高手，敢情是利用这一处作为间隔，免得各大门派可以窥见西宅中的一切情形。

在最内端的一座较小的露天院落中，程嘉、孙济和正慧三人，也都一本正经地盘膝而坐。

这三人年事虽轻，但功力湛深，事实上足以胜任此事。尤其是其中有一个正慧僧，才智绝世，料事如神，假如收听到任何消息，有他从中判断，一定不会出错。

他们打座不久，可就听到两三丈外的房顶，时时有人往来巡视。这些人个个步伐轻健，假如不是全力运功查听的话，定然无法发觉。正慧听了一阵，便伸手碰碰其余两人，低声说道：“咱们如是三人一齐运功，终究未能持久，反而白费了气力，因此贫僧主张分作三班，每人负责很短暂的时间，则每个人均可全力运功而不虞真元耗损了。”

孙济和程嘉都同意了，当下由程嘉先行负责查听。

正慧和孙济跃上墙顶，遥加查看。

正慧道：“如若是十分必要的话，咱们也未尝不能潜入西宅。”

孙济扮个鬼脸，道：“尝闻贵寺谷大侠说，道兄你是最聪明多智的一位，所以法号中有一个慧字，你看咱们要不要混入去瞧瞧？”

正慧道：“小师叔随口夸奖之言，道兄你可别当真，我只不过听到这些人的脚步声，甚有规律，所以信口狂言。到底办得到办不到，实无把握，岂可轻试？”

这番话不折不扣的是实情，那正慧僧只不过借此机会，和对方攀谈而已。他微微一笑，又道：“假如师叔在此，这些魔崽子就有得瞧了。”

孙济淡淡一笑，没有言语。

正慧突然转眼逼视着他，道：“孙道兄早先何以故意放过了赫家兄弟？”

这一问突如其来，有一针见血之势，孙济沉吟一下，才道：“道兄试猜是何缘故？”

正慧见他的反击也十分厉害，大感欣然，道：“好手法，无怪敝师叔对孙道兄十分倾倒，许为当今英杰之士，那么我试猜一猜吧，可是为了赫家兄弟中排行第三的柯继明之故么？”

孙济点点头，道：“小弟如若还不承认，就太不够意思了。”

正慧道：“敝派因为方丈大师下了严谕，要谷师叔立刻返寺，所以他不敢与敝寺之人联络。既然他果真在这儿，这局势可大不相同了。问题是咱们如何能与他联络得上？”

孙济讶然道：“联络上了又如何呢？”

正慧接着道：“孙道兄有所不知，咱们目下等候消息的女孩子，正陷入莫大的危险中，须得他及时援救，方可得免大劫，她本来的处境就十分危险，现下由于秘密有走泄之虞，自然更加可怕了。”

正慧僧此言一出，可真把孙济骇一大跳。武当程嘉全力运功查听远处的声息，所以反而没听见近处的对话。

孙济和尚面上泛起了难以形容的表情，道：“师兄负大智大慧之名，言不轻发。这一番可能走泄秘密之言，自然有根有据的了。唉……”他面上布满了忧疑之色，倒教人觉得十分奇怪，只因那罗家小姐罗菁，莫说与他未有过一面之缘，即使见过面，也不至他一个出家人这般忧惶惊恐。

由于这孙济和尚向来谨守清规。天性侠义正直，所以知道他性格之人，也不会从不端的事上猜测。正慧僧在心中忖道：“这位师兄果然是聪明绝顶之人，竟是闻弦歌而知雅意。因之，他的处境，更是值得我们同情。”

他冷静的寻思了一下，才道：“不是小弟力捧师叔的场，而是分析情势之下，只怕唯有我那谷师叔，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孙济和尚道：“师兄说得是，这件事唯有从速通知大侠，方有解救罗家小姐的万一之望。只是目下对方布防严密，这一屋之隔，宛如天堑，实是无法飞渡。”

正慧僧道：“不错，这形势对我们这一方是不利，但我们目前还不必灰心……”

他的话忽然被程嘉打断了，那程嘉缓缓说道：“罗小姐说，筵开十席，正草拟争夺盟主之法。崔山公并不参与。有个美丽妇人，屡次与老毒丐古不仁为难。古不仁似是很怕她，没有声音了。”

正慧僧拍了拍程嘉肩膀，使他恢复常态，不再收听。这才说道：“程道兄，且休息一会，罗小姐匆匆传过话，已立刻离开，短时间之下，不会再有传声说话，”

他眸子一转，又道：“贫僧先施展一个法子，看看能不能引起谷师叔的注意。纵然不能引起他的注意，但却定可收回复罗小姐之效。”

程嘉讶道：“谷师叔？可是谷沧海大侠？你又回复罗小姐什么呢？”

正慧僧笑一笑，道：“详情可问孙兄，小弟得赶紧办事去了。”

他迅即走了出去，孙济和尚便把刚才的话说出。

程嘉道：“谷大侠真是一代人杰，只有他混得入群魔聚会之所。只是正慧道兄只说到罗小姐会有危险之事，在下有点不明白。”

孙济和尚道：“正慧师兄言下之，透露出咱这一方有会泄露秘密之人，这自然对罗小姐大是不利。虽然在席间百木真人说过，假如罗小姐遭遇了不

测，定须追究。然而到时如何追究呢？罗小姐很可能是行动上露出了破绽，被敌人发觉不一定是咱们这一方泄了秘密。”

程嘉沉吟了一下，才道：“是啊，况且那一席之人，皆是各门名家耆宿，都可以代表各派，焉有泄秘之人呢？”

孙济深深叹息一声，却没有回答他这句话。眨眼间，后面院落某一处的屋顶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一道火光，直冲云霄。

在黑暗之中，显得特别惹人瞩目，但见这一溜火光，冲上半空之后，又砰的一声，爆为无数点火星，洒满一天，煞是美观悦目。此是新年时常常见到的特制花炮，力量甚足，光华特强，飞得老高。在黑夜之中，极为醒目。

这一枚火箭炮刚刚爆炸消散，第二枚又升空飞起，接着砰地爆炸，又洒了一天花雨。

孙济和尚表示佩服，道：“正慧师兄果然才智绝伦，竟想得出用这种最普通的办法，传递消息，那罗小姐如是见了咱们这边燃放火箭炮，一定会想到她的传声，已被我们收得。”

程嘉若有所思地道：“即使是谷大侠，也可能发觉咱们想与他联络，但他如何与咱们通消息呢？”

孙济和尚道：“这个难题，只有他和正慧师兄或可解决，咱们纵是想破了脑袋，也难有帮忙可言。”

正说之时，正慧僧已回来，笑道：“这一手如何？小弟猜想罗小姐除非没见到，如果见到这两枚火箭炮，一定知道这是咱们已收到她传的回复。”

孙济和尚道：“我们正在赞佩师兄的智慧，甚至谷大侠可能有悟于心，设法与咱们联络。不过他有什么方法可以跟咱们联络得上？纵使他以传声之法，咱们这边收听到了，但却没有办法把消息传给他啊！”

正慧僧道：“这果然是个大大的难题，我们设法闯过这屋屋顶重重埋伏，即使成功，也未必就跟谷师叔联络得上，因此之故，这个方法只好放弃了。”

程嘉道：“不错，这法子一定行不通。因为那些设伏防守之人，虽然武功不及咱们，但咱们并非与他们拚命相搏，武功较强，也无用处。对方之人，只须见到咱们影子，发出警报，那就达成任务了。”

正慧僧道：“正因如此，咱们不得不另想妙计……”

他的目光落在孙济面上，说道：“现在罗小姐可能又发出消息，有劳师兄运功查听，以免漏失。”

孙济和尚点点头，盘膝趺坐已全神入定，收听远方一切声息之时，这才说道：“程道兄，贫僧有一件事要托你做，须得十分机密小心，不知道兄肯不肯担承？”

程嘉道：“道兄即管吩咐，只要在下力之所及，定不敢辞。”

正慧僧神色变得十分肃穆，说道：“贫僧要你到第五号收听站，藏匿在附近，运功查听。假如罗小姐有消息报过来，关系十分重大的，咱们就可以从这一站的主持人，向大家报告态度中，以证明他是否有通敌的嫌疑了。”

程嘉道：“第五站？啊，那是五台密云大师主持的呀！”

他话方出口，便已恍然那正慧僧为何要孙济运功查听，因为在这时候，孙济只能听到远方的声音，近处的对答，反而充耳不闻。他们亦是利用之个原理，方敢潜近密云大师。不然的话，以密云大师的造诣，实是不易潜近他附近，而又能不让他发觉。程嘉轻轻道：“正慧道兄，此举很是冒险，说不定会惹起了门派之争，这一点你自然知道。”

正慧道：“我当然知道啦！但假如孙济师兄不曾透露出他的痛苦，我岂敢如此大胆妄为？要知孙济师兄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正义之士，他已感到师父行径微有可疑。只不过他身为徒弟，对此事完全无能为力，别说设法侦伺，甚至连想也不敢多想。”

程嘉同情地说道：“唉，换了在下的话，亦只有痛苦的份儿，这等事谁也没有法子可想。”

正慧僧道：“程道兄此去，必须找一个心腹之人呼应帮忙，免得发生意外。因为程师兄运功查听之时，说不定密云大师已有发现，起身查视。这时如若这人遥遥监视着密云大师的动作，及时向道兄发出警讯的话，这就危险万分了。”

程嘉道：“道兄心细如发，思虑周到。在下一定遵命，不敢有丝毫疏忽。”

他停顿一下，又道：“但道兄目下只剩下自己一人，如何能与谷大侠联络呢？”

他这一句话似是触发起正慧的灵感，他面露喜色，凝眸寻思了片刻，才道：“贫僧目前虽然只有一个人，但其实并不孤单。道兄即管依计而行，小僧也要行动了。”

程嘉道：“既然道兄已有锦囊妙计，在下就放心了，谨此预祝计策成功。”

他迅速离开，正慧也不在当地呆着，匆匆离开这座小院落，不久，就和另外四名僧人一同回来。

这四名僧人皆是少林寺第一辈的十大高手之列，共计是：正信、正念、正精进和正定四人。

他们人人神色肃穆，入得院中，迅即各择方位，盘膝趺坐，正慧也没有例外。

五僧都坐好了之后，首由正信僧开口唱道：“心性本静，诸过为垢。以智慧水，洗除心垢。”

余僧一同唱道：“以智慧水，洗除心垢。”

正信又以端庄圆劲的声音道：“佛言，恶人害贤者，犹仰天而唾，唾不至天，还坠诸己，又逆风扬尘，法不至彼，还尘己身。贤不可毁，祝必灭己……”

众僧齐齐唱道：“贤不可毁，祸必灭己……”

他们的声音虽然并不高昂，但是抑扬顿挫，十分悦耳动听。近处之人，不觉其吵耳。远处之人，但闻禅唱如丝如缕，随风传来，别有一种潇洒出尘的韵致。

任何人也不曾对这阵阵禅唱之声，引起了任何注意。

正信僧继续领导众僧，发出禅唱之声。

经文中的内容，总不离劝善戒恶之意。这原是佛门宗旨，不足为异。这阵阵禅唱之声，越来越见得和谐美妙。

不论是正派名门之人，抑是黑暗中豪雄，听了这似有似无的禅唱声，必定泛起了和平宁静的感觉。

他们只要用心细听，都可以听出神唱中的经文内容，字字清晰可辨。

不过即使不细究经文内容，也都觉得这阵声音十分和谐悦耳，使人心志淡泊。

隔了一重屋宇的魏宅，所有的魔星凶人，亦无不听到了这阵阵禅唱之声。不过他们都不大在意，尤其是这刻人人都盘算着争逐盟主宝座之事，个个都是道行甚深之人，谁也不曾被这禅唱之声，影响了心志。那禅唱之声，突然变为梵呗，内容如何，就无人能够分辨了。在赫氏兄弟这一席中，孙红线仍然是作陪的主人。

此外同席的尚有化血金刀夏昆、花蕊夫人、和毒龙张镜。那毒龙张镜看上去甚是年轻，大约四旬左右，白面无须，打扮得甚是斯文，若是在道路间相逢，一定看不出此人竟是成名了数十年的著名凶邪人物。

他一直都不曾开口当众说出他争夺盟主这套办法的见解，反而花蕊夫人此时站起身，发表意见。

这个赤身教教主，烟视媚行，艳绝一时，实是一代尤物，连赫氏兄弟这等一辈子不娶的主，都似乎被她的魅力所逼，有点不敢正视之意。谷沧海已经变成赫大龙的身份，踞坐其首。他也不敢例外，故意时时避开花蕊夫人的媚惑笑容。

这阵禅唱之声，他早就听见了。但他并不曾放在心上，人人一看而知，他连听一听的意思都没有。

不过当禅唱传来之后，花蕊夫人首先感到影响，因为她的魅力似乎在这阵禅唱之声下，大为减色。

她皱皱眉头，说道：“那些和尚们穷嚷些什么？真是扫兴得很。”

谷沧海道：“咱正在想，大概他们自知大限难逃，所以拚命给自己先念点经。”

孙红线道：“柯三爷高见如何？”

目下的柯继明乃是由赫大龙假扮，他如何会有什么高见？当下耸了耸肩，道：“咱倒不觉得怎样。”

孙红线道：“这是少林寺僧合力施展天龙禅唱，是以经声无远弗届，虽是在千军万马奔腾厮杀之中，仍然淹不了这阵禅唱之声。”

谷沧海心中大惊，忖道：“这个女子实在大是不凡，我少林寺的绝艺神功，她竟了如指掌。”

当下道：“孙姑娘既是这么说，定不虚假，咱们总算又长了一点见识。

只不知这天龙禅唱有何用处？”

孙红线道：“这天龙禅唱不比等闲的神功绝艺，实是佛门上乘神通之一。如若在功力精深而又佛法高明的圣僧施展出来，我们今日这一场盛会，能不能举行得成功，大成疑问。”

谷沧海心中更惊，忖道：“她到底识得多少？”

口中却问道：“这却是什么缘故？”

孙红线道：“他们佛家力持人人缘有佛性之说，也认为人人缘有善根，因此高僧大德如若施展这天龙禅唱，即可触发善根，甚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乘大法。”

谷沧海道：“姑娘的高论，使咱兄弟们茅塞顿启。”

他停歇一下，又道：“咱们这个柯老三，遍阅天下秘典群经，见闻广博。但他也未听过天龙禅唱的神功来历，可见得必是至为奥妙上乘的神功了。”

孙红线冷冷一晒，道：“世上事物均是都载录在书本上的？”

她眼中发出凌厉的光芒，盯住假的柯继明，又道：“柯三爷不但武功卓绝，博览群经，同时才智过人，这等人才，世之所稀。我打算介绍一个朋友给你们认识。”

谷沧海接口道：“孙姑娘谬奖之言，咱们可担当不起，尤其是令友唐天君是何等人物？他岂有资格论交呢？”

孙红线固然大吃一惊，连花蕊夫人也禁不住流露出惊异的神色，一对媚目，流波送盼，直注谷沧海面上。

在这一席当中，大概只有花蕊夫人是得知唐天君此名之人，其余如张镜或夏昆，俱不知唐天君是何许人？

孙红线现在又发觉真正厉害的人。却是赫大龙而不是柯继明。因为她只说介绍一个朋友而已，并没有讲出是谁。但对方不但一口道出，并且表示没有论文格的资格，似乎已深知唐天君的底细一般。她前此已认定这赫氏五魔中，最厉害的还是赫大龙而不是柯继明，当然柯继明也非弱者，但前此种种表现，只怕仍是赫大龙的杰作，使她直闹不清谁是主要之人，因是老是对错了人。

不过现在已弄清楚谁是主脑，也是值得欣慰之事。

她微微一笑，道：“赫兄好说了，别人也许觉着高攀，但赫兄却与众不同，岂须这般谦虚？”

谷沧海突然起身，道：“在下失陪片刻，诸位万勿见怪。”

说罢，离席大步行出厅去。

要知他一面与孙红线对答，一面不断地聆听禅唱之声，直到改为梵呗，得知有异，连忙借口离席，要设法与众同门联络。他踏出大厅，只见外面有不少美女穿梭往来，这些美女们个个都只披着蝉翼轻纱，里面的玉体，隐约可见，情景香艳迷人之极。在厅内上酒送菜的，亦尽是这等美女，看来数目在百人以上。他才一出厅，便有两美女走过来，含笑盈盈，道：“贱妾奉命听候爷的吩咐。”

谷沧海道：“任何吩咐也得听从么？”

这些美女都掩口而笑，作出种种狐媚之态。

谷沧海睨视着她们，心想：“赤身教这些女孩子们，固然有不少是在引诱之下入教的，但大部分仍然是天性淫荡，乐于加入这种邪教之中。”

此念一生，童心顿起，当下双手齐出，勾搂住两女纤腰，喉咙中发出淫邪的笑声，径向侧屋行去。

那赤身教两女极力以丰满的胴体贴住他，调笑声中，随他打侧屋入一条巷厅内。

任何人见了，都以为这个化装为赫大龙的谷沧海，乃是受不住赤身教二女的魅惑，因此，要找地方去寻乐。

这等景象，全然不足为异，因为这些凶邪魔星们，许多都是贪淫好色之辈，赫大龙已不是第一个这样做了。另一方面那花蕊夫人也是存心运用这些部属的胴体，减削那些凶星魔头们的功力，使之不能与她抗手。

要知今日聚集此间接高手，皆是极有名的凶邪恶魔，照理说虽是贪色采花，也不至于削弱了功力。

但那只是指普通的女孩子而言，赤身教的淫娃荡女，都修习过采盗真阳的房中秘术，自是与一般的女人们大有分别。

他们沿着小巷走到一个院落门口之时，谷沧海乃是一心数用，一方面与两女调笑逗弄，一面聆听天龙禅唱的梵呗声。另一方面又敏锐地观察四下情形，任何事物都不能逃过他的眼睛。

当他们走到门口之时，谷沧海已察觉穿过院子那边的门口，人影晃闪一下，随即隐没不见。

他和二女发出闹笑之声，走入那露天院落中。二女推他往台阶上走，但谷沧海却一直向对面的门口走去。

其中一个女人问道：“这儿不是有房间么？”

谷沧海瞧瞧她，只见她肤色较白，但三围却不及另一个丰满突出。不过由于她肌肤白晰滑腻，另有一种迷人风姿。

他摇摇头，在她吹弹得破的面颊上亲了一下，故意用尖硬的胡子，扎得她咯咯直笑。

他道：“咱们先到后面瞧瞧可还有好地方没有？这儿太顺脚了，谁都往这儿跑。”

另一个美女故意用富有弹性的胸脯，往他手臂上挨碰，撒娇似地道：“把门关上不就行啦，人家都急死了，你还不动火。”

谷沧海道：“别急，待会儿咱好好的伺候你，准保你心满意足。”

他们说着淫猥之言，脚下不停的走，刚出院门，但见又是一道长廊，左首是一排四个房间，都垂着帘子。

谷沧海站定脚步，毫不客气地猛摸二女，但其实他双耳分两处使用，一是聆听梵唱，一是查听这几个房间内的动静。

他估计刚才见到的人影，一定已经隐入这四个房间之一，而他必须弄清楚此人是谁才行。那赤身教两女好像骨头都给他摸软了，把体重都放在他身上，四条玉臂紧紧缠着他的脖子。

她们那件薄得近乎透明的外衣，已经敞开，暴露出温暖和香喷喷的胴体，甚是冶艳妖媚。

但在这等色情的攻势之下，谷沧海仍然保持他的警觉。虽然查听不到声响，却察觉第二间房的门帘，露出一线缝隙，有人正在缝隙之中瞧看着。

他极力使自己的笑声中充满了淫邪之意，一面拥着二女，向前移动，口中大声说道：“咱们到最末后的房间去定然无人占用，必不致被人打扰。”

边说边行，经过和二个房门时，突然挟起二女闯了入去。目光到处，只见一个美丽的少女，失惊地望住他们。

这个少女也一如赤身教中诸女，身上只披着薄薄的外衣，里面空无一物，已等如是赤身露体了。

她随即堆起笑容，冶艳动人。谷沧海迅速的扫瞥全房，锐利的目光，足以透视任何角落暗隅。

但除她之外，别无他人。

这时他身边的二女都望住那个冶艳少女，其中之一讶然问道：“你在这儿干什么？”

另一个已接口道：“你是谁呀？我好像从未见过你呢！”

谷沧海插口道：“你们叫什么名字？咱也从来没见过你们呀！”

那两女吃吃而笑，肤色较白的美女道：“我叫碧月，她叫绿烟，赫爷您从未到过敝庄，当然未曾见过我们了。”

谷沧海道：“那也不然，这一个咱就认识，她叫小青，对不对？”

说时，伸手把那明艳女拉过来，拥于怀中。那个美女也像绿烟和碧月一般，吃吃而笑。

碧月眼中露出妒意，道：“赫爷几时见过她？”

谷沧海道：“中午时分，你们教主吩咐她替咱办了一点事情。”

他腾出一只手，在碧月身上乱摸，又道：“你们不知道她替咱们做什么事？”

绿烟荡声而笑，原来谷沧海搔她的腋窝，使她不得不笑出声来。碧月一面在他身上挨擦，一面道：“管她办了什么事，我们比不上她么？”

谷沧海道：“千万不能比，一比就伤感情了。以咱看来，你们都是盛放的娇花，各有佳妙。”

他另一只手也不时在小青身上游移活动，接着三女一男，都倒在宽大的床铺上，滚作一团。

但那小青旋即觉得奇怪，因为碧月和绿烟都不动弹了，只剩下她自己，还在这个浓眉大口，满面胡须的男人怀内扭动着，显然她们两人被点了穴道。

谷沧海突然哼了一声，显然很不高兴，道：“你怎么搞的？连服侍男人

的第一步也不懂么？”

小青的面色有点发白，但仍然堆笑道：“赫爷喜欢怎样子服侍法呢？”

谷沧海道：“听说你们赤身教擅长媚功，无论是亲嘴或是其他，都有一套与众不同的技术，现在由亲嘴开始吧，让咱看看你们是不是都达到同一水准。假如你比不上她们，咱就抓你去找花蕊夫人算帐。”

小青面色又白了一点，她把线条极美的红唇送上来，双目微闭。而谷沧海却可以从她紧贴着的躯体上，感到对方心跳加速。他没有把自己的嘴凑上去，说道：“你可知道碧月和绿烟忽然不动，乃是施运什么功夫么？”

小青的面色由白转青，眼睛睁开了，黑漆发亮的眼珠转动了几下，使人觉得既可爱，又可怜。

谷沧海哼一声，道：“你使咱觉得怜惜起来，这是什么缘故？对了，你一定十分惊恐，是也不是？但你为何惊恐呢？”

他一面察看对方美丽的面庞上的反应，一面沉吟。

谷沧海接着又道：“花蕊夫人吩咐过你们要绝对服从，如若不然，她将亲自处罚你们，因此之故，咱现在问你两句话，你须得立刻回答，不许有丝毫迟疑。如若违令，咱就立刻送你去见花蕊夫人，你听清楚了没有？”

小青怯生生地道：“听清楚了。”

谷沧海闪电般接口道：“你叫什么名字？”

小青一怔，道：“赫爷不是知道了么？”

谷沧海接着道：“你姓什么？”

她冲口道：“我姓罗。”

谷沧海点点头，随即用胡须刺扎她的面颊，却在她耳边轻轻道：“你姓罗，名菁，对也不对？”

那明艳少女娇躯一震，谷沧海马上把她放松了，仍然在她耳边轻轻道：“现在我才敢确信你必是罗菁了，早先对你的无礼，请勿放在心上。”

她只摇摇头，算是答复。

谷沧海晓得她因为不知自己是谁，更不知能不能信任自己，所以不敢表示意见，心中当真升起了怜惜之心。

他道：“罗姑娘，你以千金之躯，混入虎穴之中，这等勇气，可嘉可佩，但在下感到不明白的，却是你目下尚是处子之身，假如碰上相犯之人，如何是好？”

她仍然没有回答，谷沧海道：“你虽不言，但我已明白了，你已打算牺牲自己，代三贤庄向天下武林赎罪，对也不对？”

那明艳少女第一次开口：“你是谁？”

谷沧海道：“我是柯继明，即是赫家兄弟的老三，但现在已和赫大龙对调，他变成我，我变成他。”

罗青讶道：“那么你究竟帮哪一边的？”

谷沧海道：“赫家兄弟帮这边，但我柯老三却帮助你们，你可听见那阵

诵经之声么？那是少林寺正字辈五高手所发的，他们在经文中，告诉我有关你的事情，我正愁这百余女子之中找不到你。”

罗菁仍然不表示意见，但她已设法离开一点，免得紧紧贴着对方。谷沧海推她起身，自己也跃到门边，侧耳查听，又到后窗户听了一会儿，他才回到她面前。罗菁不安地设法隐藏她那等如裸露的双峰，但她不使用双手掩盖，只能微微侧身，以肩膀遮挡对方的视线。

然而当谷沧海坐在床边之时，她又得扭动身子，以隐藏更重要的部位了。

谷沧海双目中射出锐利凌厉的光芒，道：“罗姑娘，为了掩护你的过去以及未来，我不敢不冒犯你。但请你心中牢记着一点，那就是咱们只是在工作，完全与感情无关，也完全与名节无关。将来咱们再相见之时，今日种种皆忘记，一切如从未发生过一般。”

罗菁绽开笑容，娇艳可比鲜花。而且她眉宇之间，散发出一种高贵的光辉。这是任何一个人，为了公理正义而牺牲之时，那伟大的情操所孕育出来的圣洁光辉。而她也因而更添光彩，更为动人。她轻轻道：“柯三爷，我将依照您的吩咐，但我想先请问一声，我们大概做到什么程度呢？”

谷沧海道：“你得决心准备作坏的打算，莫说是献出身体，说不定我会以毒刑相加。”

但他随即轻轻一笑，道：“但罗姑娘放心好了，有我在此，对方神通再大，亦无法加害于你，现在容我略为想一想，我得找一个办法，查明哪一个奸细。”

罗菁挨着他坐下，谷沧海脑子努力工作，只顷刻间，便道：“你仔细听着，首先到第十站传出消息说：第一、要正慧一同收听。然后隔一会儿，才继续传声说，第二、已与接应会合。第三、你即将向第五站传声，内容是毒手如来崔山公，虽是出名之人，但幕后主持者另有其人，姓名未悉，尚在打听。说到此处，将诈作恰巧被敌人发现擒走。”

罗菁点点头，道：“我明白了，你要第十站监视第五站，看他如何处置。假如他只透露我被擒之事，而不将另有幕后主持人的消息说出，便可见得有问题。”

她表现的如此智勇双全，谷沧海大为钦佩道：“正是如此。”

他的话声突然中断，一手搂住罗菁，滚在床上，另一手已点在碧月身上，碧月立时发出阵阵笑声。罗菁已会意他发觉外面有人潜近，身子连扭几下，整个温暖香滑的胴体，已从外衣下褪出来。

谷沧海甚为欣赏她的机警合作，竟然一翻身，把她放在自己的身上，深知另有碧月和绿烟，可以遮挡住谷沧海的身躯。这样若是有人从外面偷窥，只能见到这三个女子的裸体，也只能听到碧月的笑声，谷沧海则在底下完全是埋在温香软玉之中了。罗菁的滑腻娇躯不断地扭动着，谷沧海心中很替她难过，但他不敢流露出来，还鼓励地微笑着。

他从正信等五僧的天龙禅唱中，已得知罗菁乃是三贤庄三位庄主之一罗

景的孙女。

这等身世，千金之躯四个字，已不足以形容。换言之，她在一般武林人眼中，比之阀阅门第的千金小姐还要高贵。

可是目下为势所迫，她不但须得在一个陌生男人之前，袒裊裸裎，甚至还须装腔势，以便瞒过别人眼目。

当下发出粗犷的笑声，接着说道：“尔等终究气候有限，恕咱兴尽告辞了。”

罗菁这时才静止下来，伏在他身上，动也不动。

今日的谷沧海，年纪虽然轻，但他已远非当初下山时的谷沧海了。这点特别是指男女情事而言，他在无瑕庄中，已懂得了许多。现在罗菁一丝不挂的伏在他身上，微微喘着气，坚实白嫩的胸脯，在他眼前晃动起。

谷沧海血气方刚之人，焉能全不动心？

尤其是当她不必再恶形恶状的时候，怜悯之心一减，性欲之念便生了。

他禁不住哼了一声，极力抑制自己的欲念，伸手一点，碧月立时停止了笑声。但见头上已泛出了汗水，那是因为笑穴被点笑个不停，以致损耗了不少真元之故。

罗菁在他耳边轻轻道：“我可以起身么？”

谷沧海搂住她那一捻纤腰，手掌碰触到她的肌肤之时，但觉滑不溜留手而又温暖和带有弹性。

他心中想道：“假如我不让她起身，她永远不知道我是乘机一亲香泽，这等美人，我见犹怜，如何能轻轻放过了机会。”

他深知在目前的形势之下，罗菁只有任他摆布无反抗之力。不论是占有她也好，仅仅轻薄一番也好，她将全不抗拒。

当然谷沧海也晓得这样很不对，不然的话他何须考虑？罗菁得不到他的表示，只好仍然躺在他身上，任得他搂着，不过她芳心之中，感到安慰的是：这个男人外型虽粗犷剽悍之极，也似乎有点心猿意马之态，但他并没有恣意轻薄，似乎十分守礼自制之人。她直觉地了解一个男人，当此之时，还能够谨守礼防，竟不逾越雷池一步，真是无比艰难的事。

因此，她实在很感激这个犷野的男人。

直到谷沧海轻轻道：“起来吧！”

她点点头，突然低下头在他唇上吻了一下，然后急遽地起身，披上那件薄似蝉翼的外衣。

谷沧海愣了一下，随即醒悟对方感激的心情，这才轻松地跳下地，欣赏她披衣时的美艳风姿。

罗菁不好意思地垂头避开他的目光，谷沧海哈哈一笑道：“你先走吧！”

他陪她开门出去，院落中似是比早先还黑暗些。其实这是因为他们从有灯光的房间中出来之故。

谷沧海低声道：“你两处传声之后，可从大门走出，一径回去那边，不

必在这儿冒险了。我将保持警觉，尽力掩护你，但愿此刻不要有人进来缠着我，那么你就无危险了。”

话犹未毕，外面已传来步履之声，直向这边院落走来。谷沧海猿臂一伸，罗菁便旋入他怀中。他的嘴唇也贴向她那两片温暖的红唇上。

此外，他另一只手在罗菁背后抚摸，由上而下，直到臀部，皆在他手掌触摸的范围之内。罗菁娇躯一阵颤栗，竟也紧紧的贴着他，香舌轻吐，度入谷沧海口中，显然这美艳少女业已动情了。

步声一过院门，立时中止。谷沧海侧眼望去，发现是一男一女，心中一惊，暗念道：“怎的花蕊夫人也来了？”

但看清楚时，更加警惕，原来这一男一女之中，女的并非花蕊夫人，而是那个莫测高深的孙红线。

男的亦是七名台主之一的中年儒生，谷沧海记得此人姓闵名子韶，名号是邪儒。

谷沧海离开了罗菁的红唇，粗犷的大笑一声，道：“不知孙姑娘竟会到此，咱家失礼了。”

孙红线保持她那一股冷艳的气质，淡淡一笑，道：“这等情形，如是在别人身上发生，殊不足为异，但赫兄居然也干出了偷香窃玉之举，可就使人大是感到意外了。”

谷沧海仰天大笑数声，突然间刹住笑声，冷冷的凝视着孙红线。这态度表情，变化得如此突然，使他怀中的罗菁，以及对面的邪儒闵子韶，都生出异常的感应。

第二十章 烈药催情情欲浓

罗菁是身子一震，心头迷惑之极。而邪儒闵子韶则是凜然而惊，急忙提聚功力，准备迎敌。

只有孙红线声色不动，并没有受到谷沧海的任何影响。谷沧海至此，越发确定孙红线果然是一大劲敌，他迅速在脑子里盘算一下，敌我之势，已十分明朗了。

自然谷沧海是处于极为不利的情势之下，以正邪双方实力而言，这一边天下群魔咸集，人多势众，就算那七大门派之人，可以与之对消吧（事实上七派人马甚少，远比不上群魔声势）！说到特级高手方面，正派方面，只有他一人，邪派方面却有唐天君、孙红线，还得加上一个毒手如来崔山公。

此外，唐天君手下，尚有邪儒、冥医等六人大高手，没有一个不是可以与群魔比拟的，何况尚有三仆四婢，又是一个极犀利强劲的实力。相衡之下，假如他身分揭破，正面相争，只怕七派之人，难有一人生还。那七派之人，本来就显得势孤力弱，不足一拚，何况里面还有内奸，未曾查明，这更是致命之弱点。

谷沧海只费了眨眼工夫，就已看清局势，深知目下决计不可闹出事故，他眼珠一动，计如潮涌，当下猛然一推罗菁，复又放声大笑。罗菁在地上重重摔了一下，头昏眼花，已站不起身。

孙红线冷冷道：“赫兄如此欺凌一个娇弱女子，可别忘了我也是女子之身。”

谷沧海哼了一声，道：“欺凌弱女子？笑话，她是弱女子么？依咱看来，天下的男人，很少有比她更强的呢！”

孙红线道：“在赫兄来说，她仍然是弱者，对不对？”

谷沧海道：“那可不见得，假如咱是贪色之辈，只怕这刻已没争雄斗胜的力量了，因此之故，孙姑娘若然定要认为此女乃是弱者，休想得咱同意。”

孙红线大概觉得口舌上争论，胜亦徒劳，当下说道：“据我所知，赫兄乃是终身不近女色之人，如何忽动雅兴，与此女调情起来了？”

谷沧海嘿嘿冷笑了一阵，才道：“咱有咱的想法，如果孙姑娘不见怪的话，咱就不奉告了。”

孙红线近前两步，冷硬地道：“如果我定要赫兄说出一个道理呢？”

谷沧海眼睛一翻，杀机外露，却没有回答。

邪儒闵子韶走过去，扶起罗菁，捏住她下巴一看，哟了一声，道：“好标致的小姑娘，莫非赫兄看中了她的容貌，生出亲近之心么？”

谷沧海沉吟一下，才道：“越是标致美貌的女人，就越可怕，咱家素来不作兴谈这个的。”

闵子韶邪笑连声，双手在罗菁身上活动，由于他们是在孙红线斜后方，所以谷沧海看见，而孙红线却看不见。

谷沧海明知罗菁的不比寻常，因此之故，但觉那闵子韶的猥亵动作，十分使他气愤。

可是目前的情势不便挺身加以阻止，然而若是任得罗菁受此侮辱，百般调戏，也是令他气愤难忍之事。

他暗自忖道：“假如我谷沧海竟不能庇护这位智勇双全的好姑娘，我就枉是独角龙王应直的传人了。”

他脑筋一转，口中顿时发出邪恶的笑声，望住儒闵子韶，说道：“怎么样？你觉得还不坏吧？”

孙红线听他这么一说，不知不觉往闵子韶那边望去。但当她螭首方动之际闵子韶已急急推开了罗菁。

这等情形，正是谷沧海预料中之事。原来谷沧海一看闵子韶所占的位置，便怀疑他一定忌惮孙红线，不想让她看见。因此，他便利用孙红线来制止闵子韶更下流的动作，果然不出所料，收到了制止之效。

孙红线双眉一皱，摆摆手，示意罗菁走开。罗菁强忍臀部的疼痛，立刻一瘸一瘸的走了。

谷沧海看她乃是向第十站那边走去，大为放心。当下面色一沉，双眼又露出凶光杀机，瞪视着孙、闵二人。

他冷冷道：“孙姑娘，你似是对咱家兄弟存有成见。咱家兄弟也不是初出茅庐之辈，许多迹象，一望而知。这儿没有外人，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到底有何打算，不妨明言。”

他略略一顿，稍为放软了一点口气，道：“假如孙姑娘有所指教，而是敝兄弟办得到的，当然得卖这个面子，孙姑娘即管赐告，咱是洗耳恭聆。”

孙红线似是细细体味他的话，过一会儿才道：“赫兄之言，恐怕太重了。”

她心中却想道：“这厮的一番话，硬中带软，而又面面俱到，全无把柄。实是罕曾得见的老练江湖。这等人才，果然是我的劲敌。”

闵子韶突然插口道：“闻说贵兄弟智勇双全，两皆称绝，不才钦慕之余，颇想找机会向赫兄请教几招武功。”

谷沧海一听，这真是个莫大的难题，只因这邪儒闵子韶乃是一流高手等级的人物，自己虽不怕他，但如要取胜，定须抖露出本门武功，若在别的地方，尚可设法掩人眼目。但眼下孙红线虎视眈眈在侧，稍有迹象，便被她看破了，如何能掩饰得过去？

尽管这是个绝大难题，但谷沧海当时毫不迟疑，答道：“闵先生有这等兴致，咱家岂能藏拙，自当奉陪。”

邪儒闵子韶虽是出言挑战之人，却丝毫不敢托大，道：“赫兄既然应允，不才荣幸殊甚。只不知赫兄打算如何一个较量法？”

谷沧海直到此时，犹无应付之计。是以并不表示意见，只把目光移注向孙红线面上，似是征询她的意见。

孙红线冷艳的面庞上，不露丝毫神色，缓缓道：“赫兄打算使兵刃呢？”

抑或使拳脚？我可不参加意见。”

谷沧海猛然如得解救，暗中舒了一口气。他至此虽是成竹在胸，却不急于行动，故意沉吟之下，才道：“兄弟使惯了兵刃，假如闵兄不介意的话，兄弟就选择兵刃吧！”

他四顾一眼，又道：“此处地方狭窄，咱们如要动手，也须找个宽敞所在，这后面可有平旷的地方没有呢？”

孙红线道：“后面有个练武场甚合适，兼且静寂无人，不虞打扰。”

谷沧海点点头道：“那么两位请先行一步，兄弟一会儿就到。”

说罢，迈开大步，直向前面走去。

他此去之意，志在取兵刃，其意甚明。因此之故，孙红线虽然感到不妥，仍然无法开口拦阻。

谷沧海一面行去，一面想道：“我虽是过了眼前这一关，但如若掉换以赫大蛟进来动手，他武功虽高，却仍然会使孙红线失望，认出不是我回去动手，如若我亲自前往，却又必露马脚，这却如何是好？”

寻思之际，已到了大厅。当下昂首阔步的进去。但见各席之上，并无变动，赫氏兄弟正翘首盼望着自己回去。

他一径走到赫大蛟身边，却先向冒充柯继明的赫大龙耳语数言，告以孙红线找麻烦之事。并且告诉他说，要赫大蛟拿了兵刃，和自己一同到练武场，届时再见机行事。

他向赫大龙说话，用意有二：第一点，他深知敌方之人，无不十分注意自己的行动。

假如他向赫大蛟说话，就会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破绽，明眼人，一望而知他们间，失去了通心的奇功。

但柯继明便不同了，人人皆知柯继明与赫氏兄弟未能通心，所以他独向他耳语，非常的顺理成章。

第二个用意，便是借赫大龙心灵的力量，让其余三人得知，这一来赫大蛟不必他再说，就会拿了兵刃，与他一道出去。

外人看来，还以为这是谷沧海以通心神功，叫赫大蛟动身的。旁的魔星凶星都不甚注意他们，只有那几个台主，都在暗中监视着他们的一切举动。

谷沧海和赫大蛟一踏出大厅，迎面碰见了孙、闵二人。谷沧海忖道：“假如现下立刻入内，必定碰见了罗菁正在依计向第五站传声，这的确是一大危机，不可不防。”

然而这又是一大难题，幸而谷沧海计谋百出，脑筋灵活无比，霎时之间，已想到拖延之法。

他皱起双眉，向孙红线道：“咱家兄弟照例是形影不离，但假如五人同行，孙姑娘和闵先生一定以为兄弟是胆怯惧怕，所以召集人手。”

孙红线心想，这分明是你的所愿，若不是不好意思，一定统统都出来了，但口中却道：“赫兄说哪里来的话，莫说贵兄弟数十年来惯例如此，纵或不

然，眼下也只不过是印证武功，非是当真拚斗，岂有疑惑贵兄弟之理？”

谷沧海欢然道：“孙姑娘这么一说，兄弟可就放心了。”

他突然间似是有所警觉仰头向屋顶望去。

孙、闵二人，不由得也随着他的目光望去，并且极为小心地视察，丝毫不敢大意。

孰知谷沧海趁此时机，以传声之法，向赫大蛟吩咐道：“二哥，请通知大哥，率同三哥四哥一同出来，但动作必须从容，并且尽量放慢脚步。”

赫大蛟的通心神功，根本无须如何施展，他这里一听见，那边席上的赫氏兄弟，便已经晓得了。

谷沧海压低声音，道：“孙姑娘，咱们似是防守得十分严密，这却是因何缘故？”

孙红线道：“我方与那七派之人，一旦隔开，便可以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这倒不是惧怕他们。”

谷沧海道：“孙姑娘这话似乎不见得是衷心之言。”

孙红线双眉一耸，冷冷道：“赫兄这话是什么意思？”

谷沧海缓缓道：“凭咱们这么多的人，对方焉敢找咱们麻烦？因此之故，兄弟斗胆猜测一句，孙姑娘心目之中，可是有一两个难以招惹的强敌么？”

孙红线冷笑道：“放眼当前武林，倒也没有什么人足以使我如此重视的。”

谷沧海沉吟一下，道：“敢问姑娘，假如少林寺的独角龙王应真忽然抵达，便当如何？”

孙红线道：“应真虽是少林第一高手，但他自身孽重如山，难有补天之功，岂有余力离地到此参与世事？”

她的话句句点中了要害，只听得谷沧海心中大为服气，忖道：“假如这是此女的眼光，那就实在太了不起了，假如是唐天君的看法，则我尚可以少一个劲敌。”

一念及此，自然生出了试探之心。

当下说道：“据兄弟得知，那独角龙玉应真才智超人，勇力盖世。因此之故，兄弟决计不敢从表现推测他的行动。”

孙红线点点头，道：“你之所言，未尝不是高论……”

谷沧海顿时心下了然，忖道：“由此可知她心中未有定见，才会被我言辞打动，觉得有道理。事实上我师父封关十余载，天下皆知，尤其是负恶名于身，纵然武功犹在，行动如常，也不能涉足江湖，这是极显浅而决计不能移易之理，而她居然还犹豫于心，可见得早先她说出的看法，并非她的见解。”

这么一来，谷沧海在劲敌名单上，把孙红线的份量可以略为减轻了些许。这时赫二虎二豹与冒充柯继明的赫大龙，一齐出来。谷沧海道：“孙姑娘说过并不见怪之言，兄弟方将他们召来，现在咱们走吧！”

孙、闵二人步步落在下风，犹然未觉。当下一道走去，幸而在路上没有碰见罗菁，这是谷沧海至为担心之事。

片刻间，七个人踏入练武场。

谷沧海放目一瞥，那练武场上，已摆着一个巨大的器架，各种兵刃，全皆齐备。如若不是使用独门兵刀之人，根本无须去取兵器应用。闵子韶身子一摆，长衫褪落地上，但见他腰带上插着一把两尺长的折扇，扇骨泛现乌光，乍看似是黑色的漆。

但在行家眼中，一望而知必是一种希奇的金属，大概具有击散护身真气的奇异威力。

谷沧海不动声色的望住孙红线，竟不伸手取过赫大蛟手中的兵器。孙红线向来以才智自负，但碰上这个对手，处处测不透他的用心，暗暗头痛。

她不得不问道：“赫兄如何尚不下场？”

谷沧海淡淡一笑，道：“咱兄弟在武林之中，也薄有声名，多少年来，已没有发生过这等印证武功之事，但今日孙姑娘和闵先生的地位非比寻常，因是之故，兄弟不得不答应下来。”

孙红线道：“赫兄既然答应了，尚有何待？”

谷沧海道：“兄弟虽然不能不答应，但两位也不能不给咱兄弟一个面子，对也不对？”

孙红线道：“赫兄想说什么？”

谷沧海道：“咱兄弟五人在此，任由两位挑选下场，但只以每人一场为限，一共只印证两场，两位意下如何？”

孙红线心头一凛，忖道：“他这个要求，分明已看破我将随后下场的用心。哎，此人如此厉害，一切之事，皆能洞烛机先，单论斗智，我今日实是已落下风。”

她究竟具有过人之才，顿时已知道自己在斗智方面，业已落败。心念一转，决意从武功上扳回劣势。

当即向那闵子韶颌首，这一下点头的动作，已示意他应该挑选何人为对手了。

孙红线事先已周详考虑过，并且已把目前的情势想到了，因而吩咐过邪儒闵子韶，只须看她点头的动作，就晓得挑选何人下场。换言之，孙红线丝毫不敢托大，已想到在斗智方面，可能失败而必须从武功上扳回劣势，是以预早绸缪，定下了这等暗号。但她却没有想到，人家既能在斗智上胜过了她，难道不会也想到这一点，因而预先对此有了准备。这正如下棋一般，双方互算以后的变化，谁能多想一步，便是洞烛机先，可操胜券。

这等多想一步的功夫，称之为棋力。

在斗智而言，自然亦是赢输的关键。任何人碰上须得斗智的圣手，而能步步抢先，虽欲不胜，亦不可得。

不过棋局自然简单得多，世事千变万化，胜败之数，有时单靠智力较高，亦是无用。

例如像谷沧海目下的处境，假如他光是猜测得出对方下一步，却没有法

子可以应付，到头来仍然露出了马脚，则前功尽弃，一番心血，付诸流水，这也是很可怕而又可悲之事。

这时闵子韶的目光，凝注在假扮赫大龙的谷沧海面上，流露出似笑非笑的诡异表情。

谷沧海也睁眼回敬对方的目光，生似有意撩拨，使对方挑选自己下场一般。

邪儒闵子韶目光突然移动，掠过赫大蛟，赫二虎和赫二豹。最后，停定在赫大龙面上。

此时赫大龙已冒充作柯继明，他微微而笑，似是没有一点敌意。换句话说，他好像不想激怒对方，免得被闵子韶挑选下场一般。谷沧海当对方目光移开，便立刻以传声之法，向赫大龙道：“赫大哥，你须得装出谦和之态，使对方误以为你想逃避这一场比划。”

赫大龙心中有了准备，所以当对方目光一到，便依言作状。他乃是年老成精的当代魔头之一，何等厉害，这种态度装得恰到好处，甚至连谷沧海见了，也看不出他是故意为之的。

赫大龙又听得谷沧海传声道：“装得好极了，那厮势必指定你出战，动手之时，请你无论如何记得一点，那就是不要求胜，自然也不是要落败，只要尽你之所能应付下去，绝不贪功轻进，打得越久，咱们成功的机会就更大。”

话刚说完，邪儒闵子韶已发话道：“柯兄，可有兴致下场玩玩么？”

赫大龙■嘴一笑，道：“闵兄好说了，假如你指定咱下场，那是无话可说，当得奉陪。如果问我有无兴趣，那么咱老实说，完全没有这个兴致。”

邪儒闵子韶冷冷一晒，道：“柯兄太谦了，兄弟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人，纵然能教柯兄不致轻视，但也不能使柯兄竟到了怯于上阵的地步。”

赫大龙微笑摇头，一时之间，不即作答，使人感到莫测高深。忽听谷沧海又传声道：“好极了，咱们就算今晚被这姓孙的女子横加干涉，以致不能得窥盟主宝座，但咱们好歹也得戏弄他们一番，最低限度也要教他们对咱们有着迷雾一般之感。”

赫大龙同意地点点头，闵子韶看他又摇头又点头，心中不懂。当下道：“柯兄请下场吧！”

谷沧海已接着传声道：“赫大哥，你可先道破我们正以传声交谈，我料那女子已看破了。”

赫大龙反应何等灵敏，目光一转，射到孙红线面上，但见她果有开口发言之意，便哈哈一笑，举手阻止她开口，抢先道：“我们兄弟间以通心传声之法交谈，姑娘竟已看破，实在令人敬佩不已。”

孙红线淡淡道：“我几时看破了？”

赫大龙道：“好，就算没有看破，在下这就出场献丑了。”

他举步入场，手中绰住那枪杆变成的铁棍，态度变得很是从容。孙红线

突然道：“且慢。”

场中两人顿时停下一切动作，谷沧海传声说道：“假如此女想下场出手，那是最糟糕的了。”

赫大龙心想：“这可不是白说了么？她如是要下场，咱们又有什么法子可想？”

谷沧海又道：“此女才智之高，果然超凡绝俗，你看她此刻沉吟不语，正是反而使咱们莫测高深的上佳手法呢！”

他身边的赫大蛟以传声之法说道：“如果她做得到这一点，那么今晚的局面就不能乐观了。”

这话是赫大龙借大蛟之口，说与谷沧海听的。孙红线沉吟片刻，她的表情始终不变，有着一股逼人的冷艳。谷沧海传声道：“赫大哥，咱们以牙还牙。”

赫大龙闻言会意，面对着孙红线，突然间向她挤眉弄眼，做出挑逗的表情。

此举谷沧海曾经在过关时做过，后来同席进食之时，便表现得异常的尊敬谦卑。如令赫大龙又重新逗她，这种忽而轻佻，忽而谦恭的态度，也着实使人头痛，无法猜测得出到底是怎么回事。

孙红线平生眼高于顶，最恨男人向她挑逗，因此登时气往上冲，眼中射出强烈的杀机。

她方要开口落场出手，突然警觉，忖道：“这厮早先慢条厮理地不下场，现在又向我挤眉弄眼，可见得他分明一大早就想躲避这一场拚斗，而是希望与我动手，且不管他用心何在，但冲着他特意如此之举，我也不能教他如愿以偿。”

当下冷冷道：“两位请动手吧！”

谷沧海暗中舒一口气，趁那闵子韶聚神注意赫大龙，而孙红线又忍怒望住场之中两人之时，以极迅快身法，和赫大蛟换个位置。并且也把兵器接过，从外表上看来，谁也不知他本是谷沧海，除非场外有人看见，出声揭穿。

他以传声之法，向赫大蛟道：“我此举只是备而不用，等会要动手之时，我先出去，因为天下之人皆知，咱们的武功不相上下。”

这时闵子韶手中乌骨折扇嚓地打开，向赫大龙面门划去。他手中的扇子，因是打开了之故，成了个半月形的锋刃，而扇面部分，又可以用来阻格敌人反击，那是用途多而又凶毒的武器。

赫大龙突然跃退，打算腾出空间。

但闵子韶扇招使开了，只见他如影随形，手中之扇，飘摇如穿花蝴蝶，轻灵迅快，有时更幻化出数十把扇子，从四方八面毒辣地猛攻不休。赫大龙一连使了七种身法，还摆脱不掉敌人的攻势，情况顿时变得危急异常，动辄有杀身之祸。

谷沧海一看这邪儒闵子韶武功之高，真出乎意料之外，若是单打独斗，

赫大龙最多只能与他斗个平手，而这还是上手交锋之时，开头不落在下风的话，方能如此。

自然在寥寥三招两式之间，谷沧海虽是出身于天下武术总汇的少林寺，亦无法看出此人的武功源流派别。

但他却看得出赫大龙应该以什么手法，才能迅速的解得此困，转危为安。此是旁观者清的道理，不足为异。

他当即以传声之法，说了一句话，赫大龙蓦地以钢棒当作铁尺，反手撩击敌腹，一面斜踩七星步，往右侧疾闪开去。

这一招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只不过在当时的情势之下，唯有用这一招，配合身法方向，便能以平淡无奇的手法，破解了敌人如虹之势，从而转危为安，抢回了反击制胜的机会。

人影倏分又合，但这一回赫大龙钢棒舞得山响，已是有攻有守之势。

孙红线看了他那一招，估量出此人的武功造诣，实在已入超级高手境界，不由得双眉紧皱。

自然她也不是那么好骗的，她同时亦想到可能是旁观之人传声指点。因此之故，她必须弄清楚此事。

但无论如何，他们这五名魔头之中，必有其一属于超级高手之流。而且由于他们诡计多端，教人一直弄不清是哪一个，这才使人更为刮目相看。

赫大龙牢记谷沧海的战略，出手之时，并非不攻，但绝不轻躁妄进，甚至宁可放弃许多机会。

这等打法，在赫大龙来说，自然是较为省力。故此双方斗了五十招以上，那邪儒闵子韶耗力费神过多，反而渐渐显得功力造诣比不上对方了。

孙红线看来看去，这个柯继明武功招式，全无可疑。问题只出在一点：那就是这柯继明到底有多少斤两？实是教人无从捉摸。

说他只与闵子韶旗鼓相当吧！但有时又似是绰有余裕，洞烛机先，使闵子韶所有的诱敌之计，完全落空。

然而说他胜过闵子韶很多吧！有好些招数之中，又分明可以看得出他武功造诣的极限。

总之，孙红线虽是富于谋略，极有才智，但目下却有着无从判断之苦。

她又看了一会儿，高声道：“两位请罢手。”

赫大龙应声跃出圈外，回头向孙红线道：“姑娘之命，自当凜遵。”

语气之中，全无虚假的意味。

孙红线到了这时，不得不自认失败，实在是没有法子可以判断这柯继明深浅，当下转过来对付谷沧海。

她向谷沧海望去，但这时节已是赫大蛟顶替了他的位置，她自是不知，道：“赫大龙兄，你也露几手如何？”

谷沧海跨前一步，道：“如若姑娘点定姓名，在下自须挺身承认了。”

孙红线微微一怔，道：“你们又想变戏法了，是也不是？”

谷沧海道：“姑娘如是不信，那就请你指人出场，不要喊出名字。”

孙红线忖道：“他们趁我注意场中之时，变换了位置，也不是不可能之事，但再想深一层，他们故意用这个疑兵之计，使我误以为他们当真已换了人，因而改指他出场，也不是不可能……”

想到这里，她已经被这赫家数魔弄得昏头转向，不易冷静下来，细加思索。

她皱皱眉头，说道：“算啦，这刻差不多是酒席快散之时了，我们理该在场才对。”

—于是止戈休兵，一道往前面走去。

正当此时，正派群侠那一边，可以说是乱作一团。

在表面上，并没有什么纷乱骚动的迹象，但暗地里却暗潮汹涌，各门派的首脑人物，都找机会交头接耳的密谈。

原来刚刚不久以前，第五站的密云大师收到了罗菁求救讯号，当即向众人宣布。然而他却没有把对方幕后主持人唐天君的姓名说出来。换言之，谷沧海所设下的圈套，密云大师果然入彀，证明他大是可疑的人物了。单是这一宗，已足够使这七大门派之人，为之焦头烂额，感到万分棘手，不知如何处理才行。

谁知第四站的百木真人，又于密云大师接到消息后欲报未报的当中，收到了罗菁的求救讯号。

百木真人方要向众人报告，密云大师却已早一步宣场这个消息。因此之故，百木真人便缄口不语，等到少林武当两派把内幕告诉他之时，他才暗中也透露这个消息，人人听了，都敢肯定这前面的一个求救讯号，定是真的无疑。

他们不能不把这真消息告诉三贤庄的主人们，还有其他各派之人都晓得了，独独瞒住了密云大师。

因此，众人的焦灼忧虑，表现得十分逼真，密云大师本人，做梦也想不到这里面另有文章。

至于另外关于谷沧海的大秘密，那是连这些首脑们都完全瞒在鼓里，一共只有孙济、程嘉以及正慧诸僧晓得。

正慧僧连忙施展天龙禅唱，把这消息传了过去。现在他们唯一的希望，就完全付托在谷沧海一个人的身上了。

谷沧海回到席上，才收到这个消息，心中大为震惧，忖道：“罗姑娘并非低三下四之人，而是清白高贵的好女儿，假如白璧受玷，那不但是她终身之恨，并且也是我们诸大门派的耻辱。自然尤其是我，我曾答应过保她平安的，更须负起全部责任。”

他一方面热血填膺，急得要命，但另一方面，又须极力冷静下来，寻求解救罗菁灾祸之法。

任何人都能充分了解这件事是如何的困难了，即使是谷沧海这等才智武

功，皆属超级高手的人物，也感到束手无策的痛苦。这个事件的困难甚多，第一点：罗菁目下是生是死？尚无所悉。假如她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虽是悲忿痛恨，也是无法，只好搁下她这件事了。但如若她只是被擒，那就必须设法营救了。第二点：假设她是被擒，则她囚禁在何处？如何方能查出下落？第三点：他如何能立刻抽身外出，以便搜查罗菁的下落？要知这大厅中虽然人数不少，但他目下是以赫大龙的面目出现，十分扎眼惹目的，岂能随便进出而不被别人疑窦？

单单是上述的困难，就似乎全无解决的希望了，何况接着尚有如何把她安然送回去而又不被敌察觉等等。

他用尽了智慧，几乎把脑筋都绞断了，这才想到了一点，那就是利用别人冒充自己，即是冒充赫大龙，而由自己抽身出去，细加查看。但谁能加以信任利用呢？赫氏兄弟他们，皆在严密监视之下，决计动弹不得，是以必须另找一人才行。

如若这个人不难找到，他早就不必痛苦了。正因他一早就考虑到无人可以帮忙，是以从开始时，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直到后来，实在想不到别的计策，这才又转回此一念头上。他放眼四望，最先在老毒丐古不仁身上打主意，旋即放弃了此想，目光再度在厅中游戈。

最后，他的目光突然停在一个人的身上，却是那黑手派的领袖屠师娄大逆。

此人自然是不是好相与之入，更加不能托以腹心，然而谷沧海却一直盯住他，心中隐隐感到他是唯一有可能使这希望实现的人选。谷沧海心口相商，想道：‘我找上屠师娄大逆，要他假扮作我，而我则假扮作他。这样，我以黑手派掌门人身份出去行事，当然能瞒过了孙红线的耳目。但问题却是如何能使娄大逆答允互换身份。’

这真是一个妙想天开的主意，而且在事实上，有两大困难，首先自然娄大逆不肯的问题。

其次，赫家兄弟也未必答应，因为他这样做，便得向外人泄漏了赫家兄弟相貌可以变易的秘密了。

他研究了一下，深信此路不通，不过屠师娄大逆却是可以利用之人。

当下以传声之法，向赫大龙说道：“大哥，小弟须得赶紧恢复柯继明的身分，一则可使孙红线永远搅不清楚，这一点是指待会儿要用上武功的话，小弟的手法容或略略有异，但她已是亲眼见过你出手的，定必极力作证，咬定小弟源出赫氏。第二点，小弟恢复柯继明的身分之后，即可较为自由的行动了。”

赫大龙点点头，忽然起身，与他一道走入右首的厢房中。他们不曾踏出厅外，便不致惹起孙红线的注意了。

在那厢房中，赫大龙手法迅快之极，一下子把谷沧海那部大胡子取过，装在自己脸上。

其余服饰之类，根本无须变动。

谷沧海眼见厢房中有一张床铺，上有被衾等物。

当下灵机一动，过去把被裳拉开，然后向赫大龙道：“小弟在这儿这躺上一会儿，大哥请自回席。”

赫大龙微微而笑，道：“三弟你的花招真多，你是真的躺一会？抑是假的？”

谷沧海道：“自然是假的了，小弟岂敢相瞒。”

赫大龙道：“那么你如何使窥探者认为被中有人？”

谷沧海道：“这还不简单，小弟去捉一个人来，点住穴道，放在被窝里，定可瞒过对方耳目。”

赫大龙摇摇头道：“这就不好了，那样的话，你充其量只能露出一点头发，此是江湖上至为平凡无奇的手法，落在行家眼中，一望而知。”

谷沧海何等精乖，立刻说道：“还望大哥有以教我。”

赫大龙道：“我有一件东西，可以以假乱真，尤其是咱们兄弟使用之时，更是妥当不过，但在未拿出来之前，咱们得计算好时间以及出入之路，以便你得以突然隐去，即使有人在外面窥看，也叫他看不出破绽。”

谷沧海查看后面的窗户，那是一条走廊。

廊上有人走来走去，却不离去。

因此，假如谷沧海从廊上脱身，实在很难瞒得过此人的监视。谷沧海道：“大哥，你先把被内假人弄好，然后推窗招那厮过来，让他看看床上之人。小弟可趁此时，从这侧边闪出。”

赫大龙看过地形，点点头道：“就是这样办。”

探手入■，取出一包东西，即是一宗似皮非皮的质料之物。赫大龙抖开来，约是一人高。

他在其中一处力吹，片刻间那张长形皮袋涨起来，身子倒没有什么，但那脑袋却极似人的脑袋。

赫大龙把这个皮制假人放在被内，被子盖好，只露出光秃秃的一颗头颅。若然如此就算数，便连小孩子也识得破。

谷沧海不发一语，细细瞧他下一步如何做。

只见赫大龙又拿出一些头发和胡须，逐样贴在头上，使之向壁而卧。这一来，宛然是个真人，尤其是与他们赫氏兄弟相似。谷沧海大喜道：“行啦，任是一等一的老江湖，也看不出破绽了。”

他立刻缩在墙角，赫大龙如言推窗招那大汉过来。

谷沧海身法何等迅快，一下子遁出外面，得以自由行动。现在他使得赶紧查出罗菁的下落。

而时间越久，危险性就越大，尤其是赤身教之人，若是淫邪之辈，要整治一个女孩子，自然会使用毁去贞节的手法。

他忽跃忽伏的潜入内宅，已越过一重屋宇，发觉那些暗桩岗哨，皆是女

子。由此可知自己走入的这一片区域，正是赤身教的势力范围。他在一座后院停下脚步，隐身在窗下的树丛中，忖道：“我经过此窗之时，由于室内灯光辉煌，是以不敢窥看，但我的鼻子却告诉我，室内有一股香气飘送出来。这阵香气，正是花蕊夫人所用的香料……”这等如说花蕊夫人目下可能在屋内，也可能这是她的寝室，刚刚用香薰过，所以才有如此强烈的气味。

他侧耳一听，房内似乎没有声息，伸手轻按窗门，竟然可以揭起。他更不迟疑。快速而无声地揭开窗门，闪电跃入了去。放目一瞥，但见这个房间全然无人，亦不甚宽大，从陈设上一望而知是个偏间。左边墙上有道门户，上帘深垂。他走过去，侧耳一听，隐隐有人声传来，但却不是在外面的房间。

谷沧海并不掀帘出去，只须凝神运功，便将一切声音完全收摄入耳中了。此时恰恰听见一个女子声音说道：“……你当真死而无悔，是也不是？”

他吃一惊，忖道：“听这口气，分明是赤身教之人在审问敌人，可知被审问者必是罗菁无疑。”

这女子口音极似是花蕊夫人，所以他十分小心，免得被她察觉，一闹开来，营救之时，棘手的程度将超过现在百倍。

被审问者没有作答，不须眼见，也可得知她一定十分倔强的紧闭着嘴，显示出决不作供的决心。

花蕊夫人的声音又道：“你至今尚未吃过苦头，一定以为本教的手段不过尔尔，甚至误以为本教不敢收拾你，嘿嘿，你可想错了。本教收拾仇敌之时，有几十种秘法，尤其对付我们女性之时，更有绝妙之法。”

她停歇一下，又道：“你如不信，我略略解释一种专门对付女人的法子让你听听。”

话声中断了一会儿，才接着道：“一杯碧绿色的酒，入口清凉芬芳，沁人肺腑。但其实却是极为强烈的催情剂，你纵然从无这等经验，但药力一发作，你就自然而然的需要男人慰藉，如若这欲望得不满足，定必发狂而死。当你药力发作之时，只要是男人，哪怕是极为丑陋秽臭之人，你都不会选择，非达到目的不可，这是药力所生的作用，等到药力一过，那时你后悔已来不及了。”

谷沧海想象出那花蕊夫人，手中端着一只玻璃杯子，杯中盛着绿色的液体，冷酷地说话的神情。

他听得这等药酒如此厉害，也不禁大为吃惊。

当下速即从帘缝窥出，只见外面那间主房，十分宽大，布置得美轮美奂，一望而知，必是富贵世家的闺阁。

正对面果然有一道门，亦被门帘所隔。

谷沧海轻轻掀帘而出，面上充满了杀机，决定只有空隙可乘的话，必须诛除这等恶毒可怕的女魔头。

想尽管这样想，但行动上却极为小心，先看过屋角的屏风后面，晓得必要时可以暂躲片刻，这才逼进门口，设法窥看。

从那一丝缝隙中望出去，但见这外间也相当宽敞，摆设得有如一个小型客厅。这正是对方何以不在房内举行审讯之故了。一个女孩子跪在地上，面向着一个坐在太师椅上的女人。这个女人云鬓雾鬓，美艳如花，相貌很似是花蕊夫人。

不过谷沧海却认得出是花蕊夫人的妹妹痴情仙子。

她手中果然托着一杯绿色液体，那个跪在地上的女孩子，正是罗菁。她的头发被背后一个美女抓着，使她不得不仰脸向上，望住痴情仙子。

谷沧海见她神情坚决中，隐隐流露出恐惧之意，心中大是怜惜，忖道：“这等刺探敌情之事，本该由别人来做，而她以千金之躯，却敢承担下来，这等勇气实是值得敬佩。”

痴情仙子又道：“这一杯催情药酒，只要给你饮用了，我们想知道什么，都能得知。哼，你意下若有所疑么？我告诉你，当你如痴如狂的与男人在一起之时，对方问你什么话，你都会极详尽地回答。”

她突然间仰头纵声而笑，这个举动，连素有智名的谷沧海，也感到莫名其妙。

痴情仙子笑了数声，才道：“我见你面上似乎有了宽慰之色，可知你心中一定在想，这个男人既然替我们问话，那么一定不会是你家中之人了，我猜得对不对？如若没有猜错，那么我不妨告诉你，你的宽慰已是落空了，因为我从这一点已推测出两件事，其中之一是你最怕发生乱伦之事，至于毁去贞操这一宗，你并不十分在意。第二、既然你十分担心这一宗，可知你的家人，就在此庄之内，随时随地可以找到。如若你是自远方来的，我纵然有心毁你，一时之间，也无法抓得你的家人到此。”

罗菁眼中透出恐怖的光芒，对方又接着道：“我目下先找一个男人，问出你的一切秘密，事毕之后，我再耗费上一杯药酒，就可以使你惨尝乱伦之痛了。”

她扬扬手，一个男人走入屋内。只见他身上只穿着一条短裤，满身肌肉十分发达而结实，面貌甚是英俊。

谷沧海眉头大皱，忖道：“这些淫妇随身都带着面首，真是可恶可恨。幸而此人并非李一衡，不然的话，我出手诛杀之时，就大有麻烦了念头方自掠过心中，只见又进来一个英俊男子，正是那衡山派的弟子李一衡。

此人前此在无瑕庄不禁楼中，被谷沧海收服，愿意供应消息。因是之故，谷沧海自是不想失去这一条内线。

痴情仙子道：“我最后问你一句，你自愿供出一切内情呢？抑是要我施展这等手段？”

罗菁双目一闭，眼角涌出两滴泪珠，神情既悲而又十分可怜。痴情仙子一望而知她决心不说，当下道：“我从未见过像你这么笨之人，试想你供出消息之后，本教不但不摧残你，还收为弟子，何等上算？”

罗菁闷声不响，痴情仙子怒道：“好，好，那么我只好毁掉你了，虽说

是良材美质，但也无可奈何之事。”

谷沧海这才明白对方何以如到如今，还没当真伤了罗菁之故，敢情这罗菁资质奇佳，赤身教有意收为门人。

痴情仙子又道：“这两个男人你都看见了，现在让你自己选择一个。”

谷沧海立刻以传声之法，遥向罗菁说道：“罗姑娘，在下柯继明是也，恰于此时方始找到你的下落。现在你不必害怕，但表面上却须装出恐惧的样子。”

幸而他传声之时，罗菁恰恰闭上双眼，不然的话，她定会在眼色表情中露出破绽。

谷沧海又道：“等一会儿如若真的没有法子，你可挑选那个先入房之人，但你放心，我无论如何，也要保存你的清白，目下你先设法敷衍对方一下。”

罗菁缓缓睁开双眼，第一次开口说道：“我既敢前来，早已置生死荣辱于度外，人虽是很重视这药酒，但我却深信这药酒不能影响我的意志。”

痴情仙子微微一笑，道：“到底开口了。”

罗菁抗声道：“我虽是处子之身，但既然担承此一危险任务，说到贞操这一层，早就不放在心上了。”

她这话似乎有点文不对题，事实上她乃是借此答复谷沧海，劝他不必为了自己失身之事，轻举妄动。

假如实在无法，纵是被玷了清白，也不要紧。

她的目光转来转去，最后停在那个先入门的男子身上。

痴情仙子颌首道：“他已拣上了阿许。”

阿许面露得意之容，李一衡却失望地退了出去。

痴情仙子道：“你虽是自以为意志强毅，但这药酒之力，实在强大无比，一旦饮下，除了有男子使人满足之外，别无解救之法。因此我望你再想一想。”

罗菁沉吟一下，才道：“我的信心仍未动摇，但我却很知道你想问我些什么？”

痴情仙子道：“你先把身世姓名说出来。”

罗菁已接到谷沧海指示，当下道：“这一点我决不说，别的事情或者可以奉告。”

痴情仙子双眉含怒一耸，旋即忍住怒气，道：“好，那么你混入此地，有何图谋？”

罗菁道：“自然是刺探你们一切动静了，包括如何角逐黑道盟主的情形在内。”

痴情仙子道：“这件事不久自然传出去，何须你冒险刺探？”

罗菁道：“你们把正派高手们都隔开了，那边全然不知这边的动态，当然十分担心，何况你们大有不善之意，正派群侠那边自然要设法应付了。”

痴情仙子道：“就算你句句属实，但你如何把消息报回去？”

罗菁道：“我用心记下种种情形，等到你们推举盟主之事告一段落，我

就回去报告。”

痴情仙子摇头道：“此说太不合理了，你讲过那边的人要争取时间研商应付之计，如何能等到最后方收到你的情报？你还是老老实实把传递情报之人供出的好。”

罗菁沉吟一下，问道：“假如我供了出来，你如何处置我？”

痴情仙子神色一冷，道：“你不说出来，我也有法子使你说。因此你休想用此事作为任何要求的条件。”

罗菁无可奈何的叹口气，道：“好吧，我告诉你，那边一共设有十个收听站，我以传音之法，不断的报过去，那边就可以收到种种情报。”

痴情仙子一怔，道：“这真是绝妙的传递消息之法，这样说来，除你之外，别无他人混入此宅了。”

罗菁道：“假如你手下有叛变之人，愿意向我方提供消息，那我就知道了。”

痴情仙子想了一想，才道：“你可有少林寺谷沧海的消息没有？”

罗菁瞠目道：“他几时来了？我从来未见过他，但他的大名，我却已久仰啦！”

痴情仙子道：“你的话是否属实，我无法得知，只好借助这一杯药酒之力了。”

罗菁身子一震，但被背后的美女抓得紧紧的，无法动弹。

她道：“你不是说过我如果从实供出，你就不必毁了我么？”

痴情仙子冷冷笑道：“那时候你如果答应了，我就遵守诺言，但你直到如今方始开口，哼，哼哼，先查明属实之后，还要抓一个你的家人前来……”

痴情仙子向阿许点点头，这个壮健的男子立刻如饿虎般抱起了罗菁，大步向里间走进去。

谷沧海已缩入屋角屏风后面，免于罗菁眼睛就要碰上的遭遇，但觉束手无策，难以解救。

要知假如他不是生怕惊动了群魔，同时暴露出自己身分，以致整个大局皆变，从而惹出招来孙红线甚且毒手如来崔山公等人出手的话，他大可突然现身击退这些妖女，把罗菁夺走。

皆因事关整个武林的大局，谷沧海可就不得不小心行事，决计不能以个人的安危影响天下武林的命运。

饶他智计如海，才慧绝世，当此之时，也生出了无法可施之感。因而内心之焦灼的痛苦，真不是言语所能形容。

眼见那壮男阿许抱着半裸的罗菁进去，他面上流露出垂涎欲滴的神情，使人联想起见到肥肉的饿狼。

罗菁双手仍然被倒剪绑着，因而使她胸前双峰更为突出。

她的惶骇神情，不但不使对方怜悯，反而激起他的兴趣和兽欲。

另一个女子走进来，托着那杯绿色的药酒，一直等阿许在床边坐下，用

力抱紧罗菁之时，才拿起酒杯，送到罗菁嘴边。

罗菁当然咬紧牙关，闭口不饮。然而那侍女丢下银盘，腾出一手在她下巴处一捏，她的小嘴才张开。

